



冷香魂

作者： 熊沐

电子书制作： 知识混子 | 8x8.page

作者简介



熊沐，本名高光。生于 1952 年。满族人。编剧、作家。曾在八十年代写纯文学小说，先后在全国获各种奖项。武侠小说以写感情和故事见长。第一部作品为《骷髅人》。以熊沐为笔名的武侠小说在大陆发行三十八种(部)，在港台海外发行二十余种(部)，在东南亚甚受欢迎。

共创作 39 部作品，由延边人民出版社和时代文艺出版社出全。先后著有历史小说《秦王恨》、《虎符》、《西施泪》、《岳飞与秦桧》、《孔子》《司马迁》六种(部)，为昆仑出版社出版；现代小说《生死荣辱》由作家出版社作家文库版。现代小说《北方图腾》由昆仑出版社出版。编剧作品：2007 年电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导演：赵宝刚、2006 年电视剧《我想有个家》导演：郭少雄、小说《挣扎》由中日改编合拍电影《葵花劫》，在日本大受欢迎。

楔子

天下谁最富？当然是富可敌国的南宫世家，南宫世家的长公子南宫一鸣是天下最富的人。

天下谁最美？当然是武林中的女侠天下一剑吴帆了，天下一剑吴帆文武奇才，色艺双绝，天下武林中的人谁不艳羡？武林中的人猜测，天下只有一个男人可以同她结缡，那就是名重一时的大侠林渊。

可天有不测风云，只是一时，就变得让天下武林人目瞪口呆——

大侠林渊没了，他忽然有一日，不知去向，江湖上再也听不到他的消息了。

女侠天下一剑吴帆死了，她被埋在香玉冢里，再了没有了国色天香。

南宫世家的长公子南宫一鸣出走了，他再也不是富可敌国的南宫一鸣了，他如今只是一个比任何人都穷的穷光蛋了。

这三件事，让天下武林中人都扼腕，都感叹，感叹世事的变易，人间的世事沧桑，却也太多变了，让人怎么能不感慨万分？

这天夜里，风静，月明。

在香冢，有两个人走了过来。

他们是盗墓人，是天下最有名的盗墓人许达儿与王训。

他们来香冢，自然是想盗天下一剑吴帆的墓。

他们的手脚很快。

吴帆只死了九天，这是下葬的第六天头里。

吴帆是天下最有名的女侠，她死时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财富埋在她的棺材里。

两个人拚命挖着。

王训道：“你没听说过么，这个吴帆是情死，说是大侠林渊不喜欢她了，她一气之下上了吊……”

许达儿道：“这人哪，就是想不开，人这东西，一天三个饱一个倒，对于世事，还是少管为妙。象南宫世家的南宫一鸣，人家就好好的大公子不做，走了。你说怪不怪？象这个吴帆，竟然为了一个男人，死了。你看邪不邪？再说那个大侠林渊，天下的人谁不知道他，忽然就无影无踪了。哎——，说不得哟……”

就盗开了吴帆的坟墓。

看到了吴帆的尸体。

她静静躺在了棺材里。

她艳色美极了，看上去一点儿也不象是一个死人，她只象是一个正在熟睡的睡美人。

许达儿看着她，一叹道：“怪不得，天下的男人为她如痴如狂，你看见过比她更美的女人了么？”

王训早就呆了，他看着吴帆道：“这样的美人，我别说看，就是听也没听说过。”

“看！”

许达儿的一声惊叫，是让王训看吴帆棺材里的东西。

有许许多多的金钱珠宝。

王训低声而呼：“兄弟，我们发大财了！”

两个人都跪了下来。

他们低声而祝：吴帆女侠，英灵不远，但愿莫怪，我们只干这么一次，从此再也不干这伤天害理的勾当了……

王训与许达儿争着要下去拿东西。

王训道：“我去！”

他想：我干了多少年，什么样的死人没有看见过？但象这样的死了的美人我还是头一回见。我看着吴帆的美貌，干起来也是有劲。

许达儿也是一样心思。

两个人争了许久。

最后还是划拳争输赢。

许达儿赢了。

他一声低呼：“美人儿，你别急，我来了！”

他冲了下去。

他把那一根救命索儿先套在了吴帆的脖子上，然后再套在了他自己的脖子上，他的口里一边说一边干：“吴帆哪吴帆，如果你活着时，我能同你这样亲热，那我许达儿死也瞑目了。”

王训在一边训他：“你以为你是谁？你是大侠林渊不成？象大侠林渊那样的人也没能和她成亲，你这样的疤癞头想得怪妙的呢。你快干活得了……”

许达儿仍然盯着吴帆，一声叹息道：“死了的人还这样好看，不知道活着时是一副什么样子？”

王训道：“别念叨了，她反正已经死了，你是再也看不到她活着的样子了。”

许达儿开始扒吴帆身上的衣服。

他看着吴帆的身子，一会儿一感慨，一会儿一愣神，雪白的酥胸，高耸的双乳，都让许达儿百般嗟叹。

王训也看得呆了。

许达儿道：“王训，我不干了，象她这样的美人儿，我干了，简直是象一个畜牲……”

王训默然半晌，才道：“好。不干就不干，盗亦有道。咱们把她的尸体好好弄一弄，

拿着那珠宝，走吧。”

这时，许达儿刚刚要放开吴帆的尸体，他突然看到了吴帆的眼睛睁开了，吴帆看着他，正大大地瞪着双眼看着他！

“啊——”

许达儿一声惨叫。

王训趴在一边问道：“怎么了，怎么了？”

他也看见了吴帆的一双眼睛，吴帆的眼睛很亮，象是静夜中的一对寒星。

他看见了吴帆的手一动，手竟然象是一只鬼手，一直伸进到了许达儿的胸里去了。

没有流血！

居然连血也不流？！

许达儿连叫也没有再叫一声，他瞪瞪地看着吴帆，他的眼睛睁得很大很大，他死了，他早就死了，他被吓死了。

王训想，他应该逃走，但他的腿不听他的使唤，他想，他应该叫起来，但他的喉咙格格响，一声也叫不出来。

这时，他看见了那一个披散着头发的吴帆瞪圆着双眼看他，突然鬼魅似的轻轻问了他一句：“你说，你想不想死？”

王训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吴帆的手就又伸了过去。

他心里明明知道了这只手是怎么伸进了他的胸里的，他的心象一下子被吴帆生生掏出来了，他的头嗡地一声响，他就再也知道一切世事了。

就见到月色下，一个女人披散着头发，从棺材里一点点儿站起来，她向四外看看，见出这里只是一个坟场，她冷冷一笑，笑得很可怕。

她慢慢穿衣服，她一点儿也不忙。

她穿衣服时，她的眼中落下了眼泪。

她哭了，象鬼在静夜里孤独地自哭。

第一卷

第一章 北国奇人

在北方，有一个小城，城名叫扶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小城，北方的富人有了银子，不去奉天城逛，不去冰雪峰走走，单只是急煎煎地来这扶化城。他们一边走还一边心里头直门乐，这一回可以好好玩一玩了，好不容易来到了好地方。

对于这些腰缠万贯的富翁来说，天下最好玩的地方不是上京，不是吴侬软语的维扬苏杭，也不是天府之国的川蜀，而是北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扶化城。

这并不奇怪。

去天子脚下玩，热闹是热闹，可也受拘束，行走的人也不一样，天子脚下么，给皇上洗脚的，给皇上清厕的，都是六品官，哪还有你显威风的地方？

去维扬苏杭，也不错。但那地方动不动就也有官府看管着你，让你寸步难行，你一动，官家的条文在，你犯了条律，这可也不是闹着玩的，把你弄进去不说，你的亲友都来了麻烦，你出来，不死也得被扒下一层皮。

只有在这个扶化城，你可以玩，你可以乐，你可以杀人不用偿命，甚至如果你愿意，还可以买一个人来杀。这在别处犯法，可在扶化城里，却是极平常的事儿。你在这里可以当官，你要当多久就当多久，你要做什么官就做什么官。你可以做皇上，当然这皇上也是假的，你可以弄一些人做你的大臣，只要他们愿意，就没有人管你。

你可以在这里建一座宫殿，你可以娶上三宫六院……反正，只要是在别处犯法的事儿，你在这里都可以干。

你想，有这么一个好地方，人们怎么会不乐意来？

这里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

这里什么能人都有。

有一个人能制造各种灵巧玩艺儿，他能用石头，用铁器，用木头做东西，他做出来的鱼能游，马能跑，人能做事儿，还会笑语嫣然，男人会向女人献媚讨好，女人会向男人飞很不错的媚眼儿。

还有人在街上摆摊子算卦，竟然敢写上：卦不惊人死不休，当场说祸福，一生言休咎，酒色财气全算准，不准赔命割颈头！

这也是大言说卦。

谁听说过这么算卦的？不准敢赔命，不准敢割头。

但人家既然有这本事，也许真就是一个一口准。

要的卦金也多，让山外的算卦人听了也矫舌不止，算一次要你十两纹银。

可一想人家是用命给你算卦，这卦金也就不算贵了。

扶化城还有许许多多的新鲜，都是你从来见也不曾见过的新鲜。

在扶化城里，你可以用钱买命，无论是谁的命，只要有人出价，就可以买得到。

更妙的是，你可以要那个人怎么样死，他就怎么样死，死得很守信用。

所以，扶化城是天下第一奇妙去处，也是天下第一好玩之处。

八月金秋，是扶化城最好的季节。

扶化城有庙，庙是关帝庙。庙中供奉着关帝，也供奉着一些不大知名的神祇，这些神，细细看上去都很怪，关帝旁边是财神，看来关帝爷也不能免俗，他也得同财神和气些。财神的一边，却供奉着一个穷困潦倒的读书人，据说这是人间的冤鬼、阴世的神祇鬼官鍾馗。在他身边，却又有观音大士，是保人命，为人消灾求福的。

这庙因为杂，就被扶化的人称为杂庙。

北方人虽然豪爽，但也率直，对于毁誉参半的孔夫子也照样尊崇，他们把孔子也配享在这杂庙之中。

杂，杂居也，杂，杂种也，北方人对杂种不象南人那么歧视，他们认定杂种比纯种好。

扶化城就杂居着契丹人、蒙古人、高勾丽人、满人。还有汉人。

这城里时时还有来自海外的倭人。他们都佩着一种长长的长刀，一个个慢慢地在城里走。

扶化城中，不论什么人，只要你有一种营生可做，你就可以在这里安居乐业。

八月金秋，南来北往的客商大贾都来到了扶化城，他们想在今年的扶化城里好好玩一玩，他们想在今年的扶化城发一笔好财。

他们都来了，都住下了，等着开市。

扶化城有市。

扶化城有规矩，每年开市时，总有一个新的主持，这个主持可非同小可，他将是今年一年扶化城的主人。如果你发了财，你要向扶化城的今年主人交上一份贡礼，以示你向扶化城表示的恭敬，如果你不交，不管你有多大的能耐，你也走不出这扶化城。如果你交了，今年你发的财会很安全地带走，扶化城的城主会保你直走到家里，也是平安无事。

这扶化城每一年的城主，从来就不是吃干饭的角色，他很可能会是天下第一武林高手，他也可能是江湖上众望所归的豪杰，他更可能是一个天下首屈一指的大富翁。

单是头三年的扶化城主，说来也叫人吃惊了，他们是：天下第一高手林渊，天下第一珠宝商刘瘸子，武林怪人长白老人。

这三个人，都是江湖上数一数二的角色，他们的名声，叫江湖上敢于觊觎这扶化城的宝物的，也不敢轻易出手，只好望财兴叹而已。

扶化城的交易亦是天下第一，有好货者来扶化城可以稳稳地卖上个好价钱，想弄点好东西的人来扶化城，总可以满载而归。

你如果手中有了好货色，你只要有你的货车上打上一杆旗，旗上有字：扶化，就行了，你可以一路畅通无阻，直到扶化城。如果有谁想动你的东西，他还没有动手，亿的人头就可能会落地了。

今年的扶化城好象比往年更热闹了。

来的人更多了。

应景而来的不说，单是有头有脸的人就数不胜数。有江湖上人人闻名的笑笑生，有拚命不讨债石三，有杀人不动货龙家，有天下第一赌局的局主儿子败家子宝贝，还有一些说不出来道不明白的江湖好汉们，他们都在这些日子里来到了扶化城里。

扶化城就热闹了。

谁是今年的扶化城城主？

来扶化城的人都接到了通知，让他们在初九这天的晚上来钓鱼台赴会。

他们必须来，他们将在这一次会上看到本届扶化城的城主。

扶化城的城主是谁，将决定他们敢不敢在扶化城放手做买卖。

扶化城是不夜城。

南来北往的人都是在夜半时分进入扶化城的暖心阁的，他们或是步行，或是骑乘，或是坐轿，都是十分隐蔽，都小心翼翼地来了。

一共是二十三个人。

这是天下很少有的二十三个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天下豪富，或者是天下最有名的豪侠。

他们来这扶化城，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心思。

暖心阁是建在水上的，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湖，在这湖上，从来就没有人敢去探水，

也从来没有人敢于在这湖上游玩，因为据说这湖是深不见底的。每年都有人企图下湖去寻过宝物，但从来也没有人真的找到过。

据说当年建立这扶化城时，曾经有过一大批珍宝曾被扔进了湖中。

说是当年的大侠林渊扔在这湖中的，就有不少东西，林渊是天下第一高手，他与他的妻子馨儿临去海外时，把他们的一生珍藏都扔入了这湖中。那一定是武林秘籍，或者是天下难得一见的珍宝。

但也只是传说，自从去年大侠林渊与他的妻子馨儿不见了，说是去了海外了以后，人们对这传说就更是坚信不疑。

可惜的是，这湖水据说是天池的泄水，是深不见底的斗锥形状的，有人下去试过，你只要潜下去十几米深，就会连气也喘不上来，你还怎么向下潜？

所以，至今也没有人寻得到大侠林渊与他妻子馨儿扔入这湖中的宝物。

但宝物真可能是有，不然怎么会年年有人来这里觊觎它？

暖心阁其实并不是一间阁楼，它只是十几条船互相缠在了一起，它们都紧紧地用绳索捆绑在一起，就象是在湖上建起了一座楼阁，所以它叫暖心阁。

暖心阁很大，大到了它的一间大厅足足可以盛下上百人有余。

现在，所有的二十三人进入了暖心阁，都坐下来了。他们在等待，等待着这一年的扶化城城主出来。

今年比往年更是气派，今年他们来扶化城时比往年更安全，今年的城主一定比往年更有名。

今年的城主会是谁？他是江湖上的豪客，还是武林中的高手？

待了很久。今年的城主似乎也比往年的城主气派要大。

终于等来了人。

但还不是城主出场了，先是一排女孩子出来了，她们一个个都生得极好，面红齿白，

玉润肌肤，都是走起路来婀娜娜娜，分外好看。她们都走出来，静静地站在两边，不讲话。然后就又出来了两个人，也是两个女人。这两个女人却又生得好，让这些见识过天下佳丽的男人们也不由得暗自喝了一声彩。

这两个女孩子一个捧剑，捧着的是一柄古剑，她眉含远山，眼似秋水，楚楚生怜，让天下男人都妄生痴想。另一个女孩子却与她不同，她憨憨而笑，笑得让男人心动，让男人心生痴念，让男人以为巫山不远，以为神女近即，都一个个打起十分的精神来，不想让美人小瞧了。

这天下的男人们都是心中一凛：有如此气派的人，他一定是一个江湖上最有名的豪富。

这些人自己就是富翁，他们明白一个极简单的道理：他们一定要同比他们还要富裕的人打交道，只有那样，他们才会赚钱，不然，他们只能向别人施舍。

他们虽然已经很有钱了，但他们决不愿意向别人施舍。虽然有钱时向别人施舍的人常常很是聪明。

他们情愿当傻瓜，只要他们能赚钱，他们决心当这个傻瓜了。

他们一见这人有如此排场，都心里暗暗高兴，他们今年大概又有好运了。

不知这个城主会是谁？

是天下奇人长白老人？是那个总是交好运的黑熊陆四？还是天下人人都头疼，见了他便避之唯恐不及的鬼影子钱毛？还是关东王大烟袋关娇娇？再不就是“一躺楼”楼主陆凤？

可是，听说“一躺楼”楼主陆凤根本就不会做这种事儿，他自己家的事就够他忙一阵子的了，他们“一躺楼”是天下四大字号之一，它在天下有八十七家分号，你如果拿着“一躺楼”的银票，就好象已经手握着了白花花的银子了，“一躺楼”是十足兑现的。陆凤是天下的巨富，他不会来这里做什么扶化城的城主。“一躺楼”的规矩是只做买卖，

不入江湖。

是关东王大烟袋关娇娇？

也不象。大烟袋关娇娇做事风风火火，她如果做了这个扶化城的城主，早就满天下都嚷嚷个遍了，哪里还会到了如今还没有人知道？

那么是黑熊陆四？

更不象，黑熊陆四做事没有这么排场，他从来也不会弄这种阵势，他只会是走出来向众人一揖，然后就讲正事儿。

这做法儿，让江湖上的男人们心中羡慕，但也在心中暗暗讥笑，笑他做事颇有点女人气。

他会是谁？

终于走出来了。

走出来的是一个女人，是一个头罩面纱的女人。

她慢慢走到了坐椅前，轻轻地坐下了。

她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她讲话了：“今年的扶化城，要比往年的热闹一些，诸位赶来助兴，让我十分快活，请诸位好好玩，好好做生意，务必尽兴才好。至于扶化城的规矩，往年定下的，就不必有什么变化了。今年诸位还想有什么新主意，还望当场讲明，我好去办。”

人们都不讲话，他们不是没有事儿可讲，他们是一见到了这个女人做扶化城的城主，他们便心生踌躇，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要在这一届扶化城的盛会中好好做上一笔了。

终于有人讲话了。

说话的人是一个胖子。

有人认得他，他是京城最有名的珠宝商人胖子何。

“每年的扶化城城主都是天下有名的人物，让我们心中景仰。不知你是谁？你又面

戴面纱，让我们不能相认，我们怎么会相信你？”

女人莞尔一笑：“我是谁并不重要，你们来这扶化城，是不是要做一笔好买卖？你们的买卖做得好，我是谁又有什么关系？”

胖子何冷笑笑：“恕我直言，你是谁，才决定我们是不是要在这儿做买卖，如果我们不相信你，我们怎么会在这里安安稳稳地做买卖？再说你连面目也不露，让我们怎么相信你？”

女人笑了：“这可真是可笑了，你们来扶化城，是为的做买卖，为的玩乐。如果我能比别人让你买卖做得更好，让你活得更安稳，你是不是愿意让我来做这个扶化城城主？你们的性命在这里可以保证，你们可以玩得很开心，你们可以把你们的货物弄得好好的，我可以保你们一直回到家里都没有事儿。而且，我还可以保你们一直到货物出手时，都绝没有人敢动你们。你们为什么还不相信我？”

众人都议论纷纷。

如果她能保证这一点，岂不是让人们去了一件心腹之忧？

但她只是用口说，她用什么做保证？

她冷笑了。

“你们还是不会相信我……”

她轻轻地一招手。

就从后面走出来了三个人。

这三个人走来后，看也不看别人，都向她施礼。

她向众人道：“这三个人是我的手下，你们看一看，是不是认得他们？”

众人一看，很是吃惊。

笑笑生，江湖上人人称道的笑笑生，他居然也做了这女人的手下？

再看第二个人，众人更是吃惊。

他是拚命不讨债石三。

他是天下第一难缠的角色，他怎么也会为这个女人出力？

又去看这第三个人，众人就更是百思不解了。

这个人是天下第一赌局的局主儿子败家子宝贝。

这人笑嘻嘻的，笑得贼忒忒的。

他们三个人肯定从来不会在一张桌上吃过一回酒，因为如果他们真坐在了一起，不会等到酒席散了，他们三个人就会有二个是死人了，而另一个活着的也只会是半死不活的样儿。

他们三个人都是天下最坏最坏的坏蛋。

可他们眼下正列成一排，一齐向这个女人施礼。

这可是天下奇观。

女人的声音委实是好听：“他们都情愿同我好好合作，办好这一次扶化城的盛会。诸位有什么事儿，可以随时吩咐他们去做。”

众人更是惊讶，她这么轻描淡写地一说，就象这三个人都是她的仆人一样，他们三个魔头怎么会高兴？

但三个人一听了她这话，真真是很高兴，他们向众人环顾一周，打揖道：“好，好，还望诸位多多包涵……”

她命这三个人退下。

三个人果然听话，他们慢慢退下了。

她又发话了。

“各位，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众人的脸上都现出了快活之色，他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如果他们走出这扶化城，最担心的贼人就是这三个魔头，如今这三个人都做了扶化城城主的手下，他们真是再放

心没有了。

他们一定要好好做生意，一定要好好地玩上一回。

因为平时你决找不到扶化城这样的好地方玩，你决找不到扶化城里可以买到的这样的东西。

这个女人是谁？

他们现在对这个女人更是感兴趣了。

她也明白他们的心思，她轻启朱唇，道：“你们可以记着，这三个人是我的手下，他们绝对会保住你们的性命与财产，这原因很简单：如果他们保不住你们的生命与财产，我会马上宰了他们！”

看样子，她一点儿也不象是在说笑话。

第二章 买命

扶化城的事儿总是很怪的。

所有的人听过了这城主的话，都默默走出去了。

他们都记住了城主的名字，她叫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女儿。

这名字很怪，怪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她为什么要起这么一个名字？她明白不明白她起这么一个名字，江湖上根本就没有人敢叫她的名字？谁敢叫她女儿？谁敢叫她这么一声？她是威名赫赫的扶化城主，谁叫她这么一声，岂不是大大的不敬？谁敢对扶化城的城主不敬？

但众人还是对她很有好感，你从来没有听说过女人可以做这扶化城的城主，你从来没有听说女人可以做这天下武林的霸主。从前是有过一个这样的女人，她是那个天下武林中人对她毁誉参半的老太太冷雪霜，她曾经是女儿楼的老祖宗，她死了，是死在她心

中很是喜欢的女孩子馨儿的怀里的。从她死了以后。还没有听说过天下有过什么人首肯的女人。

这扶化城主到底是谁？

她分明是很有气派的人，她理应在江湖上很有名声。她是谁？她能让这天下最坏的三个坏蛋也坐一起，可见她的本事真是不小。

她自称女儿，她与原来的武林中的老祖宗冷雪霜有什么关系？

天已入夜。

来这扶化城的二十三个人要分别见这扶化城城主。

他们要把他们的心愿分别向这城主倾吐，好让扶化城主为他们出力。

他们的希望都在这个城主的手里。

第一个走进的是胖子何。

他慢慢走进了屋，站在了这个女人面前。

“我不怎么相信你.....”

女人也笑笑：“我知道。”

胖子何道：“你必须让我能够相信你。”

女人道：“好主意。”

他们就不再讲话了。

两个人只是互相凝视。

胖子何说道：“你如果要我相信你，最好的办法是，你现在就拿下你的面纱。”

女人道：“我已经对别人说过，如果谁要是看见了我的容貌，他就死定了.....我想，你大概还不想死？.....”

胖子何道：“我活得很好，我现在还不想死。”

女人一笑：“这就对了，你如果不想死，这就好。你现在可以说了，你想要做什么，

为什么千辛万苦地来到了扶化城？ ”

胖子何苦笑：“我想买命。”

女人丝毫不以为惊，她问道：“你想买谁的命？ ”

胖子何道：“买我的，买我自己的命。”

他是不是疯了，他为什么要买他自己的命？他自己的头长在他自己的颈子上，他怎么买起他自己的命来了？

可这女人确也是见识不凡，她冷冷看着胖子何，说道：“你遇上了麻烦.....？ ”

胖子何道：“有人要杀我.....”

“谁？ ”

是谁要杀死这个京城有名的珠宝商人胖子何？他得罪了谁？

女人说话了：“胖子何，你出卖了朋友，自然有人不会放过你。他想杀死你，你逃也逃不掉，是不是？ ”

胖子何看着这个女人，惊讶莫名：“你都知道了？你什么都知道了？你说.....该怎么办？ ”

女人道：“如果你在这世界上被狗追赶，你可以回头打狗，打死它，你就安全了。可现在追你的是一头熊，它比你可怕。它一定要杀了你，不然他决不肯罢休。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得罪了他？ ”

胖子何嘟哝道：“我没有得罪他，我只是.....我只是.....得罪过大侠林渊.....”

女人一叹道：“我明白了。”

黑熊陆四是大侠林渊的朋友，他得罪了林渊，就是得罪了黑熊陆四。黑熊陆四决不会放过他。

女人道：“你得罪了黑熊陆四，你的命可就不保了.....”

胖子何看定这女人：“你也没有办法？ ”

女人摇摇头。

“你如果被一头黑熊追着，最好的办法，就是赶快去死。”

胖子何道：“往年的城主会有办法的。如果是大侠林渊，他也会放过我，如果是武林怪人长白老人，他也会帮我，他同黑熊陆四是最好的朋友。就是刘瘸子他在这里，他也会帮我想个主意……”

胖子何摇头，他很失望。

他往外走。

他要回去了。

他本来抱着很大的希望来的，如今他只好回去了。他明白，如果他在这里得不到帮助，他就死定了。

他刚刚走到了门口。

女人叫住了他。

“你是不是对我很失望？你是不是认为我不配当本城城主？”

胖子何一叹：“我什么也没说。”

女人道：“好，就让你随了心愿，我帮你一回。”

胖子何站住了。

“你不骗我？”

女人冷笑。

“说吧，你要什么？”

女人看着胖子何，直把他看得心中发慌。

“把你家中的莫邪剑给我，还有你的另外三宝。”

“什么三宝？”

女人窃窃而笑：“你何必假装糊涂，就是你的碧玉蟾、无心箭、紫罗衣。”

胖子何的脸色都变了，他沉吟不语。

这是他积蓄一生的几件珍宝。

女人笑笑：“你还是不舍得，是不是？看来你还是那个带着珠宝过河的男人，宁可淹死，也不肯丢弃珍宝啊，对不对？那你只好走了，你记住，黑熊陆四给你的期限是月底。”

胖子何惊呆了：“你怎么知道的？”

女人叹息：“你忘了一句古话了，你要别人不知道，除非你什么也不干。你拿了林渊的珠宝，想让别人不知道。这怎么可能？有人洗劫了林家堡子，你趁火打劫，把林渊的几件珍宝拿走了。如今黑熊陆四要杀你。你要珍宝，就一定没有了脑袋。”

胖子何的脸色一会儿青，一会儿白，他看着女人，长吁了一口气，道：“好，我给你。”

女人道：“如果你把这三件宝物给我，你就可以让陆四死了，而不是你死。你看，这有多好？”

胖子何道：“你能杀死陆四？”

女人道：“你答应不答应？”

胖子何心一横：“好！”

女人俏笑：“你不会反悔吧？”

“决不会。”

他的心里是何等聪明，他明白他是不是还能活命，都依仗着这个女人了，他还能怎么做？

女人说话了：“来人！”

就走进来了一个女孩子。

她等着吩咐。

女人道：“把那四件珍宝请何老板过目。”

女孩子走出去，旋即回来，在桌上摆出了几件珍宝。

胖子何几乎要跳了起来。

这正是他的积蓄，是他藏之密室，从不示人的四件宝物。

这是一柄古剑，上古时的一柄莫邪宝剑。还有另外三件宝物是碧玉蟾、无心箭、紫罗衣。

胖子何呆了，他呆呆地看着这些东西，说不出话来。

这些东西，本来是放在他的密室里的。

现在，它们都摆在了他的眼前。

他怎么会相信？

但他又不能不相信。

第二个人走了进来。

他只是站在这个女人面前，默然无语。

女人看着他，突然笑了笑。

他问道：“你笑什么？”

女人说话时的声音真是千娇百媚，她说道：“我知道你现在心里不痛快，因为你的女人没有了，她死了。你只是想来这里看看，看看有没有可以让你消愁解闷的地方。你找我没有什么事，你就不必多徘徊了，你可以在这里好好玩一玩了……”

男人道：“你说得不错，我在到这里之前，只是想好好地玩一玩，可现在我的主意变了，我想要你为我办一件事……”

“什么事儿？”

“你听说过当今的美人是谁么？”

女人冷笑了：“如果我猜得不错，你是指那个被皇上弄进了宫去的张巧儿？”

“不错。我想要张巧儿。麻烦你替我办办。”

女人冷笑：“好，好，只不过京城离这里很远，我要找人去办。你得等几天。”

男人惊讶地看她：“你真办得到？”

女人道：“你要记住，世上如果真有奇迹，那它就一定是我做的。”

男人道：“你要什么？”

女人笑了，笑得很是阴森：“你有什么？”

男人叹息：“我什么也没有。”

他确实是什么也没有。

他曾经有过，他曾经什么都有，他有过世上最好的女人，他有过这世中找也难找的财宝，他还有过十座这世上最好的庄院，他还有过这世上最好的家，但这些在一夜之间都没有了，他成了一个世上最穷最穷的穷光蛋。

他是南宫一鸣。

南宫世家，富可敌国。

但他为了一个女人，为了这个死去的女人，就把这一切都抛弃了，一个人到处流浪。

女人道：“南宫一鸣，你以为你的丽儿是天下最好的女人么？”

南宫一鸣道：“你不能跟我谈丽儿，你不配谈丽儿。”

女人道：“是么？可我不知你的丽儿好在哪里，她长得漂亮么？”

南宫一鸣道：“世人怎么会知道丽儿漂亮不漂亮？她的美，只有我才明白。”

女人默然。她看着南宫一鸣，不再讲话了。

南宫一鸣缓缓而诵：“世人都言痴，只我心中忆。明明不是梦，偏在梦中觅。……苦啊，苦啊……”

一个大男人，竟然流下了热泪。

女人看他，居然也看得痴了。

“南宫公子，你何必如此痴迷，你是不是除了你的丽儿，再也没有看见过天下姝丽？唉，一个女人，她能让你南宫公子痴迷如此，却也死而无憾了。”

她似乎倍感唏嘘。

“好，我答应你。”

南宫一鸣连声谢也没有，起身向外就走。

她喊住了他。

男人不回头。

他只是站在那里，等她讲话。

她轻轻道：“南宫公子，你是不是没有见到过多少美貌的女人？”

堂堂南宫世家，是天下武林所景仰的武林世家，是富可敌国的南宫世家，有谁可以轻视它？又有谁敢轻视它？

可这个女人竟然这样对南宫公子讲话。

南宫一鸣只是苦苦一笑，然后就向外走。

女人叹息了一声。

这一声叹息如愁肠千转，让南宫公子不由得回头一望。

他看见了什么？

他看见了一张说也说不清的千柔百媚的脸孔。

这是天下绝美的佳人。

南宫公子惊呆了。

他没有想到女人会这样漂亮。

她是谁？她为什么要这样遮掩她的美貌？

南宫公子道：“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姑娘的才貌是天下一流的，可不知为什么姑娘要这样做，让天下人都看到了姑娘神仙一般的品貌又有什么不好？”

女人笑笑：“南宫公子，不知我这模样，是否可以同你的丽儿相比？”

南宫一鸣道：“好品貌，好品貌！可惜啊，可惜。”

女人笑了，声音倍加妩媚：“南宫公子，不知你觉得有什么可惜之处？”

南宫一鸣道：“可惜的是，你要同丽儿相比，丽儿是丽儿，你是你。你何必要同丽儿相比？……”

南宫一鸣走了，他转身走了，连头也没有回。

女人低着头，她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儿。

她一向自诩为天下最漂亮的美人，她从不以真面目示人，一是她想做事诡秘些，不想让人知道她是谁。再则她也自认为她是天下最美的美人，世上的男人多混浊。她不想让世人随随便便就看到了她的真面目。

可她自己也太自信了，她让南宫一鸣给羞辱了一次。

她的眼中有了怒火。

“来人！”

走进来了三个女人。

这里面，有那个笑得憨憨的女孩子。

“苦苦，你去洛阳，把南宫一鸣埋在地下的那个女人挖出来，别弄坏了，弄来见我。”

苦苦一点儿也不以为怪，她听完了命令，起身就走。

她坐在椅子上，她还要同二十一个人谈话，她还要答复他们二十一个人的要求。

她不知道他们会提出什么要求，但她必须答复，她必须让天下人知道，她是无所不能的，她任什么事儿也可以办得到。

她轻轻咳嗽了一声。

就从外面走进来了一个人，这是她要见的第三个人。

她慢慢说道：“你来扶化城，想干点什么？”

那人抬起了头。

“杀人!”

“你想杀谁?”

“杀你!”

这两个字一吐口，人便飞身而上，直扑向她!

她凝坐不动。她在等待，她不知是在等待时机出手，还是在等待死亡。

第三章 天下最坏的三个坏蛋

南宫一鸣看见了三个人。

他不喜欢见到这三个人。

这三个人不光是南宫一鸣不喜欢，就是他们的亲生老子见了他们也一样不喜欢。

他们是被称为天下最坏最坏的坏蛋。

他们的名字很好记，他们是：

江湖上人人闻名的笑笑生；

拚命不讨债石三；

天下第一赌局的局主儿子败家子宝贝。

南宫一鸣见了这三个人，想马上走开。

世上任何人见了这三个魔头，都想马上走开。

但他走不了。

三个人把他团团围了起来。

败家子宝贝说道：“哎哟，这不是南宫公子么？多年不见，公子可是瘦了许多呀。

公子，你有什么不能排遣的事儿，你告诉我一声，兄弟我可是天下少有的奇才，你有什

么心事准能替你医好。你是不是和兄弟我好好聊一聊？”

一边拚命不讨债石三在冷笑。

笑笑生笑得咯咯响，他向南宫一鸣说道：“久闻公子是个怜香惜玉的人，我上个月找到了一个好女孩子，我告诉她，有一个公子喜欢上她了。她问是谁？我告诉她是天下人人皆知的南宫公子。她乐得连觉都不睡了。她看着我，说：哟，你可别哄弄我，天下人人都知道，南宫公子是最钟情的情种呢。他不是喜欢那个死去的女孩子丽儿么？难渡长夜不眠天，此景奈何言？不管风凄露冷，梦倚栏杆，泪痕长潸潸……你说，南宫一鸣，我念得好不好？”

南宫一鸣如果是在平时，他一定要杀死这个混蛋，因为他胆敢拿南宫一鸣的心中伤痕取笑。但他现在没有心思，他只是看看这个混蛋，冷冷道：“不错，念得不错，念啊，再念……”

笑笑生也没有想到南宫一鸣会没有反应，他在准备大闹一场，他已经在暗中做好了准备，他怕南宫一鸣向他出手。可一见他无论怎么说，南宫一鸣也不同他动手，就觉得太没味儿了。

南宫一鸣正准备离开，可他面前站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拚命不讨债石三。

“我想和你喝酒。”

南宫一鸣道：“可我不想喝酒。”

“你想做什么？你想赌，还是想去玩小姑娘？你是想去偷东西，还是想去杀人，咱们都可以陪你。你看，平时有人想要咱们陪，咱们也没有工夫，可你今天走运了，你不想让咱们陪，咱们也要陪你。你看，这好不好？”

南宫一鸣道：“好，怎么不好？好极了，实在是太好了。”

他哪里能说上一句不好？他明白，他如果把这三个魔鬼得罪了，他在这扶化城就一

天也别想安生。

就进了一家酒楼。

进了酒楼之后，败家子宝贝大大咧咧地叫来了伙计。

“来，来，过来，过来，你们睁开眼睛好好瞧瞧，瞧瞧这一位是谁？你千万可别把眼珠子掉出来。这位就是天下第一富翁南宫家的主人！你们知道不知道？他是天下第一富翁。你们今天好好侍候着，少不了你们的好处。”

南宫一鸣道：“我可告诉你们，我的手里根本就没有银子……”

笑笑生悄悄道：“南宫公子，你别说话，你这么一说，象咱们堂堂南宫世家要塌台了似的，这多不好？你看看，你要是没有带银子来呢，咱们就赊账，这样好歹也算上是有脸面的人哪。你可千万别一出来就喊你没有银子。你要是没有银子了，我们老百姓岂不是连血都没有了？”

败家子宝贝道：“你这可是没有经验了，我如今才明白南宫世家为什么那么有钱了。人家都是有钱不露，哪象我这个大傻瓜，把我爹、我娘、还有我家的银子都输出去了……你瞧瞧人家，一说起银子来，马上连气也没有了，有气无力的，象被人挖了他家祖坟似的。人家这才叫有钱人哪。人家干法儿可是啥时也不能败，哪象咱们家……？”

他直摇头又晃脑袋，象是饱经了风霜。

就是这个败家子宝贝，在一夜之间，把他家里的一切都赌输了不算，还把他爹他娘都一起输给了别人。

可他忘了，他爹是天下第一赌局的局主。他竟然下赌时把他的爹娘一起做了赌注。

他生生把他爹他娘都气死了。

他是他爹他娘的宝贝儿子，他爹他娘只生了他一个儿子，还生了六个姐姐。

他的六个姐姐都嫁给了江湖上有名有脸的人物。

他爹他娘死了，把他托付给他的几个姐姐，要他的姐姐照顾他。

爹娘死时，其言也哀，就让他的姐姐们很感动，她们对着要死的老人，一口一答应，答应照应他，答应让他成人，答应让他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可他的六个姐姐忘了，他的名字叫做败家子宝贝。

他只是他爹他娘的宝贝，他是这个世上的败家子。

他最大的本事，就是能在一夜之间，就把他的爹娘都输出去。

他的姐姐们最头疼的，就是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会有什么人来家讨债。

但她们没有办法，她们是败家子宝贝的姐姐，她们答应了她们的父母了，她们一定要照应他。

好在他并不是天天在她们身边，不然她们如今恐怕早就被他活活气死了。

败家子宝贝道：“南宫公子，这世界上我就只佩服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你……”

南宫一鸣惊讶地看着他。

“我只是一个败家子，我只是把我父母的财产的七分之一给弄没了。可我比不上你，你也是在一夜之间，也是把偌大的一份家业弄没了。你那南宫家业可是比咱们那小小的赌局要大得多，是不是？咱们公平了，你如今被天下的女人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她们都眼巴巴地看着你，象看一块金镶玉。可我却倒了霉，没有人肯理睬我。你说，这是不是很不公平？”

南宫一鸣看着他，突然一笑：“这不公平，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太不公平了，太不公平了……”

败家子一边念叨，一边还落下了眼泪。他象是很伤心。

南宫一鸣心里明白，你如果相信了他们的眼泪，你就是天下第一个大傻瓜！

就喝酒，就吃菜。

南宫一鸣看着酒菜，他得很是小心。他明白如果稍不小心，他就会成为一个冤死鬼。

他不动声色，只是低头吃喝。

拚命不讨债石三看着他，问道：“南宫公子，问你一件事儿，还望能以真话答我……”

南宫一鸣看着石三，心中纳闷：他有什么事要问我，他为什么要这么认真？

石三问：“南宫公子，你是不是看见了她……她的容貌？”

南宫一鸣心中惊奇，他们为什么要问他这个？

他们问他这个究竟有什么意思？

“我看见了……”

他噤口了，因为他看见了三个人的眼中都有很凶恶的目光。

他们想干什么？

石三道：“好，好，你看见了，你看见了……你看见了她的容貌？”

南宫一鸣不明白他们想要做什么，但他不想说谎，他只是一叹，就不再讲话了。

“她长得怎么样？”

南宫一鸣一怔，他们在她身边，还被她呼来唤去的，他们怎么会不知道她长得什么样子？

但他是一个情种，他旋即明白了。

他笑笑：“她是我见到过的最美的女人。”

三个男人都不吱声了，他们头一回这么宁静。

他们在想，在想，在认真地想，最美的女孩子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你是不是认出了她是谁？”

南宫一鸣摇摇头。

三个人都没了声音。

南宫一鸣放下了他的一块玉坠，以为酒资。

他要起身离去。

三个人都如梦初醒，他们身子一齐动了，他们堵在了南宫一鸣的面前。

笑笑生仍然在笑：“南宫公子，你何必要走得这么急呢？你是不是再等等我们？让我们好好喝上一杯再走？”

败家子宝贝说道：“南宫一鸣，你不该来同我们喝酒，俗话说得好，鲇鱼找鲇鱼，嘎鱼找嘎鱼。你这一回找上了我们，岂不是要倒一辈子霉？”

拚命不讨债石三道：“你找错人了，南宫一鸣，你今天必死！”

笑笑生仍然在笑：“南宫一鸣，我忘了告诉你了，你中了毒，你中的是我的七步销魂散。你如果走出去七步，你就会死。”

南宫一鸣道：“是么？”

他居然不听笑笑生的威胁，一连向前走出去了七步。

南宫一鸣居然没有死。

败家子宝贝说道：“笑笑生，你给他吃的是花粉吧？你看看，人家南宫公子活得好好的，你怎么吹大气，说让人家走不出七步去？你这个人见识短，却爱吹牛，可真让人家南宫公子见笑了。”

南宫一鸣道：“不错，他是给我下了毒……”

笑笑生道：“你以为他是谁？他是天下第一武林世家的公子南宫一鸣！你下毒也毒不死他……”

败家子笑道：“南宫一鸣，咱们就是知道毒不死你，才给你下毒的。他只不过要看看你的手段……”

南宫一鸣要走。

拚命不讨债石三道：“站住！”

南宫一鸣也听话，他真就站住了。

“你今天必死！你死也应该死个明白，告诉你，你死，是因为你看了她的美貌……”

南宫一鸣暗暗心惊。

他看了她的容貌，他就该死么？

拚命不讨债石三：“不错，凡是看过她的容貌的人都得死。你也不例外.....”

南宫一鸣长叹道：“我好象明白了.....”

败家子宝贝道：“你明白了就好。你死是你的造化，你死是你该死，一点儿也不怨我们。对不对？”

三个人走向南宫一鸣，他们一句话也不多说，他们杀向南宫一鸣。

她坐在椅子上，她有一点儿坐卧不安。是不是因为她有了一句誓言，她就必须杀死南宫一鸣？她如果不杀死南宫一鸣，她又会怎么样？她一定要杀死他。世上的男人还没有一个人让她看在眼里的。只有一个人除外。她从来也不曾对别人说过，她喜欢的这个男人是大侠林渊。那是一个已经去了海外，飘杳不知所终的人。让她心是中隐隐作痛的是，那个男人再也不会想到她。她在这个林渊的眼里，早已经是一个死人，一个死得透透的女人。她时常在想：林渊，他是不是在同那个馨儿在一起时，也能时时想起她？除了这个林渊，她最想的男人是谁？是不是这个南宫一鸣？她已经久久没向世人示以她的真面目了，她是不是犯了疯，今天居然让这个南宫一鸣看到了她的脸面？她的心哆嗦了一下。因为她看见了一个人，一个浑身血迹的人，站在了她的面前。

他的声音很是威严：“你派他们来杀我？”

她突然笑了，象情人一样笑语嫣然，她的心不知怎么，变得轻松起来了：“这么说，你没有死？你把他们三个都杀了？”

南宫一鸣叹息道：“我没杀死他们，如果我把他们都杀了，你再做坏事，岂不是连一个打手也没有了？”

她窃窃而笑：“好，说得好。你想不想喝酒，喝一点儿好酒？”

他慢慢坐下了，他想喝酒，他现在只想喝酒。

第四章 从皇宫里偷出来的女人

南宫一鸣在扶化城里不同于其他人。他不去狎妓，他不去喝酒，他甚至都不去听戏。他在他自己的住处静静孤坐。他有一管长箫，他静静地吹他的长箫。他吹的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风光。他没有到过草原，他是南宫世家的长公子，他从来没有走出南宫世家的领地。如今，他已经不是南宫世家的长公子了，他也可以自由自在地走来走去了。他要去大漠，他要去草原，他还要去边塞，他要去的太多了，他要一个人走遍天涯，当这个世界只有他一人时，他只有到处云游。箫声低沉，且有一些悲凉。

走过来了两个人。

这是两个生人，一个男人很威武，他的双眼放光，他的身躯很壮，他总是向人笑着，好象对这个世界很是满意。女人很腼腆，她有一脸的温柔。她的眼光总是看着男人，她的性子被男人给烧软了，她温柔得象只小小的猫。

两个人就席地而坐，听南宫一鸣吹箫。

箫声呜咽，似诉无限心事。

女人听得呆了，她看着南宫一鸣，好象在看一件古董。

男人向南宫一鸣憨憨地笑着，就象是他多年的朋友。

南宫一鸣止住了他的箫声。

男人道：“你是谁？”

南宫一鸣沉声道：“一个半死不活的人。”

女人的眼中有奇怪，她瞅着南宫一鸣，突然说道：“你看他，是不是哪儿有点儿象我师兄？”

男人道：“不错。他是有一点儿象。他那个孤傲劲儿象，他长得模样也象。”

女人道：“你是谁？”

南宫一鸣苦笑笑：“既然你说是我象你的师兄，就算我是你的师兄好了。”

女人一怔，她没有想到，南宫一鸣会是这样一个人，他连话都不愿意与人说。一时愣怔，她竟想不出来她要说什么话好了。

南宫一鸣起身就走。

他离那两个人已经很远了，还听得那两个人在一边走一边议论女人的那个师兄。

南宫一鸣回到了他的屋子里。

他看见了那个戴着面纱的女人。

她定定地凝视着南宫一鸣。

“你来做什么？”

“想看看你。”

“这可不是什么好理由。你是城主，你日理万机，哪里会有时间来看我？”

“我想看看，你一个人，是不是很寂寞？”

“当然寂寞。我想你答应我的事儿，也许该办到了吧？”

她轻轻叹息：“你就那么想她？”

南宫一鸣笑了：“我想不想她不要紧，不是你答应过我么？你说你可以办到。”

女人看他，他仍然是一脸落寞，一身孤寂。

女人一叹：“好，我答应过你的事儿，我就一定办到。”

女人的身子很轻，施施然走出去了。

南宫一鸣走进了屋。

他马上惊呆了，他看见了一个身穿薄翼蝉纱的女人，她极慵懒地坐在他的大床上。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

“你是谁？”

女人的嘴一斜，她乐了，乐得很得意：“有人告诉我，你是南宫公子，就是那个宁

肯抛弃整个南宫世家家财也不忘一个女人的男人。人家告诉我，是你想我了，是吗？你是南宫一鸣么？你想我么？”

南宫一鸣道：“你就是那个张巧儿？”

她慢慢偎过来：“不错，我就是张巧儿。”

她的嘴唇很薄，薄得几乎要透明了，她颤抖着嘴唇，直凑向他。

这是一个很热的女人，她是可以把皇帝都烧得迷迷忽忽的女人。

“你愿意象对你的丽儿一样对我么？你愿意象对她一样待我，我就做你的女人……”

“你不是我的女人，你是皇帝的女人……”

世上的女人都喜欢你，你知道不知道？象你这样的男人可不多。”

“你喜欢我什么？”

女人很会说话，她喃喃念叨：“我喜欢你是一个疯子，你是一个情愿只要女人，不要一切的疯子。皇上喜欢我，可皇上不是疯子。你要不要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他看着她，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她象已经沉迷了，她情语喃喃：“南宫一鸣，南宫一鸣，多谢你想着我，多谢你想着我。我可不让你失望。我告诉你，我可是天下最好最好的女人……你来亲近亲近我……”

她的薄嘴唇抖得很厉害。

女人坐在她的屋子里。

她静静坐着。

她在想，想南宫一鸣同那个从皇宫里来的女人。

他们现在正在亲热，他们一定很是亲热。

也难怪他们亲热，南宫一鸣自从死了丽儿以后，他从来就没有亲近过女人。

他是一个痴人。

他现在怎么想起来了女人？他是一时轻薄还是就一心想着这个张巧儿？

“他决不是那种人，他怎么会喜欢那种女人？他如果真的喜欢那种女人，他就不是南宫一鸣，他只是一个笨蛋，是一个天大的笨蛋……”

南宫一鸣决不是笨蛋。

第五章 傻瓜夫妻

走入来的是一对夫妻。

他们显然都有很深的功力，他们已经是当世很少一见的高手。

他们走进了大厅。

“请告诉你们城主，就说是黑熊陆四与郝慧姑娘求见。”

女孩子不敢怠慢，她们知道黑熊陆四是天下知名的大侠，是当世的英雄。

就请出来了城主。

城主是一个戴着面纱的女人。

她笑道：“欢迎，欢迎，不知是大侠与郝姑娘来了，多多恕罪才好。”

黑熊陆四道：“城主也不必客气，听说这扶化城的每年聚会极是热闹，只是无缘来此就是了。此次我们夫妻来这里，也是要寻找一个人，寻找一个珠宝商人，他就是京城有名的珠宝商人胖子何。如果城主能让我夫妻把他找到最好。如果不能，就只好我们自己去找他了。”

城主笑了，她笑得象是很悲愤：“你以为你是天下闻名的大侠，我就该听你的不成？你们是不是不知道这扶化城的规矩？”

郝慧道：“不知道这里有什么规矩，还望城主明示。”

女人道：“在扶化城，有人想杀人，这很容易办到。只要你有银子，而且你的银子比你的仇家多，这就行了。这里没有刑律，城主就是最大的刑律。你要杀谁，只要找我

就是了。可是我也想告诉你。从前有过这样的事儿，有人想杀一个人，他带了三千两银子来，人也找到了，银子也交上去了，但到了晚上，他的人头却落了地。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

黑熊陆四摇摇头。

女人叹息：“他带的银子太少了，他的对头只用了三千零十两银子，就把他的头买去了。他死了，而且三千两银子白送了。你说，这是不是很遗憾？”

黑熊陆四看着她，道：“你是不是说我们出了银子，我们才可以去杀这个胖子何？”

“对极了！如果你们想自己动手也行，你们如果懒得动手，就让别人去杀好了。”
郝慧刚要讲话，被黑熊陆四拦住了。

“胖子何这人值多少银子？”

女人一叹：“他值很多很多银子，简直就是个无价宝。”

郝慧冷冷道：“你是不是弄错了，他这个人顶多也就值那么几十两。”

女人道：“一点儿也不错，他这个人很值钱，他起码值四件宝物的价值。”

黑熊陆四道：“哪四件宝物？”

女人叹息：“陆大侠何必明知故问？这四件宝物你想必早有耳闻的，它们是莫邪剑、碧玉蟾、无心箭、紫罗衣。”

黑熊陆四与郝慧姑娘知道，他们今天已经没有办法从城主这里得到许诺了。

他们只好在这扶化城中找这个胖子何，他们只好自己去解决他们的难题。他们要找到胖子何，要杀死他，把那些本来属于大侠林渊的宝物夺回来。

他们向城主行了一礼，起身就走。

女人喊住了他们。

“我忘了告诉你们一件事儿，这四件宝物在我手里，是胖子何送与我的。他只要一件东西做交换，那就是你们的颈上人头。”

黑熊陆四与郝慧姑娘站住了。

黑熊陆四道：“想要我项上人头的人多了，可你看，如今我还是活得好好的。”

女人道：“那是从前没有人知道你的人头值那么多的银子，如今不同了，尤其是在这扶化城里，还是小心些好。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对你们的人头很有兴趣。”

黑熊陆四声冷如冰：“你想拿，就来拿好了。”

他与郝慧姑娘就要走出去了。

女人喊住了他们。

“还有一件事儿，也许是不情之请，我想问问两位，如今大侠林渊在哪儿，他怎么样了？”

黑熊陆四心中暗暗称奇，他不知道这位女城主与大侠林渊是什么关系，她为什么想起来打听林渊的下落？他说道：“他去了海外，他同他妻子一起去了海外……”

女人不应声了，她象是浸入了深思。

大侠林渊与她有什么关系，她要打听他？

郝慧姑娘与黑熊陆四走出了大厅。

他们知道，从这一刻起，他们就不会安生了，这是个危机四伏的小城，他们在这里要分外小心。

黑熊陆四道：“郝慧，你看，我们是不是要回去？”

郝慧道：“回去，为什么要回去？”

黑熊陆四看着她，不讲话。

他是担心郝慧，他自从与郝慧在一起后，就再也不是那个一无所忌的黑熊陆四了，他变了，他变得小心翼翼了。

因为，他爱郝慧。

郝慧摇摇头，她乐了：“你怕他们会宰了我？”

她咯咯笑，笑得轻松，笑得快活。

她根本就不把这些人看在眼里。从她与黑熊陆四和大侠林渊在一起切磋了半年功夫后，她再也不是往日的郝慧。她对江湖上的这些人物等闲都不看在眼里。

郝慧道：“你看这里，只有那么几个人的功夫看上去好些，这个女城主算是一个。虽然看不见她的眼神，但看她一举手一行步，也知道是个厉害角色。还有那个吹箫的人，他那目光能看透一切，他那神情象极了大侠林渊，他那样子极可怕。如果他想与我们作对，那可是一个好对手。其余的人，还不足忧虑……”

黑熊陆四道：“你说得对。”

黑熊陆四道：“我们不会走，我们一定要把林渊的东西找到。”

郝慧吁气：“傻瓜，傻瓜，人家林渊都跑了，说也不曾说这些宝贝，偏你与我这一对傻瓜，非要找到它不可。这岂不是给自己找麻烦？你说咱们是不是一对傻瓜？”

黑熊陆四道：“是傻瓜，是一对大大的傻瓜。”

两个人相视而笑。

他们要找回宝贝，这原因很简单，因为那是大侠林渊的东西，他们是大侠林渊的朋友。

既然是朋友，就要帮朋友的忙，林渊不在，他们不去找，谁还去找？

第二卷

第一章 黑熊杀人

城里很热闹，好像天下的热闹都聚到这里来了。扶化小城成了不夜城，酒店、客栈都是人，所有的人都入夜不眠，都在寻觅快乐。

他们明白，在这里，他们可以寻找到他们的放荡，他们的快乐，他们的幸运。

这里是扶化城，是天下第一个能创造奇迹的地方。

酒店里，弦管笙歌，客栈内，颠鸾倒凤，人们狂欢了，他们忘了他们自己，忘记了他们的不幸，忘记了他们的辛劳，忘记了他们的家，甚至忘记了他们身居何处。

就是这样一个狂欢的小城。

胖子何在酒店里喝酒。

他不是一个人，他有两个女人陪他。

他今天很快乐，因为他今天很不容易才找到了两个女人。

在扶化城里，你要找女人很不容易；在扶化城里，你要找女人也很容易。

不容易，是因为这里到处都是男人，他们都需要女人，他们口袋里都有女人喜欢的东西，那是些首饰、银子、金子，甚至还有玉石，珠宝。如果你在城中看见一个人从口袋里掏出一把一把的珠宝，你也不必奇怪，因为这里什么人物都有，他们什么买卖都做。他们口袋里有银子，他们找女人就很认真。这里的女人都很忙碌，找起她们来，就有点不容易了。

可又容易，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你只要有银子，总会有女人对你笑，而且笑得很认真，很卖力，笑得很妩媚，笑得让你自以为你是天下第一可爱的人。

胖子何很幸运，他找到了两个女人，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两个千娇百媚的女人。

她们很奉承他，他现在已经酒不醉人人自醉了。

她们说了他几句好话，说他看上去很可爱，说她们今晚可以有一个美妙良宵了。

说好话不费什么力气，而且可以让人愉快。

胖子何的脸上堆满了笑，笑得很甜。

但马上他这笑就变成了苦笑。

因为他看见了两个人，两个他这时最不愿意看见的人。

他们是黑熊陆四与郝慧姑娘。

黑熊陆四坐了下来，郝慧也坐了下来。

他们两个人把胖子何的去路完全堵死。

黑熊陆四道：“我们找你，找得好苦……”

胖子何冷冷道：“一样一样，我也苦……”

郝慧一叹：“我想，从今天起，你也不必苦了，我们也不必受苦了……”

她轻松地吁了一口气。

胖子何道：“黑熊陆四，你以为你能杀了我么？”

黑熊陆四颇有些奇怪：“为什么不能？”

胖子何道：“你忘了这是什么地方了，这里不是别处，这里是天下的奇城扶化城，你没有听说过那几句话么？”

“什么话？”

“鬼进扶化城，比阴间干得凶；人进扶化城，皮褪骨又松；丢头不用找，扒皮点天灯。……你要不要我把这些都背给你听听？”

黑熊陆四道：“不用了，你已经要死了，何必要找这么多的麻烦呢？”

胖子何对那两个吓得不敢言语的女人道：“你们看见了，他们想杀死我，你们还不快走？”

那两个女人都站了起来，她们要走了。

郝慧与黑熊陆四一起走向胖子何。

“你不该趁火打劫，林渊那时够倒霉的了，你们还要去找他的麻烦，偷他的珠宝，你说，这种人该不该杀？”

胖子何道：“黑熊陆四，你在这里如果就能杀了我，我也不干辛万苦地来这扶化城了……你想杀我，你为什么不试一试？”

黑熊陆四道：“要试，当然要试。”

他慢慢走向胖子何。

这时，那两个女人突然走向黑熊陆四与郝慧姑娘。

她们看着黑熊陆四夫妻，说道：“陆大侠，还是不要忘了这扶化城的规矩才好，你要杀人，是不是还要问一问我们？”

郝慧问：“你们是谁？”

女人道：“城主的人。”

另一个女人问道：“你们是不是知道何老板的价值？他现在值四件珍宝的价值。他已经价值连城了，你们想杀死他，可不容易……”

言犹未尽，人已经冲向了郝慧。

她们一边冲向了郝慧，一边向胖子何吼喊：“快走！”

胖子何的脚步很快。

但他生生在门口站住了。

他眼前站着黑熊陆四。

黑熊陆四道：“你只要把林渊的东西交出来，就可以走了。”

胖子何摇头，他已经没有什么珍宝了。

黑熊陆四道：“你如果不交出来，可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他一掌劈向胖子何。

叭——

一声巨响。

是两掌击在了一起。

和黑熊陆四对击了一掌的是败家子宝贝。

他笑嘻嘻地看黑熊陆四：“陆大侠，你可是天下闻名的高手，你要是杀死我，人家

还可能说，你这是除暴安良，可你杀人家一个珠宝商人，这就让人家不好讲了，你说对不对？人家要说你这是要图谋大侠林渊的宝贝。这多不好？”

黑熊陆四道：“你走开！”

败家子宝贝嘻嘻笑：“如果你要杀了他，你得答应把大侠林渊的那些珠宝给我一份。对不对，你得答应把那些珠宝分成五份，咱们得三份，你们得两份。这样才公平。”

“不对，他们是夫妻，夫妻夫妻就不分彼此了，他们还分什么你的我的？他们得一份就得了。”

说话的是另一个让天下武林人头疼的人，他是笑笑生。

笑笑生的后面还有拚命不讨债石三。

三个把黑熊陆四与郝慧姑娘围了起来。

他们目光狠毒，盯着黑熊陆四与郝慧。

如果黑熊陆四与郝慧要动手，他们就会拚命。

可黑熊陆四不是别人，他是黑熊陆四，他从来就是拚命的人，这一回他怎么会善罢干休？

他一步一步走向三个人。

这是三个从来也不怕惹事的人。

他也不怕。如果他黑熊陆四与他们不能善了，他就会拚尽全力而为。

这时，突然有人哈哈大笑起来。

笑的人是谁？他为什么要笑？他是不是不想要他的命了，他竟然敢笑这三个人，他竟然敢笑天下闻名的大侠陆四？

众人一齐回头。

他们看见了坐在一边，悠哉游哉喝酒的南宫一鸣。

南宫一鸣在笑，而且笑得很响，笑得很放肆。

奇的是，他身边的一个女人也在笑，她居然笑得也不比南宫一鸣差。

败家子宝贝看见了女人，象看见了珠宝一样，他一步就来到了南宫一鸣身边：“你从哪里弄来的女人？你不是有你的丽儿么？你有丽儿在阴间等你，你可不能再弄女人了。最好的办法，你把这个女人给我。我可以好好侍候她。”

坐在南宫一鸣身边的女人当然是张巧儿。

她向败家子宝贝凝眸一笑，这一笑笑没了败家子宝贝的三魂七魄，他笑嘻嘻地看着张巧儿：“你跟着他有什么好？你知道不知道他只是一个呆子，一个大傻瓜？他天天念叨着死人，他根本就不会对你好，最多也呆能弄个他说你象他那个死人。这样，你有什么意思？你干脆别跟他了，你跟着我，我可对你比他好。我这个人，还从来没有对女人这么一见钟情呢。你还是快一点儿想明白了，不然等一会儿我变了主意，你可就来不及了。”

南宫一鸣看着他，象看一个猴子。

他手里还是在把玩着酒杯。

他神情仍然落寞。

张巧儿倩目一笑，她一笑笑出了两个浅浅梨窝：“是么？你这个人也挺可爱的……”

败家子宝贝道：“对呀，我爹临死时他就不这么说，可我妈就这么说。咳，她就是说也没有你说得这么好听。她也说：“宝贝，你很可爱……”

拚命不讨债石三却冷冷说话了：“我记得你妈是说：宝贝，你这个混蛋……”

败家子宝贝道：“你才是一个混蛋，你以为我母亲会象你那么蠢么？我好歹是她的亲生儿子，她怎么会那么对我？”

张巧儿却笑笑，她一笑斜着头，那姿势象是练过的，确实很好看。

她缓缓说道：“你以为我会喜欢你么？”

败家子宝贝道：“当然，当然，你总不会喜欢南宫一鸣这块木头吧？”

张巧儿拍着她的小小的手，她的手洁净似玉：“好，好，你既然这么喜欢我，你为什么不来向我献献殷勤？”

败家子宝贝道：“好，这可是个好主意！”

他果然凑上去，当着众人的面，要同张巧儿亲热。

张巧儿用她的柔软身子靠在败家子宝贝身上，她绵绵地对南宫一鸣道：“你是不是有一点不舒服，你是不是会为我有那么一点儿吃醋？”

她向败家子宝贝献媚，就象他是她早早的情人。

南宫一鸣看看她，有点奇怪：“我为什么要不舒服？”

张巧儿的脸变了色：“你一点儿也不在乎？”

南宫一鸣笑笑：“我为什么要在乎？”

张巧儿突然从败家子宝贝的身上滑了下来，让想乘机占上一点儿便宜的败家子宝贝挨了一记耳光。

她这一声打得很响。

“你这个王八蛋……”

南宫一鸣起身走了，他走时甚至连看也不看张巧儿一眼。

张巧儿追了出去。

她与南宫一鸣的声音渐渐去远了。

第二章 女人的野心

在扶化城的城里，有一处很僻静的地方。

这里是从来也没有人来的地方，因为这里时常闹鬼。

这是一座庙。

是一座谁也叫不出来它是什么庙的小小破庙。这庙里供奉着许多的神祇，他们是财神、孔子、关帝、还有打鬼的锺馗，这庙里的神祇们拥拥挤挤的，但也颇不寂寞，孔子可以和财神打交道，关帝可以同锺馗说冤屈，但看他们那一个个怒目相向的样子，恐怕他们不会有这么好的心思。

正好入夜。

远远走来了一个人。

这人轻功极佳，他走路无声，不一会儿，人就走入了庙内。

他入庙后，站在庙中间，象在——看这些神祇，但他又看得马马虎虎，十分没有心思，看得没什么兴致。

他身后走来了一个人。

这是个女人。

男人问：“你刚来？”

“刚来，因为我有事儿。”

女人一边说，就一边吃吃笑，她笑得很放荡，让男人马上就明白了她为什么在笑。

女人明白男人的心思，就说道：“我在城里找到了一个男人，他挺有味儿的，你明白不明白什么叫有味儿？你知道不知道什么样的男人才算是有味儿？”

男人低下了头：“我不明白。”

女人一叹：“我看你也是不明白。”

男人道：“我奉宫中密令，要你找出江湖上的各大秘密门派，皇上这一次决不会饶过他们。”

女人道：“我明白。”

男人道：“他要你小心……”

女人看一看四周，她偎过去：“你怎么说，你是不是比皇上更关心我？”

男人看着她，不作一语。

女人叹了口气：“你是一块木头，你是一块死木头……”

她转身向外走去。

“等等……”

女人站住了，她回过了头，她看着男人的脸上有一种饥渴，一种久久不得其所的饥渴。她的薄嘴唇轻轻抖着，她渴望地看着这个男人。

男人却只做看不见，他说道：“这是他送给你的……”

女人接了过来，这是一包毒药，是一包可以把整个扶化城中的人都一齐毒死的毒药。

女人看着这包药，她冷冷道：“皇上是不是要我弄不好这件事儿，就服下这毒？”

男人冷冷道：“你别弄错了，皇上让你下毒，是要你毒死别人，却不是要你毒死你自己。”

女人笑笑：“多谢你把我给了皇上，不然我怎么会知道皇上的心思？”

男人无语，他实在不如女人更明白皇上的心思。

“他这是告诉我，如果我做不到，他就会轻轻松松地毒死我。如果我泄露了机密，也不免一死……”

她看见了，男人哆嗦了一下。

她笑了，从她的心里笑了。

因为她看见了男人的哆嗦。

男人肯为她而哆嗦，让她心里很甜。

男人走了。

她一个人在庙里等，她似乎有所待，也似乎只是在心中想什么。

从庙外走进来了一个人。

这是一个衣衫不整的男人。他看看女人，说道：“如果我猜得不错，你一定是等着那个男人，如果我再猜猜，你那个男人只是个押司什么的小官儿，你没看见他走起路来，一晃一晃的，真象是那么回事儿呢。”

她看着他，说道：“这干你什么事儿？”

男人笑了，笑得很是发贱：“你知道不知道我，我是天下第一个坏蛋。人家叫我是吃肉不吐骨头。其实他们说错了，我是吃肉吐骨头，只不过吐出来的骨头也刚刚被我消化了就是了。”

女人看着他：“你想做什么？你尽快说.....”

男人笑了：“你看，这个时候，人家都说是月白风清，是大好辰光，你是不是别负了这好辰光，咱们好好快乐快乐？”

女人目光极冷：“你以为我可以同任何乌龟王八蛋上床？”

男人笑笑，笑得极无耻：“不不，这里没有床，我也不是什么乌龟王八蛋.....”

女人的眼中有了杀机。

她走向男人，她一边走一边笑：“你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这好不好？”

她笑得很媚。

男人象沉入了深思。

“我从来没有和一个同皇上在一起的女人快乐过.....”

女人咯咯笑：“他是皇上，可他不一定是最好的男人，你说是不是？”

男人长吁道：“对，对极了。你这么一说，我可就很满意了，我不是皇上，可我是最好的男人。”

他象是一头色狼，笑咪咪看着这女人。

一座破庙，一个女人，一个男人，她与他还有别的什么事儿可做么？

他走近了她。

她突然出手了！

她用的是小擒拿手。

男人突然哎哟一声，跌倒了。

女人扑了上去。

男人滚了几滚，她就扑了空。

她又向男人扑去。她一定要杀死他。

这个人是个坏蛋，是个连他自己的父母都出卖的家伙。

他就是那个武林中人人尽知的败家子宝贝。

有人捉住了她的手腕。

这人在劝她：“你何必跟他这样的小人生气呢？他算个什么东西，可别气坏了你自己.....”

女人听见这两句体贴话，她抬起了头。

她看见了两个人，这两个人是地狱里的鬼也不愿意见的两个人。

他们是笑笑生、杀人不讨债石三。

她心中暗暗咒骂这三个混蛋，但她脸上还带笑：“三位怎么这样好心境，来这里做什么？”

笑笑生嘻嘻笑：“来看看你，人家都说皇上的女人三分贱，你这个女人如何，要看看才知道。”

杀人不讨债石三道：“我们来，是为了杀你！”

这三个人中，说话最有一点儿准的就是这个石三了。

他不开玩笑，他认真，他杀人时最认真。

她说道：“别开玩笑.....”

石三道：“你还有什么事要办，可以告诉我.....”

她看定石三，明白他的话是真的，石三今晚一定要杀死她！

她不想死，但如果石三出手，她必定会是一死。

她只好坐下来想事儿。

她有事儿可想么？

皇上那一晚上来她的宫里。

在外面的人一听说皇后住在一座宫里，以为那一定是天堂了，岂不知这只是一间大一点儿的房子就是了。她住的地方是“长乐宫”，她曾经问过一个老太监，长乐宫在宫内是什么地位？老太监告诉她，长乐宫是从前一个老太妃住的，如今由于多年没有人居住了，让她来住，是太妃的意思，不是皇上的意思。

老太监吞吞吐吐，还有没有说出来的话，那意思她心里全明白。

她就居住在长乐宫。

皇上来时，对她确实很好，他对她笑，说她是宫中最好的女人，让她快乐，还给她许许多多的东西，有一些古玩，还有一些首饰，珠宝，她很快乐，皇上也很快乐。

她在床上哄皇上，她这一手本事足以让皇上神魂颠倒，乐不可支，她知道皇上喜欢什么，她也明白皇上与另外的女人在一起时为什么不能最快乐，她要让皇上离不开她，她要象藤丝一样，紧紧缠住皇上。

皇上抱住了她，他的嘴里说着这世上最好听的情话。

她说：“皇上，你为什么不封我？”

皇上道：“你是我最宠的女人，我对你最好，还封你做什么？”

“你该封我做贵妃。”

皇上冷笑：“你以为我的贵妃少么？你以为你是贵妃，我就会对你好么？正因为你不是贵妃，我才喜欢你.....”

她不明白，为什么皇上要这么说？

皇上不再是那个狂浪的皇上了，他一双眼如鹰如隼，他盯着张巧儿，看她半天。

“你能不能为我分分忧？”

她当然能。她现在不就是在为皇上分忧么？皇上日夜辛劳，她这就是为皇上放松自己而忙碌，她不这样做，皇上会快乐么？

“不是这个，你去一次扶化城，去看看他们今年做什么？下面总有一些邸报，但我不信。你去看看，替我看一看，好不好？”

她那一晚上，都象听话本一样，听皇上讲扶化城里的故事。

这是一些很离奇的故事。

这些故事让她来了，她要死了，是这些故事让她死的。

石三道：“你是皇宫里的人，你必死！”

石三的话很简单，但说出了他的心意。

这三个人一定要杀死她。

石三走过来，他看定巧儿：“我会一下就杀死你……”

巧儿闭上了眼。

石三出掌了！

石三这一掌很重，但他这掌只是象击在了棉花上，扑地发出了一声轻响。

他看见了一个孤寂的人，他手中提一只铁箫，冷冷地看着石三。

“她是我的女人。”

“可她是皇宫里的爪牙……”

“我知道，你说，哪一个在皇宫里的人不是皇上的爪牙？”

“我要杀了她……”

“是我要你们城主弄她来的，要杀死她，你一定得先杀死我。”

石三道：“你以为我们杀不死你么？”

南宫一鸣道：“你要杀死了我，我一定会好好地谢谢你。我有几次要想杀死我自己，都没杀成。你把我杀了，岂不是更好？”

石三道：“好，杀就杀！”

三人就围起了他。

南宫一鸣对巧儿道：“你可以走了。”

巧儿却倩目一笑：“我为什么要走，我要看看他们怎么样杀你，行不行？”

南宫一鸣道：“这三个人都是心狠手辣之人，你应该走开，不然你一定会死在他们的手里。”

巧儿却笑嘻嘻地坐下了。

三个人逼近南宫一鸣。

他们逼得很近，太近了，近得只要他们一击，不是南宫一鸣死，就是他们亡。

他们如果一出手，必然有死有伤。

石三冷冷看着南宫一鸣。

笑笑生笑着看南宫一鸣。

败家子宝贝却总是皮笑肉不笑。

他们如果出手，南宫一鸣是不是受不住他们的联手一击？

石三一吼，人冲向南宫一鸣。

南宫一鸣还了一招。

他明白，这三个混蛋的功夫，比江湖上传说的更高。

但他不惧。

他与三人转眼间就过了十招。

他一掌击在了败家子宝贝身上，但不很重。笑笑生一拳打在了他的肩上，把他打飞了出去。

他听到了张巧儿的一声惊叫。

他站稳了脚，他冷笑笑，他要狠下杀手了，他要杀人了。

这时，从城里方向传来了一阵阵尖锐的胡哨声。

笑笑生等三人愣了一愣，他们转身就走了，一眨眼功夫，人便走得无影无踪。

第三章 二十三个死人

在扶化城里，也有秘密。入夜之后，人们从白日的沉迷中回来，又进入了自己的梦想。他们在梦中再也不梦见这扶化城中的奇闻，他们只是梦见他们的过去，他们的童年，他们的喋血嗜杀的日子……

城中，有一处很隐秘的所在，这是扶化城主的地下宫殿。

在这个宫殿中，不知有过多少秘密。

如今，城主又召集人们聚齐在这里了。

鼎炉焚香，香雾缭绕。

宫内集满了人，这是些女人。也有些男人，有天下最坏最坏的那三个坏蛋。还有一些其它人，老老少少的，都齐集在殿下，静等着城主发话。

城主只是向下巡视一番，然后就慢慢说道：“今年的扶化城一聚，当与往年不同了，这一点，想必大家都知道。我要天下人都服从我，我要天下武林都推戴我。这需要时间，需要钱，需要大量的金钱。谁能给我金钱？这回到扶化城的二十三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天下最富最富的人，我要把他们的金钱全都弄到手，办成我们的大事。所以，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小心，要办好这些事。要做得不留一点儿痕迹。”

殿下的人齐声应诺。

城主笑笑，向身边的一个女人一点头。

那个女人就走向前，展开一张帛纸，念道：“这二十三个人都在这里，他们是：
天下武林世家的长公子南宫一鸣；
京都珠宝行的大商人胖子何；
山西恒德钱庄的老头子阎德奉；
两广漕运司使徐亭；
中州镖局局主郑开天；
长白山下赶山人的头儿曲孝；
北方丐帮的帮主司徒一横；
湖南珠宝巨商鱼欲龙；
京城大侠琴翁；
湖广米商展九妹；
江湖豪客褚一刀；
龙湖刀客林九霄；
死里生云风；
蜀中唐门大公子唐训；
江南江门长公子江允；
长江两头蛟；
黄河双鱼帮帮主鱼成；
十八寨寨主吼天雷雷必威；
双剑齐骏；
天下说客祝穷思；
恶煞女云娘；
锦衣人；

无名客。”

这就是天下人人知名的二十三人。

他们是天下最有势力的人，也是天下最富裕的人。

坐在上面的城主笑笑，她不讲话，她只是看着她身边的这个讲话的女人。

女人道：“城主的意思，是把他们全都杀死。”

二十三人全都杀死，一个也不留？

城主冷冷地讲话了，她的声音很是威严：“一个也不留。但不要打草惊蛇。”

众人齐声应诺。

宫殿内，极是肃然。

所有的人都退下去了，只留下了代城主讲话的女人与城主。

两个人静静坐着。

没有风声，没有人语，这里就分外寂静。

“你说……他们会不会杀不死他？”

“城主说的他是……”

“南宫一鸣……”

“不会，如果他们存心要杀死谁，那这个人就死定了。怎么会杀不死？”

他们会杀死一切人，包括南宫一鸣在内。

这是她的命令。

身边的女人略一踌躇，说道：“城主可以下令，让他们不杀死南宫一鸣……”

她的声音突然变冷了：“为什么不杀死他？他怎么就不能死？”

女人俯身不语了，她变得十分惶恐。

城主的聲音突然又委婉了：“你不知道，世上的男人没有什么好东西。你不必对他们抱太大的信心……”

女人无语了。

在城主的这一声冷冷的话语中，有多少失望，有多少仇恨？城主冷冷对女人道：“在我的这些人走出宫殿后，他们二十三个人已经不再是二十三个活人了，他们只是二十三个死人……”

第三卷

第一章 女人最好是会笑

龙湖刀客林九霄，他是天下最有名的刀客之一。

有人看见过他的刀法，看见他刀法的人说了一句话：最好让我这一辈子再也看不见他，看见他我就会做恶梦。

据说，龙湖刀客的刀法已经可以居天下前三名刀家之内。

他与江湖豪客褚一刀是当世并重的两大刀客。

据说他们两人，再加上一个海外奇人，为当世并重的三大刀客。

但他从来没有同江湖豪客比过刀。

他不提这件事儿，江湖豪客也从来不提这件事。

林九霄坐在他的床上，他眼也不眨地看着面前的女人。

这个女人是一个奇女人，她能在一张床上跳舞。

在床上能跳舞并不稀奇，奇的是她能在这张床上做出各种各样的舞姿，能用她的舞姿呼唤出男人的欲望。

林九霄看着她，眼睛眨也不眨。

这是他用得重金买来的女人。

她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她叫花芯儿。

她给他跳舞，跳得很狂，她让他一会儿一想起他是个男人。

他就给她弄得很疲惫。

最后，他与她都躺在床上。

“你喜欢什么样的女人？”

他看定她：“我喜欢象你这样的女人。”

“我这样子是个什么样子？”

“你很会笑。你一笑时，让男人忘了一切。”

女人一叹，她叹时分明有一些做作，有一些装模做样：“你喜欢爱笑的女人？”

龙湖刀客道：“不错。”

“那我就笑给你看。”

果然，女人很会笑。

她先是咯咯笑，笑得无忧无虑，笑得很是开心；然后她就又大笑，象是烽火戏诸侯的褒姒，笑得千娇百媚，笑得花枝招展。后来，她又摇摇摆摆地走过去，回眸一笑，那笑风情万种，让龙湖刀客这老江湖也心旌摇动。最后，她又促在他的膝边，昵昵喃喃同他耳鬓厮磨，娇声细语，让他心中又痒又急。

龙湖刀客道：“你真是一个混蛋……”

她偎过来：“我怎么会是混蛋？”

“因为你会把天下搅乱，象你这样的女人真多了，这个世界岂不要乱了？”

世界是没有乱，但龙湖刀客的心却稍稍一动。

因为他的面前来了两个人。

这是一个男人，一个女人。

女人是同他的花芯儿一样的一个看上去很可人心思的女人。男人跟在这女人身后，

两个人走进来，都一声也不响，看着龙湖刀客。

这男人是个很凶猛的男人，他身材很粗，他的脸很威武，脸上满是络腮胡子，他的目光如炬，看定林九霄。

“龙湖刀客？”

林九霄当然也认得这个人，这个人与他一样，是一个在他的睡梦中时常出现的男人。

他是天下三大刀客之一的江湖豪客褚一刀。

他与褚一刀是从来只是在梦中相逢，从来也不在水路陆路相见。

他们不是不可能相见，而是他们自己不想相见。

有的时候，是他避开褚一刀；有的时候，是褚一刀避开他。

老江湖都明白，他们这是什么意思。

他们互相都很忌讳，他们不想动手。因为他们的名声都很大，大到了他们自己也无法相信的程度。他们不能相遇，他们一旦相遇，必然要动手，他们如果一动刀，准会有一个人死在当场。

褚一刀与林九霄都不知道，他们两个人一旦动手，倒下的会是谁。

林九霄道：“褚一刀，你来做什么？”

褚一刀显然已经半酣，他的脸色微微有些潮红：“我来找你比刀。”

林九霄道：“你想同我比刀？”

“是。”

龙湖刀客看看身边的女人，他的脸色变了：“褚一刀，你是不是疯了？你要在这里比刀？你想不想活着走出这扶化城？”

褚一刀冷冷道：“能不能活着走出扶化城并不重要，你同我，哪一个当世最好的刀客。这件事很重要。”

龙湖刀客林九霄笑笑，他明白这件事已经不可避免。

他一定要在这扶化城中与褚一刀比试，他已无路可走。

他仰天而啸。

他对褚一刀道：“我已经看了你无数次比武……”

褚一刀道：“怎么样？”

龙湖刀客道：“我没有把握。”

褚一刀默然。

他也没有把握。

没有把握，为什么要进行这生死之搏？

褚一刀看看身边的女人。

是这个女人要他同林九霄动手的？

林九霄觉得不妙。

他对褚一刀道：“你也许会杀死我……”

褚一刀道：“我也没有把握。”

没有把握为什么不晚些时日动手？他为什么要急急忙忙来与林九霄交手？

褚一刀在叹：“你已经活在了我的心里，我什么时候都在想你，我宁可让你把我杀死，也不想让你再在我的心里转了……”

林九霄明白他的心意，他也是如此，他也情愿死在刀下，也不愿天天想着这一柄刀。

人家都说，龙湖刀客的刀很慢，慢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他可以把一刀用得让所有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让死在他手下的人临死时都知道这一刀是如何砍在身上的。

但这一刀很少有人能躲过。

人家也说，褚一刀杀人时的刀法很怪，象是东瀛的刀术，一刀毙命，再无二刀可言。他一出手，对方必死。有一次，他与一个人对敌时，让那个人足足打了他九鞭，打得他

的身上伤痕累累，最后他终于出手了，他只挥了一刀。只有一刀。

但只有这一刀就足够了，他这一刀就把那人劈成了两半。

世人都想看江湖豪客褚一刀与龙湖刀客林九霄动手，世人都知道这是天下难得一见的好刀法比试，但两个人一当提起对方时，只是笑笑，从来不说对方刀法好坏。

他们心中明白，他们从来不愿相遇。

他们不想死。

现在，褚一刀竟然找上门来了。

林九霄的手有一点抖，他的心里也不平静。

他对褚一刀道：“好！”

他与褚一刀已经是刻骨铭心的相思了。

他们想的是对方的刀，他们让这把刀给弄得没有了一点儿别的心思。

他们决不能这样活下去，时间一久了，不用别人杀死他，他们自己就会发疯的。

所以，无论怎样，他们一定会动手。

既然要动手，哪里去找一个比这扶化城中更好的地方？

两个人走了出去。

他们对面而立。

他们很满意现在的处境。只有两个女人，没有别人看见他们动手。

林九霄的刀是一柄薄刀，刀薄得几乎一出手用力便会抖断。

褚一刀的刀是一柄重刀，他的刀很厚，很重，刀头上还有五个鬼鸣环。如果这柄大刀舞动起来，便有环儿在风中哗哗作响。

他们都不作声，他们对于对方的刀法甚至比对自己的刀法更熟悉。

他们都想说话，但他们都没有话可说，连一句话也没有。

两个女人也不讲话，她们只是很紧张地看着他们。

他们动手了！

林九霄明白，他与褚一刀动手时，褚一刀肯定也会象平时一样，绝不肯先动手的，他就先发制人，一出手便用上了泼风刀法。

这是快中快的泼风刀法。

泼风刀，可以让水也泼不进，暗器也击不进。

他知道他不一定可以制得褚一刀，但他一定要先发制人。

褚一刀刀仍未出鞘，他以带鞘之刀抵敌。

林九霄一连出了三十招，也无功。

褚一刀避得很险，他的身子有时只是堪堪躲过刀锋，让过了死神，他的衣服被林九霄的刀给割破了，成了破破的衣片片儿。

但他仍然不出刀。

褚一刀的女人看起来很爱褚一刀，她看褚一刀总也不出手，就喊起来：“笨蛋！你为什么不拔刀？你拔刀啊？”

褚一刀仍然不出刀。

他的肩上已经被砍出了两道伤痕。

龙湖刀客林九霄一声长啸，他身子疾退，一闪而出。

他冷冷道：“褚一刀，你要是还不动手，我只好走了。”

褚一刀道：“林九霄，你杀死了么？”

林九霄道：“你不动手，我们还打什么？”

褚一刀道：“我杀死你，也只要一刀……”

林九霄道：“褚一刀，你是不是疯了，你一刀可以杀死江湖上的一流高手，但你决杀不死我。你还是好好出刀吧！”

褚一刀摇摇头：“你只要没有杀死我，我就有机会。……”

林九霄气坏了，他吼道：“褚一刀，我要让你这个自大狂死在我的刀下！”

他又冲了过去。

这是多少刀了，林九霄已经记不清了。

他只知道一刀连一刀地出手。

褚一刀的脸上有伤了，他的身上有伤了，他的腿也受了伤，林九霄头一回开始明白，他是遇上了一个疯子。如果褚一刀没有机会，他就宁可被林九霄砍死也不会出手。

可是，如果他有了机会呢？

林九霄不敢想，他只有一刀一刀地砍下去。

褚一刀似乎是再也没有机会了。

林九霄的刀逼得他连闪避都变得难了。

现在林九霄用的是他自己的刀法，这是“龙湖八刀”。

第一刀，是“龙湖风波”。

龙湖之上，风波也险，让人不防。

这一刀可以化成九式，一直逼得褚一刀退出了几步。

他又用上了第二式“龙湖打舟”。

龙湖之上，打舟也难，让人一生疏忽，便可能舟倾人亡。

褚一刀让过了这一刀，但他也大吼一声，人又被砍伤。

林九霄知道他这一次很是凶险，他已经忘记了他自己，他只想着一件事，用他的龙湖八式杀死褚一刀。

龙湖八式，一刀比一刀慢，一刀比一刀凶！

他又怒吼着，向褚一刀砍去！

这已经是最后一式了。

这一刀是“龙湖飓风”。

他等着，他没有出手，他的最后一式是他的救命一刀。

他只用过了两次。

他不相信褚一刀会躲过这一刀。

这时，他看见了血痕累累的褚一刀走了过来，褚一刀在慢慢拔刀！

他怒吼一声，冲了出去。

两个人站在了一起。

褚一刀的厚刀砍进了他的身子，从左至右，一直砍进了他的大半身子。他的刀变成了剑，刺进了褚一刀的胸膛。

褚一刀笑笑，他的脸上有血，他的胸前已经是鲜血流淌了。

林九霄看着他，喘，道：“你终于.....出手.....出手了.....”

他咳血，一口一口地吐血。

褚一刀看着他：“好，好一式‘龙湖飓风’！”

林九霄道：“还是你的出手一刀.....好.....”

他们突然明白了，他们不应该做生死拚争，他们只应该地一起喝酒。

他们从来没有在一起喝过酒。

他们互相扶持着，他们没有倒下。

有人在笑，咯咯笑，笑得极响。

是女人，一边笑还一边拍手。

“好，好，果然是好！”

两个女人都在笑。

她们走近了。

花芯儿道：“你这刀法不错，只是太忙乱了些.....你何必那么着忙？”

另一个女人道：“褚一刀，你说你能有最后一刀，果然不假.....你的刀法狠。象你这

样的人如果活着，真是能让人吃不好睡不好啊。你说是不是？”

褚一刀和林九霄看看她们，看着她们从怀里掏出来一柄短剑。

两个女人还互相谦让。

“你来，还是我来？”

另外一个女人笑：“你干么那么专横？你自己的事你自己办好了，我的，我自己干。”

“好！”

两个女人一边笑一边动手。

“我从来还没有这么轻松杀人呢……”

女人把剑一寸寸地刺入褚一刀的身子。

“好人儿，你那么喜欢我，你可别叫疼……”

褚一刀大吼一声，死了。他双目圆睁，瞪眼看着林九霄。

花芯儿向林九霄笑，这一笑是女人的媚笑，足以倾国倾城的笑。

“我杀死了你，你可不要怨我……”

她笑着，把剑刺入了林九霄的身体。

林九霄也死了，他仍然与褚一刀对面而立。他们的最后一点力气都用在对方身上了，他们直立不倒。

一把厚刀，一柄薄刀，扶持着他们。

第二章 连环计

京城大侠琴翁等待着机会。

他来这扶化城不是寻欢作乐的，他要来办一件很重要的事儿。

他要来寻找他的宝物。

他认为那一件紫罗衣该属于他。

那是他的一件宝物，从前是他的，后来被一个女人弄去了，他就没有了这宝物。这女人败在了大侠林渊的手下，她死了，这一件宝物就归了大侠林渊。

后来，这件珍宝落到了胖子何的手里。

他到处寻找胖子何，他跟踪胖子何，要从他身上寻出宝物。

他就随着胖子何来到了这扶化城。

他不需要女人，他也不需要什么刺激，他更不想杀人，他只想找到胖子何，把他的那一件紫罗衣拿回来。

他正在喝茶。

他在喝很浓很浓的红茶。

这时，走进来了一个女人。

女人很漂亮。

她向琴翁笑，笑得琴翁眯上了眼睛。

琴翁道：“如果我是在十年前，遇上你这么一個又扭屁股又笑眯眯的女孩子，我一定会很快活。但现在可不行了，你明白不明白？”

女孩子道：“明白是明白，只是还想试一试。因为我从来就没有见到过象你这么老的老头子居然也到这扶化城来寻欢作乐。我想，这老头子不是疯子，就是一个老来狂。我想，你应该是老来狂，而不是一个疯子……”

琴翁一乐，他看着这个女人：“你想做什么？”

女孩子告诉他：“我可以为你弄到那件紫罗衣，你相信不？”

琴翁一叹：“如果你到了我这个年纪，你也不会很轻易就相信人了。”

女孩子凝视着他：“我以为你这个京城大侠是个明察秋毫的人，谁知道只是这么一个笨蛋……”

她起身就走。

她已经走出去了。

琴翁仍然不动，他似乎对这个女孩子的话不以为然。

但她又走了回来。

琴翁道：“我想你一定会回来的，你果然回来了。”

女孩子道：“你说，你的紫罗衣是不是一种黄色的丝线？它放在桌上会放光的，而且据说它可以在火中烧，可以越烧新鲜。它团起来只有那么盈盈一握。对不对？”

琴翁呆了，他看着这个女孩儿。

女孩儿说完了，转身就走。

琴翁喊她站住。

她理也不理。

她已经走入到夜色中去了。

但她的面前突然站了一个人，一个老人。

他是琴翁。

“你如果到了我这个年纪，你也一定会总对一切都怀疑的。你又何必生气？”

“我不生气，我只是知道了，你是个大傻瓜。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傻瓜。”

琴翁道：“如果你帮我找到了紫罗衣，我要好好谢你。”

女孩儿咯咯笑：“是么？我怎么会相信你这个大傻瓜？”

琴翁道：“我是天下知名的京城大侠，你怎么还不相信我？”

女孩儿笑笑：“这人大侠那个大侠的多了，也不知道哪一个是真的，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琴翁道：“你想怎么样？”

女孩儿道：“如果你手中最贵重的东西给我，作为抵押，我就可以带你去了。”

琴翁道：“我手里没有什么最贵重的东西。”

女孩儿道：“那可就难办了。我这么一个女孩子，怎么会跟你这个老头子耍赖，到时你一掌就把我打死了。可你的功夫那么好，紫罗衣给了你，你再说了不算，我可就亏了。你让我怎么会相信你？”

“你怎么拿到了这件紫罗衣的？”

“偷的。”

她说时居然不脸红，还笑一笑。

“从谁那里偷的？”

“一个胖子，人家都叫他胖子何。他还送了我一件玉镯呢。”

“拿来我看。”

她在犹豫，她不想让这老头子看她的东西。

“你以为我能要你的东西不成？”

她递东西给他时也是迟迟疑疑。

琴翁看这只镯子时很仔细。

他知道胖子何的习惯，胖子何做东西时习惯把他的暗记都刻在玉器古玩上，让别人不知道处准有一个暗记。

果然有一个暗记。

女孩儿说：“他说过，这只镯子很值钱的……”

琴翁笑笑道：“果然很值钱。”

他心中暗自好笑，玉器这东西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就那么一点儿瑕疵，便已经不是一块好玉了。她被那个胖子何骗了。

胖子何决不会给别人一件好东西。

“我相信你。我跟你去。”

“慢一点儿。你先说说你会给我什么？”

琴翁颇有一点儿不耐烦，他把他手里的古琴递与女孩儿：“好，你先拿着我这张古琴好了。等到你把紫罗衣给了我，我再去用银子赎我的古琴。”

女孩儿愿意。

他们就一齐走。

走进了一间很黑很黑的屋子。

有人问：“来人了么？”

“来了。”

琴翁道：“为什么不点灯？”

那人道：“我们这里的人都象你一样，都是些瞎子，点灯有什么用？”

琴翁一愣。他不明白这人为什么这样讲话。

“你是谁？”

“白无常。夺人性命的阴间恶鬼白无常。”

“你想要谁的命？”

“你，京城大侠琴翁的命！”

琴翁知道，他上当了。

他的琴不光是一件兵器，也是天下少有的暗器。如果他有这件兵器在手，他一定会胆子更壮。

“你们是谁？”

“你的仇人。”

京城大侠琴翁也有仇人，但他的仇人不多。

“我没有仇人。”

“你杀死了山西许氏兄弟五人。”

“他们只是五个淫贼。”

“可我们是他们的朋友。”

琴翁道：“好，那你们可以与我动手了。为什么不点灯？”

那人在窃笑：“如果点了灯，我们岂不是都成了你的靶子？”

琴翁暗器，天下闻名。

琴翁道：“你以为你们不点灯，就不会死在我的暗器之下了么？”

他话一出口，随手便发出暗器。

这是六枚棋子。

黑暗之中便有人被打中，哎哟一声叫了起来。

琴翁闻声而发，施出一粒棋子。

一声吼叫，有一个人被打中，正击在脑门正中。

琴翁道：“你们以为在暗中就可以不死么？”

他的手中握着六粒棋子。只要让他听见了声音，他就可以制敌于死地。

没有人答话。

琴翁觉出不妙，他吼道：“为什么不讲话？你们滚出来！跟我见一个高低……”

这时，他突然觉得头昏眼花，他知道有人在下毒了，他急急忙忙去摸解药，但没等把药放到口中，他便昏沉沉地倒下了。

第三章 杀气腾腾

城主召集这二十人聚齐。

这二十人是：

天下武林世家的长公子南宫一鸣；

京都珠宝行的大商人胖子何；
山西恒德钱庄的老头子阎德奉；
两广漕运司使徐亭；
中州镖局局主郑开天；
长白山下赶山人的头儿曲孝；
北方丐帮的帮主司徒一横；
湖南珠宝巨商鱼欲龙；
湖广米商展九妹；
死里生云飞；
蜀中唐门大公子唐训；
江南江门长公子江允；
长江两头蛟；
黄河双鱼帮帮主鱼成；
十八寨寨主吼天雷雷必威；
双剑齐骏；
天下说客祝穷思；
恶煞女云娘；
锦衣人；
无名客。

城主道：“召集大家来此，实在是出于不得已，因为在这两日里，来扶化城的人已经死去了三个人了。他们是京城大侠琴翁、龙湖刀客林九霄，还有江湖豪客褚一刀。他们的死，只知道两位刀客是在这里寻机比试，结果两人一齐死于非命。可另外一个琴翁就不知道是为什么而死了。这种事儿在扶化城可能有，但让城主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的，可就从来也没见到过了。我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也想知道是谁同我过不去。诸位都是江湖中人，自然明白我的心思。请在这几日内不要随意离开扶化城，待我把这个凶手找出来，各位再走开，好不好？”

她说话时，言语十分委婉，本来是让人家等着受疑，却想让人家以为是在求他。有人搭话了。

“你想让我在这里呆多久？”

“五天。”

五天时间，确实也不算多。

但这人马上就拒绝了：“不行，我不能呆那么多时间……”

为什么？

“我要走了，我后天就要走。因为我觉得这一次来扶化城，确实是太没有味儿了。”

众人看着，讲话的人是锦衣人。

锦衣人无名无姓，江湖上的人只知道他名叫锦衣人。

他是继大侠林渊之后，江湖上少有的几个有名的侠客之一。

他时常来去无踪，他出入必做好事，他已经杀死了许多江湖上的恶魔。

有人说，他的功夫其实早已不在大侠林渊之下。

他讲话了，自然没有人敢反驳。

女城主笑笑：“锦衣人是天下闻名的侠客，你要去要留，我们自然不会留难你。但我还是想劝你留下几日，你是不是也想把这件事弄明白？”

锦衣人道：“你明白不明白与我何干？”

说罢，他竟施施然走了出去。

众人看着扶化城主。

但她只是叹了一口气，她幽幽道：“各位如果不以为然，都可以走出这扶化城，我

又有什么办法？”

众人之中，便有人讲话道：他们可以等待，他们可以等上几日，等城主把这件事弄明白了，他们再走也不晚。

这时，天下说客祝穷思慢慢说道：“城主，我有一件事不明白，可不可以向城主讨教？”

城主仍然在笑，她温柔极了，对天下说客道：“祝大侠有什么话请直说好了。”

天下说客一向言辞极利，他向四外傲睨了一周，说道：“这扶化城是天下名人的聚处，每年有无数好汉聚齐在这里，也不曾有什么恶事发生。天下的豪杰都盼这扶化城的聚会热闹，也盼它顺遂，如果有了什么恶事一出再出，还让天下豪杰怎么对这扶化城的一年一聚颇有兴致？城主不说，我也以为这件事该把它查个明白才好。”

女城主显然很是满意他这一番话，她笑笑道：“每年的聚会让诸位快活了，今年自然也不能例外。我想，扶化城一定会让大家满意。”

南宫一鸣突然哈哈大笑。

众人都看着他，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如此狂笑。

南宫一鸣道：“扶化城也不是什么好去处，你何必喋喋不休地讲它？你能留则留，不能留则去，何必又为这城操心？”

他笑毕，起身便走。

“站住！”

走上来的无名客。

无名客，天下一大神秘人物。

“南宫一鸣，你想走了么？”

“当然，合则留，不合则去。”

无名客道：“你要走，也得把这些事办完才行。”

南宫一鸣道：“这里的一切都不干我事。”

女城主道：“南宫公子，你是伤情的人，人人都知道你决没有心思杀人。但这里既然有了这事，你就权当在这里玩上几日，好不好？”

南宫一鸣道：“好，好，有什么不好。怕不好的不是我，而是别人了。”

他摇摇晃晃走了出去。

夜色已晚。

南宫一鸣在等人。

他在把玩着他的铁箫。

他在等谁？

走过来了一个男人，这是一个头戴面罩的男人。

南宫一鸣道：“你找我，有什么事？”

“告诉你一个秘密。”

南宫一鸣冷冷道：“你找错了人，我这个人，从来就对什么秘密也不感兴趣。”

“我想告诉你，扶化城的今年聚会，将要有凶杀，这里的二十个人必死。他们将没有一个人会生还。”

“你是什么人？你怎么知道？”

那人叹息道：“我也是这二十个人之一。”

南宫一鸣想：如果他讲的是实话，他必然要想办法避过这一场血劫，他用什么办法？

“你会不会死？”

“我也是二十个人之一，我为什么不会死？我也是要死的人。只有你，你要好自为之。你也许不会死。”

南宫一鸣道：“我为什么不会死？”

那个人笑笑，笑得很冷：“你是一个对生死都不在乎的人。因为这个，你才不会死。”

这人象在说禅，他说得是不是很有一点儿道理？

那人的腰间佩一把弯刀。

这是契丹人用的一柄长刀。

“你是契丹人？”

“不错。”

“为什么不坐下来叙话？”

那人稍一迟疑，就坐下了。

他把弯刀放在腿上。

“好刀！”

契丹人笑了：“你们汉人总是称刀好，可我们契丹人就不这样说，我们只称赞壮士。”

南宫一鸣笑，笑得很开心：“是么？我们汉人也是称赞壮士。只不过你不知道这个罢了。”

契丹人也笑笑。

“为什么不吹一曲？”

南宫一鸣道：“我一吹箫，你就该伤感了，我不想让你伤感。”

契丹人大笑，他喊道：“南宫一鸣，你错了，人活在世上，男儿自然该哭则哭，该笑则笑。伤感有什么不好？”

契丹人竟然拿出他的长刀，在手中舞。

长刀如飞，刀光如银。

契丹人竟然能唱。

他唱的是契丹人的古老的歌儿，唱的是契丹人对大宋侵掠契丹的仇恨。

“天很辽阔啊，

到处是苍苍茫茫的草原，

到处盛开着百合花啊，

那是契丹男儿的家。

喷喷香的奶茶啊，

热呼呼的情话。

奔驰在千里草原上的，

是咱们家的骏马。

地很温润啊，

到处是萋萋荒荒的野草

到处有咱们的兄弟啊，

那是你的血亲族家。

撕开肉，用刀扎，

大碗酒，别酒啦，

你向咱们兄弟啊，

多多掏掏你的心里话。”

他唱着唱着，他流下了热泪。他想起了他的家，他想起了他的族人，想起了他的过去。他的声音变得高亢起来了。

“你为什么要践踏草原，

让肥腴的草枯萎啦？

你为什么侵我家来，

让我的女人憔悴啦？

你没听见燕山在哭吧，

这是契丹人在说话。

你为什么要劫掠我的牛羊，

让婴儿没乳啦？

你为什么要抢我的女人，

让我没家啦？

你没听见燕山在哭吧，

这是契丹人在咬牙！”

“你是契丹人？”

他仍然沉浸在刚刚的仇恨中，他没有回答。

“你来这里干什么？”

“杀人！”

“杀什么人？”

“大宋朝的一切人，只要是大宋朝的能人，都要把他们杀死。”

南宫一鸣冷笑：“好主意！可是我有一点儿不明白了，大宋朝的能人这么多，你能杀死几个？”

那人道：“杀死一个是一个。先杀死你，岂不是让这大宋朝少了一个能人？”

南宫一鸣哈哈笑：“谢谢你。”

“为什么要谢我？”

南宫一鸣的声音颇有些冷寂：“你不说，我一向以为我只是个能吃能睡的活死人了。现在我才知知道，我这个人还有一点用。”

契丹人说：“你可是马上就要死了。”

他抽出了弯刀。

月下，刀光如水。

“好刀！”

契丹人道：“你还是只肯说刀好.....”

南宫一鸣道：“你这人不好，我早就已经不怕毒了，你何必给我下毒？”

契丹人的声音有一点儿变了：“你怎么知道我给你下了毒？”

南宫一鸣道：“你唱歌的时候，最好不要看着我。你以后再下毒时，别挑别人最松懈的时候，你以为人家在这时最大意，你才有机可乘，那你就错了。”

契丹人看定他，象看一个怪物。

啊——

一声怒吼，契丹人冲了过来。

长刀在空中划过。

南宫一鸣不动。

刀光在空中顿住了。

契丹人看着他：“你为什么不动手？！”

南宫一鸣道：“我一出手，你可就是死定了……”

他看也不看契丹人。

他横箫而吹。

他吹的是那一曲“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曲子。

契丹人的刀停住了。

他的眼里闪出了泪花。

这人一定是契丹人的朋友，不然，他怎么会把这曲子吹得这样好？这么有情有味儿？他象是在那片草原下活过，他一定在那些牛皮帐篷里住过，他一定同契丹人在一起同生共死过。

他吼叫了一声，把刀砍向南宫一鸣。

南宫一鸣仍然在吹箫，好像见也没见到他的刀光。

啊——

他把刀砍在地上。

他拔出了刀，转身走了。

他再也没有回头。

南宫一鸣的箫声停了。

他低下了头。

他又一次过了生死关头。

他是不是很想死，他为什么每逢死里逃生时总要郁郁不乐？他还在想什么？

身后走来一个女人。

她就是那个皇上的女人，她的名字叫做张巧儿。

“你为什么不动手？”

“动什么手？”

“你可以杀死他。”

“我为什么要杀死他？”

“因为他先要杀死你，而且你就是放了他，他也不会放过你。”

“是吗？他如果愿意杀死我，就让他杀好了。我活在这个世界上，也觉得没有什么味道。”

张巧儿看他，他的神情很忧郁。

她突然扑上去，抱住了他。

“你这个王八蛋，你既然不快活，你为什么要把我从京城弄来，你不知道我在京城里很快活么？你不知道皇上天天总得跟我玩乐么？你知道不知道皇上晚上缺不了我？他总得抱着我才能入睡？你这个王八蛋，你把我弄了来，你又不喜欢我，你这个混蛋，你想怎么样？我咬死你！！”

她果然咬了他一口。

这是很凶狠的一口。

她在南宫一鸣的身上咬下了一块肉。

南宫一鸣被她咬出了汗。

但他没有吭声，他咬着牙，一声不响。

女人抱着他，抱得紧紧的，她呜呜咽咽地哭了，哭得很伤心。

“你不喜欢我，你为什么要我，你既然不喜欢我，为什么巴巴地从京城把我弄来？你这个混蛋，你为什么，为什么？”

南宫一鸣不吱声。

他的肩头流血。

他站了起来，默默地走了。

风吹了起来，在风中，好似有人在哭泣，在伤心地哭泣。

她哭了好久。

第四章 女人会讨价

锦衣人百无聊赖。

他觉得这扶化城内没有趣味儿。

他觉得没有趣味就是没有趣味儿。虽然这扶化城内的许多人都觉得很有趣儿。

其实，本来这里就是很有趣儿的，你可以在这里找到你在别处永远找不到的乐趣。

一个痴痴迷迷的人在这里已经做了十五天的皇帝。他天天早朝，做皇上做得很辛苦。他现在正忙着为自己选妃子，定皇后。他很忙，比平时要忙上许多倍。

他有一点儿累了，但他还没有做够皇上，他的银子已经不多了，他的大臣们，他的三宫六院都是花银子雇来的，他每天要花很多很多的银子。

他不心疼银子，但他的口袋里的银子已经不多了，他的皇帝梦也快做完了。

还有一个人在这里也很快活。他已经有过十八个女人了，这都是他很喜欢的女人，他如果在外边，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因为他是个瘸子，女人不会看他一眼。可在这里，女人不看他不行了，他会叫人把这个女人宰了。

女人都很奉承他，他很喜欢这里，他觉得这里就是仙境。

他的老婆是一个很凶悍的女人，所以他喜欢女人对他笑，如果女人能对他笑上一天，他就会给女人许许多多的银子。

他希望他能够在这里找到五十个可人心意的女孩儿，她们每一个都对他的丑陋视而不见，她们每一个人都对他笑，笑得含情脉脉。

他但愿他口袋里的银子总是满满的，他已经是乐不思蜀，他但愿扶化城一年到头总是开着门。

可锦衣人不觉得这里好，他想走，但又不想走。

他觉得死了三个人，这件事可以让他有一点儿兴趣在这里逗留了。但他又想走，因为他知道，即使他再感兴趣，扶化城也不会有什么大名堂可做，因为这个女城主很精明，她绝不会给别人以机会。

锦衣人是天下有名的侠客，他呆在这里做什么？

他决定了的事儿，就一定要做。

他决心后天就走。

这时，来了一个女孩儿。

她袅袅娜娜地走到了锦衣人面前。

她向锦衣人笑。她想用这笑告诉锦衣人，她是个风情万种的女人。

锦衣人笑笑，是笑她的可笑。

“你想干什么，为什么不直接干，总扭扭搭搭的做什么？”

她笑：“你不喜欢？”

他叹气道：“喜欢，可这时不喜欢。”

她勾住了他的脖子：“你什么时候喜欢？”

锦衣人不笑，阴沉着脸：“杀了人之后。那时喜欢。”

女孩儿居然也不怕，她笑吟吟地看着锦衣人：“你想杀谁？”

锦衣人叹叹气：“我从来也不知道我想杀谁。有时候是别人想杀我，结果很不妙，他反而被我杀了。有时候，我头一刻钟还不想杀人，后来却一连杀死了好几个人。”

女孩子道：“你最多时一连杀了几个人？”

“九个。”

女孩子笑了，还笑出了两个浅浅的酒窝：“这你可不如我了，我最多的一次，一连杀死了十一个人。”

锦衣人看着她，他突然明白了，她看上去很小，其实她已经不小了。

一个女孩子，如果她能一口气杀死十一个人，她无论如何也不会小了。

锦衣人看看她的眼睛，她的眼睛里满是笑意，满是情意，让人感到很快乐的那种情意。

“你来做什么？”

“杀你。你相信不相信？”

“不信。”

她叹了一口气，她叹气时很认真：“我也不相信。所以我真的不是来杀你的，我不是不想杀你，我是因为我的功夫不如你，想杀也杀不了你，所以就只好不杀了。我只是来找你，城主请你去。”

锦衣人就站在了女城主的面前。

他是个男人，女城主是个女人，他们面对时，就彼此有一些不自在。

“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女城主笑笑，她的笑隐在面纱之后，让别人猜她的笑靥可亲至极了。她向锦衣人道：“请坐。”

锦衣人就落座了。

“我想求你一件事儿。”

“不知道城主有什么事儿可以求到我？”

“我想，城里接二连三发生的事儿，也实在是让人不明底里，如果你能够帮我查一查，是谁杀死了京城大侠琴翁的，是谁让龙湖刀客与江湖豪客两个人动手的，我就可以使扶化城的威名不坠。不知锦衣客是不是可以帮我？”

锦衣人道：“如果我猜得不错，姑娘不只请了我一个人吧？”

女城主可能对他这一声称呼颇有些不惯，就犹豫了一下，说道：“不错。”

锦衣人道：“姑娘能不能告诉我，另外的人是谁？”

二十人中，有许多人是武林高手。她还请了谁？

她笑吟吟看他：“我不想告诉你。”

锦衣人转身就走。

城主喊住了他：“你为什么要走？”

“你对我没有一丁点儿诚意，我为什么还要为你做事儿？”

女城主一叹：“如果我找的另一个人就是杀死京城大侠琴翁的凶手呢？”

锦衣人一怔。

他没想到这点。

他冷冷道：“你不认定我也可能是凶手？”

她摇摇头。

“为什么不会？”

她叹息道：“锦衣人喜欢琴棋书画，琴翁是个雅人，别人虽不知你们是不是有些交往，但我想你们一定是好朋友。你一定会为琴翁报仇的.....”

锦衣人站在那里，不动了。

他的脸色阴沉，他是不是被女城主说中了他的心事？他是不是想为琴翁报仇？

锦衣人道：“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我找到了那个杀害琴翁的人，我一定要杀死他！”

她嫣然一笑：“你可以杀死他，只是你要告诉我他是谁。我告诉你，我只是想知道他是谁.....”

锦衣人转身就走。

他在门口站住了。

“你是不是一直总戴着面纱？”

女城主一怔，她慢慢道：“是。”

“你从来没有在城内人面前摘下你的面纱么？”

女人好久没有答话。

他在等待，他想听她怎么回答。

她知道她此时必须回答。

她幽幽道：“我摘下过.....只有一次。”

“在谁面前？”

“南宫一鸣。”

第四卷

第一章 情敌

张巧儿喜欢南宫一鸣。

她头一回知道世界上还有南宫一鸣这样的人，有他这样的男人。

她从前知道许许多多的男人，但她现在明白了，那些男人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男人，他们同南宫一鸣比起来，只不过是一群狗就是了。他们都是金钱的狗，是皇上的狗，是女人的狗。

那些人不是这样的狗，就是那样的狗，他们决不会是人。她喜欢南宫一鸣，她已经越来越喜欢他了。她喜欢他的忧郁，她喜欢他的专情，她恨不能把她自己就是他的那个丽儿，让他好好地喜欢上一番。她明白，如果被南宫一鸣这样的男人真心爱上一次，女人一定会快活得蚀骨销魂。

她决心好好陪他。她做了一些菜给南宫一鸣吃。

南宫一鸣仍然神情忧郁，他吃着她的菜，说了句：“好！”就再无下文了。

她抿嘴而笑：“公子，能让你说上一好，也实在不容易了。”

南宫一鸣道：“真的是好，我生在南宫世家，对于吃食也算是讲究了，不好我怎么会有一赞？”

巧儿抿嘴道：“你也许只是为了哄我……”

南宫一鸣道：“我做事从来不那样，我说是好就是好，我吃得香极了。你又不是看不到。”

巧儿道：“也许，你只是饿了。”

南宫一鸣只是吃，却再也不讲话了。

你们南宫家吃东西都象你这样子么？”

她在笑，笑他狼吞虎咽的样儿。

南宫一鸣的脸上有了沉思，他想起了他的家，他曾经是南宫世家的长公子，可如今不是了。他是不是又想起了他的家，他那个钟鼎玉食的南宫世家？

南宫一鸣道：“你当然不明白，我在家里有多难受。我吃东西一向马虎，想起来就吃，不饿了就想不起来。我想，吃饭只是人的必须，何必弄得那么排场？吃饭时，得先烧香，让鼎里的香都烧起来，把屋子里都烧成了一股香味儿。我可是一闻到了这股香味儿，就头疼。不光是吃不下饭去，还直想吐。偏偏天天弄这香烧。吃饭时也怪，要奏乐，那些钟儿磬儿的一齐响，响个不停。让你心噗噗跳，你还吃什么饭？又有些女人在你面前跳啊跳的，你看看她跳得汗水淋漓，你也饱了，还吃什么？”

她咯咯笑，越笑越欢。

“你笑什么？”

她讲起了皇上吃饭。

要上一百零八道菜呢。

其实，只有那么十道二十道的菜是皇上吃过的，而且吃时也颇有点儿难受，先得一个太监尝尝味道，其实是试试有没有毒。这尝食太监一边吃一边摇头，那意思是所有的菜都不好。宫中有一个尝食太监是个结巴，他一边吃，一边道：“皇上，……皇上，这菜……菜……好……好好……”

皇上听他说好，就忙吃了两口。

太监却跪下了，说：“圣上，这菜不好……不好……太咸……咸。”

南宫一鸣也笑笑。

他们面前却不知道在何时多了一个人。

这是一个戴着面纱的女人。

她盯着南宫一鸣。

她的目光很尖厉，她隔着面纱盯着南宫一鸣，就让南宫一鸣很不舒服。

“你们在笑什么？这世上还有什么事能这样好笑么？”

南宫一鸣没讲话，他知道他不该讲话。

张巧儿更是聪明，她也只是笑笑，笑得很含蓄。

这女人慢慢坐下了。

她坐下的姿态也是仪态万方。

她是城主，有一种不可言说的威严。

“有什么事儿，这么快活？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让我也跟你们一样乐乐？”

南宫一鸣道：“本来没有什么乐子，是人偏要自己去寻乐趣，就傻笑了一阵子。”

她显然很不是心思：“是么？我听着可是笑得很快活呢。我已经好久没这么笑了……”

她凝视着南宫一鸣：“南宫公子，你要这个千媚百媚的女人，我们就给你找来了。

你是不是很快活？”

南宫一鸣看着她。

张巧儿心中明白，南宫一鸣并不快活，他虽然与她在一起，但他心里念念不忘的是那个死去的丽儿。

她知道南宫一鸣不会回答城主的话。

但南宫一鸣讲话了：“我很快活。我和巧儿在一起时，差不多忘了这世上的一切。”

城主笑了，笑得很冷：“你不是有一个丽儿么？你忘了你的丽儿么？你是个男人，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南宫一鸣愕然，他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个城主如此讲话。

“你没忘记一个女人，只是因为你还没有遇上更好的女人。如果男人遇上了好女人，要你们忘记了原来的女人，比忘记什么都快。”

巧儿却不依不饶了，她向这个城主笑道：“我这可是不明白了，南宫公子的事儿干

你什么事儿？你何必要管这么多？你是扶化城主，还是管管你城里的人被杀的事儿吧。你如果是南宫一鸣的心上人也行，可你不是，你只是扶化城的城主，何心要多管闲事？”

城主道：“我不是多管闲事，我只是想告诉你，南宫一鸣只是一个浮浪的世家子弟，你不必对他太痴情……”

张巧儿道：“你当个城主，就以为自己很明白天下男人与女人的事儿了么？”

她看着女城主，说道：“你看看我，他喜欢我，对不对？他要你从京城里把我弄到这里来的，是不是？你看，如果你有了南宫一鸣这样的男人，你是不是就有了一切？”

女城主道：“你以为他会喜欢你？你想错了，他喜欢的不是你……”

“他喜欢谁？他喜欢死去的丽儿？”

女城主一叹：“他又何尝是喜欢丽儿？他只是心疼丽儿死了，他真正喜欢的是他自己……你又何必自作多情？”

女城主便向外走。

张巧儿一喝：“站住！”

他真就站住了。但她不回头，她不想回头，她不想看见南宫一鸣的脸色，也不想看见张巧儿的脸色。

“你是嫉妒！”

她冷冷一笑，笑声中透出无限寂寞：“我嫉妒？我为什么要嫉妒？我嫉妒谁？”

“你嫉妒丽儿，你嫉妒我，你嫉妒一切与南宫一鸣接近的人……”

女城主声音更冷：“笑话！我为什么要嫉妒？因为我没什么事儿可干了，还是他南宫一鸣算是个人物？”

女城主默默走出去了。

八月夜，已经是秋风凉爽的夜了。

张巧儿看着南宫一鸣，突然落下了泪水。

她哭得很伤心，她哭得毫无掩饰。

“你这个人……准是喜欢上她了……你你……你为什么不讲话？”

南宫一鸣望着远去的女城主的背影，他叹息道：“我？……我无话可说。”

第二章 天下一剑吴帆

南宫一鸣的心中很是郁闷。

他提着铁箫，走在路上。

他知道，现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他知道那个城主是谁。

他也知道，那个城主为什么要来这扶化城做这个城主。她决不是一个对权力十分垂涎的女人，她从前只是一个很善良的女人，她从前是一个武林中人人夸赞的女人。

可她有一段极不平常的经历。

她性情大变。

她如今成了一个嗜杀如狂的人。

这该怪谁？

不怪她，也不怪她曾经爱过的大侠林渊，更不该怪已经死去的剑圣鲁奇，那么该怪谁？

也许，只是造化不公，让她受如此苦楚？

她应该是一个很可爱的女人，她曾经是天下武林中人人称羡的美人。

可现在她只想杀人。

没有人比南宫一鸣更了解她的心境，她恨不能把全天下的男人都杀光。

她尤其恨那些专在江湖上行走，专为别人排忧解难的大侠人物。

她要杀尽他们。

她会把这二十三人都杀尽，她要把这剩下的二十人都杀光。

她一定会这样干。

她如此狠心，南宫一鸣怎么办？

他站住了，因为他面前站着一个女人。

这就是那个戴着面纱的女人，她就是扶化城的城主。

“南宫公子，你在做什么？”

他沉声道：“我心里郁闷，只是闲走走。”

她乐了，乐得象一个孩子，窃窃而笑：“你心里闷？你为什么要心里闷？你在这扶化城中，可以好好地玩上一回，好好地玩得一直到你忘了你自己是谁.....你为什么会闷？是不是这个张巧儿依然不如你的丽儿？你看这城里是不是还有你可以看得上的女人？如果你看上了谁，你就告诉我好了，我可以让她好好侍候公子.....”

南宫一鸣看着她。

如果他不知道她是谁，他听了她的一番话，准会以为她是一个放荡的女人。可他知道她是谁，他知道她是天下武林中人人钦羡的女侠。

“你何必如此？”

南宫一鸣一叹，这一叹深深。

她乐了，乐得象个小小的荡妇：“你是不是大侠林渊的好朋友？你如果是他的好朋友，那可就对了。我就是要给林渊的朋友们看一看，让他们看看林渊的女人变成了什么样子。你明白我的心意么？”

南宫一鸣看着她，不讲话。

他无话可说。

原来，这个女城主就是大侠林渊原来的情人天下一剑吴帆。

天下一剑吴帆，是天下有名的美人。天下一剑吴帆，是大侠林渊的好朋友。他们岂

止是朋友，他们是十多年不曾言明的情人。

但后来来了一个女儿楼的楼主牡丹，也就是林渊所喜欢的馨儿。林渊同馨儿在一起了，在一个夜里，他们同在女儿楼的牢房中，馨儿同林渊正在谈剑，吴帆却默默地死了。

她吞了她自己的药，这种药叫一个很奇怪的名字：冷香魂。

她死了。她被葬在了一个坟场里。

她的坟上没有碑。

因为很喜欢她的剑圣鲁奇不想立碑，因为也很喜欢她的大侠林渊也不想立碑。

剑圣鲁奇死了，他死在了大侠林渊的手里。

大侠林渊走了，他同馨儿，同他的女人馨儿走了，据说他们是去了海外。

她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

她从此不再让世人看她的真面目。

她已经没有了从前的真面目，她现在只是天下一个神秘的人物，她只是一个嗜杀如狂的女魔头。

她也是一个人，所以她在南宫一鸣面前突然拿下了她的面纱，她想让大侠林渊的朋友看看，她还活着。

“南宫一鸣，据说你是林渊的好朋友？”

“不错。”

有朋友如林渊，人生何憾？

可现在他要尴尬了，他是林渊的朋友，这个吴帆也曾经是林渊的朋友，是林渊的情人。

她是一个很爱洁净的人。

可她也是从坟场里爬出来的人。

她心里最恨的人是谁？是林渊，还是馨儿？是鲁奇，还是女儿楼的老太太老祖宗冷

雪霜？

也许，她现在谁也不恨，只恨这世上的大侠们。

“你也不易，你既然能活下来，就如同两世为人了。你又何必要想那过去？”

她看着南宫一鸣，说道：“我要看看的事儿多了，我想看看林渊同那个牡丹活得好不好，我想看看你们这些侠义英雄们都干些什么人模狗样的事儿，我还想让你们都知道，天下的事并不是都能让你们主宰.....”

南宫一鸣不语。

“你为什么不讲话？”

无话可说。

“你可以把我的事儿告诉他们大家，就说我是天下一剑吴帆，就是从前那个到处济世救人的女侠吴帆.....”

“我答应过你，我决不对别人讲这些。”

“你也可以讲，你如果一讲，我马上就可以杀死你.....”

女人的话冷冰冰。

南宫一鸣道：“我忘了告诉你，我之所以不讲，是因为我认为在这事上，你也没有太大的过失.....”

女人冷笑：“你是不是要我出剑？你是不是要告诉我，你认为我还是有过失的？”

南宫一鸣道：“如果一个人为了她的过失，在坟墓里躺了好久，她的一切过失也都没有了。”

吴帆看着他，沉默不语。

南宫一鸣道：“你来这里干什么？”

“找你。”

“找我做什么？”

“喝酒。”

南宫一鸣惊诧地看她。她怎么想起来了要喝酒？她为什么要同他喝酒？

就走入了她的屋子。

葡萄美酒夜光杯，她醉眼迷离，看着南宫一鸣。

“你喝啊，为什么不喝？”

南宫一鸣就喝，他是南宫世家的长公子，他很能喝酒。

他不知道吴帆居然也很能喝酒。

“你知道我为什么能喝？”

他不知道。

“我在和林渊相处的时候，我想，今天一定要告诉他了，今天一定要告诉他了，我得喝上一点儿酒，壮壮胆。我喝上一点儿，借着酒力，我就一定敢和他说，我一定要跟他说……可你猜最后怎么样？”

南宫一鸣看着她，他自然明白最后是怎样，最后，她什么话也没同林渊讲，直至林渊同他的馨儿生生死死也在一起。

“话没同他讲，酒却能喝不少了……”

南宫一鸣看她，他想劝她，再也别喝了，但他没有劝。

如果有人想喝醉，一定有她要喝醉的理由，你何必劝她？

“你知道人躺在棺材里是什么滋味？你想不想知道？”

南宫一鸣不想，但他只是看定她，不作一语。

她拍拍椅背。

轧轧响了好久。

从旁边突然闪出一扇门来，门里面慢慢向前推出一个庞然大物来。

这是一具棺材！

棺材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是一具用过的棺材。

这是一具有腐臭气味的棺材。

你可能容忍一具棺材，但你决不可能容忍一具有腐臭气味的棺材。

连一向对这些都毫不在意的南宫一鸣也皱了皱眉。

她的声音仍然没有一点儿愤怒：“这是一具棺材，就是我足足躺了九天九夜的棺材.....”

如果一个人在这具棺材里躺了九天九夜，她是不是对别人也可以过份一点儿？她是不是也可以杀人？

吴帆居然放入手中的酒杯，一下子跳进棺材里。

她慢慢躺下了。

她的声音从棺材里传来。

“如果你躺在这样的棺材里十天，如果你不有机会从地下冒出来，你一定会忘了这些狗屁大侠，你一定只想杀人.....”

她又从棺材里跳出来。

“你想不想试一试？”

南宫一鸣不想试。

她的声音冷若冰霜：“我不想干别的，我只想，先把你们这二十个人都杀死.....你们已经死了三个人了，还有二十个.....”

她凄楚地一笑。

南宫一鸣不想讲话，他知道，此时无论他说什么也没有用。

他只是看着吴帆。

她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天下一剑吴帆了，她只是一个嗜杀如狂的女魔头。

她要杀尽这二十个人。

这二十个人与南宫一鸣没有什么关系。他对他自己的生死也不太在乎，自从丽儿死后，他几次想死，但他没死成。

别人的生死，又干他什么事？

但他毕竟是南宫世家的长公子，他站了起来，冷冷道：“你可以杀死我，但如果我还活着，你就杀不了别人……”

他起身昂然而出。

他把这一片死寂留给了这女人，留给了这一具棺材，留给了这浓得象血似的葡萄美酒。

第三章 铁箫功夫

月白风清，正是长白山下的好天气。

入夜之后，南宫一鸣要向外走。

张巧儿幽幽一叹：“南宫公子，你何必那么急急匆匆呢？如果你是要去晤这个城主，我不会不让你去的，是不是？你毕竟只是我的一主人，而不是我的奴才。我怎么敢不让你去？”

南宫一鸣道：“你不要胡扯……”

张巧儿的话中有极大的委屈：“南宫一鸣，南宫一鸣，你是当世的一个痴人，你是当世的一个奇人，你既然不喜欢我，又何必要我来这里受罪？”

南宫一鸣道：“你怎么就知道我不喜欢你？”

巧儿道：“你又急急忙忙地要走，你的心象是长了草……”

南宫一鸣看着她，象是变了主意：“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一齐去？”

巧儿看着南宫一鸣，她看着他，动也不动。

“你去不去？”

她轻轻一叹：“我等着你变主意，可别我还没有走出门，你就变了主意，那我有多难堪？”

南宫一鸣向外就走。

巧儿喊他：“等等我，你等等我，好不好？”

他们来到了暖心阁。

暖心阁四外都是水，只有中间是一片楼阁。

南宫一鸣道：“巧儿，你能不能过去？”

张巧儿看看他，干脆说：“不能。”

南宫一鸣就扯住了她的手，身子一纵，飞过了一片水面。

他们来到了楼阁中。

中间，是最大的一座楼阁。

南宫一鸣与张巧儿一齐飞起，来到了楼阁之上。

他告诉张巧儿：“一会儿，我要召集这十九个人来，你可以用这一块长白茧丝塞在你的耳朵中。”

张巧儿依他的话去做了。

南宫一鸣就掏出了他的铁箫。

他凝定神力，坐在暖心阁的楼角上，用出他的神功，全心全意去吹他手中的铁箫。

铁箫声呜呜咽咽地响起来了。

张巧儿看着他，他吹起箫来，完全没有了那一派落拓神色，他的神采一露，让张巧儿看到了南宫一鸣的世家公子的不羁之风。

铁箫声一定是十分凄伤，也一定是十分传神，她越看南宫一鸣的脸色越是肃然，他已经完全沉浸到这箫声中去了。

他的脸上有了表情。

他一会儿欣喜，一会儿又快活，又一会儿变得凄伤不已，再一会又缠缠绵绵，呜呜咽咽的，让人十分凄惶。他的箫声尽管巧儿听也听不清，但她心中已经随着南宫一鸣的箫声入境了，她一步步沉浸入箫声中去了。

张巧儿只是看着南宫一鸣，她心中在美滋滋地想：这是一个懂情气？如果南宫一鸣真的喜欢上了她张巧儿，就是她不去做什么皇宫里的女人又有何妨？她跟着这样一个既风流又识趣的男人，她这一生该有说不尽的旖旎，该有受用不完的风流。南宫一鸣，南宫一鸣，你可真是女人心里的宝贝……

她正在这里胡思乱想，就听得有人说话了。

“南宫一鸣，南宫一鸣，你想干什么？你是不是想把我们杀死？你是不是想让我们明天都成为这暖心阁上的一具具僵尸？你如果再这么吹下去，肯定有人会性命不保……你想做什么，你说好了……”

她突然一惊，因为她看见了十几个人，他们都已经坐在了这暖心阁的楼角上。

月白风清，就见到了这十几个人，他们一个个全然不动，都在这楼脊上面稳稳静坐。

他们显然是在用他们的上乘内功与南宫一鸣的铁箫声相抗衡。

张巧儿认识他们，他们都是扶化城的客人，他们都来到了这里，静夜中宵，人人不去沉沉入梦，都来到这暖心阁的楼角之上做什么？

她又看看坐在身边的人，看见了那个瘦成了一个小小的干巴鱼似的山西恒德钱庄的老头子阎德奉，他正在用功，他的脸上却时时有一种神奇的变化，他一会儿喜，一会儿悲，一会似嗔怒在心，一会儿却又若有所失，张巧儿见他的脸上流出了汗，见他的头上冒出了氤氲气息。

在阎老头子身边，还有两广漕运司使徐亭，他也十分艰难，正在用神凝力，想凝聚全身的功力来对付这箫声。

张巧儿看看身后，她大吃一惊，她的身前身后都是人。

这些人中，有中州镖局局主郑开天，有长白山赶山人的头儿曲孝，有北方丐帮的帮主司徒一横，有湖广米商展九妹，有死里生云风，有长江两头蛟等一共是十七人。

除了无名客和锦衣人以外，其余的十七人都来了。

这些人虽然武功都不弱，但无奈南宫一鸣的箫声实在霸道，功力让他们心中暗暗生惧，所以他们一个个只好全力抵抗箫声，不能讲话。

这之中只有十八寨的寨主吼天雷雷必威功力比别人深些，他一边凝功抵抗南宫一鸣的箫声，一边道：“南宫一鸣，你是不是疯了？你半夜三更的，不去睡觉，跑这里来吹什么箫？”

南宫一鸣道：“我想让你们来，有事同你们商量。”

雷必威道：“好，你有话就说！”

南宫一鸣放下了手中的箫。

他身子一挺，人便如一片飘絮，立在这楼角上。

夜风吹衣，他长衣飘袂，飞飞舞舞，十分神俊。

他再也不是那个孤寂落寞的南宫一鸣了，他再也不是那个为了一个名叫丽儿的女人而伤情的男人了。

南宫一鸣道：“我想告诉你们，你们在这扶化城里呆得也够久了，你们该回家去了。你们回家去也不是没什么事儿可做，为什么要在这里呆这么久？你们都不同于我南宫一鸣，你们都是有家有业的，不回去，呆在这里，可不是长久之计……”

长江两头蛟道：“你以为你是谁，你难道是我们这十几个人的总瓢把子不成？”

便有几个人在狂笑。

他们笑得很痛快，他们这时马上想到了，他们只有在这里才可以这样做，如果是在别处，他们如果在夜半三更到人家的房顶上笑，怎么会没有人来管来问？

他们可不想离开这个好地方。

恶煞女云娘道：“南宫一鸣，你是天下有名的人物，你想干什么，不妨明说。”

南宫一鸣道：“我想让你们早早离开这里，省得招惹是非。”

一句话刚刚说完，他自己也知道他说得不对了。

他对这些人说什么是非，岂不是火上浇油？他们这些人什么都可能怕，就是不会怕招惹是非。

天下说客嘿嘿冷笑。

吼天雷雷必威哈哈大笑。

蜀中唐门的大公子唐训看着南宫一鸣，象看着一个婴儿。

死里生云风看也不看南宫一鸣，他仰头看天上的星星，他是在数星星，他听见了身边的人在笑，就只说了一句：“我在数星星，如果你们有谁不想活了，就尽管笑……”

他的声音很轻，但所有的人都听见了。

你如果和唐门的弟子在一起，而且这个人还是唐门中的老大，你就只好受委屈了，你得总盯着他的手，看着他，小心在他把手放进了口袋里之前千万别忘记了盯着他。

唐门的长幼无序，这个唐训说是大公子，可他只有十八岁。

唐门的规矩：六十岁的老兄如果功夫不行，你也只好委屈了，做那个十八岁的武功惊人的小兄弟的弟弟。

唐训十八岁，就成了唐门的大公子。

他的暗器功夫肯定是唐门第一。

所以，他一讲话，马上就没有人吱声了。

唐训就能好好地，一心一意地数星星。

可是有人不买他的账。

“南宫一鸣，你想干什么？刚刚在问你，对不对？”

问他话的，正是天下人无论谁他也不买账的死里生云风。

死里生，他这一生还没有完，但他已经死过不知有多少次了。他每一次都是从死里逃生的。

他对于死，根本就无所畏惧。

南宫一鸣道：“死里生，我可以告诉，这件事你根本不用问。我让你们走，你们走就好了，又何必多说？”

唐训起身道：“死里生，我在数星星，我看见了一颗星在你说话时落了下去，你说，这是不是你的本命星？”

他的手已经伸入了怀里。

他只要一出手，死里生就不一定会再从死里逃生一次了。

第五卷

第一章 一具蜡像

南宫一鸣同张巧儿被关在一间屋里。

他们整日只能与这一口棺材相伴。

好在他们还是两个人，好在他们到了晚上，还可以相拥相抱着入睡。

他们感到很奇怪，怪的是这个女城主，她每日都要在半夜三更来这间屋子里，有时同南宫一鸣说上两句话，有时连话也不讲，只是去那口棺材里一睡，就再也没有声息了。

张巧儿深以为怪，她待这女城主睡下了好久之后，就悄悄地弄醒南宫一鸣。

“你说，她为什么要睡在这棺材里，睡在那里面，有什么好受……？”

南宫一鸣道：“她并不好受，她只是想她自己的苦难，她已经近于疯狂了……”

这时，在棺材里已经沉睡的女城主突然插了一句：“南宫一鸣，我没疯，我看你才疯了……”

南宫一鸣和张巧儿不知她仍然没有入睡，这时听她说话了，都大吃一惊。

南宫一鸣道：“你没睡？”

女城主悠悠道：“我刚刚要睡，是你们的悄悄话弄醒了我。”

南宫一鸣突然道：“我在你那棺材里睡过了一次。要不要我告诉你我怎么想？”

女城主道：“你怎么想是你自己的事儿，你愿意不愿意告诉我也是你自己的事儿……”

南宫一鸣道：“那我就可以告诉你，只有疯子，只有真正的疯子才在那里睡。那种味儿，没有人可以忍受得了。”

女城主道：“南宫一鸣，你看来并不真是一个情种。你对这口棺材并不那么看重，你自以为是，根本就不明白我的苦心。”

南宫一鸣道：“我确实不明白，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糟蹋你自己？”

女城主道：“你知道不知道这世上有一个男人，一个我最最恨的男人？”

南宫一鸣道：“不知道，我不知道你最恨谁。”

女城主道：“我最恨他的这个人，他如今还活着，而且活得很好，很快乐，他同一个他深深爱着的女人在一起。我恨他，我要他入了地狱也无法赎回他的后悔，我要让他明白，他对我有愧……”

南宫一鸣与张巧儿不讲话，他们都很是吃惊。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一个人如果恨上了另一个人，她会用这样的方法去仇视他。她每天都在棺材里睡，她每天都用人世间最恶毒的仇视的语言去咒骂他，她仇恨他的办法是很怪的，她不去杀他，不去诋毁他的名声，她只是糟蹋她自己。让他的心难受么？可据说大侠林渊与他的馨儿都在海外，她无论怎样做，林渊都不会知道，她这样干，又有什么意义？

她冷冷道：“我只是天天向阎王哀求，让他把林渊和我一起带去，让我与他在阎王殿里算这一笔账……”

她说得轻描淡写，但南宫一鸣与张巧儿却听得心惊胆战。

世上的人，有谁的仇恨可以同她的仇恨相媲美，有谁可以象她那样，为了一个她所钟爱的男人，甚至不惜狠狠糟蹋她自己？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她这近于疯狂的举止，让世人怎么理会？

谁能理解她的这一切举止？

南宫一鸣道：“你这又是何苦？”

他这一声哀叹，是实实在在的为她伤怀。

她也幽幽一叹：“我不明白，我也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只有躺在这口棺材里，才可以安然入睡。我躺在一张好好的床上时，根本就睡不着，你让我有什么办法？”

南宫一鸣确实没有办法。

他心里在为这个女人悲哀。

女人幽幽道：“我恨林渊，如果不是他，我的日子怎么会是这样？我只是想杀死他。但如果他真的在我面前，我是不是真能杀死他？就是他一下也不动手，我是不是能忍心杀他？我不知道……”

南宫一鸣明白她的心思，她恨林渊，进而恨这个世界中的一切人。

张巧儿道：“你错了，你如果恨男人，你也不该把我与南宫一鸣都拘在这里。你该让我走出去，是不是？”

张巧儿笑着说出这句话。

女人冷冷道：“你也错了，我就是要这世上的男男女女们都明白，他们的那些山盟海誓都不过是一场骗局而已，这世上的男人与女人根本就没有什么真的爱。这些男人，他们最爱的就是他们自己。你的南宫公子他也是一样，他只会爱他自己，他与你在这里，

最后在生死关头，他一定会抛弃你，只顾他自己。”

南宫一鸣慢慢道：“是么，你怎么会知道？”

女城主道：“南宫一鸣，你是不是也象我一样，根本就睡不着？如果你能睡着的话，你最好是睡觉。如果你根本就睡不着，你最好同我一齐去看一件东西……”

南宫一鸣道：“你要我看什么东西？”

她嫣然一笑：“你要不要看，一定是你喜欢的东西，你要不要去看看？”

她神情诡异，让南宫一鸣与张巧儿不知所云。

她点起了一支火把，她擎着这支火把，走在前面。

她让南宫一鸣与张巧儿跟在她的身后。

他们走下了一条地下甬道。

这条道很长，让他们足足走了半个时辰。

甬道里有一些火把照明，在甬道的尽头，时时有一些大汉们在把守着，他们看到是女城主与两个人走入甬道，就弯身揖让，让他们走过去。

他们终于走到了一个大大的屋子。

这屋子里，也是很空旷，什么东西也没有，只在正中间，有一个大大的石台，台上有一个被蒙起来的東西，象是一个人，一个静立不动的人。

女城主道：“南宫一鸣，我让你来，是想让你来看看这个东西，你一定很想看看她，因为她是她最喜欢的东西了……”

南宫一鸣突然象是有了什么预感，他突然向女城主一声断喝：“你……你…你不要胡闹！”

他的声音竟然有一点儿发抖。

女城主道：“果然不错，人家都说，男人与女人如果有了情思，便无论她与他相距多远，也能心心相印。也许这话不假，不然，南宫公子怎么会如此不安？”

她冷冷笑着，看着南宫一鸣。

“南宫一鸣，这就是你的女人，她就是你的丽儿，你要不要看一看她？你要不要把她抱回去，在你那一口棺材里放下她，你就可以天天看着她，天天同她亲热了……”

南宫一鸣的手在抖，他明白她的话很可能是真的，因为她是一个不循常理的疯子，她一定会干出来这种事儿的。

他的手在抖。

他不敢去揭开那幔纱。

如果那真是丽儿，他怎么办？

女城主笑了，她笑得十分轻松，她乐得很开心：“南宫一鸣，你现在大概明白了我为什么要天天睡在棺材里了吧？你知道不知道，我与林渊也有一些感应，他在那海外，我睡在棺材里，他一定会不舒服的。你和你的丽儿不就是这样么？你为什么不敢看了，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丽儿？你如果只是叶公好龙，就不必去看她了……”

南宫一鸣慢慢走近这幔布遮掩的东西前。

它就会是他的丽儿么？它就会是他日思夜想的丽儿么？

他轻轻吁了一口气，他要去揭开这幔布。

张巧儿突然一喝：“慢！”

她盯着南宫一鸣，话声中有无数的悲悯：“南宫公子，你还是不看的好。”

南宫一鸣看着她，她是女人，女人的心思都很细，她明白如果南宫一鸣真的看见了它就是丽儿，他的心里一定会受不了的。

南宫一鸣看看她，他知道他会怎么样，如果它真就是丽儿，他怎么能连看也不看她一眼？

他一狠心，就揭开了这块幔布。

真的是丽儿！

南宫一鸣看见了他曾经日思夜想的丽儿，这就是他的女人丽儿，是天下任何女人也代替不了的丽儿.....

他就真就呆了，他完完全全惊呆了。

他看见了一个活生生的丽儿，丽儿在向他笑，丽儿在向他嫣然一笑，而且这笑意深深，久久不去，她看着南宫一鸣的那眼神，实在是国色天香，我见犹怜。

南宫一鸣突然从心底里发出一声哀鸣，他的心也哆嗦了。

“丽儿，丽儿！”

他声音如诉，让两个在场的女人也心儿颤抖。

他不顾眼前的女人，他要扑了上去，他要同他的丽儿好好倾诉一番，他同丽儿已经好久不曾在一起了，他要好好告诉丽儿，他是如何苦苦思念丽儿.....

但身后突然传来了一声断喝：“动不得！”

南宫一鸣也惊呆了，他怔怔地站在丽儿面前。

喊他的是女城主。

她的声音很冷酷：“南宫一鸣，你如果不是心神已乱的话，你一定能看出她不是一个活人，她只是一个蜡像而已。你如果冲过去，不光你看不见你的丽儿了，你只会看见一个破得不能再破的尸骨。你何苦要这样做？”

南宫一鸣的手在抖，他的心在哆嗦，他不知道他应该说什么，他也不知道他应该做什么，他只是苦苦地看着丽儿。

这是他的丽儿，是他的那个明眸皓齿的丽儿，是他的那个省人心事的丽儿，是那个让他在床上可以神魂颠倒的丽儿。

他虽然是一个极有定力的男人，但他的泪水仍然在哗哗流淌。

他动也不敢动，他怕一动，眼前的丽儿就没了；他说也不敢说，他似乎是怕他一说，眼前的丽儿就会嗔怒而去；他又不敢瞅，他怕眼前的丽儿被他一看，就会如往日一般，

含羞娇笑而去。

他的心中悲苦万分，他看着丽儿，他的心在抖。

“丽儿，丽儿，你.....你还好么？你还好么？你是不是还很寂寞？你是不是象我一样想.....”

他热泪双流。

南宫一鸣的手在颤抖。

他眼前的丽儿仍然穿着他亲手为她穿的入殓时所穿的衣服，她的头发仍然是那么洁净，他的脸色仍然栩栩如生，她的眼睛仍然是那么炯炯有神，她的嘴角仍然有那体味了一切人生苦乐的笑意，她的身材仍然是那么窈窕。

这仍然是他的那个丽儿。

张巧儿也看呆了，她才知道南宫一鸣为什么要苦苦地思念他的丽儿，这是一个国色天香的女孩子，她确实是天下难觅的女人，她不光比她张巧儿要强，就是比起眼前的女城主，她也有她自己的神彩。

这个丽儿，比起她来，更有一分天真与娇嗔，比起女城主来，她更多了许多的挚朴与纯洁。

她一定是一个不会任何武功的女孩子，她一定是一个很会体谅男人的女孩子。

女城主本来对这一切都该在她的意料之中的，但她也好像对南宫一鸣的举止不曾料到，她只是呆呆地看着南宫一鸣，竟然一句话也讲不出来了。

她是不是对南宫一鸣的纯真挚情不曾料到，她是不是没想到南宫一鸣会真的这样伤心？

她也沉默了，他对他的真情，也只有沉默了。

只有南宫一鸣在苦苦地看着丽儿。

他欲泣无声。

他的悲苦根本就不是泪水。

他的苦楚是在他的心里。

谁会明白他的苦楚，谁会理会他的悲哀？

他终于站了起来，他走到了女城主的面前。

女城主看着他，她明白，他一定要同她拚命，他一定会杀死她！

她不动，她根本就不想动一动，她知道他的功夫，他如果真出手，他会一掌就把她打死。

他已经走到了她的面前。

女城主的眉毛在跳，她轻轻地闭上了她的眼睛。

她在等死，她是不是真就想死？她是不是就想死在一个有真心挚情的男人手里？

她已经嗅到了死亡的气息。

南宫一鸣决不会容忍别人动他的丽儿，他决不会让别人动他心中的丽儿。

张巧儿想冲上去，她看见了南宫一鸣的眼中怒火。

但她又没有动，她的心中有一种难以说出的快乐：如果南宫一鸣把这个女城主杀死，她的心里一定会很快乐的。

她明白这个女城主对南宫一鸣很好，她宁肯与南宫一鸣一起在一间黑屋子里，她宁可睡在一具棺材里，她也不忘记她的羞辱，她很可怕。

如果南宫一鸣真的把她杀了，又有什么不好？

但她想错了。

南宫一鸣只是走近了她，他站在女城主面前。

他轻轻对女城主道：“你为什么把她弄到这里来？”

女城主的脸上仍然有残忍的笑意，她笑道：“南宫一鸣，你可以杀死我，你可以把我碎尸万段，但你的丽儿却不能活了，你知道不知道？你是不是对她很钟情？如果你真

正对她很钟情，你一定要好好感谢我，是我把你的丽儿从地下弄出来，让你可以又看见她了。你对我是不是该好上那么一点儿？”

但她说这话时，明明心中明白，她一定会死在南宫一鸣的手上，因为她把他的女人从地下挖了出来，让她不能在地下安息，他怎么会饶她？

张巧儿也如此认为，她以为女城主一定要死了，因为她根本就不想动手，她根本就不想同南宫一鸣动手。

果然，女城主一笑：“南宫一鸣，我其实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死在一个真正有痴情男人的手里……”

她也许说的是真话。从前，她曾经死在了剑圣鲁奇的手里，她曾经做过剑圣鲁奇的妻子。她虽然又活了过来，她是不是死有不甘，她一定要死在一个如南宫一鸣这样的痴情男人的手中，她才肯罢休？

但她与张巧儿都没有想到，南宫一鸣走近了她，不是动手杀死她，却是用他的手轻轻抚摸了一下她的头发，他浩然太息：“吴帆，吴帆，你不该死，你该活着，而且你会活得好好的。我谢谢你，谢谢你帮我找回了丽儿，谢谢你让我又有了丽儿。只有你，才会知道我的心，才会这样帮我……”

南宫一鸣轻轻出手，他用他的上乘功夫，把丽儿抱了起来，他回身就走。

他要把丽儿抱回他的住处，抱回他只有一口棺材的住处去。

他的心里很痴迷，但他的心中也很坚定，他知道，只有那一口棺材，才是他与丽儿的最好去处。

他的手很轻，他对这个丽儿，一向是心很轻的，因为丽儿的身子很娇弱，她根本就不会一丁点儿武功。

第二章 胖子何

胖子何是一个乐天派。

他信奉一条真理：只要有银子，你就没有过不去的桥。

他如今活得很好，他明白，只要他不走出这个扶化城，他就不会死。

他如今真正是活得很滋润。

他有两个女人为他暖酒，而且这两个女人不光是会暖酒。

他在唱，唱的是北方的小调。

胖子何的小调也堪称一绝。

他用的是“呼呀一呼嗨”作韵，唱着他自己。

“胖子何呀么呼呀一呼嗨，

时气坏呀么呼呀一呼嗨；

吃的是猪狗食，

披的是破麻袋。

用的是破碗片呀么呼呀一呼嗨，

穿的是破衣片呀么呼呀一呼嗨；

守的是老半婆娘，

玩的是打狗棒杆。

胖子何呀么呼呀一呼嗨，

你没出息呀么呼呀一呼嗨；

走出去，赚几个，

守炕头，干呆着。

你算个什么东西呀么呼呀一呼嗨——”

他的唱声突然中断了，因为他面前站了一个男人。

这是一个戴着面具的男人。

他只是呆呆地看着胖子何，却不说一句话。

胖子何心虚了，他问道：“你是谁？你来做什么？”

男人看着他，突然冷冷一笑，他这一笑，把胖子何的心笑得哆嗦了。他忙问道：“你.....你.....你想干什么？”

男人问道：“你唱得不错，怎么不唱了？”

胖子何道：“唱？我还唱？”

男人道：“唱，为什么不唱？”

胖子何就只好再唱。

这一回就不再悠闲，就哭咧咧地带着哭腔。

“胖子何啊，呀么呼呀一呼嗨，
你唱什么呀么呼呀一呼嗨；
.....”

他哭丧着脸，他实在是唱不下去了。

他看着这个男人：“你想干.....干什么？”

男人道：“我只是想听你唱。你如果不唱了，我只好杀死你！”

胖子何道：“你.....你是谁？”

男人道：“你不必知道我是谁，你只知道你死了就是了。你又何必知道那么多？”

胖子何道：“我只是知道，黑熊陆四想杀我，你不是黑熊陆四，黑熊陆四杀人时根本就不蒙着脸.....”

男人道：“黑熊陆四是大侠，而我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侠.....”

胖子何突然吼了起来：“你.....你是谁？”

男人只是看他，并不讲话。

胖子何明白，这人一定是个江湖高手。

但他却不能就这样让别人杀死。

胖子何笑笑，他笑得很僵硬，他的笑都堆在了他的脸上。

“天这么晚了，为什么不来坐下，好好喝一喝酒？暖一暖身子？”

男人道：“好主意！”

他还真就坐下了，而且真就开始喝酒了。

胖子何很小心地为他斟酒。

“你喜欢喝什么酒？”

“好酒。”

当然是好酒，谁不喜欢喝好酒？这等于是说了句废话。

但胖子何不敢讲话，他只是笑吟吟地看着这个男人。

他究竟是谁？

胖子何知道他不是黑熊陆四，他此时倒宁可他就是黑熊陆四。如果是黑熊陆四，他还有很多想过的方法去对付。可这个人是谁，他怎么来杀他胖子何？谁要他来杀人的？

胖子何对这一切全然不知。

他只好同这个男人喝酒。

男人道：“好酒！”

女人为他们斟酒。

女人的雪白柔荑让男人心醉，他盯着女人的手，说道：“美哉，美人的手！”

胖子何虽是一个江湖上的混混儿，他却也知道这荆轲刺秦王的故事，他就也笑道：

“如果你喜欢这个女人，你就同这个女人在一起好了，但你千万别让我学那个王八蛋太子丹，把美人的手割了下来，给你，那事儿太煞风景……”

那个道：“是么？”

他真的就把胖子何的女人搂在了怀里。

女人也很温柔。

她们也明白，如果她们不温柔一点儿，她们就会死在这个男人的手里。

这个女人看着他，说道：“你这样子，是不是会对女人温柔一些，让女人会喜欢你？”

男人道：“我就是这样，你喜欢不喜欢？”

女人也会撒娇，她依在这男人的怀里，娇声道：“你这个人可是坏死了……”

另一个女人在胖子何的眼光示意下，也渐渐凑了上来。

她们偎在这个男人的身上。

粘在男人身上的女人必定不是一般的女人。

她们一齐向这男人献媚讨好。

男人也尽情地享用她们。

胖子何知道，他的机会来了。

他身子一窜，人便飞了出去。

他要在这人没有动身之前，就冲出这屋子。

他知道，这个人决不是那种可以用金钱收买的人，他的功夫一定很厉害。

他只好逃走。

他已经逃出来了，他逃到了屋外，他回头看看，屋子里仍然有那女人的娇嗔声，仍然有那男人的笑声。

他知道他这一回又活了一次。

他几乎又要唱了。

可再一回头，他就怔怔地站在了当场，他看见了那个人。

——那个人正在他面前，冷冷地看着他自己的手。

“你可真是够义气了，你把那么两个好好的女人都让给了我，你要去哪里呀？”

胖子何笑，虽然笑得有一点僵硬，但他确实是在笑。

他是珠宝商人，他知道，越是紧张时，他越是该向人笑。

这男人道：“胖子何，你不该这么笑，因为你马上就要死了，你怎么还能笑得出？”

胖子何知道他想杀人，他看定这个男人，他不知道这男人有多大的本事。

胖子何道：“你想杀死我？恐怕没那么容易……”

话刚说完，胖子何的手就飞了起来。

他飞出了十枚暗器。

没有人知道胖子何会暗器，而且他的暗器功夫在天下也算是一流的。有许多人都知道胖子何很狡猾，但很少有人知道胖子何会暗器。

因为没有人知道他会，所以胖子何的暗器才屡屡得手。

胖子何的暗器是淬了毒的。

但这十枚暗器出手后，却尤如泥牛入海，无影无踪，没有一枚击在那人身上。

他仍然站在那里。

他摇摇头，叹息道：“你这是何必？”

胖子何看着他，想讲话，但他已经什么也讲不出来了，他的喉咙咯咯响，他的脖子下在流血，血一点一点儿地流着。

他想不明白，他打出去的暗器怎么会打在他自己的喉咙上？

胖子何的眼睛不闭。

他扑咚一声倒在地上。

第三章 死人赃证

中州镖局局主郑开天与长江两头蛟、黄河双鱼帮帮主鱼成、山西恒德钱庄的老头子

阎德奉在一起。

他们在赌钱。

他们是在豪赌。

每一片筹码下去，就是一片房子，或是一块地，或是一家钱庄，或是一些珠宝。

他们的心思已经全都放进这赌局中了。

他们几个人中，只有两头蛟的运气不错，他如今已经赢了不少了，他现在虽然不讲话，但他盼着有人说话，盼着有人认输。

他至今已经赢了一家钱庄、两片土地、还有一十七个女人、再加上一家宅院。

他已经看出，黄河双鱼帮帮主鱼成的眼珠子是红的了，他如果再赢下去，就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安安稳稳地拿到他所赢到的一切了。

他现在的运气特别好，他又掷出了一次四五六。

这一把他又赢定了！

他有一点儿担心，他已经决定在下一次，无论如何他也要输一次了。

这时，他们的面前来了一伙人。

这是由城主的身边贴身的女人带来的。

这是那个笑眯眯的女人，他们都还记得她，是因为她长得很出众，她的名字叫苦苦。

她笑得憨憨的。

“城主要我来看看你们，看看你们在干些什么。”

双鱼帮帮主鱼成有一点不是心思，他这时正是火性上来时，他气哼哼道：“我们干什么又关她什么事儿，她这不是故意找碴儿么？”

苦苦道：“你是输了钱，生气时就这样讲话，还是真想同我们城主过不去？”

双鱼帮帮主鱼成明白，如果他再赌下去，他只会越输越惨，如果他趁此时机闹上一闹，说不准他的这笔赌账就会没了。

他为什么不闹？

他一回手，抓住了苦苦，一扬手，就把她扔了出去。

苦苦的身子象一只小鸡，被他一用力，就由屋门飞了出去。

但苦苦的功夫也不错，她刚刚落地，身子就打了一个挺，人便直直挺落在了地上。

她打了一个呼哨，随她来的人便冲向了这四个人。

就是一场混战。

苦苦同两头蛟打在了一起，另外三个女人同阎老头子和黄河双鱼帮帮主鱼成是一场混战。

只有中州镖局局主郑开天稳稳地坐在那里，动也不动。

他在摆弄骰子，他想他应该掷出一次皿五六，或者他应该有一次好运，他就会掷出一次六豹。

鱼成一边打一边喊：“郑局主，上啊，你为什么不上？”

郑开天冷晒道：“这么几个毛丫头，也值得动手么？”

这时，他身后有人接上了话：“是么？郑局主得同什么人才可以动手，不知道我这个人够不够资格？”

郑开天回过了头，他见到了武林中人人头疼的那三个坏蛋。

他们是败家子宝贝、笑笑生、拚命不讨债石三。

这三个人都笑嘻嘻地看着郑开天。

郑开天突然明白，这一场架不那么好打。

他慢慢道：“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来打架？你们的城主不是说过么？你们要保护我们.....你们当时是不是答应过了？”

败家子宝贝道：“当然，当然，郑局主是个聪明人，当然明白这些事儿了。我们城主当然要保护这些来扶化城的人，可她要保护的不是你，也不是他们几个.....”

郑开天道：“你们城主亲口所言，难道你们要反悔不成？”

笑笑生道：“不错。她确实要反悔……”

山西恒德钱庄的老头子阎德奉吃惊了，他瞪圆了眼睛，道：“你们是扶化城的城主手下，你们如果反悔，你们还要不要天下人相信你们？”

笑笑生道：“你们偷偷杀人，坏我们扶化城的规矩，要我们怎么能让天下人再相信我们？”

双鱼帮帮主鱼成道：“谁杀了人？我们一整天都在这里玩，根本就没有人走出去过。”

拚命不讨债石三冷冷道：“是么？可这里有一个死人，你们谁看见过他？”

死人，什么死人？

真的从屋子里找出了一个死人。

而且这个死人是在他们的桌子底下。

这个人早已经死去多时了，他双眼不闭，两眼瞪瞪地看着屋子里所有的人。

他们都认识这个人，这是一个同他们都处得很好的人，他的名字叫起来常常显得很亲热，象是你的一个老熟人，他叫胖子何。

胖子何是京城的一个大珠宝商。

他怎么会死在这桌子底下？他是怎么死的，他死后怎么会被塞在这桌子底下了？他们都在这桌子边赌，他们怎么不知道这桌子底下在什么时候竟有了一个死人？

他是被谁杀死的？

人人都知道麻烦事来了。

他们面面相觑。

是他们四个人中，有一个人杀死了这个胖子何。

一定是这样。

山西恒德钱庄的老头子阎德奉道：“不是我。”

黄河双鱼帮帮主鱼成也忙道：“也不是我！”

长江两头蛟道：“我赢了钱……”

一般赌徒都明白，如果他杀死了人，他决不会有这么好的手气了，他一定不会把全部精力都放在这赌局上，他不能赢这么多。

就算他是一个冷如冰霜的杀手，他也不能做到这一点。

长江两头蛟这时暗暗庆幸：他就是把所有的赢钱全部弄没了，但只要他能给自己证明，证明他从来没有杀过人……

可偏偏有人不放过他。

败家子宝贝道：“我在我爹我娘死的那一天，赢钱的手气也特别好。我赌了半辈子钱，手气从来就没有那么好过。”

郑开天突然插了话：“是你杀了你爹和你娘？”

败家子宝贝道：“我赌钱时，把本钱都输了，我就把我爹和我娘都押上了。为什么把他们押上？你说为什么？因为他们不给我钱花！我就把他们都输出去了。人家一要债，把他们活活气死了，干嘛有那么大的气性？等他们一死，我的手气就上来了，好长时间我从来不输钱。”

败家子宝贝的话特别冷。

鱼成道：“你不相信我？”

败家子宝贝道：“我连我亲爹娘都不相信，你要我怎么相信你？”

鱼成道：“好，你不信也罢，你认定是谁杀的人，为什么要杀人？”

败家子宝贝道：“我怎么会知道？你们杀人，也不外是图财害命，不外是想把人家胖子何的家私都弄到手吧？”

郑开天道：“胡扯！你以为人人都象你，见了银子都象见了亲爹似的？”

败家子宝贝乐了：“对，对，你见了银子不象是见了亲爹，你干嘛在这里赌，你干

嘛要点灯熬油地赌？你伤了你的身板，又有多不好？”

郑开天脸色一变，慢慢道：“你以为我怕你？你以为你在这扶化城中就可以为所欲为么？”

败家子宝贝笑嘻嘻：“郑开天，我可没把你老人家放在眼里，你想干什么？你不妨试一试.....”

郑开天是火爆性子，他一声怒吼，人已冲向败家子宝贝。

没有人再讲他们是不是杀死过人，也没有人再对人讲他们不曾杀人，既然都来了脾气，动手就是了。

是一场好杀。

从来没有人见到过武林中的这些极有名气的人会这样动手。

他们根本不是在动手过招，他们只是用他们的拳头，用他们的掌，用力去击，去打。

拳掌之下，决不会有死人。

他们只想泄怒，他们不想杀人。

他们打了好半天。

他们都住手了。他们并不是打累了，他们是看见了一个人，一个蒙着脸面的人。

这个人静静地站在他们的面前。

他们已经感到了这人的逼人杀气！

双鱼帮帮主鱼成的嘴角流血，他顾不上擦他的嘴角，向这人问道：“你来干什么？你是谁？”

这人只是不讲话，呆呆看着他们。

连郑开天也觉得奇怪，他缓缓说道：“我们之间有一点小小的误会，我们自会弄妥。你是谁？你走吧.....”

那个人更不答话，只是慢慢抽出了他的剑。

这是一柄很旧很旧的宝剑。

剑口很尖锐，他一抽剑，在场的人似乎都听见了他的剑在嘶嘶作响。他的剑锷上有一条条的布缕，布缕都被血浸透，已经变成了黑色的了。他杀过多少人，他的剑下死过多少冤魂？

他只是把剑慢慢指向这几个人。

他的剑尖很奇妙地绕了一圈，直指向鱼成。

剑尖马上就显出极劲的剑气！

这剑气弥漫漫漫，直冲向鱼成。

鱼成是黄河上的一条有名的好汉，他从来不畏惧什么人，但这柄剑向他一指，让他马上就冷汗直出。他看着这柄剑，急急说道：“不，不，我没杀人！”

那人的剑很慢，慢到了好像是要杀人给他们观赏一样，剑尖轻轻一挑，直刺向鱼成。

鱼成的身子也不慢，他向后一飞，一个“鹞子翻身”，就飞出了好几步远。

但没有人能看清楚，这柄剑是如何走的，竟然在鱼成的身子刚刚落下时，剑尖仍然指着他的胸口。

鱼成的脸是马上热汗直流。

剑直刺入他的前胸。

鱼成一声怒吼：“不是我！不是我！！”

他叭地一声，人摔地上，再也没有声息了。

郑开天怒吼道：“你是什么东西？你凭什么杀人？”

这人仍然不讲话，他只是以他的剑指向众人。

他的剑仍然是绕了一个极妙极妙的圆圈，又慢慢指向了山西恒德钱庄的老头子阎德奉。

老头子的脸色也变了，他是不是也怕死？

他从脸上挤出了一个笑，笑得比哭还难看。

“你.....你.....这是何必？”

他的眼睛在眨，而且眨得飞快，他看着这个人的剑尖，他已经感到了剑尖上的逼人杀气，他的脸上的皮肤被这剑气刺得隐隐作痛，但他仍然笑着，笑得很努力。

“你.....你.....噢，城主，你来了，你看，他非要杀我不可.....”

这人吃了一惊，他是不是认定城主不该到这里来，城主不该在这时来？

他回了一下头。

这一下回头就足够了。

郑开天的手中，飞出了两柄飞刀；老头子阎德奉的手里，两道光直扑向这人！

还有长江两头蛟也不弱，他把手中的几块银子当成了暗器，直打向这人！

这人的身手不慢。

他知道是上了当，不待回头，他的身体便直直飘起，直飘向长江两头蛟。

他想一剑先把两头蛟杀死。

但他已经来不及了。他在空中飞出了一个极妙的身形，但在途中却一顿，生生跌落下来。

三个人飞身而上，他们一定要杀死他！

但这人的轻功极佳，他们一冲过去，三人一齐出手，反给了他一个机会，他从空中顿了一下，人又旋即飞了起来，直飞向门外了。

他们追赶不及。

败家子宝贝与笑笑生，还有那个拚命不讨债石三都目瞪口呆。

他们自己也知道，如果与这人动手的是他们，现在倒在地上的就不是鱼成了，而是他们中的一个。

第四章 无名客

夜露清冷，无处去寻觅的凄苦，却都尽在这无言的秋夜之中。

在这扶化城中，很难有人自找清静。因为这里是天下第一的销金窟，是人人尽可以得意尽欢的快乐城，你有野心，你有欲望，你有闲心，你想取乐，一切都可以在这里办成，一切在这里都无人会以为奇怪，你做什么都没有人会以为你是疯狂的。

所以，扶化城里的人都很忙。

只有他一个人是清静的。

他静静而坐，他双目内视，视心，视己，视天，视地，视野。

屋子里没有女人，没有一切奢华的摆设，没有一张琴，甚至连一套象样的被褥也没有。

他的面前放着一柄剑。

这是一柄古剑。

剑鞘的鱼皮已经没有了模样，它已经斑驳陈旧，看不出它的鱼皮花纹来了，剑柄被血浸染成黑色，已经没有了一丁点布缕的样子，它不再是一柄古剑了，它只是一柄杀人的快剑。

它的主人看也不看它，只是在凝神运功，他似已神游太虚，意近五境。

世上的一切似乎都已经离他越来越远。

恰在这时，他突然发出一声轻叱：“站出来！”

他的眼前根本就没有人。

但他又是一声怒喝：“如果你们不出来，我要你们马上就死！”

真就有人。

从他身前身后就站出来了人，足足有三个人。

这是扶化城主手下的三个宝贝。

败家子宝贝道：“无名客，你这个人何必总是自视太高，让人家一看见你就有气？你总是板着你的脸干什么，我们又不欠你的钱？”

无名客没有答话。

他根本不屑一顾。

拚命不讨债石三道：“无名客，你刚刚干什么去了？”

无名客惊诧地看看他们，他的脸上是惊异与鄙视：“我哪儿也没去，我只是坐在这里，练我的功夫了。”

笑笑生笑得乐呵呵：“是么？那么你可是辛苦了，可我怎么咋看你咋象今天晚上那个刺客呢？”

无名客身子一纵而起，他站在了三个人面前。

他脸上有了怒气，他的胡须根根入肉，却又都欲炸欲飞，他的眼光象是一支利剑，他向这三个人审视，边审视边笑，他笑得极冷，笑得踞傲。

“也好，秋夜风凉，正好动手过招，你们三位如果不嫌，我就与你们动动手，这又有什么不好？”

他手未动，那一柄剑却奇迹似的飞到了他的手中。

他的手一握住了这柄剑，人马上就象是有了神，他的剑也象是沾上了神气，在他的手里，化成了他的血肉的一部分，他这人再也没有疲惫与慵懒，变得是精湛目净，神完气足。

三个人看着他，不敢动。

如果他不是无名客，那就又当别论了。只要他敢说上几句不敬的话，他们一定要他死无葬身之地。

但他偏偏就是天下有名的无名客。

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对他的这句话假装听不见。

笑笑生仍然在笑：“你何必生气？我们找你来，是因为又有人当场被杀.....”

无名客淡淡道：“谁？”

“黄河双鱼帮帮主鱼成。”

无名客笑了：“看来我要走是对了，这个扶化城并不平静。”

拚命不讨债石三道：“那个人象你一样，有一柄血浸血染的剑，他也象你一样，有一身过人的功夫。”

无名客的眉头一皱：“是么？这可是有那么一丁点儿怪了，他就那么象我？”

拚命不讨债石三冷冷道：“他可能就是你！”

无名客哈哈而笑：“是么？那可真是稀奇了，既然你敢肯定是我，你为什么不来抓我？”

笑笑生道：“你以为我们抓不住你么？”

无名客竟然把眼睛都闭上了，他轻轻道：“你们为什么不试一试？”

三个人想试，他们站在这无名客的前面，静静地站着，他们在等待，等待时机。

无名客站在那里，象是站在一座花园里，正在看花海，他的眼睛眯得很细，他站的姿势又很随便，全身无一处不是空门，全身无一处不可以被人一击而中，他似乎根本不把这三个人看在眼里，他似乎只是在闲庭信步。

只有他的眯着的双眼中，发出一种夺目的光彩。

他在等待。

他等了很久了。

三个人在听他的呼吸，他的呼吸很匀，没有一丝儿急促。

三个人在找他的破绽，他站得太随便了，便根本找不出什么破绽。

三个人在等他动手，但他并不着急，他根本就不想先动手。

拚命不讨债石三想出手了。

他想，他只要能向无名客的左肋出手，他右边的关门、天枢、阴市便露在了败家子宝贝与笑笑生的眼前。

那样，只要他们不失时机出手，他们就可以让无名客死在这里。

他想动了——

这时，无名客道：“有不少人想过你这个办法，想让一个人来袭我左肋，然后在我一出手时，就另外有人可以乘机去攻我的右肋，他们可以攻我的关门、天枢、阴市三大穴，他们以为这样便可得手，岂不知道这办法很蠢，他们没有出手，这个攻上来的人便已经是死人了。他已经是一个死人了，他的同伴自然没有法儿再攻我的右边了。你说对不对？如果你不信，你可以试一试。”

刚刚要动起来的拚命不讨债石三顿时断了这念头。

他与败家子宝贝与笑笑生互相看了看。

他们决不能这样退走，他们这样退走，他们便没了一点面子。

笑笑生道：“我有办法了……”

无名客道：“说说看。”

笑笑生很得意：“我们可以让你中毒，让你在与我们三个人动手时中毒，你如果同我们动手，只要你能出剑三次，走出五步，你就倒下了。”

无名客凝神以待，他的剑甚至向回收了收，他沉吟道：“好主意，为什么不试一试？”

三个人真的要试，他们都腕沉于膝，然后定息屏气，向无名客靠拢。

无名客这时竟然向天悲啸，他的啸声极是绵长，直入云霄。

他想走剑了！

这时，突然有人道：“笑笑生，你们只能向后飞退，退出去十步远，但你们还是免不了要倒霉……”

这声音虽是轻轻说出，但由于讲话的人有极充沛的内力，所以这话语一出，便清清

楚楚地传至他们三人的耳中。

他们很听话。

他们飞身急退。象一只只飞翔的大鸟。

他们都觉得出他们的脸上一凉。

他们急忙摸他们的脸。

他们的脸上没有什么变化。没有血，也没有伤。

败家子宝贝道：“人家总吹，说无名客的一剑可以通鬼神，惊天地，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他突然住口了。

他眼前闪过了一片黑影，黑影纷纷扬扬的，象一片落雨。

他的头皮一凉。

他再一摸他的头，他的头发都没了。

刚刚一剑，就削没了他的头发？

笑笑生不笑了，他已经觉出不妙，他不知道他哪儿受了伤，也不知道他是被这一剑削中了哪里，他只是急得乱摸。

身后那人道：“你用不着着急，你比败家子宝贝强些，你只是没了眉毛。你这种人，没了眉毛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笑笑生一摸，果然是没了眉毛。

只有拚命不讨债石三没动。

他不知道他受到了什么羞辱，他静静地站着，他既不去摸他的脸，也不去找他身上的伤。

“好！”

无名客一声赞叹，他是对这个拚命不讨债石三的一声赞许。

石三仍然冷冷道：“果然好剑法。但你还是没让我害怕得不敢出手……”

旁边的那人道：“你敢不敢是一回事，你能不能出手就是另一回事儿了。”

他这一句话，是在警告三人，如果他们真的要出手，也许不等他们的兵刃递上去，人已经会死了，倒了下来。

无名客道：“你是谁？是南宫一鸣，还是锦衣人？”

那人就是一阵子长笑，笑得这空中遍是声音。

他施施然走了出来。

他是锦衣人，侠名遍四海的锦衣人。

第五章 龙虎决

三个人知道，锦衣人与无名客相遇，是斗还是和，极难断定。

他们不知道这两个人在一起时会怎样。

锦衣人是天下有名的侠客，而这个无名客却是天下谁也说不清的亦正亦邪的人物。

但正是这两个人，是如今武林天下的两个炙手可热的人。

无名客，曾经在陕西路上，一夜连杀十九个大盗，将他们的几十万两银子都送与了灾民。他的剑下曾死过无数黑白两道的英豪，但他这人喜怒不定，时常脾气禀性都令人难以捉摸。他的功力高得出奇，江湖上的人都猜测，如果大侠林渊不出走，他与大侠林渊极可能会一战，谁胜谁负也说不定。

他是天下少见的高手之一。

他的剑法确实是鬼神不测。

但锦衣人也不弱。

天下自从没有了大侠林渊，天下武林人所瞩目的人便该是这锦衣人了。他是天下白

道英雄们的骄子，他从不轻易与人动手，但从未听说过他败给过谁的。他手里有兵器，但他从未用过兵器。武林中人甚至很少人知道他用什么兵器。

他是天下武林同道的骄傲，他是天下女孩子们心目中的天人。

他一身锦衣，他从来都是锦衣玉食，行动则车马扈从，前呼后拥，惊天动地。

也没有人以为他这么做有什么不好，因为他是天下最好的侠客，因为他是天下最强的英雄。

这两个人碰在了一起，他们孰输孰赢？

锦衣人神采飞扬，他目光精湛，凝神而视，注目着这个无名客。

无名客也轻轻俏俏，全身无一处紧张处，他把剑轻轻送入剑鞘，只是轻轻一掷，便是天下再也难寻的手法，一掷而入。

他却连看也不曾看他的剑。

“你来了？”

似乎他在焦急，也似乎锦衣人早就该来，而他却偏偏要姗姗来迟。

无名客也象是在等锦衣人，他已经等得无奈。

锦衣人也淡淡一句：“我来了。”

他们就互相对视，再也没有一句话语。

败家子宝贝心中很乐，他可以看见天下最热闹的的一场架了。

他最愿意看打架了，无论是谁打，无论打得多热闹，他一见了，连后脑勺都乐。

他如今又有眼福了，锦衣人与无名客，两个人都不是好惹的，他们一动起手来，谁能赢？

笑笑生与拚命不讨债石三也心中紧张。

这比让他们与人动手还要紧张。

这将是天下最紧张的一搏。

自从大侠林渊与剑圣鲁奇那一战以来，武林中好久已没有过这样的激战了。

他们将亲眼看见这一场硬仗。

锦衣人道：“我一直很是奇怪，有的人明明很有名，他的名声大得天下的人都认得他，他怎么偏偏却叫一个无名客？我想来想去想不明白，如今我总算是想明白了……”

无名客的声音懒洋洋的：“你说这是为什么？”

锦衣人道：“沽名钓誉，只是沽名钓誉。没有别的什么名堂。”

无名客道：“我也是很奇怪，有的人明明是有爵有禄的做了个什么官儿，却偏偏不说他是个官儿，只说他是个锦衣人。你听说过穿着锦衣的老百姓了么？”

锦衣人道：“没有，我没有见到过。”

无名客道：“我也没有见到过。”

锦衣人道：“我想，你与我早早晚晚必将一战……”

无名客道：“不错。”

锦衣人道：“我只想与你决战，我可不想让这些混蛋们看着。”

无名客道：“好，那就让他们滚好了。”

锦衣人道：“我找到了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好好地一战，不受任何人干扰，你愿意不愿意去？”

无名客道：“为什么不愿意？走！”

两个人纵身飞奔，如奔兔逸马，瞬间无踪。

杂庙，是一座天下最奇怪的庙宇。

这里的神祇是天下最好胡弄的神祇。他们一来不是同一庙宇的神祇，如今却一个个安安静静地挤在一起。

杂庙中，没有一个人。

无名客与锦衣人走进了庙内。

他们先是去四外看看。

这庙里没有人。

两个人就坐下来了。

盘膝凝神，安然而坐。

无名客的剑放在了手边。

锦衣人也从口袋时掏出了一件兵器。

这兵器是无名客从来也没有见过的。

这是两枚放大了的大钱，每一枚都象是要故意弄成了这么大，就成了锦衣人的兵刃。

这两枚大钱边缘极薄，象是可转的飞轮儿，它的中间又是空的，有正下方方的孔方，在孔方与大钱的中间，就是象常用的钱一样，铸着几个大字。

左手钱上的字是：役鬼使神；

右手钱上的字是：追魂逐世。

左手的是银钱，右手的是金钱。

无名客道：“武林中人常说的金银双钱，想必就是这一对东西了？”

“不错。”

无名客便吸了一口冷气，他明白，金银双钱是天下最利的外门兵刃，能放暗器，且暗器中有毒，它一施动起来又滋滋作响，扰人心神。

锦衣人手中有这么一件外门兵刃，让无名客暗暗吃惊。

“好，你小心了！”

他慢慢出剑，他的剑出得很慢。

剑仍然是在空中划了一个很奇妙的圆圈儿。

剑又轻轻地落在了锦衣人的面前。

锦衣人没有动。

他不能动，他怕他一动，就会被这当世无匹的剑光追逐。

他无论如何也没有剑光快。

所以他没有动。

无名客却动了，他一声怒吼，人纵飞起来，直扑向锦衣人。

剑去如虹。

他的剑没有什么花样，只是直取中宫，直奔锦衣人的胸前大穴。

他直奔锦衣人的胸前六大死穴而来。

锦衣人的金银双钱也恰恰在此时出手。

天地低昂，无一丝风尘颜色。杂庙内的所有神祇都失神变色。

锦衣人知道无名客这一剑的厉害，但他仍然只是心中明白这一剑，他从来也没有机会去承受这一剑。

金银双钱出手时，金钱来了一招“落地分金”，银钱来了一招“银光彻地”，双脚又一蹬而起，身子飞出去了十几步远，才堪堪地将这一招躲过。

无名客根本就不给锦衣人以喘息的时间，他又冲出，一剑接一剑，刺向锦衣人。

锦衣人的金银双钱用力使出，他也是拚尽了全力，他的金银双钱舞得飞快，水也泼不进，他咬紧银牙，一声声嘶吼，象一只受伤了的野兽，拚命而击。

两个人已经打了二百多个回合。

突然一声大响，无名客与锦衣人都飞纵而起，看得出，他们两个人的剑与双钱绞在了一起，两人一起纵飞，象两只跃动的野兽，一纵一落，一纵一落，杂庙内已然容纳不下他们，杂庙内已经破败不堪，他们纵飞出去，瞬间就是百丈之外。

一连几个兔起鹘落。

他们仍然绞在一起。

他们两个人都跌坐在地上，两个人已经都是遍体鳞伤了。

他们坐在地上。

无名客的身上有十处伤。

他的胸前有一处伤，这是被金钱划过的，在胸前划了一条长可半尺的伤口。这伤口在流血，但这伤口虽然流血极多，却也不是很重。在他的后背上，另有一道伤口，这道伤口早已疤结，但他的后背却在剧痛，让他根本就无法动剑，每一出手，他的后背便牵扯一下，让他疼痛不止。

他的剑分明已经变得很慢。

锦衣人也不轻松。

他的伤比无名客更重。

他的小腹上有一处伤，血在流，他再稍慢一慢，他的肚肠可就要遍地流淌了，他的小腹很疼，让他弯不下腰。

但这也不是重伤之处，他最重的伤口是在他的前肋，他的左肋稍上，被无名客刺中了一剑，虽然他当时情急，匆匆一躲，但他还是受了重伤。

两人都坐下了。

两人都在流血。

他们再也不讲话，只是冷冷地互相凝望。

剑横膝上，双钱亦放在膝上。

无名客道：“你是我平生的唯一的对手。”

锦衣人道：“你可不是……”

无名客顿时来了豪气，他问：“还有谁？”

锦衣人道：“林渊，大侠林渊，他曾与我动过手……”

无名客沉声道：“结果如何？”

锦衣人叹息：“我与他只过了十招。”

无名客悠然神往：“可惜，你我就是要死了，恐怕此生也再无缘与大侠林渊交手了。那一定是一场硬仗，一定比你我交手更激烈得多……”

锦衣人道：“你错了，根本就没有什么激战，我只是用力发出十招，他只是躲避我而已，最后，他只用了两招，我就败了。”

无名客吃惊了，他半晌无语，好久才轻轻一叹：“好，好，是一场好战……”

大侠林渊，他为人忠厚，与人为善，是天下武林人都极为敬仰的人物。

连这如今天下最负盛名的无名客与锦衣人也心中敬佩。

风也低嘶，与两人同怀一代天骄。

锦衣人道：“你是不是还要战？”

无名客只是一笑：“你要打便打。”

锦衣人道：“好，天下既有了锦衣人，便不该再有什么无名客，你与我这一次来一个生死之决……”

坐着的人又一冲而起，他们又剑钱相交，战在了一起。

这一战显然不如头一战凶猛，但这一战显然比刚才一战更为险恶。

说不尽的凶险，诉不完的豪情。

两个战至最后，就都坐下了，他们的身子已经不很灵便了，他们便跌坐着决战。他们现在已经坐得很近了，他们只是在用他们的兵器一递一往地来回过招。

金银双钱有丝线缠绕，就可以出手，所以现在锦衣人比无名客更占先机，他不时将金钱或银钱出手，金银双钱在空中飞，咝咝作响，带着死亡之光！

无名客只是在金银双钱飞来时，用剑去格击。

他们的动作极慢，但他们的每一招都是绝学。

又战了二百多个回合，最后，他们都躺下了。

金银双钱与一柄古剑都扔在了一边，他们只是躺着，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无名客道：“锦衣人，锦.....衣人，你还要不要战了？”

锦衣人也上气不接下气，他也喘息道：“无名客.....你看咱们是不是还要再战上二百个回合？”

无名客道：“好！就依你，再战上二百回.....合。”

两个人都是武林中的绝顶高手，便再战。

但他们已经打也打不动了。

他们用口述出招式，一来一往。

无名客道：“好，剑走飞灵云岫！”

锦衣人道：“左手‘三手金钱’，右手‘遍地银光’！”

无名客道：“好！这一招你躲了过去。我又一剑是楚地三匝！”

锦衣人道：“左手‘飞来旧债’，右手是‘就地还钱’！”

无名客道：“好一个‘就地还钱’！”

两人就又喘息。

此时无声。伤势太重，血流太多，他们都很疲惫。

两人突然一时悟到了，他们很可能两个人都一起死在这里，他们会一齐默默而死，明天太阳再升起来时，天下就没了武林中的绝顶高手无名客与锦衣人了。

他们的心中亦有所悲。

这时，他们的周围突然有人哈哈大笑。

笑的人走了出来。

又是这武林中人人唾弃的三个宝贝。

败家子宝贝道：“从前人家都说什么蚌啊鱼啊相争什么的，我从来不相信。可现在我信了，你看看，这不是两个大傻瓜么？这一会儿，可该咱们兄弟们露露脸了，你说对

不对？”

笑笑生道：“杀死了这两大高手，咱们是不是就是天下第一高手了？”

败家子宝贝道：“不错，不错。让我来杀！”

拚命不讨债石三吼了一声：“你给我滚开！”

败家子宝贝与笑笑生都不敢惹他，都马上躲开了。

拚命不讨债石三向两人施礼：“二位好，让我来送二位，如何？”

无名客虽然此时已经不能动了，但他仍然威仪如初，他只是向拚命不讨石三点点头。

锦衣人居然仍然在笑：“好，石三，你这人虽然也令人讨厌，但总是比那两个混蛋强多了。死在你的手里，也好。”

败家子宝贝吼道：“你威风什么？你马上就要死了，你还有什么威风的？我宰了你！”

他冲了过去。

叭——

他被摔了出去。

石三瞪眼瞅他：“你再上来，我就宰了你！”

败家子宝贝刚要发作，突然脸上又浮出了笑意：“我为什么要和你这王八蛋争竞，你不是要杀人么？让你杀好了，这又不是什么好事，就让给你，行不行？”

石三不再讲话，只是走近了两人。

无名客道：“锦衣人，你后悔不后悔？”

锦衣人傲然道：“后悔什么？”

无名客一叹：“你可以不后悔，可我必须后悔，我死在大侠林渊手里才好，死在这一群王八蛋手里，我怎么会甘心？”

锦衣人道：“你错了，象你我这样的人，此生只会死在这群王八蛋的手里，怎么会

死在大侠林渊那样坦坦荡荡的人手中？”

两人都是一叹。

石三的掌已经击向了无名客。

这时，他看到了无名客的头上有了一只爪！

这不是青魔爪，这也不是天下的奇毒兵器五毒爪，而是一只黑熊爪！

黑熊陆四！

黑熊陆四冷冷道：“你们如果想杀人，赶快去别处杀，这地方没你们的事儿了……”

他甚至看也不看这三个人，他低下了头，向两个人注视，查看两个人的伤口。

他身后不远处，站着笑吟吟的郝慧姑娘。

第六章 活人死人睡棺材

南宫一鸣知道他又可以和丽儿在一起了。

他总是盼望能和丽儿在一起。

他把丽儿放在棺材里，他为丽儿吹箫，他的箫声呜呜咽咽的，很是凄凉。

他看着丽儿，多亏了这个女城主，多亏了这个吴帆，让他南宫一鸣有了再和丽儿亲近的机会。

他痴痴迷迷地看丽儿，他在同丽儿讲话。

“丽儿，丽儿，你是天下最好最好的女人了，自从你去了，我竟然没有见过一个再比你好的女人。你告诉过我，要我再找一个象丽儿一样的女人，可是我找了好多天，也是没有找到。丽儿，丽儿，你说，这世上还有象你一样，又温柔又善良的女人么？”

丽儿的睫毛很长，她只是呆呆看着南宫一鸣，不讲话。

丽儿不愿意对他讲话。

南宫一鸣苦笑，他看定丽儿，他要对丽儿讲他在这些时日里的凄苦，他要对丽儿说他是一个很苦很苦的人。他一个人浪迹天涯，他一个人到处奔波，他吃尽了苦头，但他不悔。

他对丽儿道：“丽儿，你不是说么，你说：你不是南宫一鸣就好了，我问你那好在哪里，你说，那样你就可以和我在一起了。我现在不是那个南宫一鸣了，我只是一个浪子，再也不是那个富可敌国的南宫世家的南宫一鸣了，你看，这好不好？”

他一味地念念叨叨，象对一个正在倾听他的人讲话。

张巧儿看着他。

她很恐惧。

她明白南宫一鸣面对的是一个死人，是一个已经死去了许多时日的死人。

如果不是她的尸体是用香料制过的，她如今已经会散发出一种臭味儿了。她虽然看上去栩栩如生，但她确实是死去许久的一个死人了。

她已经确实是死了，南宫一鸣怎么就看不见？

她凑上去，她的声音是怯怯的：“南宫公子，你别伤心，她死了，她确确实实是死了。你难道看不见么？”

南宫一鸣看看她：“你胡说，你胡说！你怎么知道她是死了，她是天下最美的美人，你是嫉妒她，是不是？是呀，你也该嫉妒她，在这世上，没有任何人能比她好。”

张巧儿冷冷笑道：“是么？她是天下最好最好的女人了么？这可要领教领教。”

张巧儿走近去，去看死去的丽儿。

她确实是天生丽质，是一种清丽而又乖巧的一种女孩子，她如果活着，该是一个依依绕膝的乖巧女人，她不会让男人生气，她不会让男人失望，她只能给男人一种温柔，给他一种很知心的体贴。

张巧儿道：“你就那么喜欢她？你既然那么喜欢她，你为什么不跟她去阴间，去黄

泉下想见？那时你们就可以比翼双飞，可以相亲相爱，可以同止同栖。那样好不好？”

张巧儿的话说得极为温柔，她的脸上甚至带着笑意。

但她的心却是十分狠毒的。

她在心中暗暗讥笑：一个南宫一鸣，一个南宫世家的公子，竟然为了一个女人，这样神魂颠倒，他还会有什么作为？他还能有什么出息？他只是一个呆子，只是武林中的一个呆子，一个没有任何用处的呆子，他是一个废物，他不会有任何作为。

如果有时机，她是不是该杀死他？

南宫一鸣呆呆看她，象是看一个陌生人。

他自己念叨：“好，好主意，真是好主意。我怎么就没想到？”

张巧儿看定他，在冷笑。

南宫一鸣呆怔怔地坐在丽儿面前，他流下了热泪。

“丽儿，丽儿，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你早一点儿告诉我，我早就随你去了……”

话音刚落，南宫一鸣就起手拍向他的头顶。

他要一掌把他自己击毙。

一只手抓住了他的手掌。

“南宫一鸣，你要干什么？”

“巧儿，你何必拦我？”

他慢慢张眼，看见了抓住了他的手的人，她不巧儿，她是天下一剑吴帆。

“吴帆，吴帆，你也知道人之情苦，你何必要拦我？你为什么要拦我？”

吴帆道：“南宫一鸣，你是不是活得已经没有什么兴味了？”

南宫一鸣点点头：“是，我知道我不该再活下去了。”

吴帆笑笑：“你这个人怎么越活越愚，你既有此心，为什么不象我一样，只要你总

是躺在棺材里，生也同死。既是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可留恋之处，为什么不淡泊它？”

南宫一鸣道：“我呆是想死，想去同丽儿在一起……”

吴帆笑笑，笑也是凄笑：“你要同她在一起，你就睡在这棺材里，你如果真地睡在棺材里，你就同她在一起了。她不死不生，不来不灭。你也该是不死不生，不来不灭才对。”

南宫一鸣突然拍手道：“你说得对极了，我也该不死不生，不来不灭才对。”

他果真把丽儿好好地放在了棺材里。

他把丽儿放得很舒服，让她好好躺在棺材里，就长长地吁了一口气，道：“吴帆，吴帆，多谢你指点。没有你指点我，几乎坏了大事。如果我做错了事，丽儿一定会不高兴的。”

吴帆道：“南宫公子，你的丽儿如果不高兴，她又会怎么样？”

南宫一鸣一谈起丽儿，便神采飞扬：“她不高兴时，那也是千娇百媚。她的眉毛极好看。她会把眉心紧蹙，不再同你讲话。她心中不快乐，她也从不对人发脾气，你说，这样的女人好不好？”

吴帆道：“好，怎么不好？”

南宫一鸣道：“可惜她死了……”

南宫一鸣流下了泪水。

吴帆道：“幸亏她死了……”

南宫一鸣的脸色一沉，他冷冰冰道：“吴帆，你说什么？”

吴帆道：“我说，幸亏她死了，不然她还不把你弄成了疯子？”

张巧儿久久不语，此时她也插上了一句：“你以为他现在不是一个疯子？”

南宫一鸣道：“疯子不疯，清醒的人也未必清醒。世人都是糊涂，我一个人又何必清醒？”

张巧儿道：“你知道不知道，你的丽儿死了？！”

南宫一鸣道：“丽儿死了？丽儿是死了，可是死了的丽儿也是在我的心里，这你有什么办法？你总是不能让我不再想她吧？你有什么办法能让丽儿不再在我心里？你说，你说呀……”

张巧儿心中道：象你这样一个疯子，怎么会有什么办法去让你不想死人，你偏偏要去想，别人有什么办法？

可吴帆道：“南宫一鸣，你是一个痴情之人，你既然如此痴情，你就是天下的第一痴人，这又有什么不好，你又何必在意别人，你只想着你的丽儿就是了，何必去管别人怎么说？”

南宫一鸣看着吴帆，笑：“吴帆，吴帆，你真是天下第一知心，你是天下唯一知道南宫一鸣的苦心的人了……”

南宫一鸣说罢，仍然是唏嘘不已。

张巧儿不语。

她不明白吴帆的心思，她想弄明白吴帆想做什么，吴帆为什么对南宫一鸣这样关怀倍至？她为什么要对南宫一鸣这样好？她是看上了南宫一鸣，还是她另有所图？

她静静地等待着。

她偎在一边，看吴帆与南宫一鸣。

他们两人疯子，是不折不扣的疯子，他们都对棺材感兴趣，他们情愿睡在棺材里。

南宫一鸣看着屋里，这里现在已经有了两口棺材了，这一口是吴帆的，是吴帆曾经过生生死死的棺材。她现在情愿睡在它里面。另一口是南宫一鸣从未见到过的，它也是一口旧棺材，是一口刚刚从地里挖出来的旧棺材。

它是从哪里挖出来的？

吴帆的声音很平静：“南宫一鸣，这口棺材是我派人从丽儿那弄来的，它是丽儿睡

过的棺材。你看，你是不是睡在这里？”

南宫一鸣竟然丝毫不以为怪，他只是淡淡道：“好，多谢了。”

他先把丽儿放在棺材之中，然后他也慢慢躺入棺材。

吴帆也睡入了棺材。

吴帆道：“南宫一鸣，你以为这就是死人的日子么？还差得远呢。如果我们真的把棺材埋入地下，那才有一点儿象了。如果你还知道，你连死人的供奉都享用过了，亲人为你已经哭过一次了，他们再也不愿意哭了，他们想笑一笑，他们已经决心不再想你了，他们把你已经埋入地下，把你彻底忘了。这时，你的苦凄才是真的。”

南宫一鸣无语。

他知道他不是在地下，他只是在一间屋子里，他也不是他一个人，不是他一个活人同一个死去好久的丽儿，他身边有吴帆，有对这个世界深恶痛绝的吴帆，有张巧儿，有对这个世界的一切灯红酒绿都甚为熟稔的张巧儿，他颇不寂寞。

他是不是还是得活在这个世界上？

吴帆道：“如果我们把灯吹熄，还是可以领略到一番死的滋味的，南宫一鸣，你看要不要试一试？”

南宫一鸣道：“好！”

马上就没了灯光。

张巧儿蹲在地上，她吓得闭上了眼睛。

她不敢看地上的那两口棺材。

吴帆道：“南宫一鸣，你觉得滋味如何？”

南宫一鸣道：“还好。”

张巧儿不敢想象南宫一鸣此时正在做什么，她想着南宫一鸣与她在一起的旖旎时光，她不愿想南宫一鸣此时正与一具死尸在一起，却偏偏总能想着他此时也许正在摸那

一具死尸。一想到了这里，她的心就在颤抖，她就又想呕吐，她越想越害怕，她终于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她拚命喊：“南宫一鸣，南宫一鸣，你让我走出去，你让我走出去，好不好？”

吴帆就一叹：“张巧儿，你其实不该走的。你如果走了，我与南宫公子就没有伴儿了。我们都是疯疯颠颠的，没有你，哪里还会有一个清醒的人？你还是不要走的好……”

看起来，吴帆象是在真心挽留张巧儿。

但张巧儿却象疯了一样，她吼叫着，冲了出去。

她冲入到黑夜中去了。

吴帆与南宫一鸣好久不语。

他不想睡，她当然也不想睡。

吴帆道：“南宫一鸣，我想问你一件事儿……”

南宫一鸣道：“你想问丽儿？”

吴帆道：“不。”

南宫一鸣道：“你想问什么，尽管问好了。”

吴帆道：“你为什么要我给你弄来张巧儿？”

南宫一鸣不讲话。

吴帆道：“别人都言你是痴，独有我不以你为痴。你把张巧儿弄来，一定有你自己的想法。你想做什么，我不知道。我可是很想知道。”

南宫一鸣一叹：“夜长衾冷，自然是想有一良人暖衾长谈。”

吴帆道：“情之所钟，使人执迷，你既然如此恋着丽儿，此生便不可再有近女人之想了。你何必要把她弄来呢？”

南宫一鸣道：“我以为她可以使我忘了丽儿。”

“是吗？”

一声轻叹，却叹得让人心酸。

女人的声音极是响亮：“我有好几件事儿不明白。”

“我也不明白。我只知道我自己是在糊涂渡日。别的一概不知。”

女人道：“你等我讲完好不好？”

当然可以等人讲完话。

吴帆的话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我一不明白南宫一鸣为什么要来这里，人家都说南宫公子对世事已经再不关注，你来这里做什么？二是有人来这里，似乎并不是为了玩乐，他们都要干一点什么。他们在等。是等时机，还是在等什么？我也不明白无名客与锦衣人为什么也要来趟这一趟浑水？他们是不是奔大侠林渊的水中遗物而来？他们是不是要为这些水中遗物而不惜性命？何况还有一个张巧儿。你知道她是怎么来的么？”

南宫一鸣道：“不知道。”

“我的人在上京，见到了她时，她并不在皇宫中，她已经在了一家酒楼里，她住在那里。她每天都在一家酒楼上吃饭，喝酒。她已经在那里呆了十天了.....”

南宫一鸣有些惊愕，他不知道还有这些蹊跷。

吴帆道：“你还是要小心.....”

吴帆的话，象是一个知心挚友，让南宫一鸣心中一热。

但他还是没有吱声，他是一个冷了多年的人，他的心不易再热起来了。

两人都睡在棺材里，他们是不是睡熟了。

突然，睡梦中的吴帆叫了起来，她的叫声不类人声，她叫了许久。

南宫一鸣发现，她这不是醒时在叫，她只是睡梦中被魇住了。

她被南宫一鸣弄醒了。

她被南宫一鸣紧紧抱在了怀里。

她看见了南宫一鸣的眼光。

他的目光是暖的，他的脸是有一丝笑意，他笑着看吴帆，问道：“你是不是做了恶梦？”

吴帆满身是汗，她点点头。

她的身子在抖，抖得很厉害。

南宫一鸣道：“你看，你很害怕，你怕得很厉害，你既然这样害怕，你为什么不去住？却偏偏要在这里住？”

吴帆依在他的怀里，她的身子很单薄，她象在风中，筛糠一样地抖。

“你怕，你怕你自己，你也怕让你的手下人看见你的惧怕，你就故作胆大，你就故作此态，你偏偏要在这里睡。可你晚上总是做恶梦。你怕你的恶梦，所以你就总是睡不着。你何必要如此？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吴帆流泪了，她伏在南宫一鸣的肩上，抽动着她的身子，在哭。

南宫一鸣道：“你可以好好哭一哭，你好好哭.....”

哭声在这一间屋子里响了好久。

吴帆睡着了，她是不是总也睡不好，所以她一松弛下来，马上就入睡了？

她睡在南宫一鸣的怀里，象一个孩子。

南宫一鸣看着她，他轻轻叹气，他看着棺材，说道：“丽儿，丽儿，你说我当着你的面抱着另一个女人，我是不是有一点儿荒唐？你看我是不是有一点荒唐？”

第六卷

第一章 张巧儿

张巧儿坐在一间屋子里。

自从她从那一间倒霉的屋子里跑出来，她就坐在这一间屋子里了。

她实在受不了那死人的气息，在那间房子里，南宫一鸣也象是一个死人，连那个疯颠颠的女城主也象是一个死人。那间屋子里满是阴森与恐怖，她实在受不了，所以她就逃出来了。

她从那一间屋子里跑出来之后，她就在这间屋子里，她先给她自己好好地洗上一洗，然后就美美地坐下来享用一些水果。

她觉得她从前简直就是一个大傻瓜，是一个十足的大傻瓜。

她为什么要去陪着南宫一鸣这个疯子受罪？她为什么放着福气不好好消受，偏偏要去跟那个笨蛋睡棺材，守着死人？

她如今已经想好了，她要好好享福，虽然皇上让她来看看这个扶化城到底有什么新鲜事儿，她也顾不得了。

她眯着眼睛，她很快活，现在，她只缺一样东西了，那就是一个男人，一个知冷知热的男人了。

恰恰在这时，从外面走进来了一个男人。

这男人是头戴着面具的。

他冷冷地看着张巧儿。

男人讲话道：“我不明白为什么会在这里见到你？”

张巧儿笑了，笑得很淫荡：“你该想到，如果你再想不到，你就一定是一个傻瓜，是一个笨蛋。”

男人道：“如果我记得不错，你这时该是同南宫一鸣与那个女城主在一起，他们做些什么，你该都知道。”

张巧儿道：“他们做什么，我当然知道。他们此时只是在同那一具死尸相拥相抱，你抱没抱过一具死尸？如果你没抱过，你也可以去尝尝这滋味……”

她心有余悸，她的脸色变了，她想起了南宫一鸣如醉如痴的看着丽儿的那情景，她仍然害怕，她不明白她当时为什么不马上就逃走。

男人道：“用不用我再告诉你一遍，在这二十几个人中，最可怕的人就是南宫一鸣。”

女人道：“你已经对我说了无数遍……”

男人道：“可你还是不明白我的话。”

女人突然号啕大哭：“你要我做什么？你要我天天去陪南宫一鸣那个疯子去看着棺材，看着他天天搂着死人睡，让我天天在一边睡地上？你的心这么狠？你自从把我送给了皇上，你就对我这样……你是个混蛋……”

她冲过去，狠狠地用拳头打这个男人。

男人任她殴打，竟然纹丝不动。

她打累了，她也打得心烦了，她突然哭着对这男人絮叨：“你以为我很好受，是不是？你以为我只是一块木头，对不对？你对我一点儿也不好，只要我给皇上卖命，你的心怎么这样狠？”

她泪眼婆娑，看着男人。

男人叹息，盯着她，他也没有一点儿办法。

女人一声长长的太息，她的身子一下子瘫软了，她偎在男人的身上，再也不动了。

“你带我走，好不好？我们走得远远的，再也看不见他们这些打打杀杀的人，再也看不见这些血腥，行不行？”

她抚摸着男人，她知道抚摸男人哪儿，能让他变得温柔。

男人不动声色。

她又问了一句。

男人叹道：“你以为皇上只会派我们来，他一定还派了别人，我们不走还罢，如果我们一走，不等我们走开，就会被他们杀死……”

她一声尖叫：“你胡说，他们根本就杀不死你！你的武功那么好，他们怎么会杀死你？”

男人道：“你如果走开，你这一辈子都要天天提心吊胆，天天都要象落要陷井里的野兽，走也走不得，死也死不成，这样的日子，你能受得了么？”

她象也疯了一样：“我能，我能，你带我走吧，好不好，我求你了.....”

他纹丝不动。

她突然冷冷笑起来了。

他忍不住，问她：“你笑什么？”

她冷冷道：“我终于明白了你想做什么了.....”

她的笑让人冷至心底。

“你明白了什么？”

“你舍不得你那官儿，你是朝廷的正五品官儿呢，你那官儿可真不小，对不对？如果你这回能好好办事儿，皇上准能再升你的官儿，那时你就会是正四品了，也同皇上的那个洗脚的太监一样了，是不是呀？”

他竟然也笑笑：“皇恩浩荡，你也是一样，你也是承沐皇恩的人，你当然明白皇上的心思.....”

她苦苦笑笑，她当然明白，她当然明白皇上此时在做什么。如果她现在是在皇宫里，她就正和皇上在淫乐，皇上对此一道，乐此不疲，他会从早到晚，津津乐道此事的，然后他也会让她来批公文，让她随意处分那些天下大事。她现在不在，皇上也不会寂寞的，他会和另外一个女人在一起，他也会对那个女人笑，说他很喜欢那个女人。

这就是皇上。

可眼前这个傻瓜，你让他怎么开窍？

她无法告诉他，她只好苦苦地一笑。

臣子勤谨，让皇上有了更多的心思去耽于淫乐。

“你为什么不同他们在一起？”

“他们让我受不了，他们和一具死尸在一起，他们好像一个个都以此为乐，他们好像都是死人一样，对那死尸气味从不厌恶。你让我怎么和他们在一起？”

男人沉思道：“你说过，那个女城主总是睡在一口棺材里？”

女人点点头。

“她为什么要总睡棺材？”

“说是要不忘她的仇恨……”

男人笑了，他的笑很冷：“她总想着仇恨，其实也不必天天睡在棺材里。她这是不是有一点儿矫情？”

女人心里一亮，不错，她不必总睡棺材，她只要天天看一看棺材，也就行了。她为什么要天天睡在那口棺材里？

男人道：“如果我是你，我一定对那一口棺材很有兴趣。”

女人心中一亮。

如果女城主总睡在那一口棺材里，她的棺材里就一定有鬼，她要去看看那口棺材，她一定要去看那口棺材！

她幽幽道：“你说，我是不是还要到那间黑屋子里去？”

她真是不愿意去，一提起那间黑屋子，她的声音都哆嗦了。

男人的声音突然变得很温柔：“你何必那么着急？你是不是可以同我在这里说上一会儿话？”

她回过了头。

她看见了男人的目光，这是渴欲的目光，这是可以把一切都烧毁的目光。

她的心抖了。

她的声音有气无力：“你.....你.....你还能想着我么？”

她的薄嘴唇哆嗦了，抖得很厉害。

她哭了，流了很多的泪水。

她落到了男人的怀里。

她的声音轻轻：“我以为你再也不会理睬我了，我以为你再也不会回头看我了。你只看你的官服了，是不是？你没有良心，你这个坏蛋.....”

她的手轻轻捶在男人的身上，捶得太轻了，象是在给男人挠痒痒。

她要同他在一起，好好地乐一乐。

她知道，这个男人已经并不属于她了。

她柔情缱绻，她要为他好好地学会温柔。

男人女人是干柴，男人女人是烈火。

干柴与烈火到了一起。

他们忘了一切。

叭——

一支镖击在了床头上。

它差那么一点点儿就打在了巧儿头上。

镖上带着一张纸。

它写着什么？

男人打开来看。

“大事不谐，何必小乐，长此做事，必取汝头！”

男人与女人就再也没有了兴致。

他是谁？

男人道：“他会不会是这二十人中的一个？”

女人点点头：“不然他决不会如此方便。”

女人看着男人，她的眼中有一点儿笑意：“这回可好了……”

“有什么好？”

“你如果不杀死他，他一定会去告诉皇上，皇上也会杀死你……”

男人在沉思：“你就为这个高兴？”

女人乐得很开心：“我告诉你，这一回，要不是你杀死他，就是皇上派人杀死你与我……”

男人看着她：“我还有一个办法，我杀死你，皇上会怎么样？”

女人的心在激跳。她知道男人的话是一个好办法，如果他杀死了她，就说是她来勾引他，皇上会对他奖赏有加的。

这男人会做出来的，他这个人的胆子其实极大。

她的眼中已经有了畏惧。

她怕死。

男人又笑了，他搂着女人：“我可不愿意让你死，你记住，我要的是官儿，也是你，缺一不可。”

那个人以为会威胁到他，那人弄错了。

他不怕威胁。

第二章 棺材里的秘密

南宫一鸣和女城主一起，天天夜里睡在这间屋子里。

他们已经不再睡在棺材里了。

南宫一鸣天天抱着女城主，看着这两口棺材而眠。

南宫一鸣不在乎这些，女城主也只是天天偎在他的怀里，一声也不响。

她偎依在他怀里时，变得很柔弱，也很听话。

南宫一鸣不讲话，他无话可说。

他对于怀里的这个女孩子，始终都以为只不过是一场梦。

她问他：“你为什么要抱着我，你知道，我这个人最恨的，就是这个世界里的男人。”

南宫一鸣道：“我也恨，不过，我恨时不与你一样。”

她捻着他的衣襟，问他：“有什么不一样？”

南宫一鸣道：“我恨他们时，我理也不理睬他们；而你恨他们时，却偏偏要把他们都杀死……”

她低声道：“我一定要杀死他们，我一定要这样做。当然这也包括你，你可以把我杀了。那样我就杀不死你了，不然，总会有一天，我要把你也杀死……不过，我一定要很温柔很温柔的，杀你时一定不要你很痛苦……”

南宫一鸣道：“我不杀你，我也不要你杀别人。”

她斜着她的头，问道：“你有那么大的本事，能不让我杀人？”

南宫一鸣道：“我当尽力而为。”

她叹息道：“南宫一鸣，南宫一鸣，如果我是在三年前看见了你，我说不定会嫁给你，那时也许我就不会再杀人了。”

南宫一鸣道：“你如今嫁给我也不晚。”

她朗吟道：“郎心依然痴，我心已成灰。”

南宫一鸣道：“你何必要这样？”

她看着南宫一鸣，她的脸上是一副苦笑：“你说，我该怎样？”

南宫一鸣道：“你该好好活着，为你自己，也为别人。”

她冷冷道：“我自己早已经死了，别人么，你以为这世界上还有值得我为他而活着

的男人么？”

南宫一鸣道：“当然有。”

“谁？”

“我。”

吴帆突然哈哈大笑，她说道：“你以为你是谁？你是大侠林渊么？就是他亲自来了，我也一样不会理睬他。象他那样的奇男人，我也不屑一顾，别说是你了。你以为你与大侠林渊相比，你比他强么？”

南宫一鸣看着她：“我当然比他强。”

她有些吃惊了，她头一回听人说，他会比大侠林渊还强些。

她笑了，笑得显然是有些不相信：“你以为你比他还强些，你哪儿比他强？”

南宫一鸣道：“不说也罢。”

她看定他，冷冷道：“我就明白你不如他，所以你也说不出你哪儿会比他还强。”

南宫一鸣道：“笑话。大侠林渊是人，我也是一个人，我比他不少什么，我怎么会不比他强？”

她冷冷问：“你比他强在哪里？”

南宫一鸣心道：她是大侠林渊的旧人，她心中总是念念不忘林渊，这样，她心中的仇恨自然不能排遣。如果我让她从此对林渊不那么敬仰，事儿或可能有转机。

于是，他冷冷道：“要我告诉你也不难，只是我不愿意有损于大侠林渊的声名。”

女人冷冷道：“你以为我很在乎他的名声么？”

他心里一叹：你当然在乎，你要是不在乎，你又何必要这样做？你对自己的残忍，也就是对林渊的惩罚，这一点，你比别人谁都清楚，只不过你自己不愿意承认就是了。

南宫一鸣道：“我告诉你，你千万不要伤感，我比他强的地方太多了，我不用多说，单只说对自己的女人，我就比他强，我会让自己的女人这样伤心么？我会让她天天把自

己泡在仇恨里么？”

她一愣，随即装做若无其事：“泡在仇恨里有什么不好？”

他浩然一叹：“如果一个人有了爱，他一定就会忘了恨，他没有时间去想他应该恨谁。如果一个人没有爱，他也许就会总记住仇恨。这个道理很简单.....”

很简单的道理，她当然明白，只是她不愿意说出来就是了。

原因也很简单：这是她的伤疤，她不愿意被人揭起它。

她不讲话了，她无话可说。

她又一次明白了，南宫一鸣并不简单，他不光是一个痴情男人，他还很聪明。

聪明而且痴情，算不算天下最好的男人？

她的声音颤抖：“你何必.....逼我？”

她已经又要流泪了。

南宫一鸣道：“如果我说得不错，大侠林渊与他的妻子馨儿去了海外，他们此时正欢情愉悦，两情欢洽。你何必要自苦？你又何苦为他伤情？”

她吼道：“我并不为他伤情，我恨他，我怎么会为他伤情？！”

南宫一鸣道：“吴帆，你何必自寻烦恼？”

她沉默了。

她面对着知晓她心境的南宫一鸣，她再也无话可说了。

南宫一鸣道：“我明白你的心思，也知道你为什么不去别处睡，这是因为你的棺材里有秘密，有一个别人不知道的秘密，所以你怕，你怕被别人知道这个秘密，你就天天自己一个人睡在这里，而在门外总有你的心腹在把守，你何必如此？”

吴帆道：“你胡说！我有什么秘密，我有秘密怎么会让你看出，你以为我这个人很傻，是不是？”

南宫一鸣笑了，他笑时也仍然是那种满不在乎，懒懒洋洋的神情，他说道：“我一

想，就明白了，你的秘密不外是两个，一个是你自己的，你不想让别人知道你是吴帆，另一个是你与林渊的秘密.....”

吴帆道：“你胡扯，也不知你扯到了哪里，林渊与我早已经是恩断义绝，哪里会有什么秘密可言？”

南宫一鸣看定她，看着她的脸，让她也心中隐隐有些不安。

“大侠林渊从前曾与你是好友，他走之后，曾在这里扔下了一些东西，有人猜测是财宝，更多的人猜测是林渊的武功秘籍。你现在肯定是已经拿到了这些东西。不然你绝不会这么安稳.....”

吴帆叫道：“你胡说！”

南宫一鸣道：“你的眼睛还没有学会撒谎。以后你再说谎时，千万要记住，别让别人看见你的眼睛.....”

吴帆瞪着眼睛，盯着南宫一鸣。

南宫一鸣道：“你向别人说你是仇恨林渊，其实你并不恨他，你只是仇恨这些林渊留下的东西。据我看，这些东西让你又恨又爱，让你不知怎么办才好。所以她才这样做。”

南宫一鸣不讲了，因为他看见吴帆象被雷殛了一样，呆呆地坐在了地上。

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他再也不看吴帆。

吴帆低着头。

她的话语轻轻：“你说得对.....”

南宫一鸣没有吱声，他明白，他此时最好是不讲什么。

她又说道：“你说得不错，林渊是留下了一件东西，它就放在这口棺材里。”

南宫一鸣不以为奇，显然他早就料到了。

吴帆道：“这是一部武功秘籍，是天下少有的武功秘籍，是林渊的心剑剑法。”

“哦？”

南宫一鸣也觉吃惊。

久听人讲过，大侠林渊曾向人讲过以心为剑，可以驭天下的道理，而且是对他的妻子讲的，此后他曾以心剑剑法败天下第一高手剑圣鲁奇。这心剑之法后人多以为只是以讹传讹，只有象南宫一鸣这样的大行家才坚信不疑，也颇为心仪，他知道，这一定是一种至上的剑法，是一种极高深的功夫。

现在，他又听到了这心剑剑法之说。

吴帆道：“如果谁可以掌握了这心剑之法，就可以驭剑而行，可以以心为剑，这样，他就可无敌于天下。”

南宫一鸣虽然对一切都颇为淡泊，但他却仍然是天下武林中的绝顶高手，他岂能不见猎心喜？

他喜冲冲道：“可否看上一看？”

吴帆道：“不，我不会让你看的，天下只有一个男人可以看。”

南宫一鸣道：“他是谁？”

吴帆道：“我的丈夫。”

他不知道，林渊的这心剑剑法一说恰恰是在她与林渊、馨儿一齐被关在女儿楼的牢房中时，他才对馨儿讲说的。那时，他与馨儿两心相印，让吴帆心中很是悲凄，她已经误嫁与剑圣鲁奇了，可鲁奇却伙同女儿楼的人把好关在了牢里，又是同林渊与馨儿关在同一处。

她恰恰在林渊向馨儿讲心剑之法时自尽的。

她吞下了“冷香魂”。

南宫一鸣惊怔住了。

他不明白吴帆这是什么意思，她这是在暗示他么？她以为她能用这一本大侠林渊的武功秘籍来让南宫一鸣就范么？她以为南宫一鸣会跟她去杀人么？她以为一本心剑剑法就能让南宫一鸣成为她的床上婿么？

南宫一鸣冷冷一笑，不再言语了。

吴帆看他神色，便知他是误会了她的意思，她缓缓说道：“这本剑谱太重要了，除非是我的至亲，否则他决不会见到它。”

南宫一鸣道：“我肯定不会是你的至亲。我也不想看那本剑谱。”

吴帆与南宫一鸣再也无话可谈。

他们只是默默静坐。

吴帆不耐这寂寞，她象是在自言自语：“我没有练这剑法，我没有练。不是我不能练，是我一定不能练。”

这话语无伦次，但南宫一鸣却听得懂。

她是说，她可以练这剑法，但她情恨太深，她怕她一练了这剑法，她对大侠林渊的仇恨就淡了，她宁可恨他一生，她也不要练这剑法。

南宫一鸣深深一叹，爱与恨交织，刻骨铭心，让人为之扼腕。

吴帆道：“南宫一鸣，你还要不要在这屋子里住了？”

南宫一鸣一愣：“我住不住，又能怎么样？”

吴帆道：“你如果还在这里住，你就得替我看着点儿这本剑谱，我不放心，所以把你的那个女人赶了出去。你是不是恨我？”

南宫一鸣一笑置之。

吴帆道：“你要是恨我你就恨好了。”

她的声音很低，低得让他刚刚能听到。

南宫一鸣心想：她也是一个奇人，她能把大侠林渊的这一本剑谱从泄湖里捞出来，

她一定是费了不少心思，可捞上来一本武林中人都视为瑰宝的剑谱，她又不练它，让它闲置。这就够怪了，她却偏偏更怪，竟然把它天天放在一口棺材中，把它当成睡眠的良伴，可见她也如南宫一鸣一样，是一个天下人人笑话的情痴之人.....

他刚想讲话，他与吴帆两人都听见了脚步声。

脚步声在门外响，不一会儿就来到了屋内。

他们就看见了张巧儿的笑脸，她满面春风，笑意盎然。

她笑得咯咯响：“南宫一鸣，我出去了好半天，我试了一试，我是实在不能没有你啊.....”

南宫一鸣看着她，象看一个陌生人。

她为什么去而复返，她真的是对南宫一鸣一往情深么？

南宫一鸣不知道他讲一点儿什么话才好，他就只好呆呆怔怔地看着张巧儿。

张巧儿韵味十足，她轻轻地撩她的秀发，昵昵喃喃：“南宫一鸣，我真后悔，你不会在我走出去这一夜里，你就变了心了吧？你爱上了她没有？你如果真爱上了她，我就自尽.....”

她很认真，那样子一丁点儿也不象是在说笑话。

她施施然坐下了，她坐在南宫一鸣的身边。

她甜甜地笑，看着南宫一鸣：“这一回，你要是再去睡棺材，我一定也去，我要把你的丽儿搬出去，让你和我睡在一起。”

南宫一鸣突然也笑了：“有你在，我为什么还要去睡棺材？你不就是我的活棺材么？”

张巧儿是皇上的女人，她自然明白怎么样能让男人心迷，她娇娇嗔嗔地说道：“我要你死在我这一口活棺材里，我再也不让你看一眼那口棺材了，如果你不听我的，我要让那一口棺材着火，把她烧得一点儿不剩.....南宫一鸣，你相信不相信？”

南宫一鸣不敢不相信。

第三章 毒药

张巧儿的心很敏感。

她在猜她走后这一夜，南宫一鸣与这个女城主之间会有一些什么事儿可做。

她会不会同南宫一鸣已经变成了一对好好的情侣？如果她一走出去这么一夜，南宫一鸣便与吴帆成为了一对情侣，她一定要气也气死了。

但她对她自己说，不会，看起来他们俩还是那老样子，不会有什么事发生的，她不必大惊小怪。

她还是对南宫一鸣很是缠绵。

她一味地讨好南宫一鸣，她想她应该对南宫一鸣好些，让他对她也是情有所钟，她也想让吴帆吃醋。

她弄得很肉麻。

吴帆一开始还装作视而不见，后来却也忍受不住了。

她对南宫一鸣道：“南宫一鸣，难怪你要这个女人来陪你，我现在也明白了，你为什么这样着迷这个女人了……”

她心里在恼怒，脸上却带着笑。

南宫一鸣装糊涂：“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吴帆道：“这个女人不光你见了喜欢，连我也有一点儿喜欢她了。她很懂得男人喜欢什么，是不是？”

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谈一个女人，而且是一个已经正偎在他怀里的女人。

这是不是有一点儿怪？

南宫一鸣道：“我让你给我找来巧儿，说是要知道知道这世上是不是还有同丽儿不一样的女人……”

吴帆笑了：“她是不一样，她不光同丽儿不一样，她同世上的一切女人都不一样。你说对不对？”

吴帆说完这句话，她自己竟哈哈大笑起来了。

张巧儿知道吴帆是在笑她，她就从南宫一鸣的怀里伸出头来。

“你笑什么？”

吴帆道：“我笑我自己，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大世面，头一回见到象姑娘这样的好人，我怎么能不笑？”

她仍然是笑吟吟的。

张巧儿站了起来，她慢慢走到了吴帆面前。

“要不要我说一说你这样的女人，要不要我说说你这样的女人为什么很可笑？”

吴帆道：“为什么不说？你说好了。”

张巧儿道：“好，这可是你要我说的，说深了，说浅了，你可不许恼……你这样的女人是这世上最倒霉的女人了，男人如果沾上了你，他这一辈子都要倒霉，他会这一辈子也不能翻身。你这样的女人不光会折磨你自己，你还会折磨喜欢你的男人，让他一辈子也不得安生。你只是一个丧门星，你是一个倒霉透了的丧门星……”

吴帆看着她，脸色苍白。

她从来没有被人骂过。

就是她的对头，她的情敌馨儿也从来没有骂过她。

没有人骂她，只因为她是深深爱着林渊，林渊却把她当成朋友，她一气之下误嫁匪人，嫁了鲁奇，最后她心中不忿，也要自尽，何况她现在正在受这个女人的污辱？

她必定以血洗清她的耻辱！

她慢慢走向张巧儿。

她不知道，她与张巧儿之间，本无什么仇恨，只是有了一个南宫一鸣，才使她与她怒目相向。她如今要杀死这个女人，不管她是皇上的女人，还是南宫一鸣的女人，她一定要杀死她！

她一声怒喝，一掌击向张巧儿。

但南宫一鸣比她快，他早已站在了她的眼前。

他抓住了她的手臂。

“放开！”

他仍然不放手。

“放开，你.....”

她想骂人，但她骂不出。她毕竟是天下一剑吴帆，她不是一个没有深浅的赖皮女人。

她的眼中流下了泪水。

“你如果不放手，我就要把你们两人一起杀了，我说到做到！”

她不能容忍张巧儿对她的污辱，她一定要她以血还血，她一定要杀死她！

南宫一鸣道：“你答应过我，为我找来这个女人的。”

吴帆道：“可我没有让她污辱我！”

南宫一鸣道：“好，你既然要杀她，你就先杀死我好了，你只有先杀死了我，你才能杀她.....”

吴帆看着他，她的脸也变得扭歪了，她恨恨地看着南宫一鸣：“你以为我不敢杀你？”

南宫一鸣道：“杀吧，杀吧，世上只有你与我两人，才是第一痴人。我能死在你的手里，岂不比让那些糊涂虫杀死好些？”

南宫一鸣放开了手，让她杀自己。

吴帆却不出手，她只是看着南宫一鸣，不想动手伤他。

张巧儿在一边却也看得明白，她冷嘲热讽道：“想不到，真的让人想不到，想不到这大名鼎鼎的女城主竟然同这个南宫公子两情缱绻，你不说出来，让天下武林中的人怎么会相信？可惜啊可惜，南宫公子怎么就不明白，人家不舍得出手，是因为人家喜欢你？你连这个也不懂，你可真是枉为天下第一情痴了……”

吴帆听不下去了，她身子一纵，飞走来，直扑向张巧儿。

她抓住了张巧儿的衣襟。

她向张巧儿击去一掌。

张巧儿的眼珠子红了，她看着吴帆，吼叫道：“吴帆，吴帆，就是你把我宰了，我也还是不能饶过你，我要你死，让你与南宫一鸣一起去死！”

南宫一鸣刚想去拦她，不料脚下一滑，人就跌倒了。

他身子绵软，倒在了地上。

吴帆一愣，她的手也变软了，她脸上变了颜色，她叫了一声：“有毒！”

她也就倒在了地上。

张巧儿在笑，她笑得咯咯响，她对她自己很满意。

她知道，这里是女城主吴帆的密室，不会有人轻易闯入的。

她尽可以从从容容的处置吴帆与南宫一鸣，她有的是时间。

她伏身在吴帆身边，对她笑：“城主，对不住了，你还是同南宫公子一起去吧，看起来你是喜欢上南宫一鸣了，对不对？我该满足你，让你和他死在一起。你不是喜欢睡在棺材里么？我就把你们俩人一起放入这棺材，让你们生同室，死也同穴。好不好？”

吴帆看着她，在冷笑。

张巧儿又看看南宫一鸣，她冷冷道：“看来还是城主有眼光，是明事之人，城主的话有道理，她说过，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这话不假，南宫一鸣是天下人人皆知的情种，也动了凡心。看来，一见了好女人，男人总是把持不定的。南宫一鸣，你也要同女

城主一起死了，你也要去见你的丽儿了。我看你对丽儿那假惺惺的样儿，可不知骗了多少女儿家的真情，可不知让世上的女儿家为你落了多少眼泪。这一回可好了，你自己去跟你的丽儿，跟你的女城主一起过吧。但愿城主别在阴世间同你的丽儿打起来才好。”

南宫一鸣看着她，说不出话赤。

女人总有让男人吃惊的时候。

张巧儿这时就让他十分吃惊。

坐在地上的吴帆突然笑起来了，她笑得很畅快。

终于笑到了张巧儿问她：“你笑什么？”

吴帆笑道：“我想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儿，我想问问南宫一鸣，你的丽儿是不是也能这样，象一个疯婆子？”

南宫一鸣竟然也在笑：“吴帆，吴帆，你这个人也算有趣，我的丽儿怎么能这样，她要是这样，我是不是早就象吞吃了蜘蛛似的那样难受了，哪里还会总这么想她？”

张巧儿也笑：“好，说得对，她是死得早，不然，她也会象我一样。城主，你说对不对？”

南宫一鸣想站起来。

张巧儿笑盈盈对他道：“南宫一鸣，你就别费心思了，这毒药是皇上配的，你大概还不知道皇上是天下第一的用毒大家吧？他一年可是不少用这些毒的。什么鹤顶红啊，什么毒蛇涎啊，都叫他用光了。他毒死人时可比咱们威风，毒死人时，人家还得给他跪下，喊他谢主龙恩……你说那些人是不是一群傻瓜？”

张巧儿笑得很得意，她向吴帆道：“我已经看出来了，南宫一鸣对你颇有好感，但我没有办法让你们再快活了，你们只好一死了……”

她轻轻盈盈瞳过去，去看吴帆的棺材。

吴帆道：“张巧儿，你是不是在为我找一口棺材，如果你要杀我，我也认了，不用

你操心了。”

张巧儿道：“我就不信你与南宫一鸣的鬼心思，你们能天天为死人守节，也让我这活人开了眼了。你们不知道是有些什么鬼心眼儿呢。我来看一看，看看你吴帆这天下一剑究竟要弄些什么名堂……”

她就细细地翻找棺材里，她跳进了棺材，寻找起来。

她终于找到了一本薄薄的绢本。

她大喜过望。

“好，好，果然被他说中了，棺材里真的有东西。”

她回头看着南宫一鸣和吴帆，她的脸上浮上了狰狞的笑。

“我马上杀了你们……”

她看见了南宫一鸣与吴帆的脸色很平静。

她改变了主意。

她想：这两个人装神弄鬼的，让我天天看他们睡棺材，也亏得有他出主意，不然我不是中了这南宫一鸣和吴帆的计了么？我此时不把他们杀死，他们中的毒是难解之毒，他们有个一时三刻，就一定要七窍流血而死。让他们死去好了……

主意已定，她笑吟吟拍着南宫一鸣的肩道：“南宫一鸣，南宫一鸣，虽然你不再喜欢我了，但也也要对你仁至义尽，我让你们自己死，我不杀死你们。让你们再有一时三刻去说一说心里话。好不好？”

南宫一鸣看着她，竟然还能一笑：“好，巧儿，你的心不错……”

张巧儿看着吴帆，浩然一叹：“吴帆，吴帆，你这人枉费了心机，你想保住大侠林渊的武功秘籍，也保不住了。你死了，是不是也死不瞑目？”

她摸着吴帆的脸，叹息：“吴帆，吴帆，你这样的美人可千万不要让皇上看见，他看见了你，会变疯的……”

张巧儿拿着大侠林渊的心剑剑谱，扭扭摇摇地走出去。

第四章 生死一发间

吴帆看着南宫一鸣。

南宫一鸣也看着吴帆。

他们两人没有话可说。

他的身子不能动一动，他们的哑穴被点了，他们被这个张巧儿点了几道大穴。

南宫一鸣看着吴帆，他的眼睛里有话，他的心中满是歉意，他想如果他能对吴帆讲话，他一定对吴帆说上一句对不住。他如果不来这扶化城，他就不会要吴帆给他找来这个张巧儿，他如果不同这个张巧儿在一起，他就不能让吴帆丢了她的剑谱。他对不住吴帆。

他的眼光很温暖。

他的眼中在说：对不住了，吴帆，我一点儿也不想伤害你。我只是想放荡一下，谁知道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我不知道，所以就伤害了你。你该恨我的，你可以杀死我，你可以骂我，你可以狠狠地打我你想怎么做都行.....

吴帆看着他的眼睛也湿润了，她的眼中也有泪水。

她的眼里也有话要说：南宫一鸣，南宫一鸣，你是天下人人皆知的痴人，你知道不知道我比你更痴？这一下子可好，你和我一起，做了这屋子里的死人了，你是不是也在埋怨我？你是不是在怨我把那个女人弄来了给你？你这个笨蛋，干嘛要一个这样的女人，她既然能在皇帝身边，她就决不是什么善类，你这一回上了当了。我也跟你遭了殃，真个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了。

南宫一鸣看看她，吴帆也看着南宫一鸣，他们突然觉得，如果人能够说出话来，就

足够了，他们就不必再去求其它的什么了，其它的一切，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种奢侈。

他们只能活一时三刻了。

这一时三刻，对于南宫一鸣来说，没有什么用处。

他回过头去，看着那一口棺材。

他从来就没有想过，他死了之后，会连棺材也不能躺进去，他和吴帆曾经那么一夜夜地躺在棺材里，但真到了最后的时日，他反倒不能进入这口棺材了。

他想笑，他想笑他自己。

他与吴帆只有这一时三刻的时间了。

他看着吴帆，吴帆也看着他。

他想说：吴帆，吴帆，你这个痴人，你是不是也想去睡在这一口棺材里？你是不是再也不想去同这世人争竞，你是不是也觉得这人世无常？你想不想去一个远远的小岛，离开这人欲横流的世界，好好去渡过自己的日子？你是不是也想去大草原，看看莽莽苍苍的草原风光？你想不想不再见这些江湖的武林中人，只想平平静静地过日子？你想不想生几个孩子，让他们咿咿呀呀绕膝而顽？你想不想在这里找到一片乐土，在这块土地上种一点瓜果梨桃，种一点菜，种一点儿粮，领略一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乐趣？

可惜，可惜的是，他与吴帆再也领略不到这乐趣了。

吴帆此时也在看着他，她是不是也同他的心一样，也在想她再也不来参与这江湖凶杀的日子？

已经过去了多久了？他觉得他的头在疼，他觉得他的心在一下下抽紧，他要昏迷过去了。

这时，他听到了一阵阵脚步声。

从外面走进来了三个人。

这是对女城主唯命是从的三个人，他们是败家子宝贝、拚命不讨债石三和笑笑生。

三个人是江湖上的大行家，他们一进屋子，便明白了他们的处境了。

笑笑生道：“城主，他们都说你是倾国倾城的相貌，我还不相信，看来他们的话确实是真的了。我可就不明白了，象城主这样的相貌，就是走遍天下也难觅呀，城主平时何必要戴着那面纱呢，这不是锦衣夜行么？”

败家子宝贝道：“你这个人不懂风情，就是一个呆子。你明白什了。这是城主的美意，城主一戴上那面纱，你是不是总想看看那面纱后面的美貌？这就对了，你总知道城主是美若天人，你就想看，看也看着不着。就象那古诗说的：漂亮的姑娘真美啊，让小伙子想得睡不着觉，他晚上吱吱嘎嘎压床板啊，一天一天想美人……这是不是古诗为证？”

拚命不讨债石三道：“你们看，这城主是不是被人点了哑穴了？她怎么不讲话？”

笑笑生道：“她不好意思讲话，她与这个白脸公子在这里谈情说爱，让咱们不巧看见了，她怎么好意思？”

拚命不讨债石三道：“别胡扯了！快找东西……”

他们再也不管他们两人的死活，自顾自去找他们的东西了。

他们都去翻棺材。

人爬到了棺材里去找。

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败家子宝贝道：“没有。”

拚命不讨债石三道：“解开他们的哑穴！”

败家子宝贝就给他们解开了哑穴。

拚命不讨债石三道：“吴帆，你心里明白，咱们为你当奴才，可不是看你这人的美貌才来的。东西在哪里？”

吴帆道：“什么东西？”

败家子宝贝道：“你何必装傻？你明白我说的是什么？”

吴帆叹息道：“我不知道你要什么？莫非你们要这一口棺材？”

败家子宝贝冲过去：“你才要棺材！”

他想一掌击毙吴帆。

这时，南宫一鸣慢慢说道：“你们要什么，为什么不问我？”

败家子宝贝道：“你知道什么？”

南宫一鸣道：“我不知道有什么，但我看见了，刚刚有一个人进来，她下毒毒了我
和城主，她从城主的棺材里拿出了一本薄薄的绢本，走了。”

拚命不讨债石三道：“他是谁？”

南宫一鸣仿佛很难受：“她是那个女人，是城主为我找来的那个女人，她叫张巧儿。”

笑笑生与拚命不讨债石三看着他们。

笑笑生道：“他们中了毒，他们活不过三刻钟了……”

拚命不讨债石三道：“你可看准了？”

败家子宝贝道：“不错，他们确实活不过三刻钟了。”

南宫一鸣道：“如果你们能救了城主和我，我可以带你们去找这个女人。”

败家子宝贝道：“你？”

他们哈哈大笑起来，他们觉得南宫一鸣这句话说得很傻。

他们转身走了。

他们理也不理南宫一鸣与吴帆。

吴帆道：“你把他们骗走，你以为我们还有希望？”

南宫一鸣道：“我没死之前，一切就有希望。”

吴帆道：“可是你已经要死了……”

南宫一鸣一叹：“是的，我要死了。”

吴帆道：“你是不是很怪我，怪我给你找来了一个女人？”

南宫一鸣道：“我为什么要怪你？我早就想死了。可现在我又不想死了。我以前想死，是因为我活着已经没有什么乐趣了。今天我又不想死了，我想活着，想和你在一起，想和你去一处田园山冈，过一过农家人的日子。”

吴帆道：“你.....真的很喜欢我？”

南宫一鸣淡淡一笑：“我马上就要死了，我何必要骗你？”

吴帆听了，她的脸上流下了热泪，她挣扎着，爬向南宫一鸣，她依偎在南宫一鸣的怀里，昵昵喃喃道：“让我死吧，让我就这样死，真的有一个男人，一个好男人喜欢我了，大侠林渊，没有你，一样有一个好男人喜欢我.....”

南宫一鸣紧紧抱着吴帆，他知道他的生命正在离他而去。

第五章 心剑剑法

张巧儿来到了杂庙中。

她知道她来得很早，她比她约的那个人来得早。

她就静静地坐下来，等人。

秋末的夜当然很凉，她不禁有些哆嗦。

她把从吴帆手里弄来的那一本薄薄的绢本揣在怀里，她要把这一本心剑剑法给那个男人。

他终于来了。

他问：“你拿到了么？”

她嘻嘻而笑：“我为什么拿不到？”

他说道：“恐怕不那么容易。”

她笑道：“很容易。我把他们两个人都毒倒了，我从棺材里拿出了这一本心剑剑谱。”

他脸上没有笑意，但他说了一句：“好！”

她从怀里掏出那本绢本，递给他，还娇嗔道：“这就是了，它有什么好，让天下武林中那么多人惦念？”

他接过了这本绢本，手也不禁有一点儿抖，他说道：“你别小看了它，据说大侠林渊的绝世功夫都写在这里了，他把它丢在了泄湖水中，以待有缘。如今咱们得到了它，也是缘份。”

张巧儿不明白，如果谁可以得到大侠林渊的武功秘籍，他很可能就会成为天下武林的霸主。

他马上打开这本绢本，看了起来。

这本绢本上写着大字：心剑剑法，留待有缘。

再翻一页，就又见到了几个字：心剑在手，在心，在眼，在世，在敌，在无剑，在势，在情。

更有几行小字，写得密密麻麻。

林渊手记：吾自出道以来，知道吾师所传，剑应从心，剑应知心。但林渊愚笨，不能解吾师之至理。后及与馨儿论剑，方一时解悟，知道剑在手，是一般剑师所为；及至剑在眼，是剑道高手所悟；更至剑在敌，则当世已几无匹矣。及至能剑在世，洋洋然已然超凡了；更至剑在心，是当世剑之极品，非常人所可悟也。……

他看得入神，他一边看，一边斟酌这道理，他知道，他如果明晓了这个道理，他就会成为当世无匹的剑道高手。

张巧儿依偎在他的身上，娇声道：“是这个么？”

他应声道：“不错，正是它。”

张巧儿看着他，扑哧一声笑了：“你是不是能看看我，你有了这本剑谱，就连看也

不看我了么？”

男人仍然舍不得放下剑谱，他在应付张巧儿：“那怎么会？.....”

他用一只手拿着剑谱，一只手来揽巧儿的纤腰。

巧儿在笑，她想，她今天要好好撒一次娇。

这时，他的脸色变了，他叫了一声：“不好！.....”

她也失惊道：“怎么啦，你怎么啦？”

他盯着她看：“你被人家骗了，这本剑谱是假的。”

她又惊又疑：“你胡说，你刚刚还在念，那一些话不是大侠林渊说的么？”

他的脸色阴沉：“不错，她把前面的几页放在了这里，后面的剑谱却不是心剑剑法了.....”

“后面的是什么？”

他叹了一口气：“它是天下一剑吴帆的素女剑法。”

连张巧儿也明白，素女剑法并不值得她去偷去抢。

“你把他们两个杀了么？”

“没有。”

“你为什么不杀死他们？”

“他们已经中毒了，他们已经活不过一时三刻了。如果我说得不错的话，他们现在已经变成了两具死尸。”

男人叹息道：“但愿你说的是真。”

南宫一鸣昏死过去了。

他的怀里还搂着吴帆。

他在他最后的一瞬间，他明白了，他是真的很喜欢这个女人，他喜欢吴帆。

但他已经死了，他喜欢不喜欢吴帆，对于他，对于吴帆，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吴帆在他的怀里，她也昏迷不醒。

他们已经到了一时三刻，他们的灵魂正在游游荡荡飘向幽冥。

败家子宝贝与笑笑生、拚命不讨债石三一齐来到了杂庙。

他们看到了张巧儿与他。

败家子宝贝道：“好啊，我一向以为皇上的女人都学会了假正经，是真正的贞女烈妇，谁知道她是这么一个见谁揍谁的家伙？”

笑笑生道：“你是不是没有被她揍过？不然你也不会这么酸。”

败家子宝贝失声道：“哎呀，你去查查看看，除了我那去世的爹娘，还有我那几个姐姐，这世上谁不说我这个人是个好人？我怎么会跟她胡扯？”

拚命不讨债石三道：“你把手中的那一本剑谱交出来，就没有你的事儿了。”

那人道：“你算是个什么东西，竟敢同我这么说话？”

石三道：“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不就是一个无名客么？”

那人原来就是无名客。

他向三人笑笑，说道：“我早就想把你们三个一齐送走了，可惜的是从来也没有机会。如今你们给了我这个机会，我怎么能放过？”

拚命不讨债石三道：“好！你来试一试吧！”

话音刚落，他与败家子宝贝、笑笑生一齐向无名客扑来。

无名客抽出了他的剑。

他决心要开开杀戒了！

南宫一鸣又苏醒了。

他如今不是躺在那间黑屋子里了，他是躺在一间很大很华美的房间里。

这房间里有许多许多很奢侈的摆设，南宫一鸣是南宫世家的长公子，他自然知道这些东西的价值，所以他一看到这些东西，就吃了一惊。

一只白玉的镂金花瓶，价值当在几万两银子以上，就那么当成了一只一般的花瓶摆在了桌上。还有两只兽吞鼎，是前周时的古物，是价值连城的珍品，也就那么做了一件香炉。里面正袅袅飘香。在他的眼前，放着一张古桌，桌上摆着一张古琴，这琴让南宫一鸣一愣，世传早已经失踪的焦尾琴，不正是它么？

它是古时秦时的弄玉所用之琴，它是可引来鸣凤飞龙的天上之音的神品。

它却用来做寻常人的弹奏之用了。

在它的一边，有两柄剑。这两柄剑都是古剑。

南宫一鸣是剑道大家，自然是见剑心喜，他跳下床去，看这两柄剑。

都是稀世珍品。一柄是古剑莫邪，另一柄是上古时黄帝所用的剑龙剑。

龙剑是帝王之剑，王者之剑，所向披靡。

南宫一鸣道：“好剑，好剑！”

他听得身后有人在笑：“只是剑好么？”

他回过了头，他看见了吴帆，看见了天下一剑吴帆。

她沐浴更衣，更是一番新容，她长身玉立，笑靥也可解语。她的脸色红润，让南宫一鸣更明白了她的娇美。她的身上飘着香气，让他沉沉欲醉。她的一举一动，都变了，变得十分娇柔，变得多了几分羞涩。

她已经十足是一个有人疼，有人爱的女人了。

南宫一鸣看着她，他的眼睛眯起来了，他笑道：“果然是一个好女人。我今日才明白古人为什么把女人比做可人心意的花儿，你让我有些醉了。”

吴帆抿嘴乐：“是么？”

她轻轻依偎在南宫一鸣的身上。

她为南宫一鸣理他的胡须。

她咿咿啾啾：“你又活过来了，你知道不知道？是我救了你，你为什么不问问我是

怎么救你的？你为什么不说话？”

南宫一鸣道：“你要我说什么？要我说谢谢你救了我么？”

吴帆道：“你为什么不问一问我是怎么救了你？”

南宫一鸣道：“我真的想问你，你是怎么救了我的？”

吴帆笑着，笑得脸成潮红：“我把你抱回来了，我没让她们动你，我自己把你抱了回来。”

她偎在南宫一鸣的身上，昵语如丝：“我再也不用一个人在这里天天担忧了，我有你照料我，是不是？你会不会忘了你对我说过的话？你如果是真心，你就再对我说那么一遍……”

南宫一鸣看着她，笑：“我就是再说上几十遍上百遍也行啊。”

他满心柔情，看着吴帆。

这是一个由爱变成了恨的女人，因为爱得太深，就也恨得太切，她现在找到了南宫一鸣，她的心是找到了寄托。

她笑着，她的脸色绯红，她想对南宫一鸣说说她的心里话，但她什么也说不出，她只是呆呆看着南宫一鸣，她知道她遇上了一个真正的男人。

无名客的剑染上了鲜血，他已经把这三个人都打倒在地了。

他傲然而视，看着败家子宝贝，他用他的剑尖轻轻挑着败家子宝贝的衣服，然后唰唰两剑，向败家子宝贝飞去。

剑光缭绕，生一片寒光。

败家子宝贝尖叫起来：“哎呀，不得了啦，他杀了我啦！”

但剑光一止，只是没了他的上衣，他的上衣被剑光绞成粉碎。

无名客道：“你们的死期到了……”

笑笑生仍然是在笑，他笑着道：“看样子你这个人还是不聪明，要不要我告诉你一

个办法，让你能得到最大的好处？”

无名客道：“你会有什么好办法？你只不过是一个无赖罢了，你会有什么好办法？”

笑笑生道：“我怎么没有好办法？我的办法好不好，你要听了才知道，你不听，你怎么会明白？”

无名客冷冷道：“你说，你有什么鬼办法？”

拚命不讨债石三怒吼道：“别跟他磨牙，要杀就杀，有什么了不起？我就看不上你这鬼样子！”

三人之中，以他最为凶悍，也以他的伤势最为严重。

张巧儿尖声而笑：“你为什么不听听他的话？夜这么长，你不听听他的鬼话，你怎么度过这漫漫长夜？”

无名客道：“好，你说！”

笑笑生道：“你不杀我们，我们帮你杀别人。”

无名客冷哼一声：“完了？”

笑笑生道：“完了。”

无名客道：“多谢你的好心。只不过我想问问你，就凭你们这两下子，你们能杀死谁？”

笑笑生道：“你以为你的本事大，你就能把天下武林中的所有人都杀死不成？你有了我们帮你，你就可以做几件震惊武林的大事了。你干不干？”

无名客在沉吟。

他明白这三个人的无赖。

他不想与他们打交道。

但张巧儿却笑了，她笑得很快活，她走上去，拍拍三个人的肩，乐呵呵道：“好，好，就是这样。这可真是个好主意。”

无名客道：“你们起来吧。”

三个人站了起来。

笑笑生一脸笑容。

败家子宝贝的脸上一脸丧气。

只有拚命不讨债石三的脸上仍是不服。

张巧儿笑吟吟道：“哎哟，你们看，那边是谁来了？”

四个人都回头去看。

张巧儿的手一闪。

一把匕首刺进了拚命不讨债石三的腰部。

石三大吼一声，慢慢倒在了地上。

张巧儿的脸上仍然笑意盎然。

她把匕首对着两人，乐呵呵：“你们看，他还有那么一点点儿不太乐意，他这一回可没什么可说的了，他已经很愿意了，对不对？”

败家子宝贝连话也说不出来了，他哆哆嗦嗦：“对，对，你说得对极了……”

笑笑生看着倒在地上的拚命不讨债石三，他的脸色一会儿一变，一会儿脸色胀红，一会儿脸色苍白，最后他看着张巧儿，慢慢道：“好，算你狠，你要我们做什么？”

南宫一鸣看定吴帆，他叹一声，这一声叹得极为凄楚：“吴帆，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手中有一件宝物，你的手下人杀死了胖子何，而胖子何的四件宝物之一就是碧玉蟾。它是解天下一切毒物的良药……”

吴帆低下了头。她再也不敢抬头。

你真的喜欢上了一个男人，你就真的有了畏惧，你怕你会失去他。你怕你会被他抛弃，你怕他会越来越不喜欢你。你怕他会移情别向。你怕他会对你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你怕……总之，你会害怕许多事。你发现，你从来也不怕的事儿，你现在怕得不得了。

这就是爱。

吴帆看着南宫一鸣。

她怕，她怕她与南宫一鸣之间的一切都是一场梦，如果他真的只是在那生生死死的关头才这样，让她怎么受得了？如果他以为她只是手中握着解药，不给他服下，只等他对她有所表示，他才会这样做，那她岂不是还不如真的同他一起死了的好？

她不知道南宫一鸣现在心里想什么，她现在最想知道南宫一鸣心里正在想什么。

“我并不是真的要你死.....”

“我明白。”

“我也不是不想给你解药，我一定会救你的。即使你不喜欢我.....”

“我明白。”

“如果你真的不喜欢我，那.....也没有什么。你现在可以走了。你只要走出这间屋子，我就不会再来找你.....”

他看着她，她的眼里是恐惧，她并不隐藏这恐惧。

“你不要以为我是拿着解药不想给你，我也并不是要你向我表示什么，我只是要.....”

她说不明白她当时的心境，或者是她羞于说出她当时的心境。

南宫一鸣笑笑，他明白她的心境，他轻轻道：“你只是喜欢听听我说些什么，你喜欢有男人真的喜欢你，即使那是一场梦.....是不是这样？”

吴帆流下了热泪。

她从来没有男人真的爱过她，她真的想有那么一回让男人真的爱她。

她的心思如此，但让她一个女孩子怎么说得出？

她的心思很是缜密，她对南宫一鸣道：“你当时就明白了我的心意么？”

她的目光很热切，她真的希望南宫一鸣说出一声不是。

如果当时南宫一鸣就明白了她的心，他与她的相爱就并不是在生死交互的关头，他与她的心意表白就不那么可靠了。

南宫一鸣当然明白她的心意，他不看她，只是轻轻说道：“吴帆，我想告诉你一句话.....”

吴帆在等着，她等得很紧张，紧张得几乎要窒息了。

南宫一鸣道：“我对你说，要你去为我找这个张巧儿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南宫一鸣，你是一个大傻瓜，你要找的女孩子她就在这里，你还要找什么？”

吴帆看着他，她的嘴唇开始在抖，抖得很厉害。

南宫一鸣看见了吴帆的泪水。

“你哭了？”

她抽泣着：“你别管，我愿意哭.....”

她要好好地哭上一个痛快。

她从来没有这样哭过。

第六章 心病还须心药医

南宫一鸣同吴帆在一起了。

他抚摸着她一双温柔的手，心中很有感慨。

她是不是他梦中的那一个女人，她是不是他从来就期待着的那一个心上人？

他如果真的找到了她，他今后的日子会不会变得很幸运？

“吴帆，吴帆，你是天下最好的女人，你是天下最美的女人.....”

她的心在抖，她的唇也在抖。

“我不是，我真的不是.....”

她是不是还沉浸在她与林渊的那一场可怕的幻梦里？

南宫一鸣看着她，她的嘴唇很薄，她的脸色嫣红，她的心很是脆弱，她的心中仍然有她过去与林渊情不能偕的阴影，她的脸色很苍白，能与南宫一鸣在一起，她想必要下很大的决心。

“你怎么会看好我？我只是一个疯子，一个对我自己都不十分喜欢的疯子……”

“吴帆，吴帆，你本来是天下最好最好的女人，你不能总靠杀人渡日……”

她的眼睛里满是幽怨：“你知道，从来也没有人对我真的好过，从来没有，从来没有人……”

大侠林渊对她很好，但他只是她的好朋友，却没有成为她的至亲亲人。如今南宫一鸣对她好，她是不是仍然是心有余悸？

南宫一鸣道：“吴帆，你看看，你是不是该把他们都放过，再也不杀人了才好？”

吴帆看定他，她的眼睛在闪光：“南宫一鸣，是你要我不杀人的么？”

他仍然十分温柔地看她：“我不想让你杀人……”

她笑了，她象一个极听话的女孩子，她依偎在南宫一鸣的身上，她轻轻呢语：“好，我听你的……”

南宫一鸣笑了，他这是很快活的笑。

他明白，他如果能让吴帆不再杀人，他就是让吴帆变成了一个温柔可人的女人，她就再也不是那个嗜杀如狂的吴帆了，她就再也不是那个女城主了，她仍然是那个天下人人知晓的天下一剑吴帆。

此时的吴帆显得很美。

张巧儿与无名客默然相对。

他们已经坐了很长时间了。

无名客的眼里又有了一种野性的欲火。

他盯着张巧儿，不作一语。

但他的眼里有话，他的眼里诉说着男人的一切心事。

张巧儿却偏偏装作不知，她又脱下身上的长衣，只是穿着一件艳丽的小衣，又为无名客敬酒。

“如此良宵，为什么不图谋一醉？”

无名客笑笑：“醉了，醉了有什么好？”

“醉了时，可以不想心事，醉了时，可以没有痛苦……”

“你怎么知道醉了时人可以不想心事，你怎么知道人醉了时可以没有痛苦？”

她粲然一笑：“我进皇宫时，你是不是去街上大醉了一次，你那一天醉得很厉害，几乎醉得好几天没有醒来。你不苦么？”

女人的纤纤玉手抚摸着他的脸，象一阵温柔的风，让他的身子一阵急抖。“我那天没有醉。”

女人道：“你的心先醉了，你自然一定要醉。你的心里如果痛快，你会千杯不醉。”男人无话可说。

这个女人，她的一双媚眼永远能看出他的心事。他不再想这件事。

“你说，南宫一鸣同那个吴帆现在会做什么？”

她的笑变得更媚了，她笑得让他暗暗吃惊。“你说，他们现在会干什么？”

她的淫荡模样让他又暗暗心惊，他矢口道：“我不知道。”

她把他放在床上，用她的香唇按在他的嘴上，她声音悄悄：“如果你真的不明白，我可以告诉你，他们现在正在干这个……”

她把她的温暖的身体压在无名客的身上。

“你……真的很喜欢丽儿么？”一双温柔的大眼睛看着南宫一鸣，这一双眼睛很会讲话。他点点头。

“其实你根本不明白你是不是喜欢丽儿，你在她活着的时候，你没有让她好好快乐过，她死了，你就心中有些不安，你总对别人讲你喜欢丽儿，是因为你从前并不很喜欢她.....”

南宫一鸣没有讲话，他只是用他的一双眼睛看着吴帆。也可能是吴帆一语中的，说中了他的心事，他只好一语不发。也许吴帆说得根本就不对，他用不着辩解，所以他就不讲话。但他确是一个情痴之人。也许男人中，象他这样的痴情之人已经绝迹了，再也不会会有这种男人了。

吴帆道：“你不知道，这些人来扶化城，都有他们自己的心事，他们决不会善罢干休的。你说不杀人。如果你不杀人，他们也许就会杀你.....”

南宫一鸣看着她：“你可以告诉我，你是不是可以不再干这个了，你可以不可以不去做这个抚化城的城主？”

她站了起来，叹了一口气，看着南宫一鸣，幽幽道：“你不要我干，我就不干。”

南宫一鸣道：“好，好。如果你真的愿意，我总会有办法的。”

男人与女人都明白，他们已经不能不亲热一番了。

他们已经相拥相抱了。

她低声道：“你说，你为什么要把我送给皇上？你就是为的那一个小小的官职么？你说，你说啊.....”

“不。”

“为什么？”

“你是皇上看中的女人。如果你被皇上看中了，只有两条路，一是死，一是做他的女人。”

女人微嗔：“你以为我怕死？”

男人的眼睛深似水：“我怕你死.....”

女人唏嘘，这是不是好男人？他为了她，为了她不死，宁肯他受尽委屈，也不要她知道。

她去抱他：“你好好爱我，你可以好好对我，我一定比对皇上那个老东西对你更好.....”

她有些语无伦次。

男人的欲火烧炽了，他不顾一切，把女人拥在了怀里。

他们一定要寻找快乐，他们一定要成为一体。

这时，他们听到了一声冷冷的哼声。

没有人。

屋子里确实没有人。

但是无名客的脸色却变了，变得很害怕。

他再也没有了男人的锐气，他变得无精打彩。

张巧儿等得情急，她急于要这男人为她找到快乐，她揪着男人的脖子，一声声道：“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不动了，你快，你快.....快一点儿，好不好？.....”

她在娇喘，她急不可耐。

她满心怒火。

但无名客仍然不动。

她觉出有一些异样。

她抬起了头，看见了一个人，一个满身杀气的人。

这是一个很神秘的人，他只是静静站在他们的屋子里，站得很远，呆呆看着他们。他不象是在看男人与女人昵喃，而象是在看着两个毫无生气的死人。

他的声音很尖厉，象一把剑在尖石上磨：“张巧儿，既然他不愿意，你干嘛要勾引他？”

张巧儿知道他是一个男人，知道他是一个陌生的男人，她竟然也毫不在意，懒洋洋地站起来。

她说话时很注意她的身子。她愿意让这个陌生男人看见她的身体。

“你怎么知道他不愿意？”

“因为我看见了他。”

很奇怪的是他不说看见了他们，而只说是他看见了无名客。

无名客是天下少有的高手，他看见了无名客又能怎样？

她冷冷道：“如果我看得不错，你就是那个两广漕运使徐亨，你的功夫根本就不如无名客。”

徐亨道：“我可是忘了告诉你，他虽然比我武功更高，但他只是我的部下。”

张巧儿看看无名客，她看到了无名客默默不语的样子，她明白了。她是皇上派来的。无名客也是皇上派来的。可她与无名客都不是皇上的亲信，还有另外一个人，他就是这个两广漕运使徐亨。她的心里变得冰凉。

徐亨道：“皇上要我告诉你，如果你还要活命的话，你就不能同他在一起。如果你还想回皇宫去的话，你只好忍一忍了。”

徐亨的眼里有一种笑意，这是嘲笑她。

她冷冷道：“我明白了，原来你只是皇上的一条狗。一条看家狗。”

她这句话并没让徐亨吃惊，徐亨只是笑笑，还笑得很媚：“不错，我只是皇上的一条狗，一条看家狗。可你也是，你只是皇上的一条狗，一条母狗。你说，皇上的看家狗与皇上的母狗比起来，是不是没有太大的区别？”

张巧儿想不到他会不动声色，想不到他会一声不吭，她愣了，愣怔怔地呆怔在床上。

她看定这个两广漕运使徐亨，她明白，这个人很沉得住气，凡是这种人，都可能有很深的功夫。

无名客也有一些不是心思，他在慢慢穿衣服。

他也是皇上的官员，他也怕皇上。

只要你想升官，你想发财，你就可能怕皇上。

徐亨道：“我只想告诉你，我是皇上派来监视你的，如要再有一个或者是两个人是皇上派来监视我的，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

无名客与张巧儿都心中一惊，他们明白徐亨这句话的意思，他是说：除了他以外，还一定会有一两个人，是皇上派来的。如果她与无名客只是为了他们的欢乐而不顾及一切，他们很可能会被别人杀死……

还有谁？还有谁会会是皇上的亲信？

第七卷

第一章 出尔反尔

南宫一鸣正坐在一家酒店里。

他正在浅斟细酌。

他目不斜视，他只是一心看着他的酒杯。

这倒也是一个好办法，如果他不看着他的酒杯，他只好看着这吵吵嚷嚷的人们，正因为他不想看着这些吵吵嚷嚷的人们，所以他只好低头看着他自己的酒杯。

他正是那种寂寞嫌夜长，樽中酒不空的落寞男人。

他看着酒杯，不再去看这世上的一切。

他面前来了一个人，这个人也坐在了他的桌边。

那个人分明是一个笨蛋，他明明看得出南宫一鸣现在的心境并不好，他干嘛要来招

惹南宫一鸣？

南宫一鸣低着头，冷冷道：“走开！”

那人仍然不动。

南宫一鸣的手握成了拳头。

他打算象一个真正的街头无赖一样，好好地同这个人打上一仗。

他的拳头出去了，疾飞如风。

没有人能看出南宫一鸣的这一拳是怎样出手的，也没有人知道南宫一鸣的这一拳出手之后会打在那个人的脸上，会让他的脸再也不能很周正了，他永远只会是一个斜着头，直点头的歪脑袋男人。

南宫一鸣的这一拳有七种变化。

他知道，他马上就会听到叭地一声响，而且这一声响会很脆。

但他想错了！

拳头飞了出去，但对方也不弱，竟然能够在他的拳头下走了两个回合，让他的拳头走空了两次。

南宫一鸣一惊，他马上抬起了头。

对方是谁？

一张笑脸，一张很朴实的笑脸。

“你是心不顺，还是你这个人本来就很残暴？”

南宫一鸣看见了那个人，那个契丹人。

契丹人稳稳地坐了下来。

南宫一鸣看着他，他的脸上有一丝暖意。

也许，他此时最好的朋友就是这个契丹人？

“你来这里做什么？”

一句话问毕，他也明白他自己的这一句是废话。

来酒店的人不为了喝酒，来这里干什么？

但契丹人的话让他惊异：“我来找你。”

“找我做什么？”

“让你看看一个秘密。”

契丹人有什么秘密可言？他为什么要找南宫一鸣？

南宫一鸣道：“我只想喝酒，我不想看什么秘密。”

“你如果不看，你一定会后悔。”

南宫一鸣看定分，讥讽地笑道：“我从来就没有后悔过，你是不是弄错了，你以为我是一个总爱后悔的人？”

契丹人笑了，他笑时显得很憨厚：“可我保证，这件事你不去看看，你一定要后悔的。”

“好，我跟你去看。”

他马上把一杯酒倒进嘴里，起身就走。

契丹人在笑，他笑得很快活：“如果不是有这件事，我一定同你比一比，看看是契丹勇士能喝，还是你南宫一鸣能喝酒。”

南宫一鸣不问他，他要带南宫一鸣去哪里，他不想问。南宫一鸣也不想知道他要带自己去干什么，去就是了，哪怕是刀山火海，只要契丹人肯带他去，他就去。

南宫一鸣同契丹人一起走进了一个长长的甬道。

他们的身影极快，让那些在甬道中看守的大汉们来不及看出是什么人，就象一阵轻烟似的一闪而过。

他们两个人进了一间大厅。

这是城主的地下宫殿。

南宫一鸣也曾来过这里，他是随那二十二个人来的，在这里，他头一回见到了那个女城主。

他从此知道了她就是那个曾经震动天下的武林美人天下一剑吴帆。

他此时随同这契丹人来到这宫殿中，步履轻轻，两个人隐身在一边，看女城主在干什么。

这里似乎正在办一件大事。

女城主正坐在她的宝座上，她低着头，看也不看其他人，她的一边是那个憨憨的苦苦，还有那另一个总为她捧剑的女孩子。

台阶下，有十多个人在。

有几个男人，其余的大都是女人。

苦苦问：“那个山西恒德钱庄的老头子怎么样了？”

就有一个女人躬身施礼：“他现在已经被押在了大牢里。只是他宁死也不讲他的钱庄的事儿，用过了刑，也用了许多方法，他什么都不说。”

苦苦看看城主，她笑道：“城主说过，凡是天下的人，都会有他自己的弱点。你们没有让他说话，是你们自己笨，没有找到他的弱点。对不对？”

那女人躬身施礼，却不敢说一句话。

女城主道：“他家中有什么人？”

那女人答道：“他是一个孤老头子。”

女城主一愣。如果他是一个四世同堂的老人，他家中就有许许多多的亲人。那样他就一定可能惦念着其中的几个人，拣一个他最亲的亲人弄来，他就一定会俯首贴耳。如果他是其他的什么可挂念的人，你也可能会有办法弄他。

可他是一个孤老头子。

女城主道：“他喜欢什么？”

那女人沉吟道：“也没有听说过他喜欢什么，只是他总在他的钱庄里，聚敛财富，从来没有见他有什么爱好。”

女城主突然笑了：“他天天聚敛财富，就不是爱好了么？”

那女人道：“属下明白了。”

苦苦道：“好，好，明白了就好，你还不快去办？”

那女人起身而去。

败家子宝贝站出来，说道：“属下三人去办那事，无奈那个无名客的功夫实在是厉害，和他动起手来，不但没有拿回来那一本让他窃去的剑谱，反倒死了一个人，让他出手把石三杀死了。”

女城主显然很是意外，她盯着两人，好半天沉吟不语。

苦苦问道：“依你看，现在怎么办？”

败家子宝贝道：“我已经派人盯住了那个无名客，如果城主能亲自出手的话，或许我们可以把无名客干掉。”

女城主冷冷一笑，显然对败家子宝贝的话她不以为然，她知道败家子宝贝的主意并不高明。

南宫一鸣心里又惊又怒，他明明与女城主有过话，要她再也不去害人，要她从此就罢手，不去与这些江湖人物争一时的短长，她也含情脉脉地答应了，岂能料到她会出尔反尔，不顾她与南宫一鸣的诺言，竟然仍弄这些暗算别人，置人于死地的勾当？

他是不是与吴帆白白讲了那么多话？是不是吴帆根本就不曾想过要放过这些江湖豪杰，只是漫言答应他而已；而他却信以为真，以为她从此就会再也不去沾染江湖血腥，这是不是他太天真了，是不是他又受了吴帆的欺骗？

她决心要把这二十人都置于死地。

南宫一鸣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契丹人看着女城主，他那神态极为严肃。契丹人可能也不满意女城主的做法，所以才让南宫一鸣来这里看看，看她如何弄阴谋诡计。

苦苦问：“城主，那些拿出来珠宝的人如何处置？”

女城主道：“如何处置他们，你去办好了，让他们无声无息地死去，这有多好？”

苦苦应了一声，就出去了。

契丹人向南宫一鸣摆了摆手，他示意南宫一鸣随他走。

南宫一鸣也不想在这里多呆下去了，他起身向外走。

这时，他们听到了一声轻轻的叹息：“你们既然来了，还想走么？”

一时愕然，马上就过来了一个女人。

她站立在他们两人的藏身之处。

她是女城主。

南宫一鸣非常不愿意在这时，在这里看见她。

但她一眼就看见了南宫一鸣。

“好，好，是你？真的是你么？南宫公子，你可是让我吃了一惊……”

她如今犹戴着面纱，让两人不知道她的脸色是怒是嗔。

契丹人想仗身而起，却被南宫一鸣止住了。

南宫一鸣缓缓走至她的面前。

“如果我记得不错，你曾经告诉过我，你再也不弄这些了，你要好好过你自己的日子。你的话刚刚说过不久，你告诉的人就是我。可现在你让我讲什么才好？”

女城主道：“南宫一鸣。南宫一鸣，你又不是一个大傻瓜，别人告诉你的话你怎么能相信？你知道不知道情人之间的话是最没有用的？他们一高兴时，什么山盟海誓不讲，可你又看见多少人讲了就做？你对此何必认真？”

南宫一鸣一时气极了，他顿时从头上一直冷到了脚心。

原来是这样，原来这个吴帆是要他上当的，她对他那一往情深，却原来只是一场游戏.....

南宫一鸣还有什么可说？他对这个女人还能有什么话可讲？

“你为什么要这样干？”

“男人也骗过我，骗得我几乎死了，我也要骗男人，也要他们死在我的手里.....”

她讲话时，一点铲也不动声色。

“你骗人时，竟然一点儿也不羞愧？”

“羞愧什么？你以为世上的男人有什么好东西？就说你吧，还不是同别的男人一样，见了女人就忘了你自己？你口口声声说你的丽儿，可你一见了我，就把你的丽儿也忘了，对不对？”

南宫一鸣道：“你错了。我并没有忘了丽儿，是丽儿她忘了我。她一连几日，丽儿也不来入我的梦了。我怎么办？我才同你.....”

显然她并不想她的手下人知道她与南宫一鸣之间的事儿，所以匆匆打断了南宫一鸣的话，道：“你别讲了，你今天与郑大镖主都得死在这里.....”

契丹人笑了，他冷冷道：“城主果然好眼力，让在下佩服。只是我至今也不明白，你凭什么留住我？”

几个人走向南宫一鸣与契丹人。

女城主突然一声喝道：“闪开！”

众人都让开了。

女城主道：“南宫一鸣，你以为你功夫不错，还有你这个契丹人，也自以为你可以来去无阻，你是不是想错了？”

她向后伸出了她的纤纤玉手。

那个为她捧剑的女孩子把剑递给了她。

她凛然道：“不出十招，我就让你们两人败在剑下……”

南宫一鸣暗暗吃惊，他不相信吴帆会有这么大的本事，她不就是有一手天下一剑的剑法么？她那剑法并不是举世无双的剑法，凭什么这样倨傲？

吴帆一剑在手，她吃吃艳笑着，向两人出手！

南宫一鸣是天下有名的剑客，他自然不畏惧吴帆的剑，吴帆一出手，他就向一边躲过。

这一剑又飘向契丹人。

郑开天是中州镖局的局主，他自然是见多识广，他闪身让过这一剑，吼道：“吴帆，你如果再出手，我可就不客气了！”

吴帆道：“你们两人一齐出手，省得我还要一一打发你们！”

郑开天是契丹人，他的血性十足，他怒吼一声，向吴帆冲去。

南宫一鸣闪身在后，他不愿与吴帆直接动手。

他看见了吴帆的剑变了，变出了一个很怪很怪的怪招。

吴帆的剑很慢很慢，慢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剑在契丹人眼前划了一个圆圈儿。

南宫一鸣心中一惊，他知道不好，怒吼一声，冲了过去。

但已经晚了，契丹人慢慢回过身来，他的脸是被吴帆的剑划出了一条条长长的血痕，直从额头划至右胸，血在怒涌，他看着南宫一鸣，吃力地吐出了几个字：“心……心剑……”

契丹人倒地而死。

他只看见了吴帆的一剑，这一剑已足以致命。

契丹人死不瞑目，他怒目而视，看着天空，他连天空也看不到，只是瞠目这地下宫殿的天穹。

一代豪杰郑开天就这样倒下了。

南宫一鸣看着吴帆，他的心里很冷。

吴帆，吴帆，你怎么会这样？你怎么会变成这样一个人？

南宫一鸣的手在抖。

女城主道：“南宫一鸣，你是不是别同我动手？在这些人中，我最看重的就是你。如果你能同我一起夺天下，我对你的情义不会变.....”

她的声音很温柔，她的声音中也有一种留恋。

她是不是真的很喜欢南宫一鸣？

南宫一鸣冷冷道：“你好自为之吧。”

他决心与吴帆一战！

他看定吴帆：“你骗了我，你拿到了大侠林渊的心剑剑法。你把这些人都骗来，是想把他们都杀死。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吴帆道：“我为什么不这样做？我要杀了你们这二十三人，让天下武林的人都明白，只有我，才是他们的武林至尊，只有我，才能统一天下武林.....”

南宫一鸣笑笑：“痴人说梦！”

吴帆一啸：“南宫一鸣，你的死期到了！”

南宫一鸣从来也没有这样狼狈过。

他在吴帆的剑下走了十六招了，这是惊心动魄的十六招。

他的衣服破了，他的头发乱了，他在地已经滚了几次，他无法很从容地躲过吴帆的心剑剑法，他很狼狈。

他好几次都是九死一生。

他不知道他今天会不会活着走出这座宫殿。

吴帆的剑终于把他逼倒在地。

吴帆的声音里有着狂喜：“南宫一鸣，你败了！”

南宫一鸣不睁眼睛，他在心中一叹，他败了，败在了大侠林渊的心剑剑法下，他无法抵得那奇妙的剑。

他闭目等死。

他不睁眼。

吴帆道：“南宫一鸣，你为什么不睁开你的眼睛？”

南宫一鸣苦笑道：“你没有听说过么，眼不见为净，我不愿意见你那骗人的模样……”

他在等死。

但好长时间，也没有出剑。

他只听到了一声叹息，这是一声很凄凉的叹息。

“把他关起来！”

第二章 阴毒的是女人

南宫一鸣被关在一间屋子里。

他明白，这一间屋子已经不是那一间很阴森的放着丽儿棺材的屋子了，也不是那一间有着很多很多的古物很幽雅清静的房间了。

这不折不扣是一间囚室。

南宫一鸣不在乎这些，囚室就囚室，他们既然把他南宫一鸣关在这里，就没有打算让他好好活着，也没有打算让他活着出去，他对这一切都很淡然。

他知道，自从吴帆把他骗了以后，他再也无法相信这世上的人了。

他又想起了丽儿，他想起了丽儿时，他的心中就又有了一丝歉疚。他是不是真的忘了丽儿，象吴帆所说的，他只是心中有时想着他的丽儿，而在大多时并没有把他的丽儿

放在心上？

那样，他算不算是一个真的痴心男人？

吴帆对他说了假话，她对他说，她从来不曾把大侠林渊的心剑剑法看过，她也从来没有练过那心剑剑法，可她今天一出手，就是这天下沛莫能御的心剑剑法，一出手就把名震武林的中州镖局局主郑开天杀死，她的心思真是狠毒……

她为什么要骗南宫一鸣？她以为她骗过南宫一鸣就可以骗过天下豪杰了么？

南宫一鸣的心中很不是滋味。

因为他相信过吴帆，他相信吴帆对他说过的话是真心话。他甚至相信吴帆听了他的话一定会改弦易辙，重新做人的。却不料，他的一番心思只是受了她的嘲弄，让她白白地耻笑了他一回。

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她只是恨她的从前的情人大侠林渊，还是从此她就恨天下的一切男人？

如果她只是恨大侠林渊，她不该出手对郑开天那么狠，她一击致命，让郑开天死不瞑目，她这么狠毒，可见她对世人已完全没有一点儿好感。

南宫一鸣心中感到很悲哀。

他这时听到了一声一声的哀唤。

“给我一点儿吃的吧，好不好？你们行行好，给我一点儿吃的吧？”

在南宫一鸣对面，也有一间囚室，那囚室里伸出了一只手。

这是一只很瘦很瘦的手，是一只老人的手。

他显然很饿，他的声音很弱，他的手软软地丢在外面，不甘心地等着。

走过来两个女人，是两个很漂亮的女人。

她们新浴刚罢，一个个还都发出一股股香味儿。

两个女人在嘻嘻地笑。

“阎老头子，听说你有一家很大很大的钱庄，对不对呀？”

那人的声音有气无力：“对，我有一家，可我饿，你们能不能给我一点儿吃的？”

一个女人道：“不能。”

那老头子呆了，他想不到她回答得这样快。

“我快饿死了……行行好，好不好？”

女人吃吃笑：“你饿么？看不出来，你饿，为什么那一间屋子里有酒有肉，你不去吃，却偏偏要在这里受苦受罪？你如果说了，就可以让你进那一间屋子了，你可以有吃有喝，还可以让我们姐妹陪陪你。那时你可就神气了，你再也不是受我们的气了，而是我们要受你的气呢。我们姐妹得小心翼翼地陪你，一点儿也不敢惹你，你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你看那样好不好？”

那老头子的声音干干巴巴：“我没有钱，我没有钱给你们。”

那女人笑得很阴森：“那可就对不住了。阎老头子，你的钱好好放着吧。我听说你连一个后代也没有了，是不是？那你就只好呆在这里活活地饿死。阎老头子，你如果死了，你的那些大笔大笔的钱都会落在谁的手里？你说，是谁有这么大的福份？”

老头子突然睛声怒吼：“胡说！我告诉过你，我没有钱！”

那女人笑了，笑得很悠闲：“是么，可你那家恒德钱庄是十足竞现的，天下十家有名的钱庄之一，谁不知道？你如果死了，你的那个大掌柜可就发了财了。我听说你总叫他是一个笨蛋。如果你死了，他是不是会变得更聪明？他一下子就成了天下有名的大富翁，他会不会为了这个，来一次这扶化城，来为你烧上一陌纸钱，让你在阴世间也有一点儿钱花花？不过，我听说他挺恨你，他大概不会为你烧纸的，是不是扶化城又这么远，他也不会来吧？如果他连一点儿纸也不给你烧，你会不会生气？你是不是会死不瞑目？”

老头子呆住了，好久，他才吼道：“滚！你给我滚！”

女人仍然在笑，她笑道：“老头子，咱们做一笔买卖好不好？”

老头子的声音有气无力：“做什么买卖？”

女人道：“你有那么多的钱，可我一点儿钱也没有，你可不可以我一点儿？”

老头子道：“你想白白要我的钱，没门儿！”

女人在媚笑：“老头子，你也不是没有见过世面的人，你怎么会不明白，你把钱给了世上的任何人，都可能是白给，只有你把钱给了女人，你才是真的给对了地方。你如果把钱给了我，你就可以有了女人疼你，就有了女人管你。那有多好，对不对？”

老头子道：“你给我走开！”

他的话已经是有气无力了。

女人道：“有人告诉我，你有足足三千万两钱子，这还不算你的几家宅院，不算你的几家店铺，是不是？”

老头子不吱声，看来是默认了。

“如果你每年花去那么几百万两银子，你还能花十年呢。”

老头子不言语，他看来也在他的心中想他的钱。

女人不管他，只是在自言自语：“如果一年花三百万，十年就能花三千万了，可你活到十年之后，就已经是七十岁了。你如果年年花上几百万银子，你还可以花上二十年。可惜啊可惜……”

老头子问：“可惜什么？”

女人悠悠道：“可惜你就要死了。”

老头子道：“你怎么知道我就要死了？”

女人幽幽地笑：“我怎么不知道？你不吃不喝，你也不能好好睡在一间舒服点儿的房里，象你这样大的年纪，骨头也不抗折腾了，你看，你这样下去，死还不是很快么？”

老头子不言语。

女人道：“如果你肯讲出来，你如果肯拿出几百万两银子，你的苦日子就没了。”

老头子突然道：“好，好，我干，我干！我要你这个混蛋来陪我睡，我要让你明白老头子还不老，不一定会比你早死呢。”

女人的声音很媚，也很欢欣：“好，快，让人给阎老爷子找一间好屋子，让我来陪阎老爷子……”

女人吃吃荡笑着，去扶老爷子。

叭！叭！

一连两声脆响。

女人失声道：“你……你……你想干什么？”

老头子哈哈笑：“我先打你两个耳光，让你尝尝老头子的滋味。”

女人狠狠道：“你想变卦？”

老头子道：“我不想变卦，我只是想让你来陪我，我要让你天天尝尝这好滋味。你以为银子好赚么，赚银子时，人就得受苦。”

女人半晌无语，最后她慢慢道：“好，老爷子想打我，只管打好了……”

老头子道：“过来，来扶着我！”

女人果然很听话，扶着他，慢慢走出去了。

南宫一鸣看着他走过去，他的心里很是震惊。

他想不到，吴帆的手下人竟然能为了逼出金钱，什么花招都用。她们决不是一些平常的人，她们一定有极大的图谋。

她们想干什么？

他正在闭眼思想，就听到了一声叹息。

他没有睁眼，但他知道是吴帆来了。

“南宫一鸣，你看，实在委屈你了，让你在这湿湿的牢房里呆着，你是不是还想去

那一间放着丽儿的尸体房间？你如果实在想去，你就可以去……”

南宫一鸣一言不发，他动也不动。

“你不相信我？”

南宫一鸣道：“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

吴帆看着他，她的眼里有一丝温柔：“你不明白，我只有对你讲真心话。你不相信我，我又有什么办法？”

南宫一鸣不屑于同她讲话。

她苦笑笑：“好，如果你愿意，你就自己去那一间屋子好了。我把这一间屋子的锁打开，你愿意走就走。”

吴帆走了，她悄悄走了。

入夜了，南宫一鸣听见了那个老头子阎德奉的笑声，尽管他是在苦笑，但他毕竟是在笑，笑总比在这牢房里苦苦呆着好。

南宫一鸣这时在想什么？他是在想那个张巧儿，还是在想他的丽儿，不然，他就是在想这个喜怒无常的吴帆？

他很饿，但没有人给他送吃的。

他如果走了，他去那一间房里，同他的丽儿在一起，他是不是会好受一些？

他站起身，慢慢走出去。

他看见了那个山西恒德钱庄的老头子阎德奉，他正搂着两个女人嘻乐。他让两个女人对他奉承，他很快乐，他的面前放着一些酒，一山珍海味，香气逼人，让南宫一鸣不禁食指大动。

但他只是看着阎老头子。

阎老头子道：“混蛋，你是不是一个女人？你如果是一个女人，你怎么不会讨我喜欢？你要用尽你的本事，讨我喜欢，你就有银子了，你干哪，来啊？”

那两个女人就竭尽全力，去计好这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子。

南宫一鸣慢慢走开了。

他如果不再走开，他一定会呕吐不止。

一路上无人，他当然也不想逃走，他连向那一面大墙看也不曾看过一眼。

他直接走进了那一间有丽儿，还有棺材的房间里。

他伏身在丽儿的棺材边。

他对丽儿有无数话语要说。

丽儿，丽儿，你怎么死得那么早？你知道不知道，这世上决不会再有你这样的好女人了？你知道不知道，世上的女人尽多，但没有一个会象你一样，纯真正直，你对我那么好，我怎么会忘记你，你说，她这样欺骗我，是不是她是天下最恶毒的女人？你如果活着，你一定会来安慰我，要我不要急，别对这世上的一切都没有信心.....我可是真的很想你呀，丽儿.....

他流下了热泪。

他一向不相信那名言：男儿有泪不轻弹。他知道，他为了丽儿，不知道流过了多少热泪了。

他不知道他在这放着两口棺材的房间里呆了多久了。

他只是呆呆地看着丽儿。

这时，他听到了一个人在讲话。

“你何必那么伤心？世上的女人又不只是有你的一个丽儿，你如果要找女人，我尽可以为你找到，你从前要那个张巧儿，我也给你办到了。如果你现在嫌秋夜寂寞，我可以让我的人好好陪你.....”

南宫一鸣冷冷道：“你以为我是那个老头子么？”

吴帆道：“世上并不存在着什么正人君子，所谓正人君子，只不过是一群装模作样

的混蛋就是了。你如果愿意，我可以让你好好快乐快乐.....”

只有一瞬间。

这房间变了，变得连南宫一鸣也暗暗吃惊了。

没有了棺材，没有了那阴森森的气息，只有许多的妇人来来往往，忙着装饰房间。

房间变成了一间古色古香的喜屋。

房间中间挂着彩绸，喜庆的彩绸交成了十字，都是红红的颜色，在房间正中是一张大大的床，床上有一厚摞被子，都是上好的料子做成的。被子上绣着五子登科，绣着石榴、牡丹，还有一切喜庆的物什，屋子里，还有一些日常用具，有一些很讲究的用品。

吴帆的脸上有笑意。

所有的女人的脸上都有笑意，她们尽心尽意地张罗着，一转眼间，就把这房间张罗成了一间很漂亮很漂亮的喜屋。

吴帆道：“南宫一鸣，我明白你这个人，你这个人是有病了，你的病是想女人想的。你看看，我给你找一个女人，你喜欢的女人，好不好？”

吴帆向手下人一声令下，所有的女人都一个个走了过来。

吴帆道：“我可以告诉你，我的这些人决不会比那个张巧儿差，你看好了谁，就点点头。我就让她同你成亲。”

南宫一鸣不讲话，他无话可说。

女人们千娇百媚。

她们有的羞涩不已，有的脸色胀红，有的搔首弄姿，还有的故作姿态，——在南宫一鸣眼前走过。

南宫一鸣也不知道是如何想的，他竟然看着这些女人，看得津津有味儿。

他是不是仍然是那个南宫世家放荡不羁的长公子，是不是又变成了那个声色犬马的南宫一鸣？

都走了过去。

最后走过来的两个女孩子，是那个替她捧剑的女人与那个为她办事的苦苦。

苦苦在笑，她笑得很憨。

那一个捧剑的女孩子的脸色很严肃，她的眼睛很大，她吃惊地看着南宫一鸣。

她们是喜欢南宫一鸣，还是怕她们被南宫一鸣挑选上？

南宫一鸣突然笑了：“站住！”

苦苦站住了，那个脸上毫无表情的女孩子也站住了。

吴帆道：“南宫公子，你是看上了哪一个？她是苦苦，另一个叫白菱。”

南宫一鸣道：“既然你愿意，何不成全了我，让这两个女孩子陪我？”

吴帆显然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她的眼中象有深深的湖水，她盯着南宫一鸣，好半天才说道：“好，如果南宫公子喜欢，就让她们服侍公子好了……”

南宫一鸣的脸上突然升起了笑意，他笑得很快活，他一跃而上。

把这两个女人搂在怀里，放声而笑：“好，好，果然是好！吴帆，你让我真的遂了心愿，你要我做什么，你说好了。”

吴帆的眼睛盯牢他，轻轻道：“我不要你做什么，我只要你好好待她们，好好快活就行了。”

南宫一鸣抱住了苦苦与白菱，他一冲至床上，他向吴帆道：“好，好，你既然把这一切都办好了，你们为什么不都走开，你们如果都走开，我担保我一定会更满意。”

他哈哈大笑，笑得很放肆。

吴帆冷冷道：“好，我们走！”

真的都走了，真的只剩下了南宫一鸣，真的只剩下了他自己和两个温柔可人的女孩子。

苦苦道：“南宫公子，你真的……要我们？”

南宫一鸣道：“当然，为什么不要？”

他似已陶醉，口中念念叨叨：“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好，好，真是好……”

他抱着两个女人，已经沉溺入他自己的欢乐中去了。

第三章 女人温柔夜

南宫一鸣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何处，他明明是与那一对女孩子在一起，但他看到了那一对女孩子的羞涩，看到了她们的脸色变了，她们变得忸怩起来。

她们决不是没有见到过男人的女孩子，她们对男人女人间的一切该已经是熟稔如故。但她们很是拘泥，她们不能同南宫一鸣很亲热。她们很被动。

南宫一鸣很象一个放荡不羁的大少爷，他正一心一意地动手，抚摸着那个叫白菱的女孩子。

白菱看着他，象看着一个怪物。

“南宫公子，你是不是忘了你姓什么了？”

南宫一鸣笑道：“不错，我忘了姓什么了，但我没有忘记我现在该干什么，这不是很好么？”

白菱极怪地笑笑，她瞅着南宫一鸣，那模样象瞅一个死人。

苦苦道：“南宫公子，你同我在一起，你可就要倒霉了，你知道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

南宫一鸣道：“你叫苦苦。”

苦苦道：“对了，我叫苦苦。不是我自己苦，而是同我在一起的男人苦。他如果和我在一起，他可就苦极了。”

她那样子活象是一个顽皮的孩子。

南宫一鸣不理睬她。

南宫一鸣坐在床上，他很乐，他乐得吟起诗来：“美酒不多，佳人玉臂，让人沉醉，让人快意极了。”

白菱看着他突然道：“你要死了，你是不是知道？”

南宫一鸣道：“你怎么知道我要死了？”

白菱冷冷道：“因为我随城主十几年，我还从来没有看见她对谁这样好过。她从来就看不起男人，她对你这样好，你就一定是要死了。”

南宫一鸣心中一惊，但他看来却象是行若无事。

“我要死了么？死就死，死有什么稀奇的，你们好好待我，我死了也不觉得冤屈……”

他对白菱这话毫不在意，他仍然去搂抱她，要求一夕欢娱。

这时，他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他死就死，你以为他是什么好东西么？象他这样的沽名钓誉之辈，死了比活着好。让他这样的男人活着，不知道会害死多少纯情热诚的女孩儿……”

说这话的是女城主。

她就坐在他的喜床的后面。

如果南宫一鸣把帷帐拉开，他就可以看见女城主人了，她此时正坐在棺材里，正冷冷地听着南宫一鸣与两个女人在嬉戏。

南宫一鸣道：“怪不得白菱与苦苦都那么不自在，原来是这里还有你呢。你是她们的主子，你在这里，让她们怎么会放心同我嬉戏？你在这里，大概不是来听壁角的吧？”

吴帆一愣，她的脸色变了，变得绯红：“南宫一鸣，你有什么好事，让人有心思去听你的壁角？我是什么人，我怎么会去听你的壁角？”

你只不过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你的心思肮脏已极，谁希罕你这个负心男人？”

南宫一鸣看着白菱与苦苦，他突然哈哈大笑。

吴帆道：“你笑什么？”

南宫一鸣道：“我在笑你。”

吴帆道：“你笑我什么？”

南宫一鸣不笑了，他看定吴帆：“你是不是有点傻？你看人家有了新婚之夜，一心一意要与这两个女人亲近亲近。你却要在一边大杀风景，睡在一边那棺材里。棺材里有什么好？你为什么偏偏要睡在那里？我们在一起狎浪亲昵，你却在一边受苦受罪。难怪你的手下人对这个福气不敢消受。”

吴帆道：“我告诉她们同你在一起，至于你是不是能让她们对你很好，那要看你自己了，是不是？你不是一向对女孩子极有手段么？你为什么不对她们好好地软言温语，让她们上你的当，让她们委身于你，然后你就再把她们抛弃，让她们找也找不到你……”

南宫一鸣一叹，她对男人的成见已深，让人再也无话可说。

南宫一鸣看着白菱与苦苦，她们两个是女城主手下最漂亮的女人。

但她们如今在南宫一鸣的怀里，确实是如坐针毡。

她们是不是很怕女城主？她们是不是知道女城主的心思，知道她对南宫一鸣很有一点特殊之情？

南宫一鸣道：“苦苦，白菱，你们是不是该同我好好地乐一乐了？我有许多好方法，能让你们快活……”

苦苦与白菱看着他，她们不能动。

女城主道：“苦苦，白菱，既然南宫公子想想乐一乐，你们为什么不让他恣意乐一乐？”

苦苦与白菱仍然不动声色，她们不能与南宫一鸣狎浪，她们知道，女城主并不乐意让她们与南宫一鸣在一起。

女城主道：“南宫一鸣，她们不喜欢你，你有什么办法？”

南宫一鸣道：“你在我的快活之处弄这么两口棺材，我是一点儿也不怕，可她们是温柔可人的女孩子，她们吓也吓死了，怎么会有心同我快活？”

女城主道：“你是不是该去别处找你的快活，在这里，你是不是找错了地方？”

南宫一鸣叹息道：“你说，我去哪里才好？”

女城主道：“你去别处，让苦苦为你找一个地方。”

南宫一鸣道：“可惜，我还不想离开这里。”

吴帆道：“你是不是要我把这两口棺材搬出去？”

南宫一鸣道：“为什么要把棺材搬出去？你知道不知道，你如果在最快乐的时候，你身边放着一口棺材，你就一定不会得意忘形。这对你会很有好处的。”

吴帆道：“好。你愿意有这棺材，就有这棺材好了。但你这样做，怕你会唐突了佳人呢。”

她象是心情又好了起来，她吃吃窃笑，象一个得意的小丫头。

南宫一鸣象得意时的楚王，他左拥姬，右抱妾，一副风流天子的快意，他看着吴帆，哈哈大笑。

吴帆一脸寂寞：“你笑什么？”

南宫一鸣一叹：“我该感谢你，我在南宫世家时，虽然我是长公子，但我上有老母，下有无数南宫家人，我岂能这样快活风流？你可是让我尽尝了快活风流的滋味……”

吴帆道：“是么？”

她的脸色阴沉，她并不快活。

不知是扶化城的乱事让她心思不属，还是南宫一鸣的快活并不能让她高兴，她的脸色不好，她对南宫一鸣的话并没有什么反应。

南宫一鸣让苦苦为自己斟酒，他一边喝一边唱。

唱的是三国时魏相曹操的歌，一曲《步出夏门行》。

南宫一鸣的歌声十分悲壮，让人有怆然涕下之感。

“东临碣石，
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
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
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
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
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
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
歌以咏志。”

南宫一鸣唱完了这一曲《步出夏门行》，他低下了头，他想起了他自己这些年在江湖上的风风雨雨，他有无限感慨，要对人倾吐。

可他无人可说，他对谁说他的心中情愫，他对谁一吐他的心中块垒？

吴帆似乎也被他的歌声迷住了，她低下了她的头，她不知道是在沉思还是在遐想，她是不是又沉浸在她与大侠林渊在江湖上联袂行走，快意恩仇的日子里了？好是不是又想起了她与江湖上的一些朋友们的一些往事？

她好久后才一叹道：“南宫一鸣，你是不是不愿意同她们在一起？如果你不愿意，

我也决不会勉强你，你就还来睡你的棺材好了。”

南宫一鸣道：“吴帆，我真的不明白你的心思，你真的要把天下的男人都杀光了不成？”

吴帆道：“我杀死一个是一个，杀光不杀光他们，却要看我是不是愿意。”

她的声音仍然满是怨恨。

她心中的仇恨是不是再也不能化解了，她是不是这一生都要把自己埋入对男人的仇恨中了？

南宫一鸣突然一改他的狂态，他向苦苦与白菱行了一礼，说道：“姑娘，实在对不起，让我与你们的城主好好谈谈，好不好？”

苦苦很寓深意地看了他一眼，白菱则面无表情，淡淡地一笑，随苦苦走了出去。

南宫一鸣道：“吴帆，如今这里只剩下了你我，我们是不是能好好谈一谈？”

吴帆看着他，突然笑了，笑得很是妖艳：“谈吧，有什么不能谈的，你要做什么，我一定会让你得到满足，你说好了。”

“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城主？”

“你问过了我，我也告诉过你了。”

“你已经练过了大侠林渊的心剑剑法，你完全掌握了这种绝世无双的剑法，你为什么不承认？”

“我为什么要承认？你是不是想过，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林渊他自己，还有……他的……那个女人，还有谁比我更有权力得到他的这本剑谱？”

南宫一鸣在他的心中浩然一叹，她的话确实也有她的道理，除了林渊自己，和他的妻子馨儿，还有谁比她更有权力得到这一本剑谱？

真的再也没有人了。

南宫一鸣道：“你为什么要杀死这么多人？”

“因为他们都该杀!”

南宫一鸣道：“他们都是江湖上的人物，他们在江湖上都活得好好的，他们怎么会惹着了 you？你为什么要杀死他们？”

吴帆凛然道：“如果他们都是好男人，我一定不会杀死他们，就象你，我并没有杀死你，是不是？如果你同苦苦和白菱在一起时，是一个忘形的放浪男人，我也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你!”

南宫一鸣默然。

吴帆道：“我要杀死世上的一切坏男人，包括那些嘴里说的和心里想的不一样的，做的和说的不一样的男人，我要让他们都死光!”

南宫一鸣一叹，心道：吴帆，吴帆，你这又是何必呢？世上的忘形男人多的是，你的剑再利，你的刀再快，你又能杀死几个？你又何必同他们如此认真呢？

吴帆道：“那些忘恩负义的，口是心非的，男盗女娼的男人，都要他们一死赎罪。”

南宫一鸣看着吴帆，他明白他劝不转她，她心里有一块垒，她不杀人不快，她不杀人也决不能释然。

失意的吴帆将会在江湖上制成血腥。

“南宫一鸣，如果你不是一个痴心男人，我就决不会留下你。我要把你也一起杀死，让这个世上的女人对男人再也不百依百顺。”

南宫一鸣看看吴帆，他站了起来，对吴帆道：“我明白了，你只是一个疯子，一个完完全全的疯子!”

吴帆在冷笑，她笑时脸上的肌肉在抖。

第四章 色是杀人刀

当锦衣人进入了女城主的大厅中时，她正一个人在浅斟细酌。

象是失意女人的无聊，又象是春闺女人的寂寞，她正在把玩着她的酒杯。

锦衣人进来时，毫无声息。

他象一只狸猫一样，滑入了大厅。他轻轻地站立在女人的面前。

女城主竟然看也不看他。

“你来了？”

他点头：“是我。”

女城主道：“我知道你这两天也许会来，但我不知道你来时会告诉我什么。”

锦衣人道：“如果你没有忘记，你是叫我去查查，是谁杀死了江湖豪客与龙湖刀客的，还有另一个死人是那个倒霉的胖子何。”

女城主的声音突然一振，她凝眸而视着锦衣人，缓缓道：“这么说，你是查到了？”

锦衣人不看她的目光，他的眼光看着别处，他慢慢说道：“我查了许久，终于找到了凶手……”

女城主站了起来，看起来她也十分想知道那凶手是谁，她急急问道：“是谁？是谁杀死了他们？”

锦衣人凝定双眼，直瞳目而视着她，他一字一句地道：“是你，就是你，就是你杀死了他们！”

女城主先是愕然，然后就是轻轻地俏笑了，她笑得很大度，笑得很自然，她面对着锦衣人时她的动作突然变得十分温柔，象是对一个并不能十分熟谙人情世故的孩子的一种宽宏，她向锦衣人笑，那笑意中有十二分的怜悯：“锦衣人，你是不是真的在认认真真讲话？”

锦衣人道：“我说得并不假，你让你的手下人去找的龙湖刀客与江湖豪客，终于让

他们对面出手，你又让你的人去给那个胖子何下毒，把他也毒死了。后来，这二十人中又失踪了一个山西恒德钱庄的老头子阎德奉，也是你把他弄没了的……”

女城主道：“你说完了么？”

“没有。”

女城主的身姿没变，她仍然看着锦衣人，她慢慢说道：“既然没讲完，你为什么不讲下去？”

锦衣人看到了女城主的娴雅姿态，她用她的一只手去轻轻拢她的云鬓，她那姿态极是高雅，让人看了会惊叹不止。

锦衣人突然不讲话了，他只是呆呆地看着女城主。

他的声音很空洞，象在梦中初醒一样：“我记得你告诉过我，只有一个人看过你的面容……”

女城主的声音有些慵懒，她的声音里透着一种深深的倦意：“对，他也是一个男人。”

锦衣人道：“你告诉过我，他是南宫一鸣。”

“不错，南宫一鸣不光是一个男人，而且还是一个很不错的男人。”

锦衣人道：“我也很不错。”

女城主道：“是么？”

她的声音并不响亮，但她声音的懒散，她的声音的犹豫，都让男人容易产生非份之想。

锦衣人冷冷笑道：“如果我一出手，南宫一鸣就死会在我的手下，象一条狗一样死去。”

女城主提高了声音：“是么？这可是很稀奇，你以为南宫一鸣很容易对付？”

“他并不比一条狗更凶。”

女城主道：“如果南宫一鸣是条狗，你是什么？”

“我只是一只狼，一只恶狼，一条色狼。”

女城主看来并不想注意他的神色，她也许是装着看不见他的目光。

“听说你与张巧儿是一对并蒂鸳鸯？”

锦衣人很不愿意提起这一话题，他轻轻道：“她是皇帝的女人，我是皇帝的官员，我对她没有兴趣。”

女城主突然吃吃笑起来：“可她对你很有兴趣，是不是？”

锦衣人道：“皇帝的女人是动不得的，你以为皇上也同老百姓一样，对什么都不在乎？”

女城主道：“可据我所知，不论他是不是在乎，只要你对她有兴趣，你对皇上根本就不会在乎。”

锦衣人的话声中有限萧索：“我是他的臣子，我不能不在乎。”

女城主道：“你是锦衣人。”

锦衣人天下去得，他怎么会在乎皇上的一喜一怒，一嗔一蹙？

锦衣人叹了一口气，他再也不讲话了，他知道，他有许多事无法向女城主讲清楚。

女城主看着他，长长地一叹。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为皇上做奴才，不管怎么好，奴才也只是奴才……”

锦衣人愣了一下，他慢慢道：“我父亲是皇上的臣子，他死时握着我的手，要我去为皇上效力……”

女城主不语，她明白了。

世事艰难，唯有人情难过。

他如此做，也有他的不得已处。

女城主道：“如果我猜得不错，你与张巧儿都不是白白来这里的。你们一定是为皇上办事的，不然，你们决不会来这扶化城……”

锦衣人默然。

女城主看定锦衣人，她一字一句道：“也许，我与你还要有一次交手……”

锦衣人笑笑：“我不想与你动手，我只想……”

他的脸上有一种神情，一种渴望，一种期待，一种渴欲。

凡是体味过快乐的男人女人都明白这种神情是怎么回事。

女城主笑了，她是在轻轻地窃笑。

她一笑，让男人更局促，更脸红。

他的声音很不安：“你笑什么？”

“笑你。你很痴，是一个痴人。我可以告诉你，我长得并不漂亮，你如果真的看到了我，你就再也不会这么痴迷了……”

锦衣人当然不信，他知道，凡是美人，都愿意随意说她自己不美，她们明白这样说并不能让她们自己真的变丑，所以她们才说得很慷慨。

两人相对，象有了许久。

女城主再也不说话了，她知道她应该少讲话。

锦衣人也不知道他该说点什么好。

男人如果面着自己很钟情的女人，他只能有一个心思：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让女人喜欢自己。

“你为什么让南宫一鸣看见你的面貌？”

他很在乎这件事，他对南宫一鸣似乎有很大的反感。

女城主笑笑：“他愿意看，恰巧在那时我也想让他看看我，因为他从前有一个女人叫丽儿，丽儿死了，他恸不欲生。我想，什么样的女人能让他这样？我想看看，我是不是比他的丽儿更漂亮？”

锦衣人不再问了，他明白了。

他的嘴唇紧咬，他不想再问下去。

其实他还想问，但他知道他不能再问下去了。

锦衣人看着女城主，朦朦胧胧中，女城主似乎是天下最美最美的人，她艳若天仙，美若西施，让他的心中升起了一股焦渴来。

他的一句话说得很艰难：“你……是不是可以……让我看一看……你的脸……”

她吃吃笑了，她笑得很荡，笑得很随便，让男人心里更升起一种奢望。

“你何必要看我？你难道没有看见过长得漂亮的女人么？”

话虽然是这样讲，但她不待他再说，就把她的面纱拿了下来。

锦衣人就看见了她的面孔。

他说不出他看见了什么。

好像是在暗夜里，他看见了一道耀眼的弧光，又好像是在春天，他面前吹过了一阵暖暖的和煦春风，更好像是他看见了一个久久在他心头，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心中丽人。

他呆住了，他讲不出话来了。

丽人艳色，比花可解语，比玉更生香。

女人的讲话更柔：“锦衣人，你是不是已经看到了我的面容？在这些人中，你是第二个看见了我的面容的人。”

锦衣人道：“我知道了你为什么总戴着面纱了……”

女人不语。

象她这样的面容，如果不戴着面纱，岂不让天下的男人都变得失魂落魄？

锦衣人道：“我从今天起，有了一个新主意，我要杀死南宫一鸣，杀死他，而且越早越好。”

女人有一点儿诧异：“为什么要杀死他？”

“因为他看见了你。”

原因很简单。

女人一叹，她的叹声也柔婉，让人感到她的婉变可亲的样子，让人不禁想到她只是一个女人，想到她只是一个弱女人，要起而保护她。

“你打不过南宫一鸣的，你与他动手，只会被他杀死……”

锦衣人嘿嘿冷笑，他不相信他会不是南宫一鸣的对手。

锦衣人连话也不讲，他起身向外走去。

秋夜很凉。

南宫一鸣独自一人坐在他的棺材里。

丽儿不见了，吴帆说是她让人去把她好好地葬了，她对南宫一鸣说过，如果他想看看丽儿，他还可以去看，丽儿被放在一面象镜子样的大大水晶后面，看上去象睡了一样。

南宫一鸣忽然明白，他不该向这个吴帆提丽儿。

没有丽儿，也没有那两个女人苦苦与白菱，眼下只有他自己。

这里应该还有一个吴帆，一个和他一样，自认为自己为苦命的人的吴帆。

可她不在。

南宫一鸣就躺在棺材边，两条腿在棺材外面，晃着荡着，手里拿着一个酒瓶子，在一心一意地喝酒。

走进来了一个人，她是吴帆。

她的脸色绯红，她象一个刚刚还在谈情说爱的小丫头一样，还有几分喜悦，也有几分羞涩，袅袅娜娜地走了进来。

她的心情不坏。

“南宫一鸣，你要么就躺在棺材里，要么就好好地坐下来喝酒。你这个样子，真就象世人所说，一只脚已经迈入棺材里了。”

南宫一鸣悠然道：“人早早晚晚不是得迈入这棺材？其实人都是一样，有的人以为她很聪明，不惮奔走，以为她的力量很大，殊不知人力再大，也难回天？”

她笑笑道：“南宫一鸣，我告诉你，我今天的心情不错，你可千万别惹我生气……”

她的脸色潮红，确实是喜孜孜的。

南宫一鸣很惊讶地看着她。

“你又杀了人？”

她似乎是又喜又嗔：“你这个人怎么这样没有趣，杀人有什么可乐的？”

“再不就是你又从那些笨蛋江湖侠士的手里捞到了宝贝？”

她笑笑：“不是。你再猜。”

“该不会是你找到了意中人了吧？”

她的眉毛一挑，她惊讶地看着南宫一鸣：“哎呀，你怎么会知道？你是看到我了，还是你猜到的？”

她喜动眉稍，象是喜从天降一般。

南宫一鸣怔住了，他呆呆看着吴帆：“你不是开玩笑吧？”

她笑眯眯：“为什么要开玩笑？这是什么事，能开玩笑么？”

南宫一鸣心中告诉自己，她是吴帆，她是一个女疯子，她干什么与你无关。她要成亲，她就去成亲好了，与我南宫一鸣有什么关系？她要在江湖上称霸，她就去称霸得了，她可以成为又一个女儿楼的老祖宗，成为又一个江湖恶人冷雪霜，这和你南宫一鸣有什么关系？

可他心里偏偏不听自己的良言劝告，心里很不是滋味。

他实在掩饰不住自己：“那人是谁？”

吴帆看起来很愿意告诉他，她巴不得他有这么一问。

“锦衣人。你看他怎么样？”

南宫一鸣笑了：“你别胡扯，他是皇上的官儿。”

象吴帆这样的江湖女人，她怎么会看上锦衣人那样的皇帝爪牙？

她笑咪咪，看定南宫一鸣：“我看上了他，他就是皇上的爪牙又有什么不好？他是个男人，他功夫也不错，最主要的，是他善解人意呀……”

南宫一鸣看着吴帆。默然无语。

吴帆好像存心要好好折磨他一番，她笑吟吟道：“南宫一鸣，他还要与你动手呢，他说，他要杀死你。你看，他与你动手，谁的胜算大一些？”

南宫一鸣冷冷道：“他为什么要杀我？”

她乐道：“他说，你看过我的容貌，他决不容看过我的容貌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南宫一鸣默然。

她想一想，就扑哧一声乐了，她显得乐不可支：“南宫一鸣，你看他是不是能打得过你？如果他打不过你，那可就糟了，你看，我要不要教他几招心剑剑法？”

南宫一鸣又慢慢喝起酒来了，他看着酒瓶子，瓶子几乎要空了。

吴帆看着南宫一鸣，说道：“我活了这么大，还从来没有人为了我同别人打架呢。”

南宫一鸣看她，目光中有一种很奇怪的表情，那表情既有恨，也有爱。

吴帆装做看不见，她喃喃自语：“你说，到那时候，我是不是得心里向着锦衣人哪……”

第五章 大言说卦

扶化城的白日也同外面不一样，这里的白天是懒人的白天，白天你看不见多少街上的行人，总是夜里的人多，白天人少，白天出来的人夜里不大出来，而夜里出来的人白天也不大出门。

酒店里，总有一些日夜不分的人，他们是天天在这里喝酒的常客。

有一个醉汉，他已经在酒店里连着喝了九天了，他的眼珠子是红的，他的身子已经无法从坐着的椅子上站起来了，他如果站起来，就会马上倒下，再爬不起来。

他仍然在喝酒。

他来这扶化城的目的，就是要喝酒。他从他的家里逃似的跑了出来，就是要来扶化城喝酒。

他如果是在家里，他喝到了一天，总有他老婆会出来找他，而且他老婆会喋喋不休地埋怨那家酒店，埋怨卖给他酒的人，说他们要看着他喝死了也不管。

那时，他就想打他老婆，可惜的是，他的手脚都不好使，他无论怎么样用劲，他也打不到他的老婆，反而一出手，扑咚一声，人就跌倒在地上了。

他最恨他老婆，尤其是在他正在喝酒的时候。

他所以来到了扶化城，他在这里可以好好喝酒，他用不着怕老婆来找，他可以喝得很尽兴，一直喝到他死了为止。

真的没有人来干扰他，他一直在喝酒。

还有另外的人。

那个大言说卦的人也在，他仍然是那一个幌子，仍然是写着那几句能吓破人胆子的话：卦不惊人死不休，当场说祸福，一生说休咎，酒色财气全算准，不准赔割人头！

卦先生的样子也很踞傲，他眯着眼睛，似乎对来这扶化城的男男女女都不大在乎，他对这些尘世中的人根本就不看在眼里。

他的卦摊上，只有两枚大大的秦钱。

是秦时的半两钱。

来了一个看卦人。

这人是锦衣人。

他看着说卦人，问道：“问问情缘。”

只说这几个字，便再也不多说一句话。

说卦人乐了，他知道，这人是个知情之人，他明白，如果你想让说卦人不明底里，最好是少讲话，说得越少越好。

“问什么？”

“我想问一问我的情缘，我在这扶化城里也有一段情事，你给看一看，是不是能成？”

说卦人看着这人，这人锦衣玉衫，上衣处有几个玉攀儿，都是极昂贵之物，玉色滋润光滑，不是凡品。他的衣服虽然不是极贵重的衣料做成的，但剪裁却极考究，他的鞋是玉石做扣的，鞋面上绣的是天下时兴的苏绣。而且这人的脸色红润，看人时目定神凝，是个功夫极强的武林中人。一眼看去，他是一个内外功夫都极佳的一流高手。

说卦人明白了他的心思。

他是武林中人，如果是在外面，他一定可能有许多不可排遣的苦处，可现在是在扶化城中，他如果想杀人，就尽可以杀。他如果想要一个女人，就尽可以把她抢到手。他不这样做，一定是有他的难处。

说卦人道：“不知可不可以动问，阁下要的女人，是在眼前，还是在天边？”

锦衣人道：“眼前。”

说卦人的心中一顿，不对呀，如果依他的手下功夫，在这扶化城找上一个女人，该不会有什么困难的，他不去找那个女人，不动银子不动强，不去软磨硬泡，他偏偏来找说卦人，来找说卦人定夺这大事，这事儿就透着几分蹊跷。

说卦人笑笑：“好，好，不知你是想测字呢，还是爻卦？”

锦衣人道：“测字怎么样？爻卦又怎么样？”

说卦人道：“如果要测字，就请你在这里随意写下一个字来，兴之所至，随你所写，在下就为你测定这一段情缘是不是可谐。如果你不喜欢测字，你可以随手摇摇这卦筒，

摇出一支签来，就让在下为你看这支签好了。”

锦衣人道：“好，测字。”

锦衣人就要写字。

可说卦人道：“慢！”

他把一只枯干的瘦手伸了出来，向着锦衣人伸着，竟然伸得很直，很稳，没有一丁点儿颤抖。

“五十两！”

锦衣人看着他。

说卦人仍然伸着手：“五十两纹银！”

锦衣人脸色一变，他冷冷看着说卦人：“如果我没有看错，你的卦是十两纹银一算！”

说卦人道：“不错，我是每算一卦要十两纹银，可你一来，就不同了，你算一卦，就一定要足足五十两纹银，少一两也不算。”

锦衣人皱一皱眉：“你为什么一定要我五十两？”

说卦人一笑：“要你五十两，自然有我的道理。你不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你是一个富贵中人，富贵中人口袋里有的是银子，什么事不能办？偏偏你就办不了这件事，这事是不是很难？而且我看出，你又是武林高手，武林高手遇事，自然比凡人更我一层便利，可你却仍然不能办成这件好事。你算的事是难事，又是情事，岂能不问你多要些银子？而且在下也看得明明白白，如果我这一卦算不好，我就会马上死在这里，我为什么不问你要五十两？”

锦衣人笑得冷似寒铁：“你以为你能保住这五十两么？”

说卦人道：“当然，保不住五十两银子，我还来这扶化城干什么？”

锦衣人道：“好！”

他随手一掷，五十两纹银扔在了卦桌上。

说卦人道：“你是测字还是摇签？”

锦衣人道：“测字。”

说卦人道：“好，你随意写下一个字来，让我看看，我就可以为你说出这一段情缘是不是能偕。”

锦衣人再也不讲话了，他只是拿起了笔，在卦封上写下了一个大字。

这字是一个大大的“吴”字。

说卦人看着这个字，好半天不语。

锦衣人把他的口袋摘下来，把他的金银双钱掏出来，慢慢放在卦桌上。

金银双钱不是用来花用的，它们的身上满是血腥气。

说卦人却也不惧，他连看也不看这柄剑，他只是看着这个字，又看看锦衣人。

从锦衣人的脸色上，他什么也看不出来。

他就看着这个字。

这个字写得很快，也写得很有劲儿，笔酣墨饱，十分有力。

但在“吴”字的一折又一折处，显得有些迟疑。

说卦人笑了，他看见这一笔，就象看见了锦衣人的心。

他的心里一下子就轻松了。

说卦人当然要摆摆气派。

他又是沉吟又是摇头，他又是掐指又是眯眼，他又看看锦衣人的脸面，又晃脑袋又沉吟。

锦衣人不动，他很能沉得住气。

说卦人终于讲话了。

“你这个字，写得好，实实在在写出了你的心境。这一个大大的口，就说是你先生对这段情很在意，很小心。是不是？如人之对事物，有口则求，入于口，在于心，你对

于这情是很在意的。”

锦衣人不动，他明白，算卦人是在露一手，这一招在武功上叫“投石问路”。

他脸色没有什么变化，让说卦人摸不着头脑。

说卦人又道：“可你这一笔折起来，就有一些不妙了。”

锦衣人神气似乎一动。

“这一笔折起来，说是你的此事并不易为，你以为你可以万事得谐。岂能料到这事极是难处？下面又是一个大字，更加不好了，见出难为处了。口在上，但口小，大在下，但大大，口小而大大，你的口竟然不如她的大，你有什么办法可想？我以为你这件事很难办，很难办……难办的原因，就在于她比起你来，也不差，甚至她比你还要强些。”

锦衣人一句话也不讲，他从袋里又掏出一块银子，把它扔在了卦桌上。

说卦人心里一乐，知道他这回又说准了。

“她是比你还强，可你也不弱，所以你认定这段好事能成，你想去找她，可她心里不大乐意，你想找一个办法，让她能答应你……对不对？”

锦衣人看着说卦人，点点头。

说卦人突然摇头不语了。

他再也不讲话了，只是看着锦衣人。

“为什么不讲话了？”

说卦人看着他，眼中的有一丝的悲悯：“你还是不求这卦了吧？”

我看你这人有福贵之相，今后日子不可限量，你何必在这扶化城求这一段过路姻缘？”

锦衣人凝神盯着说卦人：“你看下去！”

他的右手又抓住了他的金银双钱。

说卦人道：“你的口袋里有多少银子？”

锦衣人也有一点儿诧异：“你想干什么？”

说卦人道：“你这一卦非同小可，你一定把你的最后的钱也拿出来，我才可以为你算好这一卦。”

锦衣人没有二话，他从口袋里掏，掏出来几张银票，把它都扔在了桌上。

说卦人道：“这银票是我的了。”

他很小心地把这几张银票抚平，然后慢慢装进他的口袋里。

锦衣人在等着说卦人讲话。

说卦人看着他，好久没有出声。

锦衣人有足够的时间，也有足够的耐心等。

他终于等来了说卦人的一句话。

“如果你在这扶化城呆下去，你只会被人杀死！”

锦衣人的脸色大变，他的手下很快，他一把就抓起了那金银双钱！

金钱逼在了说卦人的脸上，银钱逼在了他的胸前。

锦衣人道：“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说卦人居然面不改色，他冷冷看着眼前的金银双钱，泰然自若，他慢慢道：“你如果在这扶化城里呆下去，你只会被人杀死！你什么也得不到！”

锦衣人的声音生硬，变得很涩，很难听：“你怎么知道，你说！”

这时，他听到了一个人的很平静的声音：“他的话不错，你如果不走，你只会死在这里……”

锦衣人握住了金银双钱，他慢慢转过身去。

第六章 系成死结的包袱

锦衣人回身之前，他已经嗅到了死亡的气息。

他是一个身经百战的人，他能从生生死死的一次次决战中活下来，靠的是他的经验，他的智慧，他临战时的那种说也说不清的感觉。

他现在知道，他已经遇上了麻烦，他已经遇上了最难对付的对手。

他尽量让他的身子不显得僵硬，他一步步回头，直至完完全全回过身来。

他终于看见了眼前的人。他看见了三个人。

这三个人是两广漕运司使徐亨、死里生云风、天下说客祝穷思。

他很奇怪，这三个人都向他笑着，笑得很快活。

他怎么会感到有一种危险，他怎么会感到有一种很深很重的危机？

天下说客祝穷思道：“锦衣兄，你是咱们扶化城的名人，你与无名客的一场大战，直打得天地失色，直叫这些天下武林中人悚然震惊，再也不敢言战了。你们那震惊天下的一身功夫，可真让在下艳羡不已啊……”

他说话时，脸色分明是十分讨好，他那神情，让人想起了江湖的许多大户人家养的那些只靠看主人眼色行事的食客。

但他身边的死里生云风与两广漕运司使徐亨却一言不发。

锦衣人看着这三个人，冷冷道：“在下正在办自己的事儿，三位如果没有什么事儿的话，还是不要打扰我才好。”

死里生云风瞅着锦衣人，好半天才说了一句话：“刚才那句话是我说的。”

他那神色十分认真，不象是在开玩笑。

锦衣人冷笑：“我不明白，如果我不离开这里，会有什么凶厄？”

死里生云风长吁后道：“我是告诉你，如果你不走，肯定有麻烦在等你。”

锦衣人道：“我不怕麻烦。”

死里生道：“你如果不怕麻烦就好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麻烦事儿。顶多也就是一死，除了死，还会有什么更大的麻烦？我这一生死过了多少次，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已经活腻了，可我总是不死，总是一次次死里逃生，你有什么办法？”

锦衣人看着他，突然说了一句：“顶好你别碰上我……”

死里生的眼光突然变得锐利起来，他盯住锦衣人，慢慢道：“我还真就想能碰上一个象你这样的敌手。可惜的是，我从来没碰上。”

锦衣人猛然哈哈大笑，他大笑时，三个人都静静看他。

他目光似箭，盯着死里生云风，慢慢说道：“死里生，你还是不要碰上我的好。如果你碰上了我，你就再也不会叫死里生了。”

死里生也竟能哈哈大笑，说：“是么？我可是真想试一试。”

三个人看着锦衣人，都默然无语。

锦衣人道：“三位来这里，大概不是来看兄弟算卦的吧？”

徐亭一直没有讲话，他此时突然说话了：“锦衣人，我们找你，是有事要同你商量。”

锦衣人看看死里生云风，云风此时不看他，只是看着说卦人的那几签卦签。

而那个天下说客祝穷思却看着一边的一个女人，那个女人长得很好看，他就看个不够。

只有这个徐亭盯着锦衣人。

他们想做什么？

他们一齐进了一家酒楼。

楼上有清静地方，他们便一起落座。

锦衣人在等，等他们讲话。

四个人一坐下，便只有这个尖嘴猴腮的两广漕运司使徐亭讲话了。

他先清了清嗓子，干咳了几下，然后才说道：“咱们几个人，都是在朝廷行走的差

事人儿。不瞒兄弟们说，兄弟我来这里是有差事的。皇上对这个扶化城的怪诞行事一直不满意，听枢密使大人传下令说，圣上说过，难道这扶化城的天下就不是咱大宋的天下了么？我来这里，是要找出这武林中行事的主使之人，如有时机，便可把他拿下，送至汴梁问罪。现在兄弟已经查得明白，这里确实是有些图谋不轨之人，其中就以那个扶化城主为主，她本来是原来武林中的一个白道人物，原名叫做吴帆，不知怎么竟然性情大变，变得想以杀死这些江湖人物为快了。她从这些江湖豪客手里弄来大批金银珠宝，把它聚在她自己手中。不知道她这样干，要做什么？我们来这扶化城，不光是要看看她的用意，也要把她手里的珍宝弄出来，献与皇上。更要把这些江湖势力铲除干净……”

锦衣人道：“不知漕运司使这话，与我有什么相干？”

徐亭奸笑道：“我知道你是朝廷命官，虽然官职不大，却也是吃皇粮的人，在临危之时，你总不能放着皇上的事儿不管吧？”

锦衣人冷冷道：“漕运司使大人错了，我根本就不想管这些闲事。”

徐亭冷笑了，他笑得很奸诈：“是么？”他抚着他的几根鼠须，皮笑肉不笑地看着锦衣人：“你不想管这事儿？”

锦衣人道：“不错。”

徐亭道：“那好，那好。你们马上起身，让锦衣大人走好了。”

但此时的天下说客祝穷思与死里生云风都站在他前面，挡住了他的去路。

天下说客祝穷思道：“锦衣大人，你做事可得三思而后行啊，你岂不闻古人所说的：人生如梦，几度春秋。你如果此时做错了一件事，岂不要终生遗憾？”

锦衣人不愿听他唠叨，就轻轻一叱：“让开！”

天下说客毕竟只是一个说客，动不得真的，他一见锦衣人生气，就马上让开了。

锦衣人只向前迈出了一步。

他面前拦着的是死里生云风。

江湖上的人都知道死里生云风。

他们知道死里生，并不是因为他很有名气，也不是因为他的功夫很高，是因为死里生是江湖上人人畏惧的不怕死，死打死缠的人物。

你只要打不死他，他就一直跟你缠到底。

江湖上的人都不愿意惹他，因为谁也陪不起他。

死里生看着锦衣人，微微笑道：“如果你不坐下，我就与你一死而决。”

锦衣人道：“我为什么要坐下？”

死里生道：“徐大人要话要说，你何妨坐下把话听完？”

锦衣人道：“我要走了，我才明白，我在这里呆得太久了。”

徐亭突然冷冷奸笑起来：“他要走，你让他走。”

他看着锦衣人，慢吞吞道：“如果我向圣上奏一本，说你锦衣人不听圣命，擅自进出这扶化城，且与这里的匪人勾结，你看，这样你的日子是不是会好过一些？”

锦衣人道：“你以为我会象你，你以为我会怕皇上？”

他冷冷笑着，他的脸上慢慢升起了杀气。

他要下手了，他想他可以杀死这三个人，不管他们是谁，只要他敢威胁锦衣人，他就一定要杀死他们！

徐亭与天下说客祝穷思一起，与死里生云风站成了鼎足之势。

他们在等着锦衣人动手。

锦衣人已经解下了他的包袱，他正一点点儿解他的包袱。

他的包袱结成了许多的死结，他不厌其烦，一个个地解它。

三个人看见了锦衣人的目光，他的目光象是一个看见了十分新奇的玩艺儿的孩子，又热切又急迫，他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在解他的包袱，但因为他的包袱先前已经结下了许多的大大的死结，他解起来就很吃力。

他们看见，锦衣人的目光变得平静了。

他终于解开了他的包袱。

他从包袱里拿出他的兵器，他赖以成名的兵器——金银双钱。

他长吁了一口气，他很恭敬地把这兵器拿在了手里，然后再看定这三人，哑声道：“好，来吧！”

两广漕运司使徐亭看着他，久久不动。

徐亭不动手，死里生云风与天下说客祝穷思当然也不能动。

徐亭突然向锦衣人施了一礼，道：“好！锦衣人，你走吧.....”

三个人看着锦衣人的背影，久久无言。

天下说客祝穷思道：“徐大人，在下可有一点明白了。”

徐亭看看他，轻轻哼了一声。

死里生云风道：“我也不明白。”

徐亭看着锦衣人的背影，他的神色恶狠狠的，他冷笑道：“有什么不明白的？”

天下说客祝穷思道：“依在下看来，有死里生在这里，有大人，还有区区在下，三个人一起动手，杀死这个锦衣人是绰绰有余了，大人为什么不动手，竟然让他如此得意，扬长而去？”

徐亭道一叹。

“他如果动手，我们三人也不是他的对手。你太低估他了，你看他解包袱时那神情么？既恭敬又专注。他把包袱结成了那么多的死结，就只是想控制一下他自己的杀心，每逢杀人前好好稳定他的心神，他一点儿也不心焦气躁，只是心平气和地杀人。这一点，你做不到，死生也做不到，我更做不到。我们与他动手，根本就没有成功的把握.....”

三个人看着锦衣人，锦衣人慢慢走远了。

第八卷

第一章 冷香魂

黑熊陆四与郝慧姑娘在寻找胖子何。

他们知道了胖子何死了之后，就在寻找胖子何的那些珍宝了。他们风闻，这一些珍宝已经落在了扶化城主的手里。

他们要把这一批珍宝找到，要把它归还给大侠林渊。大侠林渊已经去了海外，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如果真的把那些珍宝弄到了手，他们也没有办法把它们送给大侠林渊，他们只是有一个念头：把本来属于林渊的东西弄回来。

他们决心找女城主。

他们走进了女城主的那座地下宫殿。

女城主静静地站在那里，她在等着这两个人。

她看着郝慧，想到了她就是林渊的师妹，心头就突然一阵子烦躁，她冷冷道：“黑熊陆四，你们来找我做什么？”

黑熊陆四道：“我找你要回林渊的东西。”

她颜面顿时冷了下来，她冷冷道：“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林渊。”

黑熊陆四愣了一愣，他知道她说的不是真话，他听得人家说，她就是那个与林渊十分相得的女侠天下一剑吴帆，但她从来没有让黑熊陆四见到她的面容，所以他无法认定她就是昔年的吴帆。

郝慧道：“你认不认得林渊，对于我们根本没有什么要紧之处，只要你肯把从胖子何手里弄来的那些本来属于大侠林渊的东西还给我们，别的也就没什么了。”

女城主的声音也变了，她冷冷而笑：“是么？这可新奇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大侠林渊还有什么宝物，他不是天下最有名的大侠么？既然是天下最有名的大侠，他就应

该是一贫如洗才对呀，他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东西？”

郝慧笑笑：“你好像对林渊很有成见，可惜呀可惜……”

女城主问：“可惜什么？”

郝慧笑道：“我可惜的是，就是你对大侠林渊再怎样诋毁，也没法让人把他忘了……”

女城主默然，她心中明白，郝慧的这句话很对，她无论怎样说大侠林渊不好，武林中的人也不会相信她的话。

她的声音突然变得懒洋洋的了，她说道：“我干嘛要诋毁他，他算是个什么东西？”

她的声音中满是恨毒与轻蔑。

黑熊陆四看着她，他与郝慧互相看看，他们已经差不多可以相信她就是那个被大侠林渊伤透了心的女侠吴帆了。

郝慧突然一叹，她柔柔说道：“换了我，我也会象你一样，也一样恨他……”

女城主没有讲话，她听了郝慧姑娘的话，她只是身子一震，看着郝慧。

她明白郝慧的话么？

黑熊陆四是明白他的妻子的话的，他知道，当初郝慧是大侠林渊的师妹，他们两个人很不错，但因为林渊当时是被他的妻子馨儿给下了毒，弄没了武功。林渊就逃走了，去郝慧家里，郝慧喜欢上了林渊。（可也是的，为什么天下的女孩子都喜欢大侠林渊？就是他狗屁也不是了的时候，她们也都是喜欢他。但林渊没有与郝慧成亲，他只是恋着那个害得他要死要活的女孩子馨儿。虽然如此，郝慧对林渊仍然是很有好感的。

女城主当然不知道郝慧与林渊有这么一段隐情，她幽幽道：“世上的女人都可以喜欢林渊，只有我恨他……”

郝慧道：“你肯定是天下一剑吴帆，只有一个女人最恨林渊，她就是天下一剑吴帆！”

女城主慢慢摘下了她的面纱。

她果然就是那个天下第一的美人吴帆，她果然就是那下天下一剑吴帆。

三个人都怔在了当场。

时光流逝，三个人都不知该说点什么才好。

郝慧道：“听说，他是去了海外……”

她是女人，她就明白女人的心思。

她与黑熊陆四都是大侠林渊的好朋友，但林渊走时，他们也不知道。

她真的是不知道。

吴帆悠悠道：“我不想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她的声音很轻，无怨亦无恨。

黑熊陆四突然瓮声瓮气道：“你如果不想林渊，你怎么会要他的宝物？”

吴帆一听他的话，马上脸色一变，她冷艳的神色，让黑熊陆四也不禁心中一抖，他明白他的话实在是有些唐突。

他是男人，男人有时比女人更能明白女人的心思。他是一个粗心人，但是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粗心的人，他就更能知道吴帆的心意？

吴帆道：“我不该得到那些东西么？你们以为，只有你们才是林渊的朋友么？”

黑熊陆四只好再问：“你以为你是大侠林渊的好朋友么？”

吴帆笑了，笑得很媚，她盯着黑熊陆四的那目光让郝慧姑娘也不禁眼热心跳，吴帆道：“黑熊陆四，你与林渊是好朋友，我与林渊也是好朋友。你说，这些东西既然是大侠林渊的，也就是我的，对不对？”

郝慧道：“你想错了。我与四哥并不想要这些珍宝，我们只想为我师兄寻找回这些东西，以便他有朝一日归来时还他。”

吴帆笑了，她象一个小姑娘一样拍手笑着：“不错，不错，我也是这样想的，我也是想，先把林渊的这些东西弄回来，有朝一日，他回来了，我就还给他。”

黑熊陆四心实，他当下就十分喜欢，他向着吴帆笑笑，他笑得很憨。他对妻子道：

“这不就行了么？她也是要还给林渊的，咱们走吧。”

郝慧明白吴帆的话是谎话，但黑熊陆四一这样说，让她觉得很是为难，她沉吟着，不想说破她的谎话，怕让她笑话黑熊陆四糊涂，但她在想主意，想一个既能让黑熊陆四明白，又不直接说破吴帆谎话的好主意。

郝慧看着黑熊陆四已经向门外走去了，她还是没有想出一个好主意来。

她只好随着黑熊陆四走出来。

吴帆在笑，她笑得很欢畅，她笑得很得意。

她只讲了一番话，就让黑熊陆四退兵了，她怎么会不得意？

三个人已经走到了门口。

突然，郝慧一声大喝，她身子一纵，就回身击向吴帆。

她这是致命的一击，是她向大侠林渊学来的一招，这一招叫做“天外飞鸿”，这一招施出，威力极大，即使是象大侠林渊这样的样的高手，临时猝遇有人向他施出这一招，他也只好退让。

可吴帆的身形很快，她一转身，马上就拔出剑来了。

她随手出了一剑。

这一剑很漂亮，是黑熊陆四见到的最完美的一招剑法。

剑只是向郝慧的身前轻轻一划，剑尖划了一个很美很美的弧，这弧象一道闪光，把郝慧生生逼了出去。

好险！

郝慧一连施了三招，一招“吴道子出笔”，生生把身子让了过去；但她知道这一剑的厉害，就没有迟疑，又用了一招“脱袍让位”，身子再疾向后退，一直退到了五丈之外；想不到这一剑却如附骨之蛆，一直跟在她的身前，剑尖抖着光芒，一直奔向她的胸前。她又用了一招“大鹏飞举”，才真的让开了吴帆的剑尖。

黑熊陆四怔住了。

他刚才想出手，他想出手去救郝慧，但吴帆的那一剑太快了，他没等出手，郝慧已经免起鹞落，一连出了三招，堪堪让过了吴帆的那一剑。

黑熊陆四看着这一剑，他看得胆战心惊。

这是什么剑法？

郝慧虽然躲过了吴帆的这一剑，但她也是花容变色，脸色绯红，她在微微喘息，她看着吴帆道：“这就是心剑剑法了么？”

吴帆沉峙如山。她低着头：“不错。可惜，它也没有让你一剑而死……”

郝慧道：“好厉害的剑法，好厉害的剑法……”

她仍然是心有余悸。

吴帆道：“郝慧，以你的功力，你决躲不过这一剑去，不光是你，就是黑熊陆四，如果我施出这一剑，你也躲不过去……”

黑熊陆四是实心人，他想了想，他沉声道：“不错，我真的躲不过那一剑。”

吴帆看定郝慧，她冷冷道：“我很好奇，我很想知道你为什么能躲过这一剑？”

郝慧道：“你错了，如果你用别的什么剑法，或许我就会躲不过，但如果你真的用大侠林渊的这‘心剑剑法’，我根本就不怕。”

吴帆道：“这是‘心剑剑法’中最为厉害的一招，你怎么会躲过的？据我看来，天下能躲过这一剑的恐怕连三个人也没有。”

郝慧道：“不错，如果有人能躲过你这一剑，他确实已经是天下最少见的高手了。据我看来，恐怕只有南宫一鸣、无名客和锦衣人这三个人会有这个希望。”

吴帆道：“可你不能，你的功夫比黑熊陆四还要差，你怎么会避过这一剑？”

不独吴帆对郝慧能躲过这一剑感到惊奇，就是黑熊陆四对她能躲过这一剑也心中惊讶。

郝慧道：“这是林渊教我的……”

黑熊陆四与吴帆都不语了。

事儿很简单。

如果大侠林渊教了她，她就不光能躲过这一剑，她也可能躲过她的心剑三十二剑。

那么，她，就是这个在天下武林中藉藉无名的郝慧，竟然能是她吴帆这天下无双剑法的克星么？

吴帆的心中一沉。

但恰在这时，她听得郝慧一叹：“可惜，他只教了我这么一招……”

吴帆好半天没有讲话，她最后只是长长一叹：“郝慧，你不该告诉我这一句话的。”

黑熊陆四与郝慧姑娘都明白她的话中意思，她是说，如果郝慧不告诉她这句话，她与黑熊陆四未必不能全身击退，但她一说出这一句话，就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了。

郝慧道：“吴帆，你别以为你自己很聪明，我告诉你这一句，是因为我佩服林渊的为人，我佩服他武功的博大精深，我不愿意让你失望……你以为是我怕死么？”

吴帆道：“好，好，你与黑熊陆四一起去死好了。”

黑熊陆四也明白了妻子的心意，他笑了，他喜欢郝慧，郝慧真的是一个好姑娘。他回头看着郝慧，笑道：“我与你在一起。”

只是寥寥几个字，足见二人的情深意笃。

吴帆见他们如此，更是生气了。

她不愿意看见他们这样子，她一声怒吼，出剑而刺！

黑熊陆四与郝慧马上迎击。

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心剑剑法。

郝慧说得对，她也只是在看到大侠林渊用剑时，问了那么一句话。

这一句话让她刚才死里逃生。

她看了林渊的剑时，问了一句：“师兄，你这剑法，我看也看不清，若是遇见了这剑法，我是不是死定了？”

林渊当时答她：“世上并没有看也看不清的剑法。你没有看清，是因为你不想看清它。”

她不明白大侠林渊的话。

林渊就为她轻轻比划了一下。

“这是我这心剑剑法中最厉害的一招，这一招叫做‘无剑有心’，你看它厉害，但它仍然有法可避。”

林渊当时就教了她这一剑的躲法。

但她从来就没有想到会有人用这一套剑法来杀死她与黑熊陆四。

剑光缭绕，剑光如匹练，剑光似彩虹。

黑熊陆四只有躲闪的份儿，他根本不知道他还能不能还击。

他的肩头上满是血渍，他在拚命抵抗，他知道，如果他真的倒了下去，他与郝慧都不免一死。

他们已经知道了吴帆的秘密。

她不光是拿到了大侠林渊的珠宝，她还拿到了大侠林渊的心剑剑谱。

如果他们走出了这里，他们向武林中人透露了这一消息，吴帆的日子就会过不安生。

她一定要杀死他们！

郝慧在吐血，她一口一口地呕吐，她吐得很苦。

她的衣服破烂得不象样子了，她的脸也划破了，剑也丢在了一边。

黑熊陆四怒吼着，一次次冲向吴帆，但吴帆根本就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她轻轻出剑，剑走轻灵，一次次把黑熊陆四逼退。

吴帆身子一纵，飞向了郝慧。

她落在了郝慧的眼前。

剑尖指向郝慧的前胸。

黑熊陆四脸色苍白，他一声长叹，放下了手中的兵器，不再动了。

郝慧道：“你为什么不走？”

黑熊陆四笑了，他苦笑着：“你在这里，我往哪里走？”

他慢慢蹲下，查看着郝慧的伤口。

吴帆的剑已经指向了他。

她马上就可以把他杀死。

但他好像看不见。

吴帆看着他们，黑熊陆四正一心一意为郝慧包扎伤口，他甚至连头也不回一下。

黑熊陆四与郝慧情深意笃，让吴帆看也看呆了，她的剑就再也刺不下去了。

她慢慢从口袋里掏出两粒药丸，递向两人：“如果你们不怕死，就把这两粒药丸吃下去，那样你们就可以一起死了。如果你们真的一起死了，我可以把你们葬在一起。”

郝慧站了起来，黑熊陆四扶着她。

郝慧慢慢向吴帆施了一礼：“如此，可就多谢了。”

她与黑熊陆四一起，看也没看这两粒药，都拿它在手，一人一粒，毫不犹豫地把它吞了下去。

然后，他们就相拥相抱着，坐下了。

他们互相看着，眼中含着笑意，等待着死亡。

第二章 被钉在棺材里的人

黑熊陆四与郝慧慢慢醒来了。

他们看看四周，明白他们已经被关入了一间囚室，他们看到了一间很大很空的房间，房间里没有家私，没有装饰，只有两口棺材。

这是为他们准备的棺材么？

黑熊陆四轻轻喊道：“郝慧，郝慧……”

他的声音很微弱，他的身上已经没有力气了。

郝慧也在喘，她想轻轻爬向黑熊陆四，但她根本就不可能动一下。她就只好问：“四哥，你还活着么？”

她只能看到黑熊陆四，她连爬动一下的可能也没有。

她真想冲过去，紧紧地抱住黑熊陆四。

屋子里很暗，几乎什么也看不见。

只有两口棺材发出幽幽的光。

郝慧问：“四哥，她给我们下了毒？”

黑熊陆四道：“不错，她的心真黑，她用毒来逼我们，让我们没有办法与她动手。”

好在她与他还在一起，他们虽然都有气无力，但还能讲话。

他们根本想不到这屋子里会有别人。

这时，有一个人长长地叹息道：“你们就是没有中毒，你们也决不是她的对手。”

郝慧与黑熊陆四吃了一惊。

郝慧与黑熊陆四一紧张，忙问：“你是谁？”

那人一叹：“我是你们的熟人，我是南宫一鸣。”

屋子里有吊在墙角的珠子，珠子有光射出，虽然极暗，但也可以看得出眼前隐隐约约的人影。

他确实是那个天下知名的南宫一鸣么？他确实是那个用箫声诉无限心事的南宫一鸣么？他是名重一时的南宫公子，他是放浪不羁的天涯浪子。可他在这里干什么？他也成了这个女城主的帮凶么？他是不是也在为这个女城主干事儿？

黑熊陆四问道：“南宫一鸣，你在这里做什么？你也中了她的毒么？”

南宫一鸣心中黯然，他不知道他该对这两个人说什么，他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会明白他的苦心，他想要这个嗜杀如命的吴帆变成一个好人，可他现在收效甚微。他这是不是与虎谋皮，痴心妄想？他这是不是在做他的白日梦？

他没有办法向两个人说得明白。

郝慧轻轻冷笑：“我明白了。”

黑熊陆四虽然是个憨人，他也明白了妻子的心意，他知道郝慧的话是什么意思，所以他只是盯着南宫一鸣，看着他，想他会不会为他自己辩解。

可南宫一鸣只是轻轻一叹，他能向两个人讲什么？

黑熊陆四觉得，郝慧对南宫一鸣不够宽宏，他不想让南宫一鸣很是难堪，就问道：“这是哪里？”

南宫一鸣道：“这里是扶化城主的地狱，也是我南宫一鸣的天堂。”

黑熊陆四是一个粗人，他就不去多做思索，他直直地一问：“为什么是她的地狱，是你的天堂？”

南宫一鸣沉吟了好一会儿，他才答道：“这里有两口棺材，其中一口里是我的女人丽儿，另外一口你们也不会知道是谁的。”

黑熊陆四隐隐觉出不妙，他就没有再问。

南宫一鸣的话声有无限萧索：“你们根本不会想到，那另一口棺材是女城主的，是那个天下一剑吴帆的，她每天晚上都睡在这里……”

郝慧想问：吴帆为什么要天天晚上都睡在这里？

黑熊陆四想问：一个女人，怎么会这样，她是不是有了什么毛病？

但他们都没有说出来，因为他们突然不明白了，他们已经弄不明白女城主为什么要这样做了，她为什么要给他们下毒，却不杀死他们？

郝慧冷冷道：“我宁可被她杀死，我也不愿意这样象死人一样躺着……”

这屋子很阴森，虽然屋子很大，但显得空旷，显得鬼气森森，没有人看得出，这里有什么生气。黑熊陆四与郝慧不由得心里哆嗦，但他们说不出。

南宫一鸣是不是也同他们一样，也是一个中了毒的人？他是一个很看重自己的面子的人，他如果中了毒，他也许不会很坦然地承认。看来，他们三个人虽然还活着，但也是一只脚已经迈入了棺材了。

郝慧道：“四哥，我怕……”

黑熊陆四尽力大着声音，但由于他中了毒，所以他的声音还是细如蚊蚋：“慧妹，你不要怕……这里只不过是她的一间屋子，你没有听南宫公子说么，她还住在这里呢……”

只听得有人说话了：“她是一个女人，所以她怕。你们是男人。所以你们不能怕，怕也不能说怕，因为你们是男人。”

这是一个女人，一个浑身缟素的女人。

她走入来时悄无声息，她的身体只象是一股烟，慢慢就荡入了这间屋子，她站在黑熊陆四与郝慧姑娘面前。

可惜的是，黑熊陆四与郝慧姑娘都只能眼珠子转，连身子都不能动一动。

这一身缟素的女人象是死神。

她看着黑熊陆四两个人。

她的头发象是绿的，她的身子也发出一股惨绿的光影，她的眼睛也是绿色的，甚至她的眉毛也是一种惨惨的绿色。

她象是地狱里的冤鬼。

黑熊陆四与郝慧姑娘却一动也不能动。

他们只能盯着她，盯着这个举止颇为奇特的女人。

黑熊陆四道：“你为什么不杀死我们？”

她懒懒道：“为什么要杀死你们？我不杀死你们，我只想让你们尝一尝我当年受过的罪……”

她是吴帆，她当年同大侠林渊相爱，但大侠林渊不喜欢她，在她与林渊与他的女人馨儿关在一间牢房里时，她服下了“冷香魂”。

她想死，但她没有死成。

她从那时起，就性情大变。

郝慧道：“我可以不可以和四哥在……一起？”

吴帆摇了摇头。

她的声音很阴冷：“我也是一个人，被装进棺材，然后被埋入地下，好长时间也没有办法出来。棺材里很黑，也很闷，你知道你得死，但你又不想死。你身边连一个活物也没有……那滋味……那滋味……”

她突然不讲话了。

屋子里大亮，有人举着火把进来。

这是几个大汉。

他们抬进来了两口棺材。

他们一个个都面无表情，只是在忙碌着。他们先把棺材放好，然后再把棺材盖打开，再去抬黑熊陆四与郝慧姑娘。

黑熊陆四咬紧牙关，才没有喊出声来。

但郝慧却没有这定力，她拚尽了力气，也只能喊出一点儿声响：“吴帆。吴帆，我宁可死了，也不活活进你这倒霉的棺材！”

她用尽了气力，却也只是象一般人的有气无力的讲话。

但大汉们听也不听她的呼喊，他们都默默地做事，看也不看郝慧。

他们如果讲话，他们如果能让郝慧动，能听她讲话也好，但他们的面色冰冷，对待郝慧象是对待一个死人。

黑熊陆四喊道：“你们要埋，就活埋我，别动她！”

他声嘶力竭，但也没有什么大喊声，他也象是一个嗓子咽哑了的人。

任他如何呼喊，那几个大汉却象听也没有听见，只是自顾自地忙着，忙着把郝慧装进那口棺材。

黑熊陆四恨得目眦尽裂，他盯着吴帆，狠狠道：“吴帆，吴帆，你为什么要这样狠毒？你为什么要活埋我们？”

吴帆看也不看他，她只是冷冷说道：“你们是大侠林渊的朋友，对不对？”

黑熊陆四点点头，就是死了，他也是要承认他们是大侠林渊的朋友。

吴帆道：“好，就是要林渊的朋友来尝尝这死不成也活不了的滋味……”

她恨林渊已经恨到了极点，既然林渊不在，林渊的朋友只好代他受过。

郝慧道：“你让我同四哥在一起，你把我们埋在一起，你这个混蛋！你明白不明白，你让我们一起死！”

吴帆冷冰冰：“郝慧，你怎么这样死心眼？世上的男人都是混蛋，你以为你这头熊不是？”

郝慧想拚命喊，但她浑身无力，她喊不出来。

她恨恨地看着吴帆，她的眼中象要流血。

吴帆仍然冷冷看着那些大汉忙碌。

黑熊陆四眼睁睁看着他的妻子被装进了棺材，他爬也爬不动，他只能咬牙，咬得他的嘴角流血。

他想嘶吼，但他吼不出。

郝慧就被装进棺材中去了。

两个大汉去抬棺材盖子。

黑熊陆四忍不住了，他向着南宫一鸣吼道：“南宫一鸣，你是不是一个人，你就能活活看着他们把人装进棺材？”

他用尽了力气，但他的声音仍然如同蚊蚋。

南宫一鸣的眼里是悲哀，他看定黑熊陆四，慢慢说道：“其实，我要管也管不了，我没有办法管。你相信不相信？”

黑熊陆四当然不相信。

这时，南宫一鸣突然一声嘶吼，人如长翅之鹤，一冲而起，直扑向吴帆。

黑熊陆四心里一喜，他知道南宫一鸣的功夫，南宫一鸣没有中毒，他明白，只要南宫一鸣与吴帆动手，他与郝慧就会有救。

他心中暗暗赞叹南宫一鸣这一招，这一招纵飞而起，直扑向吴帆，这一招可化为三个变式，让吴帆防不胜防。

可他马上就惊呆了。

——他看见了吴帆的出手。

吴帆的出手一式让黑熊陆四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天下武林中还会有一个人能一统天下的话，那这个人必定是这个吴帆。

她的手象是剑，她只是把她的手轻轻一抬，手指一绕，便化出了一招剑式。

这一招剑式无法说出它有多美妙。

在她的这一招剑式之下，南宫一鸣的那凶猛的攻击马上就变得很可笑了。

叭！

一声大响，南宫一鸣被摔了出去。

他一声不响，爬了起来，他慢慢走到了黑熊陆四面前。

他的嘴角流着血，他的眼中有一种很深切的悲哀，他盯着黑熊陆四，说道：“我没有办法，如果我有办法，我一定救你们……”

他的目光中有耻辱，有悲哀，也有自责。

黑熊陆四明白一件事，他明白了南宫一鸣的话很有道理：吴帆确实是不用对他们下毒，她只要一出手，他与郝慧就会败在她的手下。

他也明白了吴帆的用心：她是想让他与郝慧一起，实实在在地体味一次她在棺材里死不得活不成的滋味。

所以她不杀他们，只是让他们中了毒。

黑熊陆四想到了这里，他反而坦然了。

他既然知道他跟郝慧只会如此悲惨而死，他还有什么可说的？

吴帆说道：“如果你们承认大侠林渊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侠，他只是一个欺世盗名的混蛋，你们承认，你们根本就不是林渊的朋友，我也可以放了你们……”

黑熊陆四摇摇头。

他这一生最佩服的人就是大侠林渊，他怎么会说大侠林渊的坏话？

吴帆道：“你看，你们根本就不是大侠林渊的什么好朋友，他与我还要比你们要好呢。你们这样为他而死，实在是不值……”

黑熊陆四闭上了眼睛。

他轻轻问：“慧妹，你说，你是不是林渊的好朋友？”

郝慧当然害怕眼前的那一块棺材盖子，她看着它，慢慢说道：“我不是大侠林渊的朋友。”

黑熊陆四的眼睛瞪圆了，他看着郝慧。

“可我是他的师妹，你知道不知道师妹比好朋友还要亲近些？”

吴帆看着她，不作一语。

黑熊陆四笑了，他放心地笑了。

他与郝慧将永远都是大侠林渊的好朋友。

他不怕死。

吴帆一挥手，马上那两个大汉就把棺材盖盖上了。

黑熊陆四看着她，南宫一鸣也看着她。

她很冷艳，但她这做法，简直就是一个杀人魔王。

钉子在响，一声声把郝慧钉在了人世之外了。

棺材里没有声音，郝慧即使再害怕，她也不会出声了，她怕被黑熊陆四听见，怕他伤心。

黑熊陆四闭上了眼睛。

两个大汉又来抬他。

黑熊陆四很重，他的身体很重，重得让抬他的大汉也直喘。

他们终于把黑熊陆四也放进了棺材里。

吴帆来看看他，她想看到他的恐惧。

黑熊陆四的脸上有了笑意，他笑得很快活。

吴帆看着他，她不明白黑熊陆四这时为什么还能笑。

“你笑什么？”

黑熊陆四的声音嘶哑：“我笑你。你以为你把我们这样放进了棺材里，你的心里就好受了些么？你仍然心只会被仇恨咬噬着，因为你根本就没有人爱，你根本就没有被人好好爱过。”

吴帆看着他，她不明白象黑熊陆四这样的一个人，他怎么也来向她谈爱。

黑熊陆四象对她很怜悯：“你很可怜……”

黑熊陆四竟然说她可怜？她怎么会很可怜？她是天下武林中的至尊，她会是下呼百诺的英雄，她怎么会很可怜？

黑熊陆四马上就要被她活埋了，他竟然还敢说她可怜？

吴帆冷冷道：“我可怜？我比你还可怜？”

黑熊陆四道：“你比我可怜。你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没有人真心爱你。你很可怜……”

黑熊陆四躺在棺材里，他再也不屑于同这个疯女人讲话了。

两个大汉要钉棺材。

南宫一鸣一闪身，他站在了这口棺材面前。

“你是个疯子，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疯子！”

吴帆看着他：“你才知道？我早就知道了，我比你更清楚。”

南宫一鸣：“你可以杀死他们，但你不能这样折磨他们……”

吴帆道：“你如果不闪开，你也可以同他们在一道，也尝一尝这滋味儿……”

南宫一鸣道：“吴帆，你用不着吓我，我早就尝过了，我又不是没睡过棺材。”

吴帆道：“南宫一鸣，你错了，而且错得很厉害。如果一个人在棺材里躺着，他还活着，但他不知道他还能不能活下去，不知道他还能活多久时，他在棺材里的滋味，你想会怎么样？”

南宫一鸣默然。

他如果动手，只会自取其辱。

他如果听之任之，只能让吴帆把这黑熊陆四与郝慧姑娘一齐活活埋了。

他又有什么办法？

钉子在响。

没有声音了，两个被钉入棺材的人再也没有动静了。

他们是不是已经绝望了，他们只好静静地等死？

第三章 活埋

黑熊陆四与郝慧是第一回分开，他们自从与大侠林渊分手以来，两个人始终是相互砥砺，相濡以沫的，他们从来也没有分开过。

可如今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能不能活下去，也不知道自己的心上人是不是能够活下去了。如果自己的心上人能活下去，自己当然也该想尽一切办法活下来；可如果心上人死了，自己又活个什么意思？但难就难在你既不知道她的命运，也不知道你自己的命运。

棺材被钉上了，钉时那响声还在耳边。

棺材被抬起来了，几个大汉一声也不响，他们只是默默地抬着，连一点儿动静也没有。

棺材被抬着，走了出去。

黑熊陆四只能想着，他与郝慧是被抬出了这屋子，被抬着走到了外面。

应该有车，他们的棺材被放在了车上。

车晃晃着走了，只能听见马的喘息声，这声音也很轻，没有多大的动静，象是马儿也知道是要活活埋人，不敢大声喘息。黑熊陆四不知道郝慧怎么样了，他才刚刚想起来，他似乎与郝慧还有许多的话没有讲，他似乎还该同郝慧好好亲近一回。

他如果能同郝慧一起死，他也会甘之如饴，他会同郝慧一起，在黑暗的棺材里，想他们最甜密的日子。

可他不能。

他几乎要气疯了！

马车走在了街上。

黑熊陆四知道这是在街上，因为他听见了车辙在石板上轧得咯咯响，他听见了街上的依稀人声，他听见了这些大汉走到了街上，才敢轻轻地咳上几声。

他知道他是到了街上。

后面也还有一辆车，那一辆车上应该有他的小慧。

他一想到小慧会同他一起死，如果他真的死了，他就不会在这口棺材里了，他会同小慧在一起，他心里就踏实了些。

他浩然一叹：他是天下有名的大侠，但今天他实在是栽了，他轻易就栽在了这个女城主吴帆的手里。

他就这样和郝慧一起被活活埋死了？

他想起了大侠林渊。

大侠林渊是他的朋友。大侠林渊的功夫天下莫测，他能够在很短时间内，把一种功夫学到手。他是天下少有的奇才。

他创了一种天下无双的剑法：心剑剑法。

他从来没有用过这种剑法，只是在他最后与剑圣鲁奇拚死一搏时，他才用了这剑法。

大侠林渊胜了，剑圣鲁奇死了。

谁会知道，在两三年后，世上竟然有人用大侠林渊的心剑剑法去杀天下武林中人，想把天下武林一统起来，想成为天下武林的霸主？

她是不是一个疯子？

可黑熊陆四明白，如果没有人能够制得住她，她真会成为天下武林的霸主。

车在轧轧响。

可能已经走出了城。

赶车的大汉们开始闲聊了，他们很悠闲，因为不是他们被活活钉死在这一口棺材

内，所以他们聊得很自在。

“这两个人怎么没了动静？”

“别逗了，你要是在这里呆着，你能有什么动静？吓也活活吓死了，他们虽然是大侠，可他们也不会不怕死。你以为这被钉在棺材里的日子很好过？我看，要是你在这里，你早就尿裤子啦。”

几个大汉一阵子大笑，笑得很放肆。

车走得很慢。

“你说，世上最可怕的事儿是什么？”

“死。”

“别胡扯了，死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死也死不了，你活也活不成。这时最可怕。”

“你说错了，包上最可怕的事儿是，你知道你要死了，但你得一点点儿看着你自己怎么死，这一点最可怕了……”

几个大汉谈得很轻松，他们在一边看别人死，他们当然很轻松。

车嘎然而止。

到了地方。

黑熊陆四能听见大汉们的声音。他们从车上拿下了锹，一点点开始挖土。

他们要把这两口棺材埋起来。

这时，只能听见他们挖土时用力的吭吭喘息声。

“差不多了，这样就够深了。”

“再挖一挖，城主的命令，是埋得深一点儿。”

“反正已经是要死的人了，埋那么深干什么？”

“城主的命令，你怎么敢问？”

“她的命令会怎么样，她又没有来这里，挖土又不是她干？”

突然没有了一点儿声音。

黑熊陆四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听得一声冷冷的笑。

这是女人在笑。

“你说什么，为什么不再说上一遍？”

那大汉在颤抖，他不知所措：“城主.....我.....我.....我不是.....”

叭！

一声惨叫，就再也没有声息了。

女人的声音在夜里的坟场里很响。

“他想埋得浅一点儿，对不对？”

另外的大汉们都惊呆了，他们直门向女人点头行礼：“是，不不不是。他自己说.....”

女人冷冷一笑：“好，你们就行行好，先埋他，你们可千万不要忘了，他要你们把他埋得浅一点儿。”

大汉们吓得唯唯连声。

就把一个人扑地一声扔入了一个土坑内。

就埋了他。

声音很静，也很冷，只有锹声。

很快就埋完了。

大汉们也不声响，他们在等命令。

只要这个女城主一声令下，他们马上就会把郝慧与黑熊陆四一起埋掉。

女城主吃吃艳笑，她向棺材内道：“黑熊陆四，你觉得滋味怎么样？”

黑熊陆四咬紧牙，他一声不吭。

女城主道：“你们比我还幸运些，我只是给了你们很少一点儿的‘冷香魂’，我不想

让你们象我一样，进了棺材，被埋入了地下，还自己知道也不知道。那样显得太残忍。我让你们自己知道你们在哪里，让你们知道你们是怎么一点一点死的。这是不是比大侠林渊要好心得多？是不是比我当年要好得多？”

黑熊陆四不应声。

女城主沉吟了一会儿，她又是一声令下：“把这口棺材打开！”

就把黑熊陆四的这一口棺材打开了。

女城主趴在棺材盖边看。

月光很清冷，照得她那笑象是鬼魅之笑。

她看着黑熊陆四，她看见了黑熊陆四瞪得圆圆的眼睛。

她象是与老朋友唠家常。

“你怕不怕？”

黑熊陆四道：“我怕。”

她笑语嫣然：“你怕？怕就不该做什么鬼大侠的朋友。”

黑熊陆四道：“你是不是他的朋友？”

她也笑了：“妙，妙，问得妙！”

她向着黑熊陆四道：“我有一点儿喜欢你这个人了，如果你真的不是什么大侠林渊的朋友。咱们真的可以交交朋友了。”

黑熊陆四沉沉一笑：“可惜，我偏偏是大侠林渊的朋友。”

她看着黑熊陆四：“你说，林渊这个人，是不是一个混蛋？”

黑熊陆四道：“他不是一个混蛋。我才刚刚知道，他这个人很聪明。”

她在咬牙：“林渊只是一个混蛋，你怎么会看出他聪明来了？”

黑熊陆四轻轻一笑：“他当然聪明，他如果不聪明，他就会不去娶那个可人心意的女人馨儿了，他就会娶你了……”

她笑了：“你说说看，大侠林渊如果娶了我，他现在会怎么样？”

她的脸上有一种光彩，一种她从来都没有的光彩，她被她自己的憧憬弄得很兴奋。

她的声音轻轻。

黑熊陆四笑，说道：“真的要我告诉你？”

她笑道：“为什么不？”

她一笑时，确实是千娇百媚。

她很美，美得让人不敢逼视。

她的样子很是诡异，她趴在棺材边上，冷冷笑着，看着黑熊陆四的脸，她的脸也贴近黑熊陆四，黑熊陆四甚至能闻到她身上的香气。

这是一种熟悉的香气。

这香气很好闻。

黑熊陆四道：“你身上这是什么香气？”

她笑了，笑得很恶：“你知道的，这就是‘冷香魂’。”

黑熊陆四道：“好香，真的是好香。”

他看着吴帆。

“你就是用这东西杀死了你自己？”

她叹了一口气。

“我不愿意同别人讲我自己的旧事，可你不同了，你马上就要死了。你已经是一个死人了，我怕什么？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把一切都告诉你。”

黑熊陆四道：“我真的想知道。我想知道，那个天下人人喜欢的女侠吴帆哪去了，为什么又有了一个人人厌恶的女魔头？”

她咯咯笑道：“你何必那样夸大？我只不过是一个未亡人就是了。”

她告诉黑熊陆四：“如果你一个人躺在棺材里，你会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你想，

以前的一切，你都不再在乎了，你可以宽恕一切对你有怨的人。你看，这是不是很好？”

黑熊陆四不吱声，他只是看着这个奇女人。

“但也可能有另外，你可能对这个世上的人都厌恶，你可能恨这个世上的一切人。你恨不能把他们全都杀死……”

黑熊陆四看着她。

她咯咯笑着：“真对不住你们，我偏偏就成了后一种人。”

她说得很明白，她就是要把天下的人都当成敌人，她就是要先把大侠林渊的朋友们都杀死！

她一定会这样做。

她看着黑熊陆四，她的脸上还是有笑意。

“我很快乐，因为我从来没有同人讲过我在棺材里的滋味，我从来没有向人讲过，可我今天向你讲了，我讲出了这些话，我的心里很舒服。”

她看着黑熊陆四：“你躺在棺材里，我可以告诉你，你可以把你自己的一生都细细地想上一遍。你有足够的时间想这些。你最好听我的劝告，别想你能不能出来。因为那不取决于你。你一想这个，你就会很着急很着急的，那样你就不妙了……”

好像一个爱唠叨的老太太，一直对黑熊陆四讲这些。

黑熊陆四闭上了眼睛。

他已经没有定力了，他几乎要垮了，他只好闭上了他的眼睛。

她在笑。

“你着急了，对不对？你别急，其实还很早呢。你不再看看人世了么？这人世，虽然不好，可也值得你再看看。”

黑熊陆四冷冷道：“滚！”

她笑了，她笑得很有耐性。

“好，好，你着急了，你不必着急……”

她一回头，看着那几个大汉：“好了，陆大侠不耐烦了，你们把棺材钉上吧。”

上来了两个大汉，把棺材盖子盖上了。

黑熊陆四咬着牙，他一声声听那钉钉子的声音。

如果他还能活下去，他再也不会忘记这声音。

世上最可怕的声音就是钉钉子的声音了。

棺材终于被摇摇晃晃放下了坟中。

他能听见落下土的声音，土一下一下打在了棺材盖子上，一声比一声闷。

终于一点儿动静也没有了。

黑熊陆四能够动一动了，他用力挣起身来，听声儿。

郝慧也被他们埋下了么？她在哪里，她是不是已经早早就昏过去了？她是不是已经死了？她也被他们埋在他一边了么？

他现在既不是在阴世间，也不是活活在阳世里，他现在是在阴世阳间之中。

他觉得很热，他已经越来越热了，他也觉得很闷，他闷得快喘不过来气了。

他用力喊：“小慧！小慧！”

声音很小，象在一个蛋壳里的小小虫子在嗡嗡。

第四章 人难相依命相依

南宫一鸣不明白他为什么还不走开。

如果他要走，吴帆不一定会拦他。

但他不走，他想他应该不走，他要在这里看着吴帆。

他忘不了那个在夜里哭泣不止的吴帆，他想他应该找到那一个吴帆。他如果能找到

那一个吴帆，他不光是为了他自己，他也是为了她要杀死的那一些人。

他想要她再不杀人。

他知道，她已经很爱杀人了，她杀人象有些人喜欢金钱那样。一开始只是有一点小小的喜欢，久而久之，就真的很喜欢了，喜欢得对一切都不再在乎了，只是眼睛盯着钱。

她如今只是喜欢杀人。

南宫一鸣看着她从坟场回来。

她很疲惫。

但她的脸上有笑意，有一种很残酷的笑意。

她向南宫一鸣咯咯笑。

她笑时也是很好看，南宫一鸣在自己的心中暗暗惊叹：“恶也能很美.....她看上去比平时更好看，更美了.....”

她向南宫一鸣笑道：“你知道我干什么去了？我把你要救的那两个人埋在了坟场里。我把他们活活地埋在了那里。你为什么不讲话？他们在那里，象我当年一样，得很苦很苦，你知道不知道，我要让天下凡是能受到这苦处的人都去尝一尝我吃的苦，省得他们总是告诉我这个，告诉我那个.....你说，这样好不好？”

南宫一鸣看着她，象看着一个魔鬼。

她是一个漂亮的可憎的魔鬼。

她依偎过来，靠在了南宫一鸣的身上，她在向情人撒娇：“南宫一鸣，我真的很喜欢你，你知道不知道？”

她现在很想同南宫一鸣亲热，她现在急于同南宫一鸣亲热。

南宫一鸣推开了她。

“你的手里是不是有血？你的手上沾满了黑熊陆四与郝慧姑娘的血.....”

他对吴帆很厌恶。

吴帆笑得很脆：“你别胡扯了，我真的没有动手，我只是在一边看着，看他们干了。我还同黑熊陆四聊天呢。我为什么同他聊天，你知道不知道？我是怕他害怕，我才同他聊天的。你知道不知道，我在棺材里躺着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人同我聊天，连一点儿声音也没有……”

她流下了热泪。

她依偎在南宫一鸣的身上。

她毕竟是一个女人，而且是一个很弱很弱的女人啊。

南宫一鸣叹了一口气。

他是不是不在乎别人对他怎么看，他是不是也不在乎别人对吴帆怎么看？

但他很在乎吴帆的名声，他很在乎别人怎么看吴帆。

他是不是对这个世上的一切还有一点看不开？他对世界的一切既已厌倦了，别人怎么看吴帆，他又何必在乎？

他说道：“好，只要你真心对我，你怎么样，我不去管那么多，我也管不了那么多……”

吴帆笑了，这是真心的笑。

“我真的喜欢你。”

她看定南宫一鸣，她的眼光中有一股热辣辣的光：“我喜欢你，这你还看不出来么？”

她把她的全身都偎在了南宫一鸣的身上。

他们是不是又该亲热了？她是不是每逢杀死了人之后，就很想同男人亲热一番？

南宫一鸣也很专注，他俯下身去，去亲吻吴帆。

这时，南宫一鸣的手突然动了，他的手疾如闪电，一出手，就直击向吴帆的三大穴！

吴帆一点也不曾防备，她身子一软，就倒下了。

南宫一鸣把她抱了起来，放在了那块棺材盖板上。

吴帆看着他，脸上居然没有一丁点畏惧，她笑嘻嘻地看着他，说道：“南宫一鸣，

你得记着，无论你是要杀死女人，还是要喜欢一个女人，你都一定要学会温柔一点儿。好不好？”

南宫一鸣看着她，她真的是一个魔鬼，不是魔鬼，她决不会在南宫一鸣已经制服了她时仍然这样神定气闲。

她笑着，看着南宫一鸣拿她怎么办。

南宫一鸣把她放在了棺材盖上，他其实也不知道拿她怎么办。

她笑嘻嘻道：“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可以告诉你。你可以用我口袋里的‘冷香魂’，让我先不能动了，然后你就可以用我的玉环去调动人来，把我先放入棺材里。那样你就可以又让我来一次死不成活不了啦……”

笑得很伤心，一笑起来，居然有泪。

南宫一鸣看着她，不动。

她显得体贴入微，她向南宫一鸣轻轻道：“你也可以把我杀死，你只要一掌就可以把我杀死。”

她闭上了眼睛。

她的睫毛很长，长得让南宫一鸣看也看不清她的眼睛。

她的嘴很轻很轻地抖，抖得让南宫一鸣心跳。

她双目凝定：“你别改了主意，我这个人不好，是天下人人讨厌的恶人，你还不把我杀了？！”

南宫一鸣道：“你把黑熊陆四夫妻弄到哪里去了？”

她轻轻一叹：“你想救他们？可惜啊可惜，你晚了一步……他们这时已经死了，早就死定了……”

南宫一鸣道：“你何苦要害别人？”

吴帆的眼光在流动，她巧目顾盼，一脸天真，她看南宫一鸣时，那神色活象个不谙

世事的孩子。

她问道：“我不害别人，我怎么办？”

她象是在向南宫一鸣讨主意。

南宫一鸣道：“你可以放下这里的一切，和我一起走。”

“去哪儿？”

南宫一鸣道：“去天涯流浪，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有多好？”

吴帆一脸天真：“去你们的南宫世家么？你是南宫世家的长公子，回去是理所当然的，是不是？”

南宫一鸣笑笑，他没有讲话。

他如果有了吴帆，他也未必不可以回南宫世家。

吴帆道：“我要是去做南宫世家的管事人，一定会比你管得好。”

南宫一鸣叹息道：“不错，我从来就不会管事儿。因为不会管事儿，我才逃了出来。”

吴帆道：“果然，果然，人家都说南宫一鸣是从南宫世家逃出来的，我还不相信，可现在我信了，你真的是一个大草包啊？”

她咯咯笑，笑得很开心。

她突然变得认真起来，她盯着南宫一鸣：“你想把我怎么样？”

南宫一鸣不知道。

他摇了摇头。

吴帆道：“你杀不杀我？”

南宫一鸣也摇摇头。

吴帆道：“你放了我？”

南宫一鸣又摇摇头。

吴帆急了，她说道：“你又不放我，你又不杀我，你想娶我不成？”

南宫一鸣乐了，他一拍腿：“对呀，我就娶你，好不好？”

吴帆看得出来南宫一鸣并不象是在开玩笑。

他很认真。

他看着吴帆，问道：“你愿意不愿意嫁给我？”

吴帆笑得太开心了，她瞅南宫一鸣，象瞅一个疯子：“你不是在开玩笑吧？你娶我，你真的要娶我？你南宫一鸣要娶我？你不怕人家说你娶了一个疯老婆？你不怕武林中人说你是一个怪人？你不怕白道中人说你是叛逆？你可要想好了……”

南宫一鸣乐了，他很平静，看定吴帆：“我想明白了，我就是要娶你。”

“你为什么要娶我？”

“为了让你做不成扶化城主。”

“那我不做就是了，你何必这样大动干戈？”

“因为你根本就不会相信我。”

“你娶我，就等于在你的手上捧了一只刺猬，你可要想好了。”

南宫一鸣道：“我想好了，我决定带你回家。”

吴帆一叹道：“你以为你可以骗我？你已经没有家了，你已经不是南宫世家的长公子了，你回去有什么好？”

是啊，开弓没有回头箭，他回去做什么？

“我不做南宫世家的长公子，但我可以做我的南宫一鸣。”

他的话吴帆也听得懂。他只做他自己，这又有谁可以干涉他？

吴帆笑了，她笑得很邪恶：“你如果把我弄进了你们南宫世家，你们南宫世家从此便永无宁日了。”

南宫一鸣声音嘶哑：“我既然决定了，我就不后悔。”

吴帆慢慢道：“你想得不错，但不知你怎么才能把我带走？”

南宫一鸣道：“我要把你带走，我要让别人神不知鬼不觉。”

吴帆笑了，她真想拍手大笑，她笑道：“不错，是个好主意。”

南宫一鸣道：“所以，我要点你的昏睡穴，我要让你昏迷，然后把你带走。”

吴帆笑道：“好，真的是一个好主意！”

南宫一鸣走上去，点吴帆的昏睡穴。

他的手并不重，他并不想点得很重。

他刚刚出手，就被吴帆抓住了。

她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

吴帆笑了，笑得很得意。

“南宫一鸣，你其实没有点到我的穴位，你以为我就那么傻？会对你没有一丁点儿防备？”

南宫一鸣的脸色很难看，他明白他真的斗不过这个女人，这是个魔鬼，一个让人难以应付的魔鬼。

吴帆向他笑，笑得很痴情：“如果你刚才就想要我的命，你现在就会死定了。南宫一鸣，看来你这个人对我还真不错。是不是？我一定要报答你，我要好好对你……”

她用她的一双柔荑般的手去摸南宫一鸣的脸。

南宫一鸣象被鬼摸了一样，叫了起来：“别动我！你有话讲话，你别动我！”

吴帆笑着：“南宫一鸣，你对我真的那么好？我怎么对现在的男人一点儿也没有信心？你真的就那么喜欢我？”

南宫一鸣一点笑意也没有，他看着吴帆：“我根本就不喜欢你。你千万别自以为是。你千万别自我陶醉。你如果真的认定我喜欢上了你，你将来一定会失望，一定会大大的失望……”

吴帆乐了，她依偎在南宫一鸣的身上。她的依偎很无羞无涩：“南宫一鸣，你这个

人怎么没有一丁点儿情趣儿？你就不能让我好好高兴高兴？你就先说你真的是喜欢我，又能怎么样？这又不花你的一丁点儿银子，你干嘛那么吝啬？就算你在为我鼓鼓劲，好不好？”

南宫一鸣叹息：“不好，一点儿都不好……”

他颓然而坐，他明白，他唯一的机会也没有了，他将再也无法制住吴帆了。

吴帆把身子吊在他的脖子上，在撒娇：“南宫一鸣，你真的很喜欢我？你比大侠林渊还要强，你是一个好男人。我想好了，我一定不杀你……”

南宫一鸣哭笑不得，她的一点儿心意就是：我一定不杀你。

吴帆的情欲很强，她依偎着南宫一鸣，她渴望南宫一鸣，她的眼里是呼唤，她的身子也是呼唤。她看着南宫一鸣，笑道：“你无论用什么鬼花招，你也逃不出我的手……一弄明白了这个，你是不是有一点儿泄气？”

南宫一鸣强笑道：“你杀人如麻，让我真的有一点儿泄气。”

吴帆拍手笑：“好，好，就依你，我今后少杀他几个，你看行不行？”

南宫一鸣道：“那可是好事了，你能那样，有什么不好？”

吴帆依偎在他的身上：“南宫一鸣，咱们离开这里，去一个别的房间好不好？你真的很喜欢和尸体在一起？”

南宫一鸣淡然一笑：“不。”

吴帆大喜：“对呀，我想你和我在一起，也不会总想着那具尸体的。走！”

她牵着南宫一鸣的手，象一对小小年纪情意甚笃的情侣，一齐走出了这间有棺材的屋子。

门外有几个低头敛眉的大汉，她回过头来，对他们笑眯眯道：“你们去几个人，把屋子里的那两口棺材好好埋了。你们象真的办丧事那样，你们发丧，埋人，然后就在坟上好好哭一场。办好了回来报我。”

一个大汉看着她，见她脸色很快活，就大着胆子问了一句：“请问城主，那里面装的是谁？”

吴帆回头，情意脉脉地看着南宫一鸣。她依然在笑：“告诉你也没什么，那里面，一个是他，一个是我。”

她依在南宫一鸣的身上，她有一点儿迫不及待了：“快走，快走，别和他们罗嗦！”

她挽着南宫一鸣的手很紧，这手臂甚至有一点儿抖。

第五章 女城主要出嫁

在扶化城玩得很野的男人女人们突然听到了一个让他们都很吃惊的消息：女城主要嫁人了，而且嫁的那个人也让天下武林中人都觉得吃惊，她要嫁的是那个天下人人知道的浪荡子南宫一鸣。

南宫一鸣钟情于他的死去的女人丽儿的事儿，天下人人皆知。如今他又要娶这个扶化城的女城主，叫武林中人都觉得稀罕。

南宫一鸣不再对那个死去的女人钟情了么？他看上了女城主？

女城主那么声威赫赫，她怎么会看上了这个穷途潦倒的南宫一鸣？她是不是有一点儿疯了？她是不是不是真心同南宫一鸣相爱？

南宫一鸣从前是南宫世家的长公子，他真的就能同这个女城主相匹配，如今他是什么？他只是天下最穷最穷的一个穷乞丐而已，女城主怎么会看中他？

相传这个女城主就是那个天下人人钦敬的女侠天下一剑吴帆。

如果她真的是天下一剑吴帆，她的男人应该更出色，他决不该是这个南宫一鸣。

这件事看来不象是假的，因为女城主已经发下话来，让下面的人做婚事的准备了。

扶化城的人们有喜有忧，他们喜的是，女城主成亲，能赶上一回，这也是热闹事儿，

你在扶化城能赶上一回热闹，有什么不好？忧的是，扶化城主的婚事，你是天下的至富，你正赶上了，你能不做一个表示？你如果好好地表示一下还罢了，如果你的贺礼不恭，就可来麻烦了。

但还是快乐的人多，因为他们并不缺银子，他们缺的是刺激。

女城主自己却并不那么喜欢。

她正坐在她的屋子里，正在托着她的香腮沉思。

人家说：沉思的女人漂亮，看起来有一点儿慵懒的女人漂亮，看起来又有一点儿闲愁的女人漂亮。

她正在沉思，她也有一点儿闲愁，她也有一点儿慵懒。

她这样子真的就很漂亮。

走进来了两个人。

这是她的女孩子，那两个在她身边的女孩子，一个叫苦苦，一个叫白菱。

她们两个，一个的样子憨憨的，在笑；一个根本就不笑，那样子淡淡的，象是无情无欲。

她们站在了她的身边。

她看也不看她们。

“有什么事儿？”

“他们两个人求见。败家子宝贝与笑笑生。”

她沉吟了一下，慢慢道：“让他们进来！”

笑笑生与败家子宝贝进来了。

他们看着女城主。

一句话也没有。

女人的声音很懒散：“你们为什么不讲话？”

败家子宝贝象模象样地叹了一口气：“说什么？你真的要跟那个混蛋成亲？”

她笑了，她的笑声仍然让他们心惊肉跳。让他们的血流得快了起来。

“你是不是好好说上一句，别让我后悔，你干嘛要那么说我的新郎官？你那样说，会不会让我伤心？”

笑笑生道：“你伤不伤心我不知道，可我知道，南宫一鸣是一个大傻瓜！”

她笑了，她笑得很有韵味儿：“是么？我可没有看出来。他真是一个大傻瓜么？他如果真是一个大傻瓜，我是不是会很惨？”

败家子宝贝道：“他不是傻瓜谁是傻瓜？他能抱着死人睡觉，一女人死了，他还哭得死去活来的。他不是一个什么好东西，你为什么要嫁他？”

她一叹道：“他确实不是什么好东西，可这世是再也没有什么好东西了，你不让我嫁他，我去嫁给谁？”

败家子宝贝道：“你真的不知道你该嫁给谁？”

她叹了一口气，道：“真的不知道。”

败家子宝贝看看笑笑生，笑笑生也看看败家子宝贝，他说：“你告诉她。”

他也说：“你告诉她。”

但两个人都没有讲话。

为什么不讲话？

败家子宝贝道：“我要告诉你，你得好好听着。”

笑笑生道：“好，就让你告诉她。”

败家子宝贝道：“你以为咱们是来帮你的，是看中了你给咱们的那一点儿银子？你错了，你看错了我们了。”

女城主笑了：“你们不为银子，为什么？”

败家子宝贝道：“为你。”

笑笑生道：“咱们早就知道你是天下一剑吴帆，咱们来找你，是看上了你。你懂不懂？”

女城主突然笑了，她笑得咯咯响。

笑笑生脸色一沉：“别笑！你听着，你再笑，我就宰了你！”

败家子宝贝道：“你嫁给江湖上人人闻名的笑笑生也好，你嫁给人人喜欢的风流才子我败家子宝贝也好，嫁给我们两个人谁都行。可你想嫁给那个狗屁不是的南宫一鸣，这不行！”

他的话没有一点儿嬉戏，他很认真。

女城主看着他，她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她不知道这两个人对她还情有所系，她一直以为他们只是为了钱才为她做事的，她现在才知道她想错了。

她笑着向两个人道：“你们的意思我明白了，你们是要我不嫁给南宫一鸣。”

败家子宝贝道：“我们的意思是，你可以在我们两个中选一个人，你可以嫁给我们中的一个。”

他说这话时，竟然没有一丁点儿不好意思。

可也对，如果他真的有了一丁点儿不好意思，他就决不会把他的父母一齐赌输出去了。

女城主道：“如果我不愿意给你们，那又会怎么样？”

“不怎么样。我们会把你的扶化城弄得乱七八糟，让你的新郎也死在我们的手里。”

女城主乐了：“你们以为你们能杀死南宫一鸣？”

败家子宝贝道：“还可以加上一个你。”

女城主乐了，她笑得象一个孩子，她笑得很开心，她象是很久也没有这样笑过了。

败家子宝贝道：“你笑什么，你以为我们说得不对？”

她冷冷笑道：“对，对，你们的话对极了。”

败家子宝贝道：“我想告诉你，你既然可以当着南宫一鸣的面把你的面纱拿下来，你也一样可以当着我们的面把你的面纱摘掉。我现在告诉你，把你的面纱拿掉！”

女城主道：“我告诉过你，我的面纱只有我的丈夫才可以告诉我拿下它。别的人如果看见了 my 容貌，就一定要死。你们是什么人，你们真的那么想死？”

败家子宝贝道：“你说对了，不管是他，还是我，总有一个人要做你的丈夫。”

女城主的笑声中有一种恼怒，她的声音很阴冷：“好，好，就让你们来试一试？”

败家子宝贝道：“你就真是那一个天下一剑吴帆，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一样要败在我们的手下。”

他与笑笑生一起，慢慢走向女城主。

女城主道：“等一等！”

两个人站住了，他们在等。

女城主道：“我想，还是不要伤了你们的命才好。因为你们是我要用的人。你们如果想要娶女人，我可以让你们如愿。我的手下有几个女孩子颇有姿色，甚至连我的两个亲随苦苦与白菱，你们要是愿意，也可以与她们成亲。这样，你们总该满意了吧？”

败家子宝贝道：“你是不是有一点儿傻？我们要娶的是你，不是你的下人，你明白不明白这个道理，只要把你娶回了家，什么白菱啊，什么苦苦啊，都一齐娶回了家，你说是不是？”

笑笑生也笑道：“不错，你看，这个法儿是不是好一些？”

她冷冷吸了一口气道：“是不错，这个法儿妙极了。不知道这个法儿是你人两个人中哪一个想出来的？”

败家子宝贝道：“当然是我，不是我，谁能想出来这样的好主意？”

女城主笑了，她笑得咯咯响，她这一笑，显得很放肆，她这一笑，让两个男人的心

都很热。

这是一个很有味儿的女人。

她对败家子宝贝道：“好，既然是你先想出来的，只好你先死了。”

她手中什么东西也没有，她想杀死他们，就那么容易么？

败家子宝贝向她扑去。

他以为他可以同她战上几个回合。

可他一扑到了吴帆面前，他的身体就呆呆地不动了。

他的嘴咧着，他的嘴角流出了鲜血。

吴帆慢慢站了起来，她静静看着笑笑生。

笑笑生吓坏了，他对吴帆道：“不是我，不是我……你知道不……是我……”

吴帆对他道：“你是不是要娶我？”

笑笑生道：“不，不，我怎么能娶你，我是个什么东西，我怎么敢这么大胆？”

女城主道：“好，来人！”

走进来了苦苦与白菱。

女城主的笑中有无限春风：“苦苦，白菱，你们两个人中有谁看上了咱们这个江湖上人人闻名的笑笑生，就可以嫁给他了。”

白菱看着他，笑笑，但不讲话。

“你笑什么？”

白菱道：“我笑他象一条狗。”

女城主悠然道：“苦苦，你看他怎么样？”

苦苦道：“我一看见他就想吐。”

女城主道：“笑笑生，你看，不是我不想让你娶女人，而是我的人都不愿意嫁你。”

笑笑生心灰意冷，他喃喃道：“好，我走，我走！”

夜已经很深，她仍然在那儿坐着。

她已经没了那慵懒，也没了那闲散，她坐着，象是在等人。

从门外直接走进来了一个人。

他戴着面具，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戴着面具，即或脸上有神情，你也看得出来。

他一走进门，就直走向女人。

他凝视着女人。

“你要嫁人？”

她点点头。

她如释重负：“你终于来了。”

这就是她要等的人。

他不管她的问话，他只顾问他自己的：“嫁南宫一鸣？”

她仍然点点头，不知为什么，她这时有一点儿慌。

他仍然死死盯着她：“你不能嫁他！”

她一叹，叹后看着他，看得她的眼睛动也不动。

她冷冷一声：“我不嫁他，又去嫁谁？嫁给你？”

男人不声响，他只是盯着她看。

“不管怎么样，你不能嫁南宫一鸣。”

他起身就走。

女人一声怒吼：“站住！”

男人站住了。

他等着女人讲话。

女人的声音里满是愤懑：“你是我什么人？你凭什么对我发号施令，你是我的丈夫

么，你是我的主人么？你想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你滚！你给我滚！我再也不想看见你，你给我滚得远远的！”

男人看定她，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很温柔了：“你心里很不好受，对不对？你以为你只好嫁给南宫一鸣对不对？你以为南宫一鸣会对你真心么？你不是对我讲过么，这个世上只有权力欲望的结合，决不会有什么真情的结合，是不是？你怎么忘了这个？”

女人低下了头。

男人一字一句地说：“你不能嫁给南宫一鸣……”

他再也不讲了，他起身走出去了，人从黑夜来，又走入黑夜里去了。

她低着头。

她从前是一个女侠，她有一个很好的庄子，那个庄子叫雪柳庄。雪柳庄在天下武林中很有名，她的庄子里有许多许多的雪柳，春天来了，雪柳绽开了芽苞儿，很好看，她总是久久地看着这些芽苞儿，心里掠过了一阵阵的惊喜，她那时对世上的一切都很在意，春天的风，夏天的雨，她都在乎。

现在，她什么都忘了。她只记得她要杀人！

她听不听这个男人的话？

她想入睡，她今天不想去同南宫一鸣在一起了，她想一个人好好清静清静。

她躺下了，她很快就睡着了。

睡梦中，她觉得有一柄剑已经顶在她的咽喉上。

她喘不上气来。

她一下子就醒了。

真的有剑顶在了她的咽喉。

不是剑，只是一根银钗。

坐在她的床上的是一个女人，这是那个叫张巧儿的女人。

她是皇上的女人，她后来被女城主弄来给南宫一鸣了。

吴帆笑了，她这是苦笑，她忘了，她把这个女人给忘了。

她是南宫一鸣的女人，她要嫁给南宫一鸣，这个女人找上门来了。

张巧儿在笑，她笑得很得意：“吴帆，你以为你可以把南宫一鸣弄到手，你忘了，还有我呢。”

吴帆笑了：“是么，对了，我真的忘了，你在外面同两个男人在一起，我想你就会不要这个南宫一鸣了。再说他只是一个废物，你要他做什么？”

张巧儿笑嘻嘻：“吴帆，你别胡扯。你和我都知道，南宫一鸣可不是废物，对不对？他是一个好男人，一个很强壮的男人……”

她的笑象是一个妓女，笑得很放荡。

吴帆道：“你要做什么？”

张巧儿道：“要你不与南宫一鸣成亲。”

吴帆叹气：“今天，你已经是第三个不要我与他成亲的人了。”

张巧儿道：“好，既然有这么多的人劝你，你就该听人劝。”

吴帆道：“我更想同他成亲了。”

为什么？

“这么多的人看好南宫一鸣，我对他一定要好一点儿，不然，你知道有哪一个小妖精会把他弄走？他又不是什么心坚志定的柳下惠。”

张巧儿道：“我杀了你！”

她手中的银钗刺向了吴帆的咽喉！

吴帆正想动，这时，一个人突然飞身而至，一把扯起了张巧儿，把她扯到了一边。是锦衣人。

吴帆道：“你来做什么？”

锦衣人道：“我不出手，你已经把她杀了……”

吴帆并不否认，她淡淡一笑：“是么？”

锦衣人道：“你想做什么，已经很少有人可以拦得住你了。”

吴帆傲然笑着：“还是你明白。”

锦衣人道：“可我还是劝你不要同南宫一鸣成亲。”

吴帆道：“我虽然早已经不耐烦了，但我还是想让你把话讲完。”

锦衣人凛然道：“天下武林中人哪一个最可怕？我认定不是无名客，也不是你，虽然你已经有了心剑剑法。我认定，天下最能忍，也最能狠的人就是南宫一鸣。”

吴帆默然，她不知道她对锦衣人这一番话是不是应该听。

锦衣人对张巧儿道：“你是不是跟我走？”

张巧儿低着头，跟在锦衣人身后，走了。

只剩下了她自己。

她在她的心中对自己说：我是不是该和南宫一鸣成亲？我是不是该和南宫一鸣在一起？

第六章 洞房之夜

扶化城里很热闹。

今天是女城主大喜的日子。

所有的来客都收到了一张请帖，邀他们去暖心阁赴宴。

在这原来的二十三个客人中，如今只有十七个人活着了。

他们要去赴宴。

婚仪在暖心阁举行。

来客都入了席，他们在等待着婚仪开始。

坐在上座的是锦衣人与无名客。

来的人中有快乐的，因为他们在这扶化城里玩得很痛快，他们如今来赴女城主的喜宴，会玩得更开心。也有的人并不快活，他们也说不出有什么不快活，只是心里有事，脸上不得不打点出一副应酬的神气来，但他们的心中并不快乐。

锦衣人与无名客就是这样。

他们在等着喜宴开席。

先是一阵子细乐奏了起来，丝丝袅袅的，一阵阵细乐奏过，便有人从内里走出来，先走出来一队小小丫头，她们都一个个光鲜洁净，身着锦衣，慢慢走出来。

明烛是夜明珠，都悬挂在这些桁架的上端，一粒粒都十分大，显出幽幽的亮光，把这暖心阁照得通明。

夜明珠下，女人都十分漂亮。

这些女孩子都站好后，司仪就叫新人出来。

一阵细乐声中，走出来了南宫一鸣与吴帆。

奇的是，新娘吴帆并不曾头披盖头，她只是面色有一点儿苍白，向众人一笑，点点头，算做是打了招呼。她并不看着锦衣人与无名客，她只是向他们那里匆匆瞥了一眼。

客人中便是一阵子惊呼，他们中的人有的是头一次看见吴帆，他们头一回见到原来这个总是蒙着面的女城主这样漂亮。

南宫一鸣今天比往常自是不同，他头戴着方巾，方巾很新，他身着新衣，新衣也很光鲜，只是他的脸上也见不到一种喜气，他只是默默看着众人，不时地对吴帆看上一眼。

他看着吴帆的那眼神，也并不是人家新人那如胶似漆的温情。

他听着司仪的喊声，与吴帆一起行礼。

然后就都坐下来饮酒。

南宫一鸣并不讲话，他看着他的酒杯，他好像对这只酒杯比对眼前的所有人都感兴趣，他凝神注视着酒杯，似已入定。

锦衣人双目电闪，他看出，南宫一鸣与吴帆对此婚事都似乎心不在焉。吴帆也无法认真地听别人讲话，她只是看看厅内的这个人，或者是那一个人，看着人的时候，她也似乎在想别的。而这个南宫一鸣就更是象样子了，他看着厅堂内的人们，象看一群怪物。他的目光很奇怪，象是诧异他们为什么要在这里白白浪费时光，而不急着走开，离开这里。

锦衣人道：“南宫一鸣，我贺你一杯。”

南宫一鸣看着锦衣人，缓缓道：“你要贺我什么？”

锦衣人道：“贺你娶了天下最美最美的女人。”

南宫一鸣道：“是么？好……”

他举起了酒杯，一饮而尽。

锦衣人的手停在了空中。

南宫一鸣的手也停在了空中。

两个人都凝然不动。

锦衣人的手是握着的，他的手中的酒杯杯口向着南宫一鸣，而南宫一鸣手里的杯是握着的，却以杯底向着锦衣人。

两人的手指都在急疾而动。

酒杯便有时在手中，有时从手中滑落，却也不曾滑落到地上，只要一落，便又疾忙拾起，从空中一顿，便又落在了手中。

一转眼间，两人已经交手了十几招。

锦衣人长吁道：“好，果然不凡，不愧为南宫一鸣！”

南宫一鸣的脸上却仍然是那懒懒洋洋的笑意，他的衣服虽然很整洁了，但仍然不掩

他的一身倦意，他看着锦衣人，冷冷笑道：“好，承让了。”

南宫一鸣手中的酒杯仍然握在他的手里，而锦衣人的酒杯却在他话音刚落时叭地一声碎了。

无名客冷冷笑了：“好，果然是好手段！”

他身子刚刚移出桌边，便一闪而至，来到了南宫一鸣的身边了。

他看着南宫一鸣：“你是新人，这一杯酒不能不喝。”

吴帆在一边道：“无名客，我代南宫公子喝了这一杯，如何？”

看来，吴帆是怕南宫一鸣应付不了无名客的这一杯酒。

她想为南宫一鸣遮饰遮饰，如果南宫一鸣当场被无名客难倒，岂不是大煞风景的事么？

可无名客道：“吴帆，你是新人，南宫一鸣也是新人，我与你也要喝上一杯，只不过得等到我与南宫公子喝过了这一杯之后，好不好？”

吴帆当然不能不应。

座中的人都看着吴帆，他们中有一些人早就隐隐听说过女城主就是当年名闻天下的女侠吴帆，是那个天下一剑吴帆，但耳闻不一定做得准，如今听得无名客一句话，才知道这是事实。

如今的吴帆民再也不是当年的吴帆了，他们的心中不由得一叹。

他们其实本来就怀疑她就是那个当年名重天下的女侠，他们从来没有看过吴帆的面容，如今看到了，她确实中国色天香，我见犹怜，便都心中对她有了一丝好感。

南宫一鸣看着无名客，他笑道：“今天是我成亲，自然我应当与你一饮。”

他慢慢举起了酒杯。

无名客却很郑重，他先是脱下了他的长衣，然后才去拿起他的那一只酒杯。

他握酒杯的方法很怪，他不是以他的拇指、食指和中指去握，而是用他的无名指与

他的拇指去挑，拇指在上，握住了杯口，无名指在下，托住了杯底。

众人中有识得他的这个姿势，都不由得惊呼一声：“无名指！”

无名客赖以成名的并不是他的拳法掌法，他是以他的一根手指而名重天下。

武林中有谚曰：

林渊的剑，

锦衣人的钱，

南宫一鸣的箫，

无名客的点。

南宫一鸣的箫，并不是指他的箫有多大有威力，而是指他的箫一吹起来，如泣如诉，幽幽怨怨，有一种令人心悸不已的力量。

说的这个“点”，是指无名客的手指，他的无名指。只有这一根手指，在无名客的手下，便如同有剑，有鞭，有刀，有掌。

无名客的“无名指法”是天下一绝。

他每逢与强敌斗，便把他手中的剑向敌手一掷，对手以为他这是强弩之末，心中一喜，便上了他的当了，他以一根手指，可以施无穷剑法，可以制敌于先。

见到了无名客用他的手指去点南宫一鸣，连吴帆也不禁脸色一变。

众人一见，都心中凛然。

可南宫一鸣却恍若不见，他依然是用他的手握着酒杯，去同无名客干杯。

无名客道：“我知道，南宫一鸣不是不要家，南宫公子是想以天下为家。”

南宫一鸣愕然，他笑笑：“我知道，无名客不是无名，无名客是以名声为命。”

两人都一笑，都把酒杯举向对方。

众人看他们，都很难看出他们的功夫是孰弱孰强，但他们知道，这一场比试比刚才南宫一鸣与锦衣人的比试更可怕。

南宫一鸣的身子不动，但他的长衣开始振起来了，象是一面在海风中鼓荡的风帆，鼓得圆圆的。又过了一会儿，他的长衣便开始一片片飘落，化成了一叶叶的衣片儿，落在了地上。

无名客在笑，他象是很占了上风。

这时，南宫一鸣的手也变了方向。

他把一只酒杯放在了他的手掌心里，五指都伸了出去，化成了一式“佛指拈花”式。

这是“佛指拈花”式中的一招，叫做“佛心向善”。

众人中便有人一声惊叹：这不是天下久已失传的“佛指拈花”么？！

“佛指拈花”，天下绝技！

无名客不笑了，他知道他这一次要吃亏。

他的“无名指”决抵不得南宫一鸣的“佛指拈花”。

他的手在抖了，他的脚不由得向下沉，他已经把脚下的土踏入了很深，他的身子在勉力支撑，他知道他不能败，他如果败给了南宫一鸣，他将再也无法在江湖上行走了。

南宫一鸣仍然在笑，他的脸上又浮上来了那种要命的懒洋洋的笑意。

他已经胜券在握。

无名客暗暗后悔，他不知道南宫一鸣有这种绝技，而且他也刚刚明白，南宫一鸣的内力象大江大河，源源不断而来，让他根本无法抵挡。他已经用尽了他的气力，他的内力已经用到了十分，他觉得出他咽喉中有一股甜甜的血腥，他用劲压着，不让它呕出。

他知道，他一旦张口，他就会狂喷出一股鲜血。

无名客不知道他怎么办。

一边的唐门大公子唐训暗暗吃惊，他心中再也不对他的老子心存轻视了，他在心中暗叹：姜当然还是老的辣，你看这个南宫一鸣，你根本就看不出他究竟还有什么绝技不曾使出，他永远是那么懒懒散散的样子，他永远是对别人很不在意，是不是他这只是一

种假象，他其实是天下最可怕的高手？

南宫一鸣看着无名客，他的眼中突然有了一丝笑意，这一丝笑意很温暖。他笑道：“谢谢你的酒。”

他突然身子向后一退，把这一杯酒喝了下去。

无名客惊呆了，他呆呆看着南宫一鸣，他不明白南宫一鸣为什么要放过他，南宫一鸣本来可以当众羞辱他一番的，他为什么放过了这一个好机会？

吴帆放了心，她心怀感激，看着南宫一鸣，向他感激地一笑。

如果南宫一鸣当场让无名客受窘，大家的面子也不好看，而且这毕竟是在他与吴帆的婚礼仪式上，他不该那样做。

但武林中人一向不讲究这个，只要你犯了我，我一定要你当场难堪，这是天经地义的，南宫一鸣本来受了无名客的羞辱，如今他能这样做，也足见他胸襟。

吴帆向南宫一鸣的一笑，让无名客很是难受。

南宫一鸣又坐下了。

就仍是杯觥交酢，来去言欢，一派喜气洋洋。

夜已经深了。

贺客皆已走了，只有一对璧人仍然还留在暖心阁。

暖心阁中，有一间屋子，已经充做了新房。

吴帆与南宫一鸣都坐在了他们的新房里。

他们对面而坐，互相凝视着，没有话语。

吴帆想说：南宫一鸣，你是不是很累，你是不是觉得没有什么兴致了？你如果觉得累，你就好好歇息吧？

南宫一鸣看着吴帆，他想说：吴帆，吴帆，你觉得不觉得这有一些闹闹哄哄的，象是赶集？你如果真的喜欢这种日子，你可就得天天在这种闹哄中生活了，你不觉得倦怠

么？

但他们都不讲话。

他们是一对新人。

从前他们就已经在一起过，他们已经不再是一对新人了。

新人已经不新。

这暖心阁是一片在水中的大船，这一片船连系在了一起，便成了水上的暖心阁，这些楼房很好看，都是一块块木头做的，他与她象在画舫中游，一直在水中是波来浪去的，也十分惬意。

吴帆总不能不讲话，她低声道：“夫君，夫君，你是不是累了？”

南宫一鸣的目光也变得十分温和，他盯着吴帆的脸，这是一张天下再也难觅的脸，它似向人诉无限婉情，向人说无限心事，这是一张可以让男人忘记了一切的脸。

南宫一鸣道：“好，我们安歇吧。”

两个人躺在了床上。

吴帆看着南宫一鸣，她的手在动，她用她的手告诉他，她有无限柔情。

她的目光中有很深很深的情意，她低声道：“南宫一鸣，南宫一鸣，我是不是前生欠下了你的债？”

南宫一鸣道：“吴帆，吴帆，不是你前生欠下了我的债，而是我前生欠下了你的债。”

吴帆道：“南宫一鸣，你要好好待我，你听见了没有？你知道，我这个人很苦很苦的，从来没有人对我好过……”

她流下了热泪，她的泪水很多，象是流也流不尽。

南宫一鸣看着她，他的手抚摸着她如玉如缎般的肌肤，说道：“吴帆，吴帆，你是一个好女人，你是一个天下难觅的好女人。你为什么要杀人？你象一朵好花，让血把你弄污了，你就再也没有光彩了。你不杀人好不好？”

吴帆的脸色突然变了，她冷冷看着南宫一鸣。

“南宫一鸣，有人说，我嫁给你，是一种失策。你可千万别伤了我的心.....”

南宫一鸣看着她，他的手仍然温柔，他说道：“难道你真的喜欢杀人？”

吴帆慢慢推开了南宫一鸣的手，她看着南宫一鸣，说道：“南宫一鸣，你就是有那‘佛指拈花’的本事，你也不是我的对手，你相信不相信？如果你真的要坏我的事儿，我一定要杀死你！我不用别人杀你，我一定要亲手宰了你！”

第九卷

第一章 花芯儿

江南江门的长公子江允正与蜀中唐门的大公子唐训在一起。

他们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他们的心境很平和，他们喜欢在一起喝酒，喜欢在一起聊闲，聊江湖上的那些打打杀杀的日子，聊那些江湖侠士的美酒艳姬的好光景。

他们心中最为佩服的人是谁？

当然是大侠林渊。

除了大侠林渊，还有谁可以让这当世最有名的两大家族的长公子佩服？

他们恨晚生了几年，使他们不能与大侠林渊一起分享这江湖人的盛誉。

除了大侠林渊，还有谁可以称为当世的好手？

锦衣人？

唐训道：“他不行。”

江允不说话，他只是看着唐训，他等着唐训解释。

唐训一笑：“他与无名客相比，更浮躁一些。他的手不稳.....”

江允不讲话了，他明白，在这一点上，唐训比他更有权讲话，唐训如果讲谁的手不稳，他就等于说他有机会可以制那人于死地。

谁站在唐训的面前，如果他的手不稳，就只有一死。

唐训是蜀中唐门的长公子，他只有十几岁的时候就成了蜀中唐门的长公子了，他的手永远是很稳的，他曾经让他的手在冰里冰冻，他曾经让他的手在热火中炙烤，他的手一旦伸出来，准会有人在这只手下毙命。

唐训看着他自己的手，他的手很白，也很胖，看上去象一个很是养尊处优的贵公子的手。

唐训道：“如果我能与锦衣人交手，在一百招内我打不败他。如果过了一百招，他必死无疑。”

江允心中明白，他讲得确实是有理，但他也明白，如果唐训与锦衣人动手，他根本就不可能支撑住一百招。

不等到一百招，他必然早就死在了锦衣人的金银双钱之下。

“如果我与他动手，我相信我可以支持上一百招。”

江允看着唐训，他心中暗暗吃惊，他知道这个唐训虽然年轻，但他也是蜀中唐门后代弟子中的佼佼者，他讲话决不会很虚，他有什么办法能与锦衣人支撑上一百招？

他低头不语。

江允不言，让唐训有一些能堪，他问道：“莫非你不相信我的话？”

江允道：“不错，我不相信。”

唐训道：“你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我告诉你，我真的可以与锦衣人支撑上一百招而不败。”

江允道：“那我可就不如你了，我如果与锦衣人动手，可能支撑不上三十招。”

唐训默然。

能与锦衣人动手，支撑上三十招的武林新秀中，天下也寥寥无几。

无名客呢？

他们想，如果他们与无名客动手，他们能支撑多少招？

江允一叹：“二十招，顶多二十招。”

唐训也沉默。

他不明白江允为什么要这样说。

江允道：“顶多也就是二十招，我看见他与锦衣人动手了，他并未用全力。”

无名客比锦衣人更可怕。

扶化城中的高手云集，让江允与唐训都有一些心灰意冷，他们本来在江湖上都是一等一的高手，一到了这扶化城，就变得无足轻重了，这让他们不甘寂寞的年轻的心中有了一丝不平，他们心中想到，他们应该做一点儿什么事儿，让这一次的扶化城的聚会更富刺激。

他们该怎么做？

他们如果去与无名客挑战，与锦衣人动手，就只会自取其辱，但他们还可以去找上别人，让他们兵器也染上武林人物的血。

江允道：“我想起了一个人……”

谁？

江允站了起来，他对着唐训，缓缓道：“南宫一鸣！”

他的主意着实不错。

如果他们能够杀死南宫一鸣，他们这一次在这扶化城的聚会中就可以出够风头了。

连一向沉稳的唐训也不禁喜形于色。

他们如果杀了南宫一鸣，就可以让这一次的扶化城的聚会变得惊世骇俗，南宫一鸣也是同无名客、锦衣人一样的江湖名人，而且在这一次的扶化城的聚会中，南宫一鸣似

乎比锦衣人与无名客更为幸运，他不光成了江湖上人人知名的侠义人物，而且他还是这个扶化城主的丈夫了，他成了天下人人瞩目的人物。真杀了他，一天之内，消息就会不胫而走，天下最有名的年轻侠客就当属他江允与唐训了。

他们应该杀死南宫一鸣！

可唐训的脸上顿时就变了颜色。

他想起了老爹的教训。

他想起来了：南宫一鸣实际上比锦衣人与无名客都更为可怕。

他直摇头：“不行，不行。南宫一鸣这个人并不好惹……”

江允有一些不耐烦，他心中道：难道这蜀中唐门的上百年的功业就是在这些谨小慎微的唐门弟子的手里建立的么？他看来功夫非凡，可一想动手，就变得婆婆妈妈的了。就这样子，他还能有什么出息？

江允道：“南宫一鸣有什么可怕？”

唐训知道他并不把南宫一鸣看在眼里，就不禁轻轻一笑，他说道：“南宫一鸣比无名客和锦衣人更可怕，他可怕，是因为他这个人比别人更能忍，比别人更能吃苦。他常常能做别人做也做不出的事儿来，他的功夫不是学来的……”

江允道：“你说，他的功夫是怎么来的？”

唐训道：“一点儿学来的功夫并不可怕。我老爹讲过，如果他是一本正经地学过十年八年的一种功夫，这并不可怕，怕的是他一看你的功夫就看明白了，他一出手，就可以制你于死地。”

江允道：“唐兄的话我有一点儿不明白，他是神人不成？他怎么能一看别人的功夫就会，如果是这样，他的功夫岂不是无敌于天下了么？”

唐训一叹道：“不错。你不知道南宫一鸣的功夫会无敌于天下，连他南宫一鸣自己也不知道他的功夫会无敌于天下。只有我知道。”

江允看着唐训，唐训的样子很认真，一点儿也不象是在开玩笑。

江允看定唐训，他冷冷说道：“我不相信。”

唐训道：“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要与别人动手，与谁动手都行，我可以与你去，而且可以说，只要你与我两人出手，这扶化城中的一切人都不敢小觑。可你如果是去找南宫一鸣，恕我就不去奉陪了。”

江允突然冷冷一笑：“你害怕南宫一鸣？”

唐训道：“是，我害怕他。我知道他是天下最可怕的人。”

江允道：“我看你是看错了。南宫一鸣在这三个人中，是最弱的一个。你听人家说：锦衣人的钱，无名客的指，南宫一鸣的箫……这只是胡扯！”

唐训道：“你如果不相信，你为什么不去与南宫一鸣试一试？”

江允道：“好，好主意。”

他转身就走。

江允知道他如今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他要去志南宫一鸣决一死战！

他不相信唐训的目光，他要自己去看一看南宫一鸣是不是比锦衣人和无名客更厉害。

他先去找女人，他每逢大战之前一定要先找女人。

他找到了一个女人，一个很可心的女人。

他把这个女人领回了他的居处。

他要先把他自己搞得十分疲惫，让他的血都流得十分缓慢，然后他就会变得轻松了，他就能面对着南宫一鸣时，心中没有一丝紧张。

他同这个女人嬉戏。

她真的算不上是一个女人，她应该只可说是一个未成年的女孩子。

她叫一个很奇怪的名字，她叫花芯儿。

江允知道，他实在是一个很狂很狂的采花客。

他要狂得让这个女孩子受不了。

夜很长，在这漫漫长夜中，人的心思变得软了，人的脸面变得模糊了，他看着这个叫他吃惊的女孩子，心中有无限惊讶。

她的本事叫他称赞不已，她的本事比她的身体成熟。

他说道：“你应该早来，早点来侍候我。”

她也乐：“是么？”

他说道：“我能让你销魂，让你快乐，让你知道什么样的男人是真正的男人，叫你明白男人与女人在一起的快乐。”

花芯儿笑了，她笑得很天真，象一个未涉世事的孩子：“是么？我一直在这城里，不过，我从来不曾与男人在一起。你说，男人看上去都不错，可一做完了事，没有一个还是那么温柔了，他们一个个都象变了味儿的酒一样，你说，对不对？”

江允道：“对，对，对极了！”

花芯儿道：“你也是一样么？”

江允道：“我也是一样。”

江允又道：“所以，男人对女人说什么话，你也不要相信，你只当这是男人在骗你，你就会心平气和了。”

她很小，因为她的身体告诉了江允，她确实是很小；但她又不小了，因为她已经是饱经风霜的女人了。

男人与女人颠鸾倒凤，他们一心一意在寻找快活。

“你来这扶化城干什么？”

想干点儿大事儿。”

“干什么大事儿？”

“杀人！”

杀人，在江湖人看来，是天大的大事儿。

她却不以为然，她吃吃笑着：“你会杀人么？”

江允看看她，他的脸色一沉。他的脸色一沉，就会让江湖上的人们都一个个胆破魂丧。他如今能对这个小小的女孩子这样，实在是因为她唐突了他。

江允道：“你看见没看见我杀过人？”

她摇摇头，她怎么会有机会看见？

江允一笑置之，他慢慢道：“你马上就会看见了，你就会看见我如何杀死一个人，可惜的是，你看见了，也再也没有机会向别人说了……”

花芯儿仍然笑嘻嘻的，她行若无事，盯着江允，那目光仍然痴痴迷迷：“你说，你要对我好……”

江允一叹道：“对，我要对你好。我知道你不光是侍候过我，你也侍候过别的男人，是不是？”

她点点头，很后悔地说：“你把我买回去，好不好？那样，从今以后，我就专门侍候你，我一定让你比今天更舒服，行不行？”

江允也很亲热，他笑道：“好，好，有什么不好？我一定把你赎出去……”

花芯儿对这种日子很神往，她的目光闪闪，目光中有无限憧憬：“我一定不要你失望，我一定要你好好记得我……”

江允道：“好，那一定。”

花芯儿很动情，她依偎在江允的身上，让他确实很激动了一阵子。

他说道：“睡吧，我明天要与别人决一死战！”

花芯儿大吃一惊，她问道：“你要与谁决战？你能不能告诉我？”

江允道：“能，当然能。”

“他是谁？”

“南宫一鸣。”

南宫一鸣现在正在他与吴帆的那一间屋子里，他坐在这一间屋子里，看着吴帆梳头。

吴帆是女人，而且是一个久久干渴的女人，所以她一与南宫一鸣在一起，她就总是让南宫一鸣劳累，让他明白女人对男人有很多的需求。

南宫一鸣不大讲话，他沉默地做，他知道，吴帆是很久很久没有同真正的男人在一起了，她渴欲，她希望能与南宫一鸣渡过他们最好的时光。

南宫一鸣已经有一些吃不消她了。

但他也是一个知情知热的男人，他毕竟是南宫世家的长公子。

他与吴帆都极为疯狂。

他喜欢看吴帆梳头，吴帆梳头，让男人明白了吴王夫差为什么会亡国，让人明白了为什么自古以来，男人为什么总要咏上一些女儿诗。

吴帆知道他喜欢看她梳头，所以每天早上的梳头几乎就象是一种仪式了，她慢慢地梳，他津津有味的看。

这比那张敞画眉还要认真些。

吴帆的心中很是知足。

来了一个女人。她静静地站在了吴帆的身后。

“什么事儿？”

“有人要杀死南宫公子。”

吴帆悄然笑了，她咯咯笑：“是么？他是我的人，怎么有人要杀他？是不是他们看他太自在了，心里有那么一点点儿嫉妒？他是我的人，要杀也得由我来杀，别人怎么能

杀他？”

女人没有答言。

吴帆又笑，又摇头，好一会儿，她才说：“是谁？”

“江南江门的长公子江允。”

吴帆一怔，她不明白为什么江允要来杀死南宫一鸣。

江允不是一个笨蛋，如果他要杀死南宫一鸣，也许他会成功。

吴帆道：“公子，你看，总是有人羡慕你，要杀死你。你如果不是在我这里，你是不是会在睡梦里就会莫名其妙地给人家宰了？”

南宫一鸣只是向她笑笑，他一句话也不讲。

吴帆向女人道：“是谁说的？”

女人道：“花芯儿。”

吴帆道：“好，让花芯儿就把他宰了吧。”

她又回头，慢慢梳她的头去了，她再也不理会这件事儿了，从她这里起始，那个声名赫赫的江门长公子江允就再也不能算是一个活人了。

南宫一鸣却慢慢起身了，他对着那个女人道：“慢着！”

女人倒也听话，她真的就站住了。

“你为什么不去告诉他，就说我约他今天晚上要暖心阁上决战？”

女人口中称是，但不动身。

吴帆看着南宫一鸣，她轻轻一叹：“公子，你这又是何必？”

南宫一鸣不语。

吴帆道：“你没听见公子的话么？你快去，别让花芯儿把他杀死了……”

女人就应声而去。

花芯儿正在笑，她笑起来，足以让男人心醉，而且对她有一种很深很深的怜悯，觉

得她实在是太小了，实在是不应该来这里做这种事儿。

江允已经有一点喝醉了，他的眼睛已经眯成了一条缝，他的舌头噜噜嗦嗦说不明白什么话了。

但他还是在喝酒。

“花芯儿，你说，有人说，那个南宫一鸣是一个盖世高手，你说，我是不是可以打败他？我一定要打败他，我要杀死他，天下最高的武林高手就是我江南江门的长公子江允了。”

花芯儿知道他已经喝醉了，她想扶他去上床，但她的力气太小，她扶不动江允。

她只是把他扶正在椅子上，让他的身子正一正，然后再去厨房为他弄一碗酸汤，想让他醒酒。

她不一会儿就回来了，她手中有一只碗，碗里是热汤。

她很温柔地唤他：“江公子，江公子，你醒一醒，来喝一口汤……你喝过汤就会好一点儿了……”

江允真的就醒过来了，他看看花芯儿，他看看汤，喃喃地道：“喝汤？喝汤？……”

他真的就起来喝汤了。

他真的就喝下去了一口。

这时，花芯儿说话了：“江允，你说，你问过我，你是不是能打得过南宫一鸣？”

江允道：“对，你说，你说！”

花芯儿道：“我说。不过，我说了，你可不要后悔，也不能生气呀。”

江允道：“好，好，你说，你说……”

花芯儿道：“你打不过南宫一鸣。”

江允的脸色一沉：“为什么？”

花芯儿依然面带微笑：“因为你已经中了毒，你马上就要死了，你怎么还能与南宫

一鸣动手？”

江允用力向前一扑，他扑了一个空。

花芯儿道：“江允，你不能太动肝火，你就要死了，你何必那样生气？”

江允道：“谁叫你来给我下毒的？”

花芯儿笑盈盈：“你忘了，南宫公子是我们城主的新人，你怎么能杀死他？他如果不死，就只好你死了……”

花芯儿的眼中突然也流下了泪水：“其实，你真的死了，我也会很难受，因为只有你一个人，是这一次真心想让我跟你走的。你是一个好男人……”

她流泪时，那神情真的是很悲哀。

她走上去，轻柔地对江允道：“江公子，我会为你好好地修一座好坟的。你放心……”

她向江允一掌拍去！

这时，一个人飞向她，一把把她推向一边。

来人是南宫一鸣。

江允道：“你来干什么？”

花芯儿道：“公子，你走开，让我杀了他！”

南宫一鸣道：“花芯儿，你别开玩笑，如果我不冲进来，此时躺在地上的决不是江公子，而只是你了……”

花芯儿不相信，但她不能不相信了，因为她眼睁睁看见：江允站了起来，他的脸色变得很红润，他的脚步很稳。

江允道：“南宫一鸣，怪不得唐训对你那么称道，看起来，你确实是有一点门道。”

南宫一鸣道：“江允，你要找的是我而不是她，你让她走吧，我与你，定在今天晚上在暖心阁上见！”

第二章 江南之战

江允与南宫一鸣要在晚上决一死战。

他们决战的地点是在扶化城的暖心阁上，在那一片楼船之上。

他们的这一战在武林中也是一场很重要的恶战。

在扶化城的江湖豪杰们都来了，他们决不愿意放过这一场好机会。

天还未晚，扶化城的暖心阁上就已经满是人了，他们都是江湖豪杰，他们一个个讲起话来大声豪气，叫几里外的人都听得见。

他们都在猜测这一场战事会谁输谁赢。

有人说南宫一鸣肯定会胜。

“南宫一鸣近来的运气不错，他曾经同锦衣人与无名客交手，他可是都不曾败过。他的武功不知是高是低，但江湖人明眼之人都看得出，他与人动手时，常常是不尽全力，与人生死相搏时，也是敷衍了事，象他这样的人，是艺高人胆大了，他敢于心不在焉，实在是因为所有与他动手的人，都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他才会这样漫不经心。

也有人不这样说。

江允会胜。

他们认为，江南江氏的武功，本来是可以独步武林的，但自上几代江门好手之后，就日见衰微了，这也是因为江门再也没有出现过好手的缘故。据说，这个江允是江门这上百年来的一个好手，他与南宫一鸣、锦衣人、无名客等也确实是不分高下。他们的功夫都是各有千秋。

江允一旦与南宫一鸣动手，他必然是想一鸣惊人，他没有必胜的把握，他决不会轻易出手。

他们一边在议论，一边在等待。

江允从来还没有这样紧张过。

他一从日上三竿时，就开始紧张，一直到了晚上，他仍然是很紧张。他紧张得让他自己都明白，他如果不放松他自己，他就完了，他绝活不过今天晚上去。

他在床上，放松他自己，他调匀呼吸，一点点地让他进入万念俱空的境地。

但他一旦从那内息运行中回来，他便又复感到紧张。

他的紧张是从昨日晚上来的。

——他看见了南宫一鸣。他看见了一个不畏生死的南宫一鸣。

他在那一时刻是后悔了，他后悔，他不该选中南宫一鸣做为他的对手。

因为他才看明白了，他明白了唐训的话是对的，南宫一鸣很可怕。

他看出了唐训没有看出来的一点：南宫一鸣的可怕，就是他对他自己的生命根本就不在乎。

一个对他自己的命根本就不在乎的人，你同他动手，你对你自己的命就该也不在乎。

可要命的是，江允对他自己的生命很在乎，真的很在乎。

他一点儿也不想死。

所以他看见了南宫一鸣的目光时，他明白了他是如何危险，他明白了他是在同死神打交道。

他现在很紧张。

“你不该这样紧张，如果你一直这样紧张，你今天晚上的命就没了。”

他猛一回头，他看见了一个人，一个叫他尊敬的人。

这人是锦衣人。

锦衣人道：“如果你不紧张，我可以帮助你，把南宫一鸣杀了。”

江允当然不会轻易相信哪一个人，即或他是天下闻名的锦衣人。

“你为什么对南宫一鸣这样仇恨？”

锦衣人道：“我不喜欢南宫一鸣。”

不喜欢，算不算是一个很好的理由？

江允看着他，他不讲话，他也不明白锦衣人的用意。

锦衣人道：“我不会告诉你更多，但我可以告诉你，我喜欢那个女城主……”

江允的心一动，他也许讲的是真心话？

“你为什么不同女城主去说？”

他一叹：“我说过了，可惜她听不进我的话去。”

江允一笑：“是么？你如果杀死了南宫一鸣，女城主就会听进你的话了么？”

锦衣人道：“她不会，但如果南宫一鸣死了，我就可以把她劫走，我要把她带走。”

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理由？他是不是该相信锦衣人？

锦衣人道：“你相信不相信不要紧，你可以从我这里学到几招金银双钱的招式，用这几招，你很可能会胜他。”

江允心中一动，他明白，锦衣人是真心想帮他的，如果锦衣人不想真心帮他，锦衣人决不会教他金银双钱的招法。

他点了点头。

锦衣人走了。

他走时，看着江允道：“江允，你如果打败了南宫一鸣，你要怎么处置他？”

江允沉吟，他如今还没有必胜的机会，他哪里会想到他如何处理南宫一鸣？

锦衣人道：“杀死他！”

锦衣人说完这一句话，起身就走了。

江允想，他应该去同南宫一鸣见面了。

他如今已经不再哆嗦了，他的手已经很稳定了。他心里很感谢锦衣人，是锦衣人给了他勇气。

他穿好衣服，他要走了。

可有人对他讲话了。

“如果你就这样走出去，你可就再也走不回来了。你以为锦衣人的那几招就足可以制服南宫一鸣，你就错了。你必将会死在南宫一鸣的剑法之下。”

他一怔，他慢慢说道：“南宫一鸣并不用剑。”

那人很固执，他说道：“你怎么知道南宫一鸣不用剑，他是剑道上的一个大行家，他怎么会不用剑。只不过，你看不见他的剑就是了。”

江允道：“他只是用箫。”

那人道：“箫即是剑。他的箫，就是天下少有的箫剑。”

江允想了想，又问道：“受教了。但不知道南宫一鸣的箫比别人的剑如何？”

那人道：“他的箫多霸气。而别人的剑多杀气。”

江允道：“那在下可就不明白了，杀气如何？霸气又如何？”

那人一叹：“江湖之人多不明白，以为杀气重于霸气。这就错了。昔日要离刺庆忌，他的霸气便使要离虽然刺死了庆忌，但他自己也无法再活在这个世上，他万念俱灰，虽生犹死。昔日楚汉垓下之争，虽然是汉军大胜，但楚霸王霸气仍然在，所以有那首‘霸王别姬’的曲子在，楚霸王不明白机变，所以自寻了死路。如果他一马渡江，后日的胜负也难预料……”

江允明白，这人是在指点他，他只是在沉沉思想，他有一些不明白。可他不声响，他要尽力弄明白这些道理，他知道，他如果真的能明白了这个人告诉他的道理，他或许就会成为天下的一个绝顶高手。

那人道：“你明白了我的话了么？”

江允不语。

那人一叹，说道：“你不会明白我的话，看今天这个世上，除了那个被人称为大侠

林渊的人，再也不会有人对我的这一番话很明白的.....”

这是那种被称为世外高人的一种不得世人明澈的悲叹。

江允道：“不知道老人家还可以有什么话教我？”

那人道：“你为什么要挑选南宫一鸣做你的对手？”

江允道：“我以为我能战胜他。”

那人一叹：“你不讲实话。”

江允沉默了半晌，才轻轻道：“我觉得他太幸运了。”

那人更是一叹：“你的眼光这样浅，你把天下最不幸的人看成了幸运的人，你要难受了.....”

江允道：“南宫一鸣在扶化城是人人皆知的红人，他有什么不幸？”

那人一笑：“他的不幸，你怎么会明白？你如果明白了他的苦心，你不也精进了一层么？”

江允道：“南宫一鸣有什么苦心？他实在是过上了舒服日子，他还能有什么苦心？”

那人不语了。江允再三问他他也只是一叹：“你不明白，这件事也实在是说不得。”

江允道：“依前辈之见，我与南宫一鸣的一斗，谁可能胜？”

那人一沉吟，显然是在思索这一难题。

他慢慢道：“我知道了，你与南宫一鸣这一战，你也不会胜，他也胜不了。”

南宫一鸣从他的居室里向外走，他的心里很平静，他知道，他没有什么负担，他如果胜了，他仍然还要回到这一间屋子里来，他如果败了，他就会死了。他情愿死了，也不想再回到这一间屋子里来了。

吴帆站在了他的面前。

她娇笑着，看他：“南宫一鸣，人家都说你是一个知疼知冷的男人，人家都说你这个人知道如何对女人温柔。你看你，都要去与人动手了，还这样木木的对你的妻子。你

知道不知道，你这一去，你的妻子就会成为一个寡妇？你死了，让我多恨你？你如果白天不那么显你自己，让花芯儿把那个江允弄死了，你岂不是这会只要同我在一起，悠悠闲闲地喝酒就行了？”

她缠在南宫一鸣的身上。

南宫一鸣道：“吴帆，你能对我讲实话不能？”

吴帆看看他，她有一点儿吃惊，她吃惊他讲话时那神色严肃。

“能，为什么不能？”

“你已经把黑熊陆四夫妻弄死了么？”

吴帆好像刚刚想起来了一件事儿她说道：“糟了，他们已经在那棺材里死过了十一天了。我在那里躺了九天，我才又活了过来。他们已经呆了十一天了，他们已经死定了……”

南宫一鸣看着她，她的脸上仍然带着笑意。

“你把那个山西的老头子弄死了么？”

她笑得很开心，对着南宫一鸣笑：“我怎么会把他弄死？他是一棵摇钱树。他现在活得很开心，你要不要去看一看？”

南宫一鸣摇摇头。

他最后看定吴帆，一字一句地说道：“吴帆，你是不是我的妻子？”

吴帆盈盈而笑：“当然是，你不要忘了，你是明媒正娶把我娶去的。”

南宫一鸣道：“是就好，我告诉你，如果我不能回来，你再也不要把这些杀死的杀死，关起来的关起来，你让他们走，让他们离开扶化城，行不行？”

吴帆笑道：“你死不了，如果江允真的动一动你，我要他们一个也不剩，让他们都死在我的手里。”

南宫一鸣看着吴帆，他明白吴帆的心思。

她并不在乎他的死活，她只想着，如果南宫一鸣死了，那会大大地伤了她做为扶化城主的自尊，她一定要向这些人报复，她一定会把他们全都杀死！

南宫一鸣道：“好，我明白了。”

他向外就走。

皓月当空，人们都等着，等着江允与南宫一鸣动手。

人在他的一生中，难得当上几回主要的角色，如今南宫一鸣与江允生死决战，江允俨然已经成为了今天晚上的主要角色。

很多人都在看着他。

无论如何，他能与南宫一鸣动手，这就让世人不敢小看他。

南宫一鸣站在了江允的对面。

他慢慢道：“江允，你好！”

江允无话可说，他怕一讲话，让当场的人看出了他的心中很紧张。

南宫一鸣道：“江允，我不想与你动手，我只是想告诉你，有时人想的主意完全都是错的，你自己一心一意想一件事儿，其实，因为你一开始就钻入了死胡同，你越想就越是错了……”

江允道：“无论如何，我同你动手，这一件事不会错。”

南宫一鸣笑了，他已经过了这种对一切都用血气来对付的年纪，他明白江允的心意。

两个人看来确实是无话可说。

南宫一鸣道：“江允，你为什么不动手？”

江允道：“我在想，你与我一旦动起手来，谁会胜？”

南宫一鸣一叹，这一叹似乎有无限心事：“我可以告诉你，这一战，谁也不会胜。你也不会胜，我也不会胜。”

江允道：“那么巧？”

南宫一鸣道：“不是巧。有人盼你胜，盼你胜的人多些。有人盼我胜，盼我胜的人势力大些。”

江允道“依你看，谁也胜不了？”

南宫一鸣道：“你与我一战，有人会胜。”

“谁？”

“我的妻子，城主会胜。”

众人愕然，他们不明白南宫一鸣为什么会这样讲。

江允突然一怔，他想起了那个不明身份的人对他的劝告，真的是他讲的对么？真的是他与南宫一鸣的一战会谁也不能胜么？真的会两败俱伤？

江允道：“南宫一鸣，你的话我不明白。”

南宫一鸣道：“你可以弄明白，这些人都在，他们都是来这扶化城的江湖豪杰，他们中，至少有十几个人盼你胜。你如果胜了，对他们的好处极大……”

江允一怔，他心中隐隐已经有一点儿明白了。

但众人已经在鼓噪了，他们在一边，对两人久久不动手已经不满。

江允与南宫一鸣冲在了一起。

他们战了几个回合。

江允虽然在江湖上久久走动，但他头一回觉出他的功夫不够用了。他的手很快，但他很恼火，他根本打不着南宫一鸣，他只能看见眼前的人影在晃动，他击不中南宫一鸣。

他想起了锦衣人的那几招。

南宫一鸣与他动手，似乎并不想伤他，只是慢慢走动，一招一式都变得很慢，让在一边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唐训直冒冷汗，他更明白了，他如果与南宫一鸣动手，他也决不是人家的对手。

这时，江允变招了，他的身子一突而上，叭地一声，他的掌击在了南宫一鸣的身上。

南宫一鸣的身子疾忙而退。

他站住了，他哇地吐了一大口鲜血。

他看着江允，声间喑哑：“锦衣人的绝招？”

江允看着他，没有讲话。

南宫一鸣没有想到，他没有想到，江允居然也会这几招，他用了锦衣人的绝招，才可以伤了南宫一鸣。

江允道：“你要死了，你会死在我的掌下……”

场上变生须臾，让众人都惊诧不止。

江允居然能胜了南宫一鸣？

吴帆突然跳了出来，她站在场边道：“江允，算你是胜了，你来会会我，好不好？”

江允道：“我为什么要会你，我只要是与南宫一鸣做一次生死之斗。”

当场之人都看出，南宫一鸣与江允这一战，因为南宫一鸣的已经受了伤，他绝对讨不到好处。

江允反倒可能在这时取胜。

南宫一鸣道：“吴帆，你让开！”

吴帆只好让开。

南宫一鸣道：“江允，你这个人冰雪聪明，却也卷入了这一场是非，真是可叹啊……你既能用锦衣人的绝招，你为什么不要锦衣人来与我动手，你明白，他根本不会伤到我，只有你，才会用这些招术来伤我……你下去吧，让锦衣人来与我动手……”

江允不语，他只知道，他如果乘机全力与南宫一鸣一搏，他也许会取胜，那样，他就会成为天下少有的高手。

他冷冷道：“南宫一鸣，你今天已经死定了！”

南宫一鸣道：“是么？江允，你真可怜，你呀，你象这一群疯子一样，呆在这个扶化城里不走，你早早晚晚也会死在这里。”

他看着江允：“你还年轻，你想出名，你以为出名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你正急着出名，你想为你们江南江门争光，你想用南宫一鸣的血做到这一点，是不是？可惜，你想错了，你想错了……”

南宫一鸣走向江允，他的嘴角在流血，他的身体在抖。

第三章 众生劫

南宫一鸣向江允走去。

他心中很是悲愤，他明白，他很可能会倒在江允的面前，他已经受了伤，他的伤势也很重。

南宫一鸣看着江允，他心中想：或许我就该死在这个年轻人的手下，或许只有他才能杀死我？

他仰头看天，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明天一定是一个好天，明天的扶化城仍然会是一个闹闹嚷嚷的小城。

可他已经不能活到明天了，他马上就会被江允杀死。

他不想活到明天。

他想不到锦衣人也会算计他。

他能不能走出这暖心阁，他能不能与吴帆再谈一回？

他不知道他该怎么办。

江允道：“南宫一鸣，你为什么不承认你败了，你如果认可你败了，你就可以活下去。”

南宫一鸣道：“江允，我不想活了，我想我应该死……”

江允看看他，突然走过去，他的手慢慢抬了起来。

南宫一鸣硬撑着，他看看江允，说道：“江允，你可以杀死我了，你本来就可以成为天下最好的武林高手，你不杀死我，你也一定能成为武林高手的。但你现在是想杀人了，你只好杀死我……”

他的话，在旁边的人听来，实在语无伦次。

但江允盯着他看，江允也许能听得懂。

江允空然讲话了。

“有一个人，你认不认得他？”

南宫一鸣对他这无头无脑的话也似乎明白了，他看着江允，说道：“我不知道他是谁。”

“他告诉我，我与你一战，不会有胜负。”

南宫一鸣道：“你胜了，你一定会赢。”

江允道：“我不知道，我看见我能赢了，但我心里不明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

南宫一鸣道：“你不会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

江允道：“你猜测，那个人是谁？”

南宫一鸣笑笑：“我真的不知道。”

江允道：“其实，你知道，只是你不愿意讲就是了。”

江允盯着南宫一鸣，他突然觉得，南宫一鸣这个人很可亲。

他不愿意杀死南宫一鸣了。

他说道：“有人告诉我，要我杀死你……”

南宫一鸣道：“我明白了。”

江允笑笑：“其实，你也明白，我一定会杀死你。”

南宫一鸣道：“我明白，你杀死我，不是为了那个人，而是为了你们江南世家。”

江允道：“不错，你也是这种世家的人，你会明白这种世家弟子的难处，你从一生下来，就天天听老人絮叨，告诉你如何维护家族的荣耀……”

南宫一鸣也看着江允，他也苦笑笑。

江允也苦笑。

他的苦笑，是笑他从来就十分鄙视这种所谓的世家荣誉，可他虽然走出了他的家，最后还是要死在这种世家荣誉之下。

江允也苦笑，他知道，他这一次是找到了一个可以引为知己的朋友。但他无法与南宫一鸣交朋友了，他只好杀死南宫一鸣，用南宫一鸣的血来光耀他的江南江门。

两个人向前一扑，又战在了一起。

吴帆看着南宫一鸣，她的心是不是真的很着急，她是不是真的为南宫一鸣担忧？

江允知道他可以战胜南宫一鸣，因为南宫一鸣的伤势很重，但他要战胜南宫一鸣，也要他拚死一战。

南宫一鸣的内力不继，他的喉头腥甜，他想吐出几口鲜血，他只能勉强压住，让这一口鲜血不吐出来。

江允的攻势很急。

周围的人都看着他们斗。

所有的人都知道，南宫一鸣必败，他的败只是早早晚晚的事儿，他现在还没有倒下，只是因为他还在努力硬撑着。

南宫一鸣向江允出招，他的掌式突然变得飘忽起来。

“南宫七式！？”

果然是“南宫七式”。

天下武林中的人都明白，南宫世家不好惹，因为他们的掌法、剑法、拳法都独步武

林。

南宫一鸣的这掌法，就是江湖中人人谈之色变的“南宫七式”！

江允也明白南宫一鸣的这掌法的厉害，他很小心，一步一步地向后退。

他退得没有路了，他只好准备一搏。

南宫一鸣的七式掌法如果一施，就可以让江允没有机会杀他了。

——奇的是，南宫一鸣不动手了，他看着江允，突然一叹，他转身走开了。

他的身子很虚弱，他的步履艰难。

人们都很吃惊，看着南宫一鸣向外走。

他在走，一直走到了楼船的边上。他已经受了重伤，他无法再飞跃过湖水水面。

众人看着他，他们呆呆地看着他。

他身后走来了江允，看来他只好一死了。

他难道没看见江允已经到了他的身后，他难道没有看见江允的手已经握成了拳头？

如果江允一出手，他只能落入水中，他只能一死而已。

江允的动作很快，他已经站在了南宫一鸣的身后。

“南宫一鸣，你是不是马上就要死了？”

南宫一鸣注视着他，摇摇头：“你杀不死我。”

江允道：“我一出手，你就要死了。”

南宫一鸣笑笑：“我就不会飞过湖面，逃走？”

江允道：“南宫一鸣不会逃走，而且你已经受了重伤，你怎么会飞过这湖面？”

江允道：“有没有人愿意帮南宫一鸣？”

众人中，有人应了一声：“我愿意！”

从众人中，走出了一个大汉。

他是十八寨的寨主吼天雷雷必威。

他一直走到了南宫一鸣面前。

“要不要我帮你？”

他是一个莽直汉子，他看着南宫一鸣的脸上带着笑。

南宫一鸣道：“雷寨主，如果你想帮我，就把你的人带走，让他们再也别来这扶化城.....”

吼天雷道：“为什么？南宫公子要我们走，至少也要有一个理由啊？”

南宫一鸣道：“你没看见死去的人一天比一天多？”

吼天雷道：“看见了。”

南宫一鸣道：“那你为什么不走？”

吼天雷道：“因为我还不想走，另外，我还想弄明白，是谁杀死了这些人的.....”

他的脸上是笑，是不畏强暴的笑意。

南宫一鸣不讲话了，他知道，他无法再让这些人的走开。

他们根本不会听他的话。

吼天雷道：“南宫一鸣，虽然人家都说你不是好人，可我看你这人还不错，你要不要我帮你？”

南宫一鸣摇摇头。

吼天雷看着江允，他一字一句地道：“江南江家虽然威风，可我吼天雷也不怕他们.....”

江允也笑笑，他不想与吼天雷动手，他只想与南宫一鸣一搏，只有傻瓜才在这时与别人动手。

南宫一鸣看着湖水。

吴帆的身子一扭，人便立在了两人眼前。

“江允，如果你杀死了南宫一鸣，我一定会杀死你，也会杀死这些人.....”

江允道：“你以为我会怕死？”

他不怕死，因为他如果杀死了南宫一鸣，他们江南江门的威风就会大振，他死又何憾？

他直走向南宫一鸣。

他一掌向南宫一鸣击去！

南宫一鸣的眼睛仍然看着湖水。

他想没想到，如果他不动手，江允这一掌就会把他打死？他想没想到，如果他死了，他真的就再也不会为吴帆的率性胡为而担忧了？他如果真的死了，他是不是会很轻松？

江允一掌击向南宫一鸣！

他这一掌很用力。

南宫一鸣的身体向水中飞去！

吴帆一声尖叫。

她吼道：“江允，我要杀死你！”

她扑向江允。

江允早有提防，他身子一趁，人飞向了湖水。

他扑向飞去水中的南宫一鸣。

两个人一齐入了湖水之中。

月光之下，烟波浩渺。

水中看不见一丁点儿人影，没有南宫一鸣，也没有了江允。

他们一入水，就再也见不到一点踪影了。

南宫一鸣是不是已经淹死了？江允呢，他是不是也趁机逃走了？

这湖水很凉，一般人很难下水去，何况南宫一鸣受了很重的内伤？

他一定是凶多吉少。

吴帆看着眼前的人们，突然冷冷一笑，她笑得很阴冷，让在场的人都很是吃惊。

“南宫一鸣如果死了，你们这些人恐怕没有一个人能活下去了……”

吼天雷冷冷道：“有这么严重么？”

他一步步走向吴帆。

“有人说，你已经得到了大侠林渊的心剑剑法，我不相信，就是你真的拿到了林渊的心剑剑法，又会怎么样？”

吴帆的神色十分落寞，她淡淡道：“我真的拿到了他的心剑剑法，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我用心剑剑法来与你动手，你会连十招也过不去。”

吼天雷是天下绿林的总瓢把子，他当然不会听吴帆的一句威胁，他笑道：“好，好，就是大侠林渊复生，他与我一斗，也不会说他与我斗不过十招去。真是长江后浪推了前浪了，今天与城主一斗，竟然能让我开了眼界，见到天下武林中人人想一见的心剑剑法。”

吴帆一回手，身后的苦苦捧上了一口古剑。

这是胖子何的那一柄莫邪宝剑。

干将莫邪，两剑都是天下难得一见的好剑。

吼天雷一见这柄古剑，却也知是好剑，他心中一肃，回过头去，身侧也有人递上了兵器。

他用的是一对斧。

风雷双斧。

两人要拚死而战。

这时，一边的死里生突然讲话了。

“等一等！”

他想讲什么，他要两人等什么？

死里生道：“看起来，城主是要我们都死在这里了，但不知城主是不是也自己忖量过，凭你自己的力量，你能不能把我们这些人都制服住？”

吴帆道：“你们想错了，我不光是凭我自己，我还有他们。”

她回手一指。

众人不由得抽了一口冷气，他们明白，他们今天是凶多吉少了。

——他们看见了几个人。

这几个人是锦衣人、无名客、笑嘻嘻的张巧儿，还有一个垂头丧气的笑笑生。

他们一个个都凝神屏息，盯着眼前的众人。

众豪杰想起了南宫一鸣，想起了南宫一鸣的苦苦劝说，他们有的已经在后悔，后悔他们没有早早走开。

吴帆道：“你们听着，只要你们能听我的，服下我的‘冷香魂’，从此你们就是的人了。如果你们不听，只有一死……”

暖心阁上，没有了南宫一鸣，也没有了江南江门的长公子江允。

剩下的人也都不差，但他们与锦衣人相比，与无名客相比，都毕竟要差上一筹。

一时竟没有人应声。

死里生冷冷笑着，他看着吴帆，笑道：“可笑，真可笑！”

吴帆道：“死里生，你觉得我可笑么？”

死里生道：“可笑，我真的觉得你很可笑。”

吴帆道：“死里生，你要是真的不怕死，你何妨一笑？”

死里生果然哈哈大笑起来。

众人都佩服他的勇气，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这时笑得出来的。

但死里生的笑声突然中断了。

他的后背上，钉着一枚铁疾藜。

唐训冷冷道：“如果有谁敢笑城主，死里生就是样子！”

唐训也是女城主的人？

众人都面面相觑，他们不知道眼前的人都有谁还是女城主的人。

死里生眼看着唐训，他的身子扭曲着，一点点儿挣扎，他的脸色马上变得乌黑，他骂道：“唐训，唐训，你这个王……”

死里生倒下了，他再也不会从死里逃生了。

吴帆道：“如果你们不能马上告诉我，你们是不是要听我的，你也会同死里生一样，死在这里……”

天下说客祝穷思道：“我听，我听，我听城主的就是了。”

吴帆道：“好，你过来，服下这粒药。”

天下说客祝穷思也明白这粒药吃不得，他哀恳道：“城主，我听你老人家的就是了，又何必要我吃药？”

唐训看着他：“你罗嗦什么，你到底是吃不吃？”

祝穷思皱着眉头：“吃，吃，我吃……”

众人面前，他象是赴死一样，吃下了这粒药。

吼天雷道：“吴帆，你别作美梦了，你要我服下这药，听你摆布，没那么便宜！”

他一纵身，从暖心阁的船边跳下去。

几枚暗器射向了他。

吼天雷一声吼叫，他跌落在湖水中。

他想必也活不成了。

吴帆一挥手，身后的女人拿来了一只椅子，她缓缓坐下，问道：“还有谁想死的，可以早早说上一声……”

她很自在，她不怕别人死。她等着别人寻死。

众人不语，他们没声儿，他们都不怕死，但真的叫他们马上就死，他们的心里也不愿意。

第四章 算卦先生

天已经很晚了，扶化城这个不夜城也渐渐地熄了灯火。

就再也看不见一点儿光亮了。

城里的人也有疲倦的时候，他们一日欢娱，竟夜贪乐，如今他们已然疲惫，都已经进入了梦乡。

这时，从泄湖中慢慢荡出一只小小的船儿来。

船儿不大，却有一些古怪，船头上站着一个人，他向暖心阁处看看，回头道：“你这个老东西，你说，你是下水呢，你还是救人？”

船里分明是有人，就有人应声道：“救人怎么样？下水又怎么样？”

船头上的人笑道：“如果你去下水，把这三个人都捞上来，你就算完了事儿，如果你不愿意下水，你就去救人，把昨天从坟里弄出来的那两个人都救活就行了。”

船里的人道：“不干不干，我不干。你为什么不去救人？那两个人都死了十几天了，气也没有了，你怎么救？”

船头的人道：“那你就下水去，把这三个人都捞上来，也就算你完了事儿，好不好？”

船里的人大声道：“不好，不好，我才不去呢。你以为这是哪里，这是长江，还是黄河？这是泄湖，你下去试一试，不把你冻成冰才怪呢。你有本事你下去，我不去。”

船头的人道：“好，你不去，你就去救那两个人。”

船里的人道：“我不干！”

船头的人却也不急，他慢慢说道：“你是不是真的想好了，你决心不干了么？”

船里的人走了出来，他盯着船头的人，无奈地说道：“好，我去，我去捞人。捞人也比去闻你那死人味儿强……”

船头的人看着他道：“你如果下水，你一定要冻成个半死……”

那人唠唠叨叨道：“冻死也比闻那味儿强，你可好，上一次让我去给那两个人弄药，足足让我十来天没有心思喝酒。”

船头的人笑了，他笑得很开心：“你真的十来天没有喝酒？”

那人道：“你不相信？你当然不信，可我真的是没喝，一端起酒来就要吐。”

船头的人哈哈大笑：“那可好了，我知道怎么让你少喝那酒了，下一次如果有机会，我一定再让你去给那两个人弄药，让你几天不能喝酒，我就算为天下苍生积了大德了。”

因为只好下水去救人，船里的那人唉声叹气。

船头的人从怀里掏出一把东西来，他对那人道：“你看看，这是什么？”

那人嘟嘟囔囔：“什么？这回是什么也没用了，除非它是那个狗屁大侠林渊的紫罗衣。”

船头的人笑道：“你看看，你不看，你怎么会知道它不是紫罗衣呢？”

那人一看，这人手里握着的东西绵绵软软，不盈一握，就不禁眼热心跳，他跳了起来：“真的是紫罗衣不成？”

船头的人一叹道：“当然是紫罗衣，不是紫罗衣，你下水去，也够你受了。”

紫罗衣，天下奇宝之一。

它不畏严寒，入水即紧紧包裹住人的身体，不让冰水侵入人的身上。

天下奇宝紫罗衣，妙用无穷。

那人道：“这是那个狗屁大侠林渊的东西，不是被那个疯子吴帆弄去了么，怎么在你的手里？”

船头的人哈哈大笑，他笑得很得意。

那人下水了。

他真是好水性，他一入水，水上只是泛起了一点儿小的水花。

好半天，他才从水中浮上来。

他的手里托着人。

他在水中如履平地，一如鬼魅，在水上飘飞。他把这一个人放在了船上，又一旋身子，入水中去了。

好半天，他才又出来了。

他把人放下，口中还在念念叨叨：“好好的人，不知怎么弄疯了，这泄湖岂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往下跳的？一跳还跳下去三个，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成，你多受罪？”

他把这人放下，又入水去了。

这一回，他在水中呆的时间更长了些。

水波不兴，让站在船头的人也有点不安了，他时时看着水面，心中想必很是担忧。

那人在水里会不会出事儿？

终于，那人在很远的地方出来了，他的手里抱着一个人。

他踏着水波，走到了船前，看着船头的人，摇头说道：“你不要得意，我看，这个人真的没气了，你救也救不了啦。”

他这一回手里抱的是南宫一鸣。

船行如箭。

两人在湖边上岸，抱起了三个从水里救起来的人，如飞而去。

天已经大亮了。

天亮时，是不是真的就有人不再能看到泄湖蓝蓝的湖水，看不到这泄湖湖边象湖水一样澄澈的天了？

两个人在湖边，看着三个死人。

南宫一鸣没有一丁点儿气儿了，他面色苍白，没有一点儿血色。他真的是死了，只成了一个死人。

吼天雷雷必威却脸上有一些活气儿，他躺在地上，些微有喘息之声。

一边的江允却已经醒了过来，他正睁圆了眼睛，盯着眼前的两人。

这两个很怪，一个很矮，矮得让江允不好意思再看他了，可他却不以为然，看着江允，笑话他：“你是不是真的又活过来了？你如果不再活了，你就可能再也没工夫看我这个矮子了，你一定在心里说，这个人真矮，是我见到过的最矮最矮的人了，对不对？”

江允暗暗吃惊，他知道，他不该以貌取人，但这人如此矮小，又对他自己的矮小不以为意，他一定是一个江湖奇人。

江允道：“是你救了我？”

矮人道：“是我。”

江允心中暗暗惊异，他知道这泄湖湖水很凉，凉得足以让人不敢下湖去，他们一入水后，一定是沉向了湖心。这个矮人有这么大的本事，竟然能下到湖底去把他们都摸了上来……

他是谁？

江允道：“多谢大侠相助……”

这矮子看着江允，象看着一个怪物：“你说什么？大侠？谁是大侠，你说我是大侠？你是不是吃错了药，这一辈子最讨厌的就是人家叫我大侠了，你知道不知道？”

江允当然不知道。

矮子道：“如果我不高兴了，我冲你叫我一声大侠的份上，我就宰了你！”

矮子的脸上，是一副穷凶极恶的神情。

江允心中想道：看来，这个人也是一个怪僻之人，他对大侠的称呼不感兴趣，他可能是江湖黑道上的一个魔头。他是谁，想来也不是什么真有本事的人，不然就凭他江允

在江湖上的声威，这个人他也该认得。何况他又是这么一个很奇特的人，一个天下矮子中最矮的人？

江允很是踞傲，他向这矮子一点头，就够了。他再向这个矮子道一声谢，就行了。

他回头看着地上仍然无声无息的南宫一鸣与吼天雷雷必威。

“请问前辈，他们是不是还有救？”

矮子念叨道：“有救没救，你得问他，怎么来问我？”

江允向一边望去，他看见了默默站在一边的那个人。

他是谁？

江允认得他，他是那个在扶化城里卖卦的人，他是那个大言说卦的卦先生。

他也来救人么？

他很削瘦，他看上去的样子很是愁苦，他似乎有排遣不了的忧愁。

他是谁？

江允心中道：看这个人，气定神闲，一副深不可测的样子，倒象个江湖中难得一见的高人。他的样子虽然不象是有极深的武功，但江允出身武林世家，他知道，江湖中有一些深藏不露的高手，他们才是真正的高人，他们一般不入世，但如果他们一出手，必定如凤鸣九天，惊世骇俗。

他是不是这样的高人？

卦先生象是知道江允在想什么，他回过头来，看着江允，说道：“我与这位巨兄，是偶然遇上了你们的事儿的，也巧在巨兄能有过人的水性，我们才把你们弄上了岸……”

这人讲话，没有一点儿劲儿，象是一介书生。

江允道：“多谢救命之恩！”

那人也只是一点头而已。

江允不再说话了，他明白人家根本不想同他说话。

江湖世家的弟子，最大的本事其实不是他们的武功，而是他们看人量事儿的本领。

他默默地看着这人怎样去救南宫一鸣与吼天雷。

卦先生对矮子道：“你看他们两个人，谁会先死？”

江允一愣，他不知道卦先生为什么要这样讲，他们真的没救了么？难道南宫一鸣真的就这样死了不成？

江允道：“老先生，麻烦你把这南宫一鸣救活，只要你能救活南宫一鸣，你要什么，我可以给你什么。”

矮子突然笑了，他对着江允，放肆地哈哈大笑。

他笑什么？

江允道：“莫非前辈不信？我是江南江门的江允，如果你救活了他，你要什么，我一定去为你做。”

卦先生冷冷道：“你根本不想救南宫一鸣，你何必装假？”

江允脸色一变：“你怎么知道我不想救南宫一鸣？”

矮子道：“如果你想救他，你就不会把他打成这个样子……”

江允一怔，他知道，这矮子与卦先生肯定知道了他与南宫一鸣的这场搏斗了。

江允道：“我想救他，我现在更想救活他了。”

江允心中想道：如果南宫一鸣真的能被救活，他一定要与南宫一鸣交朋友，他愿意有一个象南宫一鸣这样的朋友。他很少有象南宫一鸣这样的朋友。

卦先生盯着江允：“我明白你的心思，但看来南宫一鸣很难救了，我回天乏力……”

江允看着他，他想哀求这卦先生，但他看着卦先生的脸色，他知道他再也不用讲话了，他看见了卦先生的脸上有一行清泪。

看来，他与南宫一鸣的渊源极深，他是南宫一鸣的什么人？

矮子也无清打彩，他看着那卦先生，一句话也说不出。

他们已经没有办法了。

矮子道：“不管怎么样，你也得把他弄回去……”

卦先生只好忍住悲痛，他对江允道：“江公子，你能不能自己走动？”

江允说他能行。

于是，卦先生抱起了南宫一鸣，矮子抱起了吼天雷，他们一齐向远处走去。

他们进了一间屋子。

这间屋子很破，屋子里简直什么可用的东西也没有。

三个人进了屋子以后，却也没有停留，在屋子内有一块石板，卦先生把石板揭起，让两人一齐走进去。

这是一个地窖，地窖里很潮湿，有一股让人很难忍受的味道。

地窖里点着灯，灯火很亮，映照得几个人都明明亮亮的。

地窖的正中间，摆着两口棺材。

棺材旁边，有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很臭，臭气把江允熏得没法喘气，他只好屏息，站在一边。

棺材里装着的是两个死人。奇怪的是，棺材的盖子却是打开的。江允看见了，棺材里，装的是两个死人，是两个死得透透的死人。

莫非他们是江湖上人人畏惧的“食尸魃”？

江允的心里一阵子冷颤。

如果他们是“食尸魃”，江允只能被他们活活吞食了，他明白，他虽然武功高强，但在这些“食尸魃”面前，他的武功就象是沉入大海，无一点可依可靠之处，他如果与他们动手，他只有一死。

但他们看来不象。

不是“食尸魃”，他们决不会把这么多的死人弄到这里。

江允进来久了，看明白了那放在死人棺材边的东西是什么，原来那是一些很臭很臭的臭草。

人都习惯把死人放在很香很香的香料里，可他们却把这两个死人放在棺材中，一边放上臭草，他们想干什么？

卦先生把南宫一鸣放下，让南宫一鸣的身子坐正，然后他凝坐在南宫一鸣的身后，为南宫一鸣推宫过气。

这卦先生的内力确实惊人，江允看到，他把南宫一鸣的身子推直，让他的身体在空中飞了起来，而他却一直如附骨之蛆，贴在南宫一鸣身后，两人俨然一体。

直到了三个时辰。

他才落地了。

这时，矮子才一叹，道：“你这个人，想必是不要命了。你的那‘失魂法’，轻易弄不得，弄一回，你就象死了一次一样。”

卦先生道：“你不知道，我一定要救他.....”

他的声音很低，象是一个大病初愈的病人。

他看着南宫一鸣，对江允道：“江公子，你说你与南宫一鸣可以成为好朋友，这让我很是快活，我与南宫一鸣有一些渊源，一会儿他如果醒了，还望江公子不要对他讲起我来才好。”

江允看着他，他看到过这位卦先生救治南宫一鸣，他明白，他是遇上了一位江湖上难得一见的高人，他想问卦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做，但他也是江湖人，他明白，人家这样做，一定有他不得已的苦衷，他不想让人家难堪，他只好不问。

南宫一鸣似乎是有救了？不然，他何必这样说？

那卦先生起身走出去了，他这一去，就再也没有进这地窖来。

吼天雷先醒了，他大声豪气地道：“我这是在哪里？我是在哪里呢，我不是已经死

了么，这里就是地狱么？

没有人回答他。

他看见了站在一边的矮子。

吼天雷也明白了过来，他想一想，知道自己一定是被眼前的这个矮子给救了，他轻声道：“对不起。”

矮子笑了：“这也没有什么，地狱就地狱，又有什么了不起？”

吼天雷看到了南宫一鸣。

“他还活着么？”

矮子很踞傲：“他当然活着，我在，他怎么会死？”

南宫一鸣醒了过来。

他盯着矮子，他不以为怪，对矮子道：“又是你救了我……”

矮子道：“你可别弄错了，这一回可不是我救了你，是别人救的你。”

南宫一鸣道：“他是谁？”

矮子忙吱唔道：“他……他……你不认得，他走了，你愿意，就算是我救的你也行啊。”

南宫一鸣无奈，就笑道：“多谢你了……”

矮子却也不再谦虚，点点头就算了。

矮子问：“你为什么要管吴帆的事儿？你知道不知道她与无名客和锦衣人都有勾联？她想要称霸武林，想要做天下第一人，野心不小……”

南宫一鸣道：“我知道……”

矮子道：“知道？知道你还同她成亲？”

南宫一鸣好半天没有讲话。

矮子道：“你为什么不说话？”

南宫一鸣叹息道：“我正因为知道她，我才与她成亲……”

这一句话，把江允、吼天雷、矮子都说愣了。

南宫一鸣为什么要这样做？

南宫一鸣的眼里似乎有泪水，他不去看眼前的三个人，他知道他无法向世人说清楚他的心迹。

他觉得一言难尽。

第五章 两男一女

扶化城里很寂静，静得没有一丁点儿声音。

女人坐在她的屋子里，她眉头紧皱，好像有许多的心事。

她是吴帆，是那个女城主，是扶化城里的一个魔头。

她一个人面对着青灯，孤零零地呆坐着。

她是不是在想她的男人，南宫一鸣是她的男人，她是不是直至现在仍然在想着南宫一鸣？

有人走进了她的屋子，她回过了头，看着那人。

她的目光中有惊奇，也有迷惘。

她似乎在问：你是怎么进来的？

门口有人在守着，但他仍然是寂无声息地走了进来。

他的脸色很阴沉，阴沉得让人明白，他是来找人的麻烦的。

他是锦衣人。

吴帆道：“你来做什么？”

锦衣人道：“怕你寂寞，来看看你。”

吴帆一笑，她的笑很是冷艳，脸上的神色让锦衣人不敢逼视，他静静地道：“你今

天可能会很难受，因为你的丈夫死了.....”

吴帆突然笑了，她笑得很阴毒，她的脸上的肌肉直抖，她嘿嘿冷笑道：“锦衣人，你以为我会象一般的江湖儿女一样，死了一个男人，就哭哭啼啼不成？”

锦衣人道：“不错，我是这样想。南宫一鸣死了，你就不难受？”

吴帆道：“我为什么要难受，我为什么要为他难受？他只不过是一个男人，是一个天下哪儿都会找得到的男人，我去哪儿会找不到这样一个男人？再说，我马上就会成为天下武林至尊了，我要什么样的男人找不到？你何必来同我讲南宫一鸣？”

她看着锦衣人，她的眼光很毒。

“你以为我杀不死你么？”

她的身子一跃，人就拔剑在手，她的手一抖，剑做龙吟，一直刺向锦衣人。

这一剑很慢，如果这一剑让她刺中，则锦衣人的胸前大穴心包络图经脉上的天泉、天池两穴必将被制，锦衣人则必死无疑。

她这一剑很快！

锦衣人不动，剑一下子就堪堪停在了他的心窝前。

“你以为我不敢杀死你？”

“不是你不敢杀死我，而是我与你根本就无怨无仇，你凭什么要杀死我？”

“你害死了南宫一鸣！”

“你怎么知道是我害死了南宫一鸣？”

“你何必瞒我，连三岁小孩子都可以看得出来，是你的武功打败了南宫一鸣的。其实也不是你的武功打败了南宫一鸣，是南宫一鸣根本就没有想到江允会用你的功夫去杀他。”

锦衣人不动声色，他看着吴帆：“这么说，这个南宫一鸣只是一个傻瓜，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傻瓜。既然他是一个傻瓜，你又何必为他难过？”

吴帆道：“他并不傻，他只是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锦衣人突然开怀大笑，他笑得屋子都在嗡嗡响。

吴帆只是看着他，冷冷问：“你笑什么？”

锦衣人突然止住了笑，他的眼光很毒，盯着吴帆，他的目光让吴帆很不舒服，让她觉得他似乎是在用他的目光杀她。

锦衣人道：“名重天下的扶化城城主会说一个人很善良，会谈什么善良，你觉得是不是很好笑？”

吴帆道：“你是在笑我？”

她的声音很渺茫，象是从远处慢慢传来的。

锦衣人当然不示弱，他看定吴帆，一字一句地说道：“当然，我说的就是你。你根本就不是什么良善之辈，你何必要做戏给人家看？”

吴帆突然笑了，她脸上的笑很僵硬，但她肯定是在笑，而且笑得很努力。她笑着对锦衣人道：“你说，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是什么样的女人？”

锦衣人道：“你真的要我说？”

吴帆笑得很媚，她的气息要吹入到锦衣人的心窝里去了，她的神情让锦衣人忘了这个世上的一切。

锦衣人一叹道：“你心如蛇蝎，艳若天人。”

吴帆的话语轻轻：“不错，不错，你说得对，我确实是一个心如蛇蝎的女人。你不怕我把你也给吃了？”

锦衣人道：“我怕。”

她媚眼如丝，人了几乎依偎到了锦衣人的怀里：“你怕，你怕为什么还不走开，滚开！离我远远的，好不好？”

她马上变了脸，她的脸色很是难看，她的眼光中满是杀气。

她又把她的剑提了起来。

锦衣人看着她的剑。

他明白，如果她真的要杀死他，他可能就会死在她的剑下。

他斗不过她的心剑剑法。

但她的剑刺不出去，是不是她也对这个锦衣人也十分留恋？

她的剑很轻很轻，剑尖有一股冷气，直划向锦衣人。

剑尖在他的脸前走动，象一条毒蛇，直划来划去。

“你不怕死？”

“我愿意死在你的手里。”

“好，我就成全你！”

女人的剑变得快了，变得让锦衣人看也看不清。

她的剑在空中嘶嘶作响，她一连点了锦衣人的六道大穴！

锦衣人眼也不眨，盯着她的脸。

就有人在拍手，拍着手叫好。

“好，好，真是好剑法！”

从外面走进来了一个人。

他是无名客。

吴帆皱着眉头，盯着无名客：“你来做什么？”

“看看你是怎么用剑的。你就是天下最有名的剑客，你也不一定会看到这样的好剑法。”

无名客看着躺倒在地上的锦衣人，说道：“要不要我来帮你一回？”

锦衣人不看他，索性闭上了眼睛。

吴帆把她的剑放在了桌上，她的神情又很是慵懒了，她瞧也不瞧无名客，只是慢慢

娇声问道：“你来做什么？”

无名客道：“闲聊，你是不是想好好地闲聊一回，不讲什么正事，只是闲聊？”

吴帆道：“好，你愿意闲聊，我就同你闲聊好了。”

于是，两个人都不再讲话。

好半天，也没有人讲话。

锦衣人躺在地上，也居然一叹：“无名客，你这个人办事，怎么这么笨，说是闲聊，怎么不讲话？”

无名客道：“你这个人才笨呢，你知道什么？我在这里，一句话也不讲，这便是同城主闲聊了。”

锦衣人不明白，他们这叫什么闲聊？

吴帆道：“好，无名客，你毕竟比锦衣人更有一点儿趣味儿。”

锦衣人看着无名客，他不明白为什么两个人这样默默坐着，一句话也没有，说是什么闲聊？

是不是她与无名客互相之间已经到了“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程度？是不是她与无名客确实已经互相极为知心，他们已经不要再讲话了？

或者，他们认为，讲话已经很是费力，他们不讲话了，他们只是静静坐着，他们就会互相知道对方的心思？

锦衣人道：“我明白了。”

吴帆道：“你明白了什么？”

锦衣人道：“你说的那个人，就是他，就是这个无名客。你在找我为你做事时，你也找了他。”

吴帆道：“不错，你办不了的事，别的人也办不了，或许只有他会做。”

锦衣人看着吴帆，吴帆的样子很美，她的神色中有一股极为冷艳的高傲，让人不敢

逼视的高傲。

无名客冷冷觑定锦衣人，他慢慢说道：“如果我能与你对交手三十个回合，却没有把你杀死，就是因为我不想杀死你……”

锦衣人冷冷笑笑，他知道江湖人都这样认定，都以为他决不会是无名客的对手。他自己却不这样认为。

他知道，他与无名客动手时，无名客没有用尽全力，但他锦衣人也没有用尽全力。他眼里闪光，说道：“你以为你会杀死我？”

无名客不讲话，但他的神情很是踞傲，他不屑于看锦衣人。

他自信在二十招内就可以把锦衣人杀死。

锦衣人道：“我一直以为有人在幕后主使这一切，因为朝廷不会忘记这个扶化城的。我也一直以为是那个张巧儿在幕后，今天才知道这个人原来是你！”

锦衣人看着吴帆，慢慢说道：“吴帆，你以为他会为你做事儿？他只会为朝廷做事儿。因为他是朝廷的鹰犬，是皇上的狗……”

锦衣人以为吴帆会很惊异，因为她从来不会明白无名客原来是来自朝廷的人。谁知道吴帆只是笑吟吟看他，那目光象是看一个调皮的孩子。

难道吴帆早就知道无名客的身份，难道她与无名客有什么合谋不成？

吴帆道：“我可以告诉你，我知道，你说的一切我都知道。”

锦衣人很失望，他非常失望。

吴帆都知道，她对这一切都知道。

他还能说什么？

无名客道：“你是不是该走了？”

无名客的声音满是抑揄，他的心里很是得意，他看着锦衣人失魂落魄的样子，他心里很是快活。

锦衣人看着吴帆，他的声音很是苦涩：“我说过，我该走了，我早就该走了……”

他转身向外就走。

他走得很慢，他是不愿意就这样走出去，还是他本来就因为眼前的这一切而变得失魂落魄？

“站住！”

是无名客的一声断喝。

锦衣人站住了。

“你还是朝廷的命官，你是不是该为皇上出一点儿力？”

锦衣人抬头看天，他无语。他想早一点走出这间屋子，他根本就不想看见无名客这个人，他明白他是被人耍弄了，他是被无名客与吴帆给耍弄了，他如今已经没有了一丁点儿希望。

他再也不想看到吴帆了，他再也不去想这个吴帆了。

吴帆不仅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人，她还是一个心如蛇蝎的冷血女人，她更是一个淫荡的淫娃。

吴帆走了过来，她仍然是那么美，仍然是那么妖娆。

“锦衣人，你不要走。你知道不知道，我已经失去了南宫一鸣，我现在只有我自己，你看，你是不是该留在这里，照看照看我？”

她媚眼如丝，一边看着锦衣人，一边回头向无名客瞥上几眼。

她极是风骚，象极了那饥饿的母狗。

锦衣人不看她，他的眼睛几乎是闭上的：“你还想着我？”

他似乎对这个女人并不关心，但他的手在抖，抖得很厉害。

吴帆道：“其实，如果我早就知道你对我这样好，我一定不会去嫁给南宫一鸣，我要嫁给你……”

锦衣人的气息很长，他盯着地面：“你嫁给我有什么好？”

吴帆道：“你的功夫杀死了南宫一鸣，别人用你的功夫就把南宫一鸣杀死了，如果你自己去杀，南宫一鸣会更不堪一击……”

这象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锦衣人怎么会不明白？

但锦衣人不讲话，他心中明白，吴帆同他的心里一样明白，她也情知是因为江允出手，南宫一鸣不防，才可能一击成功的。他们明白，但谁也不这样讲。

吴帆用她的尖尖手指在锦衣人的衣服是轻轻划过。

她的手指很软，划过时，有一阵阵震颤掠过了锦衣人的身上。

吴帆笑了，她笑得根本就不象是一个自重的女人。

她放声而笑。

然后，她的声音又轻又甜：“锦衣人，你说，如果我与你在一起，我会不会更快乐？”

锦衣人道：“不会。”

吴帆一怔：“为什么？”

锦衣人道：“因为我不是南宫一鸣。”

他在这时，竟然还回头看一看无名客。

他是锦衣人，他不是江湖上的无名小子，他不该回头。

无名客马上哈哈大笑。

锦衣人道：“无名客，你笑什么？”

无名客道：“锦衣人，我是在笑你……”

锦衣人的脸色马上沉了下来，他冷冷道：“你是不是以为锦衣人只会呆呆看着你们笑？”

无名客道：“我在笑你，笑你这个人。”

吴帆看着锦衣人，她说话时声音很好听：“锦衣人，你为什么不同我一起干，一起

做一做天下武林的至尊？”

锦衣人道：“你以为你就可以做天下武林的至尊么？”

锦衣人看着吴帆，他哈哈大笑。

他是笑吴帆是自不量力，就凭她吴帆，就能做这天下武林至尊么？如果她能做天下武林至尊，他锦衣人也就可以做一个天下武林的第一人了，她如此想，岂不是异想天开，自不量力？

吴帆却也不笑，连一边的无名客也静静看着他。

吴帆道：“锦衣人，你以为我不能？”

锦衣人的话很简单：“你不配。”

吴帆居然不愠不恼，她笑吟吟觑着锦衣人，说道：“你凭什么说我不配？”

锦衣人道：“江河湖海，有本事者不知道会有多少，你以为凭你的一点儿微末本事就会让你成为天下武林第一人么？如果你做不成这天下武林第一人，反而给天下武林中人留下一场大大笑柄，你这又是何苦？”

吴帆傲然道：“凭我的功夫，你与无名客都不是我的对手。你还以为这只是一场笑谈不成？”

锦衣人看着无名客，他当然不会相信吴帆的话。他冷冷道：“吴帆，你与无名客相比，你还是要差上许多……”

吴帆突然狂傲地笑起来，她笑罢，看着无名客，问道：“你为什么不问一问他自己？”

锦衣人吃惊地看着无名客。

无名客脸色阴沉：“我不是她的对手，你也不会是他的对手。”

锦衣人道：“是么？是在床上，还是地下？”

他脸色愠怒，所以话语极为难听。

无名客道：“锦衣人，你想错了，我说我不是她的对手，是因为我一入扶化城，就

曾经与她动过手.....”

锦衣人看定他，他想知道无名客与吴帆动手时，孰胜孰败。

无名客道：“我与她只过了十招。”

锦衣人等待，他等着无名客说出那结果。

无名客是天下最高傲的人，他总不至于败给这个吴帆。

无名客却慢慢低下了他的头：“我败了.....”

他的脸上满是痛苦之色。

锦衣人很是惊奇，他不相信，他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无名客会输与吴帆。

也许这只是吴帆与无名客之间的一个计谋，他与吴帆比他锦衣人与吴帆要亲热得多？

锦衣人道：“吴帆，既然如此，为什么你不来与我动手，只要你能在十招之内杀败了我，我也同无名客一样，甘听你的号令.....”

吴帆朗然一笑：“好，好，十招就十招。”

锦衣人又认真地解开他的包袱，他拿出他的金银双钱来，他要与吴帆做一决战。

他明白，他如果败给了吴帆，他从此再也不会是那个狷傲不群的锦衣人了，他将成为吴帆的下人。

但他决心一战。

.....

没有一点儿声响，没有一点儿轰轰烈烈的招数，锦衣人看着对面的吴帆，他败了，他一出手，不到十招，他就败了，他不光是败了，而且败得很惨。

吴帆的剑尖始终指着她。

他扔下了他的金银双钱。

他的眼中是泪，是耻辱的泪水。

他仰头向天：天啊，我锦衣人怎么办？

第十卷

第一章 长舌妇

张巧儿闲得百无聊赖，她懒懒地在床上躺着。

女人真的没有象她那样躺着的，她那样躺着，让男人一下子就看明白了，她是一个很淫荡的女人。

她在想她自己。

她觉得她很冤屈，她一开始以为她就是皇上派来的主使此处事务的人，后来她才知道，她想错了，皇上不光不能让她主事儿，而且她在这里并不是一个大头目，她只是一个小小的卒子。

她的身后，有两广漕运司使徐亨，还有无名客。锦衣人是不是也是皇上派来的人，她不知道。但光是无名客与徐亨，就都比她知道事儿知道得多，她只是他们手下的一个卒子。

可她一向以为，她是这里的最重要的人物，她一走出皇宫，就是除了皇上以外，最重要的人物了。

她想错了，她尤其不能忍受的是，当她与无名客在一起寻欢作乐的时候，还有两广漕运司使徐亨看着他们。

皇上并不相信她。

这时，她看见了一个人，一个静静地站在她的床前的人。

这个人竟然是南宫一鸣。

是那个落魄的、郁郁寡欢的南宫一鸣。

“你是谁？”

张巧儿马上惊慌不已。南宫一鸣不是已经死在泄湖之中了么，他怎么还会出现在这里，这莫非是他的鬼魂不成？

南宫一鸣看着她，轻轻一叹：“我是谁，你难道看也看不出来么？”

张巧儿道：“你已经死了，你已经成为泄湖里的冤鬼了，你还来做什么？你莫要来恐吓我，我可没有杀死你……”

南宫一鸣看定她，他的神色是一种漠然，一种看透世上一切不平事儿的一种漠然。

“我来找你，是有话要问你。”

张巧儿道：“你是不是一个鬼魂？你不是已经死在泄尖里了么？”

南宫一鸣道：“巧儿，我并没死。”

张巧儿看着南宫一鸣，这还是那个南宫一鸣，仍然是那个脸上带着对世上一切事儿都看得透透的那种神色的微笑，仍然是那个落魄、孤傲的南宫一鸣。

这不会错。

张巧儿道：“你想知道什么？”

南宫一鸣道：“你是皇上派来的？”

张巧儿咬着嘴唇，她想尽量让南宫一鸣看得见她的温柔：“是的，我是皇上派来的。”

南宫一鸣道：“可你并不是主人，你只是一个杀手。”

张巧儿斜了南宫一鸣一眼，这一眼尽量显得很是风骚：“你怎么知道我不是主使人？”

南宫一鸣道：“我想，主使的人不是无名客，就是锦衣人。对不对？”

张巧儿悠悠道：“你凭什么要知道这些？你以为你一问我，我就会告诉你么？你是我什么人？你是我的主人，还是你是我的丈夫？”

南宫一鸣的神色显得极为淫荡，他向张巧儿腴脸笑着，他嘻皮笑脸地说道：“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可是知道，我是你的心上人，你对我，是不是比对皇上更好一些？你也应该对我比对皇上更好，因为你也明白那原因……”

张巧儿并不答讷，她冷冷看着南宫一鸣，问道：“你说说那是什么原因？”

“皇上这时不会相着你，而我这时在想着你。你看这理由行不行？”

张巧儿道：“你以为我会上你的当，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话？你别作梦了！南宫一鸣，你只会想着那个女人丽儿，你也会想着另外一个女人，但那决不是我……”

南宫一鸣知道她是指的吴帆。

他就一叹：“她杀了我……”

张巧儿道：“你也不是不知道，男人决不会因为女人想杀死他，就不再喜欢这个女人了。你对吴帆，是一片深情。”

南宫一鸣哈哈大笑，他笑得悲愤，笑得很狂。

他一边笑，一边流出了泪水。

南宫一鸣斜眼看着张巧儿，他的声音有一股很让女人不能自己的魅力。

“巧儿，巧儿，你以为我不能扔下她么？你以为她在想着做她的天下武林至尊，她还会想着我么？”

张巧儿突然笑了，她看到了她会赌赢一场，她如果把她的棋子押在南宫一鸣身上，她也许会赢。

她为什么不试一试？

“你想怎么样？”

“杀死她！”

张巧儿笑了，她笑得很阴鸷：“你舍得杀死她？”

南宫一鸣看着天，他的心里该是很不好受：“她先杀死了我。你掉没掉下泄湖里去？”

张巧儿一愣，她不明白南宫一鸣为什么要问她这一句话。

南宫一鸣见她不声响，就眼睛定定地盯着她，说了一句：“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想好好活着，最好你还是不要去体味掉入泄湖里的滋味。那滋味很不好受……”

南宫一鸣说完了这句话，他起身就走。

“南宫一鸣！”

张巧儿喊住了他。

她走上去，凑在了他的身边，让他闻到她的香气，让他看到她的妖娆，让南宫一鸣心旌摇曳，她声音也轻轻：“南宫一鸣，就是你骗我，我也要相信你。你明白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南宫一鸣只是呆呆看她。

张巧儿道：“因为我最喜欢你……”

张巧儿告诉了南宫一鸣，她与无名客、锦衣人之间的过节。

她告诉南宫一鸣，无名客并不会与吴帆善罢干休，他一定与吴帆一争天下。他会借助皇上的力量，使他的野心得逞。

南宫一鸣与张巧儿两人互相凝视着。

“你想不想做天下第一高手？”

南宫一鸣苦笑笑：“我并不想做什么天下第一高手，我只是想让所有的人都快乐，都活得好。”

张巧儿哑然失笑：“你是什么人？你是天下人人皆知的浪荡子，你是南宫世家的败家子，你是女人心中的负心人。可我从来没想到你会是一个大侠。大侠南宫一鸣？南宫一鸣是大侠么？真是可笑！”

张巧儿竟然吃吃笑了起来。

南宫一鸣看着她，浩然而叹：“巧儿，巧儿，你以为我是什么人，你以为我是一个

只顾自己的人么？你以为我是一个重利忘义的人么？”

张巧儿道：“你不是。”

南宫一鸣道：“我不想让他们死在这里，我不想让人们都死在这扶化城中。”

张巧儿凝视着他，声音显得很遥远：“南宫一鸣，你这个人让人捉摸不透……”

在另一间屋子里，有两个人在静静对坐。

这是无名客与两广漕运司使徐亭。

徐亭问：“你知道不知道南宫一鸣没有死？”

无名客道：“你怎么知道他没死？”

徐亭笑了，他笑得很自负：“这扶化城里的每一件事儿我都知道。你的对手并不是吴帆，而是南宫一鸣。”

无名客笑得极为高傲，他冷冷瞥视着徐亭，虽然这人现在是他的上司，但无名客就是无名客，他看不起这个徐亭。

他慢慢说道：“如果南宫一鸣还活着，我一定要他再死一次。”

徐亭笑了，他笑得很阴森，他对无名客道：“你以为他很好杀么？”

无名客道：“你知道不知道，他是死在江允的手里？江允只用了锦衣人的十招，就让他死了一次。象他这样的功夫，活着也是死人一个。”

徐亭走了，他走向门口，他站在门口，向无名客道：“无名客，如果你会死在扶化城里的话，你只会死在南宫一鸣的手中，你决不会死在别人手里……”

徐亭走了，他竟直走出门，连头也不回。

天很黑，他连灯也不点，让他的屋子一直黑着。

他是不是在想徐亭的话？徐亭的武功不如他，也不如锦衣人，不如南宫一鸣，但他的见识也许比他们都强些。他的话是不是很有道理？

如果徐亭的自豪感很有道理，他是不是应该早一点儿把南宫一鸣杀死？

他该现在就去杀死南宫一鸣。

他不怕南宫一鸣，他现在应该怕的是吴帆，是那个已经将心剑剑法揣摩得透透的天下剑吴帆。

他一入扶化城时，曾经刺杀过吴帆。

那是吴帆做扶化城主的开始，他一入屋去，就飞向吴帆。他与吴帆没说上几句话，他就来了一句：“杀人！”

当吴帆问他：“你想杀谁？”

他只吐了两个字：“杀你！”

他当时是扑向了吴帆。

他来扶化城时，他心中早有算计，他想，他要杀死这个扶化城的城主，让这个天下最有名的扶化城的一年一聚成为泡影。

他是无名客，他要让吴帆死在他的剑下。

他扑向吴帆时，吴帆手中无剑。

他的手里也没剑，但他向吴帆扑去时，竟然带起无边的剑气！

他以为吴帆这一回是死定了，吴帆的身前身后，都被他的无边剑气所弥漫，她根本无路可逃。

但吴帆只是嘿嘿冷笑，她笑着向无名客轻轻抬了抬她的手。

吴帆的手在空中划过了一个圈儿，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圈儿。无名客是天下少有的剑术大家，他也看不出这一剑如何破它，他只好生生地退出几步远，让开了这一划。

无名客惊呆了，他问：“这是什么剑法？”

吴帆道：“心剑，以心为剑，则无势，无术，无招。这就是心剑剑法的要旨。”

无名客也听说过江湖上人风传，大侠林渊在去海外时，曾经留下过一本心剑剑法的谱本。但他根本就不相信，他以为大侠林渊那样的江湖豪客，根本就不会留下什么东西，

他与妻子馨儿一齐去了海外，就是要不与这浊世相争，不与这俗世为伍，他怎么会留下那么一本心剑剑谱来，让武林中人梦寐以求，让武林中人互相争杀呢？

但吴帆不光是告诉他有心剑剑法这一回事儿，而且让他亲眼看见了一招心剑剑法。他自叹弗如。

他想亲眼看见大侠林渊的全部三十二招心剑剑法。

吴帆笑了，她笑得很迷人，让无名客也不禁心中一动：“无名客，我知道你根本就不是江湖人所说的那个大侠模样，你是朝廷的一个官员，你入这扶化城，一定是皇上有什么新主意了，才会让你这个天下少有的高手来这里。你也许会帮助皇上杀死我，让天下武林中人从此少了这一个扶化城的聚会……”

无名客没有吱声。

他无话可说。

吴帆道：“无名客，你可以同我合作，只要你与我一起，就可以让天下武林中人尽入我的股掌之中了。你愿意还是不愿意？”

无名客当时没有答话。

吴帆道：“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还要跟着那个昏庸的皇上，他让你没了自己的女人，给了你一个小小的官职，你就再也没有什么雄心壮志了么？”

无名客冷冷看着她，这个女人对他，还知道一些什么？

“你不甘心，但你不明白，只要你在朝廷一日，你就只好听那些昏庸无能的人一日。你如此做，也很难受……”

无名客长长一叹，他起身向外就走。

他走得很慢，他再也没有了一冲向吴帆时那惊天动地的一击。

吴帆喊住了他。

“你如果跟我干，就不但可以做一个天下少有的武林至尊，也可以有了我。你为了

这个，愿意不愿意干？”

无名客看着她，那时，他的目光实实在在是在看一个女人。

他看着吴帆时，他才明白，吴帆确实是天下少有的美人。

吴帆的声音让他如在九天云雾之中：“无名客，你以为你失去的那个张巧儿是天下第一美人。你错了，她是天下第一美人，只是皇上自己封的。你看看我，你就会明白，什么样的女人是天下第一美人……”

吴帆的眼光勾人魂魄，她的眼光让无名客这样有着极高定力的人也不禁心旌摇曳。

无名客道：“我怎么才会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

吴帆凑向他，她柔柔吐声：“你只好试一试了……”

从那一天起，无名客与吴帆就在一起了。

他成了吴帆的床上客。

他很吃惊，他惊异的是吴帆一到了床上，根本就不象是一个很羞涩的女人，她更象是一个疯狂的野兽。

他从吴帆的身上看到了，女人根本就只会是一个谜。你如果不深入到这个谜中去，你根本就不会知道她实际上是个什么样子。

吴帆是一个淫娃，只有无名客才知道她是这样的一个女人。

连她的丈夫南宫一鸣也不知道她会是这样。

他向门外走。

有人站在门口。

她是那个女人，那个张巧儿。

他皱了皱眉：“你不该在这儿。”

张巧儿道：“我知道，但我去别处找不到你。”

“你想做什么？”

张巧儿一叹：“我想告诉你一个消息，南宫一鸣并没有死。”

“我知道。”

“你肯定会不高兴。”

“我为什么要不高兴？”

“因为你愿意让南宫一鸣死，你知道，当今天下武林中，能敌过你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了，南宫一鸣在他们之中，是最强的一个。所以你盼他死.....”

“你错了，我不盼他死，他死与不死，都与我无关。我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

“不对，你很看重他，不然你早就杀死那个锦衣人了。你之所以不杀死锦衣人，就是因为你还想让锦衣人去对付南宫一鸣。你认为你自己对付南宫一鸣并没有什么把握。”

无名客哈哈大笑。

张巧儿道：“你笑，是因为你已经无话可说了，你的心被我看透了，所以你只好放声而笑。”

无名客不声响。

“你杀不死南宫一鸣，因为南宫一鸣的武功很高强，并且我还知道他的武功更高了，他被人从湖中救了上来，用‘失魂法’向他输入了真气，他的武功更高了。”

无名客冷冷而笑，他不相信，他根本就不相信。

张巧儿幽幽道：“你不相信，为什么不亲眼去看一看？！”

无名客道：“为什么不去，我一定要去，我要亲手与南宫一鸣较量较量。”

无名客瞅着张巧儿，象看着一个陌生人。

张巧儿嗔笑道：“你看什么，你是不是好几天没有看见我了，很想我？”

无名客道：“我想告诉你的是，你最好马上走开，不然如果有人看见了你在我这里，对你对我都有不便.....”

张巧儿冷笑了，她笑得身子直哆嗦：“我明白了，我真的很明白了，你赶我走，对

不对？我会走，我一定会走的。但你可不要后悔，你真的不要后悔.....”

张巧儿突然掩面而泣，她哇哇哭着跑了出去。

第二章 败家子宝贝的六姐妹

南宫一鸣的手里仍然握着他的那一管箫，他虽然落入了湖中，但他仍然没有丢掉他的箫。

或许他把他的那一管吹尽了人间苦涩的箫丢入了湖中才更好？

他想，他的心中有无阴的悲苦，他无法向世人述说，他也许只好用他的箫向世人述说，向这些根本无法理会他的悲苦心境的人述说。

箫声呜咽，似乎在向世人讲述着一个人的无限悲苦。

这悲声向扶化城的夜中飘去，让欢乐的人们在梦中也有了一点儿悲愁。

南宫一鸣的箫声渐渐让他自己入境了。

这时，他的眼前走来了两个人。

这是他的两个朋友，是他一见就十分喜欢的朋友。

他们是一男一女。

他们坐在南宫一鸣的身边，静静地听他吹箫。

南宫一鸣慢慢放下了他的箫。

男人道：“好，好，你去过草原么？”

南宫一鸣摇摇头，他不愿意同他们说这个。

男人笑了，他笑得很开朗，一点儿也没有愁苦，不象是一个受过很大打击的人。

“草原很大很大，有时候，你一眼也看不到边，你会恍恍惚惚的以为你自己就是草原，以为你自己就是那一片一片的绿草.....”

男人说这话时，他的眼睛很亮，亮起了一点火花。

南宫一鸣看到了他眼中的火花。

男人笑道：“你进了草原，你可以走进草原牧民的每一个家里，他们都会把你当成他们的亲人看待。你只要是他们的朋友，你只要对他们真的很真诚，他们就会把心交给你。你想不想去？”

他的眼里是渴望，他渴望南宫一鸣去草原。这是真正的朋友的渴望，真正的朋友的渴望就是这样，他愿意把他最美好的东西拿出来与你分享。

南宫一鸣看着他，笑一笑：“陆四哥，你放心，我一有机会，我一定来。”

坐在一边的女人只是向着他与黑熊陆四笑，她是一个好女人，她也是一个好妻子，她看着黑熊陆四，象看着自己最宠爱的孩子，直门地笑。

她这时对南宫一鸣道：“我与四哥一来到这里，就是听你吹箫……”

她的眼中有泪水，她的心情很是激动。

她看到了南宫一鸣的真诚，她知道她与黑熊陆四能交上南宫一鸣这样的好朋友，她们真该很高兴才对。

她的声音哽咽：“南宫公子……”

南宫一鸣笑了，他的眼睛也是湿润的：“你如果不嫌弃我，你就叫我南宫一鸣好了，再不你就叫我南宫兄弟……”

郝慧姑娘笑笑，她对这个世家弟子又多了一分敬重，她笑笑道：“南宫兄弟，你如果想我们了，你就来草原。”

南宫一鸣道：“好，好，我一定来。”

又走了两个好兄弟，他今后把箫横吹，谁可解语？

南宫一鸣道：“四哥，我真的很不放心，你们没了武功，两个人很孤单，怕的是有什么意外。”

黑熊陆四哈哈大笑，他的声音很响，笑得很开心，笑出了泪水。

“你以为黑熊陆四是谁都可以惹上一回的么？我当然怕你南宫一鸣了，可世上有几个南宫一鸣，世家弟子中有几个人能有象兄弟你这样的好身手？”

郝慧姑娘也喜笑盈盈：“兄弟，你放心好了，我们不会有什么事儿的。”

南宫一鸣从怀里掏出一块玉来。

“这是南宫世家的一块玉，是家传的宝玉，你们带上吧。”

黑熊陆四坚辞不受。

南宫一鸣道：“四哥，你不明白这一块玉的用处，你与嫂子在大江南北走动，用得着它。只要有大的店铺，你们就可以找得到有南宫世家的字样，一入店去，你们将这块玉交上，凡所需求，无有不应的。”

黑熊陆四坚辞不受。

南宫一鸣再三让他，他也不肯收下。

南宫一鸣生气了，他把这一块玉放在眼前，用箫对着它：“如果四哥不肯收下，我一下子就把它打碎，那时，南宫世家的那些银子就再也不会派上这么一点儿正经用场了。”

他作势欲砸。

黑熊陆四慌了，他忙道：“南宫兄弟，好，好，我收下它，以备不时之需。”

南宫一鸣笑了，他很快乐，他因为黑熊陆四肯收下他的玉石而快乐。

如果南宫世家的银子能帮助天下的豪杰们度过难关，他南宫一鸣真的就太快乐了。

黑熊陆四没了武功，郝慧姑娘也没了武功。

他们都活了下来。

南宫一鸣不知道怎样同他们讲起这一件事儿。

他很想安慰一下他们。

但他也明白，他用什么话也安慰不了他们，他们已经是在棺材里呆了足足十二天的死人了。一个人如果能够在棺材里呆上十二天，你还有什么话可以去安慰他？

如果没有算卦先生，他们是死定了。

卦先生懂得一种自古以来据说是传自神农氏的一个秘方，死了的人把他们埋在棺材里，在他们的身边放上一种臭草，让他们渐渐的不再闻脏气，而是闻那臭草的气味，他们才会一天一天的好起来。

他们又活了过来，但他们已经成了一对凡夫俗子，他们再也不能与人争强斗狠，他们只能到一个小小村子里去，种田话桑麻了。

南宫一鸣道：“多多保重！”

他们不提吴帆，他们象是根本就不曾知道这样一个人。

南宫一鸣道：“我真的该杀死她，我一定要杀死她！”

郝慧笑了，她是过来人，她明白南宫一鸣此时的心境，他的心里一定是很不好受，他无法说出他的心中的内疚，他已经把吴帆对黑熊陆四和郝慧的迫害当成了他自己的恶行了，看来他对吴帆实在是心中爱惜。

黑熊陆四道：“南宫兄弟，你何必把这一件事放在心上？我与郝慧忙忙碌碌，一直不得闲暇，这一回可好了，再也不用管人家的闲事儿，只过自己的日子，你看这一回好不好？”

南宫一鸣低下了头，他忙说道：“好，好，怎么不好？”

他的心中很是愧疚，他明白，如果不是吴帆一意专行，黑熊陆四与郝慧姑娘根本就不会是这样。

他们一向嫉恶如仇，他们也都是性如烈火的人，他们总是乐于帮助别人，很少想到他们自己。现在他们都不能与人动手了，那些江湖屑小们会不会找他们的麻烦，他们会不会给人害了？

黑熊陆四看着南宫一鸣：“兄弟，你答应我了，你一定要去草原看看，你来时，我好好招待你。”

两个孤单的身影，两个相依为命的人，他们慢慢走向了秋风中，渐渐没了他们的身影。

南宫一鸣突然大放悲声，他想好好哭一哭，他要哭一个痛快。

“你好好哭，你一定不要不好意思，你想，眼前根本就没有我们这些人，你就哭得痛快了，你的毛病也就没有了。”

南宫一鸣听得出，这人是个女人。

她来做什么？她是那个对人心狠手辣的天下一剑吴帆么？她是那个一心想当天下武林霸主的吴帆么？她是那个做了南宫一鸣的妻子的天下一剑吴帆么？

她不是吴帆，她就一定是那个可以媚人欲死的皇上的女人张巧儿，她是那个眼儿一眨，心中就有了一千上百个鬼主意的张巧儿么？

她不是。

她也不是那个苦苦，也不是那个很是肃然的白菱。

她是一个身上穿着很奇怪的一件上衣的女孩子。

她的脸很白。

她身上穿着一件稀奇古怪的上衣，这件上衣很怪，怪就怪在它是有许多的花样在衣服上。红上衣上，有许多的圆圈儿，圆圈儿是黑的，还有红的，有白的，更有绿的，样子很好看。

女孩子笑咪咪地看他：“你就是南宫一鸣？”

南宫一鸣道：“不错，我就是南宫一鸣。可我不知道你是谁。”

女孩子笑了：“对呀，我知道你是南宫一鸣，可你不知道我是谁，你说，我是谁？”

南宫一鸣真的不知道她是谁。

女孩子冲南宫一鸣直做鬼脸，她嘻嘻笑，乐得很开心。

“南宫一鸣，我告诉你吧，我是小五。”

小五，是她的小名么，是她在她的家里乳名么？她这么对南宫一鸣说她是小五，南宫一鸣哪里去知道她是谁？

南宫一鸣也乐了，他看见这个刁钻古怪的小女孩子，他的悲愁凄苦也一下子冲淡了许多，他对这个自称叫小五的女孩子乐了，他乐呵呵地道：“小五，我是老大。”

女孩子拍手笑：“这就对了，我知道你是老大，是南宫一鸣世家的老大。”

南宫一鸣愀然不乐了：“你知道我是南宫一鸣，可我不知道你是谁。”

小五乐呵呵的：“你不用知道我是谁家的，你只要记住我是小五就行了。”

她这是象在安慰南宫一鸣。

南宫一鸣道：“好，那我就叫你小五。小五，你来我这里干什么？”

小五突然不乐了：“我找了你好久。”

南宫一鸣道：“你找我干什么？”

小五道：“我告诉你，我找你，是想看看南宫一鸣是什么样子，是不是比我的丈夫更好看。”

南宫一鸣大吃一惊，她还这么小，就有了丈夫？

小五乐滋滋的：“你是不是在想，我还这么小，怎么就有了丈夫，是不是？”

南宫一鸣乐了，他乐得很开心：“你怎么知道我怎么想？”

小五道：“这一点儿也不新鲜，因为见到我的人都这么想。”

南宫一鸣乐了，他笑呵呵地看着这个小五，不再说话。

小五道：“我告诉你，我不光是有丈夫，还有一个儿子，你知道不知道我儿子几岁了？”

南宫一鸣看着她，慢悠悠说道：“你如果有一个儿子，他也只是刚刚满月。”

小五乐滋滋地道：“我可以告诉你，我儿子已经五岁了。”

南宫一鸣很吃惊，他看着小五，他一点儿也不相信她的话。

有人插话了：“南宫一鸣，如果她又对你说她的儿子已经五岁了这样的鬼话，你可千万不要相信她。她总是对别人说谎……”

南宫一鸣慢慢回头，他看见了另外五个女孩子。

这是差不多大的五个女孩子。

她们一个比一个漂亮。

最让南宫一鸣觉得奇怪是不是她们的漂亮，而是她们的衣服。

她们的衣服可怪了。

头一个小五的衣服是一件红衣服，可她的红衣服上满是圆圈儿，圆圈儿大的套着小的，一个套着一个，让人看了直眼晕。细看看，这原来是一个个骰子花样。当然她并不把蹙十当成宝贝弄在她的身上，她身上的那些花样，都是上好的牌花，有至尊宝，有天杠、地杠，最差的也是九点五花和板凳。

另外有一个女孩子的衣服上，满是一些布条条，这些布条条都是赌具，是女孩子与人赌时的小条条，是专门耍心眼的一种赌法。

还有一个女孩子的衣服上，是大大的几个字，这是一些大小不一的字，有大篆，有隶书，有小篆，有楷字，有八分字，也有王羲之的大草。

还有一个女孩子，她抱着一只鸭子，她的怀里抱着这只鸭子，居然也快快乐乐地看着南宫一鸣。

另外一个女孩子的手里牵着一只猴子。

猴子的手里居然有三只骰子，它手里在玩骰子，玩得很熟练。

她们是什么人？

南宫一鸣突然乐了，他想起来了她们是谁。

她们是天下最难缠的六个女人。

如果你得罪了她们，这倒不是什么难事，可你的罪就来了，她们的本事听说并不大，可她们一个个都嫁了个本事很大的男人，她们的丈夫如果找了上来，你可就有罪受了。

她们的丈夫是天下武林中少有的人物。

她们因为有了那样的丈夫，她们也就很有名了，江湖中也就很少有人敢惹她们了。

她们是江湖上人人都为之头疼的六姐妹。

她们是败家子宝贝的六姐妹。

她们是天下第一赌局的局主的女儿。

南宫一鸣问道：“你们六姐妹来，有什么事儿要干？”

小五乐：“南宫一鸣，听说你是一个人见人爱的男人，我就是要来看看你，看看你长得什么样子。”

南宫一鸣莞尔一笑：“那你一定会很失望，因为我这个人对自己都没有信心，你怎么会看好我？”

那个抱着鸭子的女孩子乐着：“你知道不知道，凡是敢说自己很丑的人都长得很好看，南宫一鸣，你是不是知道你这个人长得很好看？”

南宫一鸣扑哧一笑：“我不知道，我头一回听说我这个人长得很好看。”

小五乐得嘴也合不拢：“南宫一鸣，我早就想看看你了，如果我不是已经有了丈夫，我一定非要你娶了我不可。”

那个一直沉默不语牵着猴子的女孩子突然说道：“南宫一鸣要是娶了你，你一定会给他戴上一顶又大又软的绿帽子……”

小五嘿嘿直乐，她斜眼瞥着南宫一鸣：“你这个人，是不是喜欢戴绿帽子？你如果喜欢，你真不如娶了我。那样你就可以好好地赌上一赌，看看是你能管得住我呢，还是我能给你戴上绿帽子。我可以老实告诉你，我是在结婚的当天就给我的男人弄了一顶绿

帽子戴的。他对着我笑，笑得很诚恳，就是脸色苍白，有一点儿难看。”

抱着鸭子的女孩子说了一声：“好了，好了，你们都别讲话了，听老二说。”

这时，从后边走过来一个女孩子，她向着南宫一鸣深深施了一礼，说道：“南宫公子，真抱歉，让你看到了我们姐妹的失礼。”

南宫一鸣忙还礼：“不用客气，你们有什么话，就直说好了。”

这个很稳重的女孩子是老二。

小五向南宫一鸣道：“我可以为你先介绍一下，这个是我们的大姐，可父母非叫她老二不成。我们家的老大是败家子宝贝，而不是别人。”

……

弄猴子那一个女孩子是老三，她只是斜眼盯着南宫一鸣，眼里闪着光。

这边抱着鸭子的是老四，她低下头，瞧也不瞧眼前的南宫一鸣。

笑吟吟的是小五，而另外一个站在南宫一鸣身后的女孩子是老六。

老二道：“你知道我为什么是老二？其实我和老三、老四都是败家子宝贝的姐姐，可我们的老爹决不会让我们成为老大，一家人七个子女中，只有他才能做老大。”

老四悠然道：“南宫一鸣，你知道，是你的那个新老婆杀死了我家老大的，是不是？”

南宫一鸣叹道：“不错，是吴帆杀死了他。”

“你知道不知道吴帆为什么要杀死他？”

南宫一鸣道：“我不知道。”

老二冷冷笑道：“你怎么不知道？你是知道的，只不过你不愿意说就是了，她杀死了我家老大，是因为我家老大要向她求婚。”

南宫一鸣道：“你错了，你知道不知道，我是同吴帆结过婚的？她决不会同我结了婚，再去同你家的败家子宝贝结婚的。”

老二长吁道：“我明白了。”

六姐妹望着南宫一鸣，她们没有一个人肯讲话。

她们想做什么？

老二终于说道：“你知道，我们都是老爹的女儿，我们只有一个兄弟……”

南宫一鸣不明白，他不知道她们要做什么。

只见六姐妹吃吃笑了起来，她们是一齐在笑，笑得很欢畅。

一母生六女，六女各不同。她们一笑起来，却也各不相同。

有的一笑，千娇百媚；有的一笑，让人生怜；有的一笑，让人看出了女孩子的狠处；更有的一笑，让男人失魂落魄。

这是败家子宝的六个姐妹，她们的兄弟死了，她们怎么还有心思去笑？

南宫一鸣惊异地看她们。

老二道：“南宫一鸣，你知道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笑？”

南宫一鸣只好老老实实地说：“不知道。”

老二道：“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死了这个兄弟，让我们六姐妹再也不用为他操心了，我们睡觉也睡得安稳了，为了这个，我们为什么不笑？”

南宫一鸣一叹，她们死了象败家子宝贝那样的兄弟，她们确实应该笑，他们应该笑得很欢畅才对。

可他们马上就不笑了。她们的脸色一个个看上去都冷若冰霜。

她们的脸上马上又都落下了泪水。

她们的哭也千奇百怪，有的一哭，让人楚楚生怜；有的一哭，让人知道她在咬牙诅咒；有的一哭，让人不寒而栗；更的有一哭，使人害怕，想马上逃走，逃得远远的，再也不想让她们六姐妹看见。

南宫一鸣又有些呆了，他看着这六姐妹，心中道：难道她们是六个疯子不成，真是嫡亲的姐妹，说哭就一齐哭，说笑就一起笑。可她们一时欢乐一时愁，让南宫一鸣分不

清怎么回事儿。

老二又说道：“可你也该知道，败家子宝贝再怎么不好，他也是我们家的宝贝，不然老爹怎么会把他当成老大？老爹老娘死时，再三告诉我们，要照顾好这个宝贝，可你老婆把他竟然给杀了，这是一点儿也不给咱们老爹面子，你看这是不是不行啊？”

南宫一鸣知道她们的心意，他反倒心里平静了下来，他笑眯眯地道：“对，这太不给你们老爹面子了。”

老二道：“所以，咱们也要同样杀死一个人给她看，让她看看，我家可不是好惹的。”

南宫一鸣道：“要是我，我可不去惹你们这六只母老虎，她惹上你们，可太失算了。”

老二道：“所以，请你原谅，我们只好杀了你！”

一个“杀”字刚刚出口，六姐妹就都动了！

她们一眨眼间，就把南宫一鸣围在了当中。

老二仍在笑：“咱们杀了你，让她死了丈夫，就算上一还一报好了。”

一直不曾讲话的老三突然说道：“南宫一鸣，其实，我们六姐妹真的很喜欢你，你明白不明白？我们杀死你，是情不能已的……”

南宫一鸣叹息道：“我明白，我很明白。”

第三章 女人的豪赌

六个女人围着一个男人，她们想杀死这个男人。

南宫一鸣道：“你们想杀死我，我也不虚此生了，能死在这么美的美人手里，让我这辈子也觉得快意。”

老二道：“南宫公子，我们会让你死得很服气，很快活。”

南宫一鸣突然哈哈大笑：“很快活倒是可能，能死在这么美的美人手里，你怎么能

不快活？可很服气，那却是办不到了。”

小五满面春风：“南宫一鸣，我们不让你死得服气，也不是我们六姐妹的手段。”

南宫一鸣道：“唔，是么，那可就要好好领教了。”

一直不言语的老四道：“南宫一鸣，我们与你赌。”

南宫一鸣叹道：“你们想错了，你们以为你们是天下第一赌局局主的女儿，就有便宜可占了么？你们想错了，真是错了……”

他话语中似乎有无限感慨。

“我与你们赌，只要你们愿意。”

那个老四竟然一听到南宫一鸣愿意与她们赌，马上就满面红光：“好，好，南宫一鸣不愧是南宫一鸣，不愧是南宫世家的长公子，看你这气魄，便知你是大人大量。”

几个女孩子竟然一听到南宫一鸣愿意与她们赌，都一个个很是兴奋，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南宫一鸣笑了，他觉得这几个女孩子要比吴帆和她的那一些狗屁江湖豪侠们强上许多，他喜欢她们。

他笑着问道：“怎么赌？”

老二道：“你看怎么赌？”

南宫一鸣突然放声大笑：“我怎么会知道怎么赌？放着这天下第一赌局局主的六位千金在此，我南宫一鸣怎么还会有赌法？一切都听你们的便了。”

老二道：“好！”

老三道：“果然是快人快语！”

几个女孩子显然是以老二的旗号为令，她们都看着老二，等她讲话。

老二笑了，这是女孩子的胸有成竹的笑。

“南宫一鸣，你如果与我们动手，你还不一定非死不可，你要是与我们赌，你可是

要死定了。”

南宫一鸣只是一笑，他再也不屑于回答。

“南宫一鸣，我们与你赌，让你死而无怨。我们六姐妹与你赌上六场，你如果输了一场，咱们就不用再赌下去了，你就得死。如果你胜了一场，我们六姐妹中便有一个的生命也归你了，你愿意杀她还是愿意要她，与别人无干。”

南宫一鸣吃惊地看着她们，她们这是一场豪赌，是一场生死之赌。

六个女孩子再也没有一丁点儿嬉戏的神色，她们一个个都面色肃然，等着与南宫一鸣赌。

这是真正的赌家，对于赌充满了恭敬。

南宫一鸣也不禁神色肃然。

慢慢走上来了一个女孩子，她是那个一直不言不语的老三。

她笑得对南宫一鸣道：“‘世上有女要嫁人，南宫公子实天人。’这是天下女孩子的话，南宫一鸣，你活在这个世上，能有这么多的红颜知己，你这一生也不枉了。”

南宫一鸣道：“多谢三小姐夸奖。”

老三道：“南宫一鸣，我与你赌，如果你胜了我，你会让我怎么样？”

说这话时，她的脸上竟然升起了一片红晕。

她毕竟是美得让人不敢逼视的俏丽女儿。

南宫一鸣道：“我真的没有想好，不过，我一定要好好想一想，如果我真的胜了你，我一定要你为我扫地、磨砚，让你与我对诗吟联，这样是不是很好？”

老七扑哧一乐：“他这小子真会拍马屁，他怎么就知道三姐喜欢这些玩艺儿？”

老三放下了她怀里的猴子，她一边放下猴子，一边对这个猴子道：“小八，小八，你要用点力气，如果你真的输了给这个男人，我可就再也不能与你在一起了。”

猴子也俨然是赌中大家，它居然向这三小姐一点头，就摇摇晃晃地走向南宫一鸣。

它向南宫一鸣叫了两声，把手里的骰子递与南宫一鸣。

南宫一鸣很是吃惊，这只畜牲已经甚通灵性，它与南宫一鸣赌，南宫一鸣显然是很少胜算。

但南宫一鸣的手里握着骰子，突然回头向三小姐嫣然一笑：“三小姐，你还是自己来与我赌吧，好不好？不然你会后悔的……”

三小姐道：“我为什么要后悔？”

南宫一鸣道：“你不知道，我刚刚离开南宫世家的时候，我就是去了终南山，我在那里与猿猴在一起，露宿风餐，你用猴子与我赌，你一定会输。”

三小姐惊异地看着南宫一鸣，她很吃惊南宫一鸣的坦率，老二回头向她说道：“既然南宫一鸣说出了这话，三妹，你还是不要用小八的好。”

老三幽幽道：“我信，我信南宫一鸣的话，但我还是要用小八与他赌。”

另外的六个姐妹都看着她，很惊异她的决定。

老三道：“赌中之道，不光决定于用什么赌，也决定于人的福禄寿算，更决定于人的机缘好坏。临战一决，是人不能料的。”

南宫一鸣惊异地看着这个貌不惊人的三小姐，他惊异于她的远见卓识，知道她的不凡。

三小姐放下了猴子，她幽幽对南宫一鸣道：“南宫一鸣，我的小八在我的十七年的赌局中，从来还没有让我失望过。你可要小心些才好。”

猴子也俨然大家，走到了南宫一鸣面前，把手中的骰子给了南宫一鸣。

南宫一鸣道：“如何算输赢，你们说说才好。”

三小姐道：“南宫一鸣，就让你说了算好了。”

南宫一鸣道：“好，我说了算，咱们就痛快一点儿，谁先掷，就后掷者不追。先掷者点大为胜，好不好？”

三小姐睁圆了眼睛，看着南宫一鸣，象看着一个疯子。

“你看，谁先掷？”

南宫一鸣把骰子扔向猴子，他乐一乐道：“当然是客人先掷了。”

猴子居然身手不凡，它向空中一跃，就把南宫一鸣用很巧妙的手法掷出去的骰子一把捞在它的手中，它还向南宫一鸣呲牙一乐。

猴子要掷骰子了，它向三小姐吱吱唔唔地说了几句兽语。

三小姐显然也知道它的心思，她训道：“小八，你好好掷，不然我可是要好好罚你了！”

猴子的眼珠子咕咕碌碌地转，它看看南宫一鸣，又看看三小姐，它就又呲牙乐了。

三小姐道：“南宫一鸣，你再也没有机会了，我以为你会有机会与我们六姐妹一赌，谁知道你这么倒霉，一上场就大败亏输。”

南宫一鸣沉声道：“你怎么知道我会大败亏输？”

三小姐道：“我这只猴子别的能耐没有，它只会赌，它一掷时，几点儿就是几点儿，这是百试百验的，决无一次失手。你不是输了么？”

南宫一鸣道：“好，正是要看看你的这只畜牲有什么本事。”

猴子把骰子拿在了手里。

南宫一鸣如果真的懂兽语，他此时该向这只猴子讲话了，但他居然只是向那只猴子作了一次鬼脸，呲地一声笑了。

猴子居然脸色大变，连站在一边的几个女孩子也看明白了，这只猴子是遇上了什么让它害怕的事儿，不然它一上赌场，肯定是分外踞傲的，对任何人也不看在眼里。它怎么会一看见南宫一鸣的鬼脸，就吓得发抖呢？

猴子这时把骰子掷了出去。

骰子在桌上滚。

南宫一鸣竟然看也不看这三粒骰子。

骰子终于停住了。

是一、二、三。

在行家手里，这点儿实是是背点儿，是背透了的背点儿。

三粒骰子只有六点儿，这很不妙。

六姐妹都看呆了。

南宫一鸣仍然是那神色落寞的样子，他对六姐妹道：“你们看，是不是三小姐输了？”

六姐妹面面相觑，她们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三小姐不愧是天下第一赌局局主的女儿，她向南宫一鸣笑笑，说道：“看来，我有望为南宫公子磨砚了，你为什么不掷上一次，看看你的手气是不是比猴子更坏？”

南宫一鸣笑笑，他没有吱声，他把三粒骰子拿在手中，随随便便向桌上一扔，看也不看，就说道：“我忘了告诉你们了，我从小就天天玩这玩艺儿，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只要我一掷，就是一个‘六豹’。”

果然是三个六。

三小姐道：“好，我现在成了南宫一鸣的书僮了，南宫一鸣，你是不是只要我磨砚，不要我做别的了？”

她惨然一笑，笑得很是勉强。

她慢慢走向南宫一鸣，她站在了南宫一鸣的身边。

又慢慢走上来了老四。

她看定南宫一鸣，问道：“南宫一鸣，你是不是也在哪一个畜牲园子呆过？你如果在哪一个畜牲园子呆过，你这一回就又赢了。”

她放下手里的鸭子，让这只晃晃的鸭子走向南宫一鸣。

南宫一鸣道：“四姑娘，你是要怎样赌？”

四姑娘道：“我当然也与你赌骰子。”

南宫一鸣道：“你已经看见了，我是每掷一把，就有一次‘六豹’出来。你如果与我赌，最好不赌骰子。”

四姑娘道：“我就与你赌骰子，我与你赌，就要一个条件，就是你让我先。”

这也很是冒险，如果她的骰子不能一掷成为“六豹”，她就又输与了南宫一鸣。

南宫一鸣苦笑笑：“我告诉你不要用骰子，你却偏偏要用，你是不是诚心想输？”

四小姐冷冷笑笑：“南宫一鸣，你别做梦了，如果你要输在了我的手里，我一定要你死得很惨。”

第一次，鸭子居然掷了个“六豹”；

南宫一鸣也掷了一个“六豹”。

第二次，鸭子又掷了个“六豹”；

南宫一鸣也跟着掷了一个“六豹”。

一连掷了七次，都是鸭子先掷了个“六豹”，然后南宫一鸣又掷了一个“六豹”。

又该鸭子先掷了。但这一回鸭子竟然不去抓骰子，它看着骰子，吓得浑身哆嗦，不敢动作。

南宫一鸣道：“你的鸭子毕竟不如人，它不知道临阵不慌。”

四小姐的脸色变了，她的脸色变得苍白。

她没有想到南宫一鸣竟然会一连掷出七次“六豹”来。

她一直冲过去，直向鸭子出手！

她一掌要把她的鸭子击死。

可堪堪有一个人站在了她的面前。

这是南宫一鸣。

他对四小姐笑眯眯道：“四姑娘，你最好不要动这坏心思，你知道不知道，世上的

鸭子虽然多，但能够一连掷出七次‘六豹’的，却只有这一只.....”

四小姐道：“你躲开，这是我的鸭子，我要杀它，别人无权管我！”

南宫一鸣道：“那么四小姐是认输了？”

四小姐道：“我认输了又怎么样？我不认输又怎么样？”

南宫一鸣道：“如果四小姐认输了，我就把这只鸭子当成我的胜彩了。你不要杀死它。我也不要你做我的下人。你看这样好不好？”

四小姐冷冷一笑：“好，你以为你今天能活着回去么？”

南宫一鸣看着，四小姐把她的鸭子放在了地上。

鸭子居然也象明白了她的意思，向她不停地叫着。

这小姐的眼中有泪水，她强忍着，没有哭出声来。

她回过了头，不再看南宫一鸣与这只倒霉的鸭子。

走上来了一个女孩子。

她就是那个小五。

是那个笑眯眯的小五。

她对南宫一鸣道：“南宫一鸣，我真的有一点儿喜欢你了，你能不能把我也赢去，如果你真的把我也赢去了。你千万别叫我为你磨砚什么的，我可是会做许许多多更有趣的事儿呢。”

她对着南宫一鸣笑，笑得让南宫一鸣认为她一定是很喜欢南宫一鸣了。

她笑够了，说道：“南宫一鸣，我与你也没有什么大的赌法，你只要把我随便扔在地上的衣服，事先说出它会有多少点花色在上，就行了。”

她说得若无其事，轻描淡写。

南宫一鸣吃了一惊。

他知道这很不容易。

他怎么会知道她如何扔衣服？他怎么会知道她扔下衣服时，衣服上的花色会有多少花色在上？他怎么会知道她用什么手法去扔？

他几乎已经要输定了。

一边的小六、小七都拍手道：“好，好，这可是一个好主意！”

南宫一鸣看着小五，他知道他是一个笨蛋，他这一次一定会输。

小五道：“南宫一鸣，为了要你输得心服口服，我与你这一赌，定在三次论输赢，好不好？”

南宫一鸣的心里一乐，他又有了希望，但他的脸上仍然是那懒懒的表情：“好，就依你。”

小五把衣服扔了出去。

南宫一鸣是大行家，他看出了小五这是用的天星掌力。

衣服在空中飘。

小五在叫：“南宫一鸣，如果我的衣服落了地，你就算是输了一回了！”

南宫一鸣道：“我怎么会输？”

他看着衣服，一件衣服，轻轻飘飘，它如何落地，他南宫一鸣怎么知道？

但他的眼睛看着小五，他突然明白了，她用天星掌力去扔衣服，一定有她的用意。她可不是要他南宫一鸣去猜的。

她自己的心中一定有数。

南宫一鸣的眼中一亮。

“板凳，天杠！”

衣服落地了。

有天杠，实在是有天杠，但板凳没有了，它只有三条腿，不能成其为板凳了。

南宫一鸣输了一次。

一边的小五喜形于色。

她胜了一局。

站在一边的老二叹道：“小五，你又犯了老毛病了，你太恋战了。你其实只要与南宫一鸣赌一次，就够了。你一定会赢，你何必要赌三次？”

小五却不以为然，她正在兴头，自然不以为然，她兴冲冲地说道：“南宫一鸣，你输了，你要在我的手下输得一塌糊涂。你死定了！”

南宫一鸣不语。他看着这个小五，他在想着他自己的主意。

他不能输，他如果一输，这六姐妹一定会真的杀死他。

第四章 赌友

南宫一鸣突然象想起了什么，他对小五道：“对了，五小姐，你能用衣服做赌具，这也是天下一绝。我细想一想，你只是在骗我。你能不能知道每一回你掷出去的衣服上有么花色？如果你自己也不知道，却偏偏要别人说出来，这岂不是难为人么？”

这小五却笑嘻嘻：“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

南宫一鸣象一个傻子，他看着这个刁钻古怪的丫头，说道：“那可奇了，你如果也知道，我可真就是佩服你了。你为什么不试一试，让我也开一开眼界？”

小五冷笑道：“也好，就让你看一看，让你明白一下天外有天，省得你南宫一鸣那么踞傲。”

说完，她就走过来。

她对南宫一鸣道：“南宫一鸣，你看仔细了！”

她说道：“我现在就要猜了，我现在要扔的这一回，是有天杠，有六点在上的。”

她说完，随随便便地把她的衣服向外一扔。

衣服飘飘荡荡飞向外。一会儿就飘落在地上。

果然是天杠与六点儿。

小五很乐：“南宫一鸣，你看到了没有？我这猜法怎么样？”

南宫一鸣道：“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知道你是用什么手法做的了。”

小五道：“你明白了也不要紧，你只要猜不出我扔出的衣服是有什么花色，你就输定了！你就会死在了我的手里。”

南宫一鸣一叹道：“不错，我真的猜不出。”

小五很高兴，她快活得有一点得意忘形了。

“南宫一鸣，你就认输吧，好不好？省得让我再去费力气。”

南宫一鸣低下了头，他象是在沉思，他想了一会儿，抬起了头，他对小五说道：“好，我就猜上一猜，猜错了，又有什么了不起？”

他对小五说道：“你扔出去时，我再说你扔的衣服上有什么花色……”

小五道：“好，看你还有什么花样不成？”

她把她的衣服用力扔了出去。

这里，小五的衣服一出手，南宫一鸣突然精神一振，他用力一呼，喊道：“地杠！五点儿！”

衣服还没有落地，就见到小五的脸色有一些不对了，她的脸色苍白，她看着南宫一鸣，象看着地狱里的鬼魂。

“你……你……你怎么知道的？”

衣服软软落在了地上，果然是地杠、五点儿。

小五好半天没有讲话。她只是呆呆看着南宫一鸣。

她象是大白天看见了鬼。

南宫一鸣怎么会知道她的这一手，要知道，她为了练这一手，足足有两年没有出门。

南宫一鸣怎么会一看就明白了她的诀窍？

她看着南宫一鸣，口中喃喃自语道：“这不可能，这不可能.....”

南宫一鸣向她笑了，他笑道：“小五姑娘，你看看，是不是要我来给你掷一次衣服，让你也看看我跟你学来的这一手？”

她不相信，她说道“南宫一鸣，你别狂，你就是看明白了，你也不能一下子就能学会。”

南宫一鸣道：“好，我就来试一试看。”

南宫一鸣把她的衣服接了过来。

他向小五一叹：“这是一个很高的手法，如果你不告诉我，我真的想不明白这手法。”

他把衣服扔了出去！

衣服一扔出去，南宫一鸣就喊道：“六点儿！至尊宝！”

果然是六点儿与至尊宝。

南宫一鸣把衣服拣了回来，他向着小五笑，他问道：“你看，我是不是还要试一试？”

小五再也没有了她的得意，她向着南宫一鸣一叹，说道：“南宫一鸣，你实在是一个谜.....我输了，我真的输了！”

她也过来了，站在了南宫一鸣的身边。

又走出了那个最小的七妹。

她向着南宫一鸣淡然一笑。

她其实比她的五个姐姐都要美。

她一身淡紫色的衣服，反倒衬得她的肤色极白，让人看上去，象是天人。

她向着南宫一鸣道：“南宫一鸣，你真是好手段，我之所以没有先出场，实在是因为我这赌法太有伤风雅，不能让南宫公子尽了雅兴。所以我就落后了一步。现在南宫公子你已经胜了三场。如果你真的能胜了我们六姐妹，你也就是天下最有本事的人了。”

南宫一鸣淡然一笑：“七姑娘过奖了。”

七姑娘道：“南宫一鸣，你要小心了，我现在要与你比试的，是服下天下至毒。”

南宫一鸣的眉头皱了一皱，他知道，这一场更为凶险。

七姑娘把她的荷包拿了出来，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地上。

她对南宫一鸣道：“南宫一鸣，这里是天下至毒，有的你大概认得，有的你也许不认得，我与你都服下这些毒物。死与生，就看谁的造化大了。”

她的眼前，摆着这些毒物，有的是黑黑的，有的是白白的，有的看上去象是蛇皮一样的东西，有的，看上去，象是乱草。

南宫一鸣的神色也变得肃然，他面对着这些毒物，自然不能再也毫不在乎。

七姑娘看着眼前的毒物，说道：“我可以告诉你，南宫一鸣，我小的时候，最不会赌，所以父母就不喜欢我。我总是赌输，后来，终于给我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我再也不赌输了。你知道不知道我想出了什么办法？”

南宫一鸣当然想得出。但他看着这个七姑娘，他很可怜她，他知道她学会了这个办法与别人赌，一般人决不敢与她赌的。但她用这个方法与人赌，她自己又受了多少罪？

他浩然一叹。

南宫一鸣道：“七姑娘，你不与我赌了好不好？我认输了，你看行不行？”

七姑娘摇了摇头：“不行！因为你并没真正输了。你如果真的输了，我一定会放过你。你如果服下这些毒，死了。我会好好的安葬你。你如果不死，我会好好地照顾你一辈子……”

她是一个女孩子，女孩子说话时都会害羞，她的脸上满是羞色。

南宫一鸣知道，他已经不免要与这位七姑娘比一比服毒了。

他抬起了头，看着这位七姑娘。

“我忘了告诉你了，南宫世家是天下很有名的武林世家，到了我父亲那一辈子，就

出了一个很有名的名医，他就是那个我已经失踪了的伯父。他叫南宫文渊。……”

七姑娘道：“南宫一鸣，你告诉我这些干什么？”

南宫一鸣道：“我是想让你知道，你与我比服毒，你多半会失望的。”

七姑娘的脸色变得苍白，这是兴奋的苍白，她对南宫一鸣道：“那可好了，我自从出世以来，就没有遇上一个好对手，除了对我跪下磕头的，就是临阵逃跑的。一遇上这种人，让你不觉就很是没趣……”

她一个小小的丫头，弄这些毒物，把天下武林中人一个个吓得闻风而逃，她不以为意，竟然说她被弄得没趣。

她如今遇上了南宫一鸣，她能够遇上了一个对手，她就很是兴奋。

“南宫一鸣，但愿你不要让我失望。”

她看着眼前的那些毒物，对南宫一鸣道：“南宫一鸣，你是不是也象那些人，看这些毒物象是洪水猛兽？”

南宫一鸣肃然道：“我一向把它们看成是天生的一种可敬可畏的东西，它们能夺去人的生命，你对它不敬畏，它就让你死。”

七姑娘笑了，她看着南宫一鸣：“好，我看你真是我的同道。如果不是我们的姐妹要你死，我一定与你成为最好的朋友……”

南宫一鸣道：“就是你们姐妹要我死，我也不一定非死不可，你想与我交朋友，这可不错。”

七姑娘道：“如果你不死，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南宫一鸣与七姑娘比试服毒。

她拿起一块黑黑的东西，说道：“南宫一鸣，我这块东西是什么？”

南宫一鸣道：“看上去，象是长白山中的‘鹰呕’。”

她一叹道：“你眼光不错，它确是‘鹰呕’。我想，我与你也不要服下那些没有多少

效力的毒物，我与你就试一试服这天下至毒‘鹰呕’，好不好？”

“鹰呕”，是天下至毒，是雄鹰在服食了许许多多的毒蛇之后，突然有一日，飞至高山之巅，呕吐不止，它把它的胃纳都吐了出来，最后吐出了一块黑黑的骨头似的东西，这东西便是“鹰呕”。雄鹰把“鹰呕”吐出来之后，它就把它用土深深地埋起来，直至它的孩子生成大鹰时，再带它来这里，把这块骨头似的“鹰呕”挖出来，逼着它的鹰崽子吃下去，让它也吐出一切胃纳，吐得没了一丁点儿力气，最后它也象老鹰那样，被“鹰呕”弄得死去活来。这样反复折腾，鹰崽子也就长成了雄鹰了。

“鹰呕”，天下至毒。

七姑娘注视着南宫一鸣：“如果你说一声，你输了，你就可以不必服下这天下至毒。”

南宫一鸣道：“你错了，你不该与我比服毒，你该与我赌别的。那样，你或许还有胜的希望。”

七姑娘把“鹰呕”一分为两半，她手一抬，一块“鹰呕”就飞向南宫一鸣。

她说道：“我与你一齐服下这块‘鹰呕’，至于服下以后，你再吃什么解药，都行。”

南宫一鸣道：“好！”

他拿这一块“鹰呕”在手，反复看它。

南宫一鸣嗟然一叹：“好一块‘鹰呕’，让世人知道什么是雄鹰！”

七姑娘看着南宫一鸣，悠然道：“‘今年知君人尚在，明年向冢谁为哭？’南宫一鸣，你千万莫使你的鬼魂衔冤，千万莫让‘鹰呕’使你千载不复。”

南宫一鸣道：“七姑娘，多谢你教我。七姑娘莫担心，你只要留心你自己便是了。”

两人一齐服下“鹰呕”之毒。

“鹰呕”之毒，天下至毒。两人刚刚服下“鹰呕”之毒，便立见颜色，一会儿，便见两人的脸色开始变了，由红润变苍白，再由苍白变成黄色，脸色蜡黄蜡黄的，再变成黑色，脸色变成黑色的，一开始还是微黑，渐渐地变成漆黑的了。

七姑娘的声音很是微弱：“南宫一鸣，你与我服下这‘鹰呕’，这一生若还能活下去，恐怕这一生的骨头都是漆黑漆黑的了。如果女人服下‘鹰呕’，便一生不能再生儿育女了，男人若服下‘鹰呕’。

此生如能活下去，便不能再为人父了。你说，这‘鹰呕’之毒，却也够让你我做一场生死之搏了吧？”

南宫一鸣看着她，喟然一叹：“七姑娘，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如此狠毒，一个女孩子，何必如此？”

七姑娘也一叹：“南宫一鸣，你承认你败了，我可以让你服下我特制的解药。”

南宫一鸣道：“恭喜姑娘了，难怪姑娘以这种天下至毒与人为赌，原来姑娘已经制出了解药。但我不愿让姑娘费心。我自有办法。”

七姑娘道：“南宫一鸣，你不必狂大，如果你不服用我的解药，你一会儿就会七窍流血，慢慢流尽你的毒血，直至你死时，你的身体内犹如千万只小是在咬，钻心地痛，你自己要受尽了折磨……”

七姑娘的手里果然有一粒很小很小的药粒。

“南宫一鸣，如果你真的服输了，你就可以把这一粒药吞下去，那样你就会不死。”

南宫一鸣笑道：“七姑娘，你听没听过有一种方法，叫血解之法。据说这血解法是上古时神农氏传下来的，如果你误服了一种毒性很烈的草或是毒物，只要你用血解法就会为你解毒。”

七姑娘惊叫道：“南宫一鸣，你竟然会血解大法？”

南宫一鸣道：“不错。”

南宫一鸣突地坐起来，他用一指疾点他自己的大穴，他指划如风，在他胸前的玄机、完脉、肩窝、血阻四大穴上一一划过。

顿时，血流如注。

流出的血都是黑色的血。

七姑娘也疾忙把她手中的药服下。

南宫一鸣已经很是羸弱了，他只能半倚半躺着，他看着六姐妹，笑道：“你们胜了，我这一条命可以交与你们了，但你们最好杀死我，再也别去找吴帆。”

小五看定南宫一鸣，紧咬着她的银牙，问：“为什么你不要我们去找吴帆，难道你真的很喜欢她么？”

南宫一鸣点了点头。

小五的神色很是嫉妒，她恨恨道：“她有什么好？你何必这样惦念她？”

南宫一鸣只是一笑，他并不回答小五的这句话。

血流得太多，南宫一鸣只好躺下了，他在这么貌美如花的六位女孩子的面前躺下，这让他很难为情。

他在静等着她们杀死他。

六位女孩子都看着他。

老三道：“我才明白为什么天下的女孩子都恋着这个南宫一鸣……”

她的话语中有无限感慨。

老四道：“如果我的男人有他的这一点儿心胸，我岂不是这一辈子都会快乐无比？”

小五道：“你别作梦了，世上有几个南宫一鸣？你会有那么大的福气，会让你遇上？”

老二道：“南宫一鸣，你输了，对不对？”

南宫一鸣道：“对，我输了。”

他的脸色很平静。

老二道：“你只好一死。不是我们要你死，而是你与吴帆在一起，你是她的丈夫，你就必须死。”

南宫一鸣道：“好，能死在你们的手里，岂不是比死在那些狗屁大侠们的手里要痛

快得多？”

小五道：“南宫一鸣，你如果死了，我们会好好地安葬你的。”

南宫一鸣道：“多谢！”

七姑娘道：“南宫一鸣，你是与我比试服毒，唯一的一个不死的人。”

南宫一鸣道：“七姑娘尤如天人，七姑娘的用毒本事堪称天下第一，但愿七姑娘能体谅天下武林中人的苦衷，少用这毒……”

七姑娘低下了头，她的脸色绯红，她喃喃道：“我一定听你的话。”

小五问：“南宫一鸣，你马上就要死了，你为什么还在笑？”

南宫一鸣道：“你不明白我的苦心，我活得太累，一旦不用再活下去，我自己就很快乐了……”

众女孩儿都看着他，她们默默地围在他的周围。

“你是为了吴帆？你要我们不再杀死她？”

南宫一鸣道：“我劝你们再不要去找她，不光是为了她，也为了你们……”

小五道：“你怎么是为了我们？”

南宫一鸣道：“吴帆拿到了大侠林渊的心剑剑谱，你们无论如何也不是她的对手。”

小五道：“你怕她死在我们的手里，所以你才这样说……”

她的话中，似乎有一点醋意。

南宫一鸣道：“你错了，你千万不要去与她动手，笑笑生告诉你们时，一定不会告诉你们吴帆手中有心剑剑谱的。他只是要借你们的手杀死吴帆……”

小五道：“你看，我们能不能杀死吴帆？”

南宫一鸣看着她，他的手伸出去，他的手已经在发抖，他抚摸着这小五的头发，说道：“你们都很年轻，你们该听一句我的话，如果你们真的去找吴帆，你们只能一死！”

众女孩儿不再作声，她们是不是该听南宫一鸣的话？她们是不是该去找吴帆？

眼下的事儿是，她们一定要先杀死南宫一鸣！

她们一步步走近，她们要向南宫一鸣动手.....

第五章 美人梦

南宫一鸣昏死了过去，他再也不能顶得住这“鹰呕”之毒的烈性，他昏死了过去。

他告诉他自己，他不能昏倒，他不能昏倒，如果他一旦昏倒，他会连自己如何死去的都不知道，他死得会多冤枉？但他实在顶不住了，他终于昏死了过去。

他醒了过来时，已经是天黑得透透的时候。

他看见了一间很大很大的屋子，在这间屋子里，有许多许多很明亮的灯，灯下，有一个美人在托腮思春呢。

他看了半天，才看清，这个女孩子就是那个很调皮，很可爱的小五。

是那个败家子宝贝的五妹。

她马上凑了来，她凑近了南宫一鸣，让他闻到了一股很好闻的香气。

他看着这个女孩子，盯着她看，看得她的脸色绯红，看得她很局促，看得她低下了头。

“公子，你看什么，莫非你从来没有看见过女人不成？”

南宫一鸣道：“你哪里是一个女人，你只是一个女孩子.....”

在南宫一鸣眼里，女人是与女孩子完全不同的。女人，是说她已经完全入世，她已经为他人妇，或者她已经入了俗世；女孩子，则是说她很是清丽高雅，完全不俗。

他对别人称女孩子，是因为他对这女人很是赞美。

小五很精明，当然能听明白他的话，所以她的脸色变得绯红。

南宫一鸣道：“你的另外五位姐妹呢？”

小五嗔道：“南宫一鸣，你是不是一个贪心人？你有我在你身边，你还想着我的五位姐妹，你是不是一个登徒子？”

南宫一鸣笑了，他看着小五，说道：“你也是象那些世人一样，怎么总是把我南宫一鸣看得这样糟糕？我问起你的五位姐妹，是想知道她们是不是一气逞强，去与吴帆争斗了。她们决不是吴帆的对手，你知道不知道？”

小五一叹道：“我们已经去过了。”

南宫一鸣忙问：“怎么样？”

小五叹道：“我们败了……”

南宫一鸣看着她，他还有话要问，但他问不出。

小五看他的神色，是对她们六姐妹甚是关切，就笑笑，对他道：“除了二姐受了点伤以外，没有什么大事儿……”

南宫一鸣笑笑，他不再问了。

小五看着他，南宫一鸣是一个很坚毅的男人，她很佩服这样的男人，如果她现在不是他人妇，她一定要与南宫一鸣在一起。

她还没有说，她们一行六姐妹是与吴帆动了手，而且败得很惨。最后她们都无法走出吴帆的屋子了，她喊了一句：“吴帆，吴帆，你杀死我们也不要紧，我们杀死了你的南宫一鸣，我们死了也值！”这时，吴帆突然住了手，她阴森着脸问：“你胡说，南宫一鸣早就死了，他已经淹死在湖中了。”

二姐一见到这神情，就冷冷笑道：“吴帆，你以为南宫一鸣死了，其实他现在在我们手里，你如果放了我們，我们可以把南宫一鸣饶过，不然，南宫一鸣是死定了。”

吴帆的剑收了回去。

吴帆看也不看她们，她低着头，问：“南宫一鸣在哪里？”

二姐道：“他还活着……”

吴帆道：“你们把他怎么样了？”

小五道：“我们想杀死他！”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要吴帆一提起南宫一鸣，小五就心中冒火，她恨吴帆问起南宫一鸣，她既然把南宫一鸣害了，她还怎么会假惺惺地关心南宫一鸣？

小五道：“你何必猫哭耗子假慈悲？你把南宫一鸣害苦了，如今你却来装模作样，谁要你关心？南宫一鸣现在好得很，用不着你问？他是死是活，关你什么事儿？世上哪有你这样的女人，对自己的男人比对路人都不如，你算是什么东西？”

她这一番话，让二姐直皱眉头，她心中暗想：坏了，恐怕我们六姐妹都要死在这里，这个吴帆是天下最狠毒的女人，她一定会把六姐妹全都杀死……

想不到吴帆却放下了她手中的宝剑，长叹一声，说道：“好，好，骂得好！你为什么不再骂下去？”

小五也一怔，她看着吴帆，却也不惧，她说道：“我骂完了，我骂了你，你把我杀了，也就是了，又有什么了不起？”

吴帆看着小五，突然笑了，她笑时显得很温柔，一点儿也不象是一个杀人魔王。

她盯着小五道：“你这个小丫头，你是不是爱上了南宫一鸣？”

五姐妹看着她，知道她闯了祸，但都只好暗暗着急，却无法帮她。

小五心一横，说道：“对，你说得对极了，我爱上了南宫一鸣，又怎么样？”

吴帆吃惊地看她，看着这个女孩子，吴帆的神色似乎有一些恍惚，她对小五道：“现在的女孩子都比过去胆大了，对男人也敢说话了，哪里象我那时……”

她似乎已经沉入了对往事的回顾之中，她是想起了大侠林渊，还是想起了她的南宫一鸣？

六姐妹知道她们已经不能生还，如果吴帆出手，她们真的抵不住她。

但吴帆好半天才说道：“你们走吧，你们走得远远的，好不好？你去与南宫一鸣好

就是了，你比我好，你与南宫一鸣走开，再也不来管这江湖闲事儿，一生快快乐乐，有什么不好？你们走吧.....”

她一挥手，让下人放她们走开。

小五无法向南宫一鸣说这些。

但她明白了吴帆的心事儿。

她是女人，女人才明白女人的心事。

吴帆至今对于南宫一鸣也不能忘情。

她看着南宫一鸣，问道：“你好一些了么？七妹也是，她不该同你比服这‘鹰呕’之毒的。”

她很是焦急，她很心疼，南宫一鸣看着她，心中不由得一动。

这个小五，对他很是关心。

世人对他南宫一鸣都很关注，但很少有人真的对他很是关心。

他对她道：“你.....何必这样关心我？”

小五抿嘴一乐：“谁关心你？你可不要自作多情，你以为你这个人有多好，值得别人关心么？”

南宫一鸣的声音很低，他的声音中满是悲伤：“我不是好人，我不值得别人关心。”

他的神色黯然。

小五看他真的很在乎她，就微微一笑道：“南宫一鸣，你真是一个傻子，你关心就关心罢了，难道非要人家说出你这个人很不错才行么？”

南宫一鸣看着她，他的声音满是情谊：“小五姑娘，你不知道我，我从南宫世家出来时，世人皆给我白眼，以为我是一个浪荡子，我真的尝遍了苦辣酸甜干般滋味儿.....你以为世上的人对你会有多少友情不成？他们看重的是金钱权势和地位.....”

小五姑娘看着他，她紧紧握住了他的手：“南宫一鸣，你是一个好人，你浪迹天涯，

是一个肯为别人排忧解难的好人。你活在这个世上，如果不得好报，天良何在？”

南宫一鸣也紧紧握住她的手，他轻轻道：“谢谢你，小五姑娘，你真是一个好姑娘……”

小五姑娘的脸上升起了一片光辉，她嗔道：“既然是朋友了，你为什么还要叫我小五姑娘？你就叫我小五好不好？再不，你就叫我的小名，也行……”

她的脸羞出了一片红云。

南宫一鸣道：“你的小名叫什么？”

她的声音轻得象蚊蚋之声：“我叫骰子。”

突然一阵哈哈大笑。

从屋外传来了一阵笑声，飞进了五位姑娘。

“哎哟，连小名都告诉人了，可真叫快呀，是不是？”

“我叫骰子……我叫骰子。我以为你会不好意思对南宫公子说出你那个糟糕的小名呢，谁知道你这个人这么不识羞，我叫骰子……哎哟，可笑死我了……”

“五姐，你可真上一个戴绿帽子的大行家，这么一会儿不见，你就给我那个五姐夫戴上了一顶又大又凉的绿帽子啦？”

这五位姑娘一进屋，就让小五与南宫一鸣都闹成了一个大红脸。

老二看着她们闹，不动声色，好半天，她才笑着制止了她们。

她看着南宫一鸣，问道：“南宫一鸣，你还好么？”

七姑娘道：“他有什么不好？他当然好了，他在这里好好躺着，还有美人陪着，一边说话，一边还笑着，我呀，恨不得多给他吃一‘鹰呕’，让他死了算了！”

三姑娘道：“七妹，你也是想南宫公子了么？”

七姑娘道：“我哪里想他，我只是想他死！”

三姑娘道：“七妹，你可是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

七姑娘笑靥如花：“可不是，这个南宫一鸣，按说他是亏在了我的毒下，他应该喜

欢我才是，他怎么会喜欢你这个小狐狸？”

三姑娘道：“你不知道，她可是给男人戴绿帽子的行家，如果你一有不慎，她准给她的男人戴上一顶又大又绿的帽子。”

南宫一鸣看着这六姐妹，他突然眼中流下了泪水，他的泪水很多，一直不知道羞涩地流着，让六位正在说说笑笑的姑娘们都吓了一跳。

他这是怎么了？

南宫一鸣不讲话，他知道自己是久违了亲情，如今一见她们一个个对他这样好，就心中分外感动，他心中道：象她们这六姐妹的亲热，活脱脱地就是一幅天伦图，比起江湖上那些血雨狂风，比起那些江湖人物的狠毒行径来，真不知让人有多感动。

他看着六姐妹，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道：“你们.....你们.....对我太好了.....”

言罢，他不禁潸然泪下。

七姑娘笑了，她回头看看好的姐姐们，又软语安慰南宫一鸣道：“南宫公子，你不必在意，我们就是这样子的，六姐妹在一起，总比和男人在一起要快乐得多。所以我们六姐妹一年总有几次在一起，不让我们的男人跟着，我们快快乐乐地玩啊疯啊，一直到玩够了才回自己的家。你看上了我五姐，是不是？那就和她好就是了，那又有什么可伤心的？你就不要再想着你那个吴帆了，她害你还害得不够么？”

南宫一鸣的心中是百感交集，他面对着这六姐妹的关切的目光，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老二从怀里掏出一块红红的玉石。这是一块牌九，是一块六点儿的牌，她把这一块牌递给了南宫一鸣，说道：“南宫一鸣，你如果想起了我们，就可以把这块牌传给我们，你只要问问吴帆身边最亲近的女孩子，问她：现丰是什么时辰了？她就会问你：问这个干什么？她就是我们的人.....”

南宫一鸣把这一块牌默默接了过来，他把它揣在了怀里。

六姐妹象是一阵噪吵着归巢的鸟儿，又一阵风地出去了。

只剩下了那个小五，那个刁钻古怪的小五。

红烛高烧，喜气在即。

她们把她们的姐妹给了南宫一鸣，让这个小五成了他的女人。

她再也没有了一点儿那狡黠，只是一个满面喜气，满面羞涩的小小女人。

她不敢看着南宫一鸣。

夜已入静，从远远的地方传来了一阵阵箫管之声，这声音飘飘袅袅，回味无穷，却比平时更多添了几分喜气。

小五道：“南宫一鸣，南宫一鸣，你是不是喜欢我？”

南宫一鸣看着她，她眉黛含远山，又瞳剪秋水，人似一丝儿也不染尘凡，让他有一种恍惚梦境的不确实的感觉。

他看着小五：“小五，你们姐妹们如此待我，是不是我南宫一鸣前生得来的福份？”

小五的声音细如蚊蚋：“南宫一鸣，我喜欢你，我的姐妹们也都很喜欢你。尤其是我的七妹，她从来对男人是不正眼看一眼的，可她对你也是那么一往情深。你这个人有什么好，让女人这样牵肠挂肚的惦念着你？”

南宫一鸣情不能已，他看着小五，她真正是天生丽质，真正是玉洁冰清，让男人不由得很是渴慕。

他没有什么可说的，他只是用他的手慢慢去抚摸着这个女孩子。

小五道：“南宫一鸣，你真的很喜欢丽儿？”

南宫一鸣点点头。他真的很喜欢丽儿，他自从丽儿死去，就再也不曾真正地在他的温柔乡里呆过，他从来梦牵魂绕的，就是这个丽儿。就是后来的吴帆同他在一起，他也恍惚以为她也是丽儿，他也认定吴帆就是丽儿。

他从来就不怕向别的女人承认他爱丽儿，有时，有的男人对女人不愿讲实话，他们

只是说他们最喜欢眼前的这个女人，这其实很让女人疑心，她们知道，能马上把以前的女人忘得一干二净的男人，最后也会把自己忘得一干二净。

她们从来不会真的喜欢上那样的男人。

小五道：“如果你的丽儿不死，你是不是会同我在这里缠绵？你会不会忘了她，同我在一起？”

南宫一鸣道：“我忘不了她，但我也会同你在一起。”

小五吊着他的脖子，笑着问：“为什么你要那样，因为别人已经说你是浪荡子了么？”

南宫一鸣道：“我喜欢你，我真的很喜欢你，但我也想丽儿，世上的女人已经没有谁可以替代得了丽儿的……”

小五轻语道：“南宫一鸣，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么？”

他摇摇头，他也许真的不知道，他也许知道，但他不愿意讲。

小五吹气如兰：“南宫一鸣，你这个人比起那些江湖上的大侠来，真是多了一点儿男人味儿，你比他们强多了，你与他们一比，就让女孩子心跳……你知道不知道，我的姐妹们都喜欢你，她们都喜欢你，我敢说，七妹最喜欢你了……”

南宫一鸣不言语，他对他自己很不满意，他是南宫一鸣，他是南宫世家的长公子，他怎么就不会好好地守一些江湖上的道德风范？他总是一个江湖浪子的样儿，难怪他的父母生气，难怪人们总对他施以白眼。

他在梦中，他在他自己的温柔梦中。

他知道，他如果与吴帆成了亲，他应该就是吴帆的坚贞的男人，他不能再与小五相爱了。但他也是情不能已，他对他自己不满意，他对他自己很不满意，但他又管不了他自己。

小五道：“你在想谁？在想吴帆？”

他摇头。

男人对付女人的最好办法就是一摇头三不知。

小五道：“你不必想她，你也不必太用心想我们，我们与她，是生死相争的，不是她死，就是我活。你在中间，又有什么办法？”

南宫一鸣一叹，他知道他没有办法，他真的没有办法。

小五用她的唇来寻他的唇，她的唇的寻找有一些迫不及待了，她心中在埋怨南宫一鸣，他干嘛不来与她亲热，干嘛在这时候还喋喋不休地讲话，还在想着他的那个狂魔女人吴帆？他不知道小五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女人么？

她的身体在哆嗦，她的身体在呼唤他，那呼唤有中有一阵子少女的颤抖。

第六章 丧心病狂

吴帆走进了地牢。

她看着那个山西恒德钱庄的老头子阎德奉，冷冷地一笑。

阎老头子正趴在地上，一步步地爬，一边爬还一边乐，把他手中的一块馒头向吴帆举起来，嘿嘿直乐，说道：“城主，你吃馒头不吃？我可是告诉你，这馒头很贵很贵的，你猜一个馒头要多少钱？足足是纹银五百两啊。我从来就没吃过这么贵的馒头，你吃不吃？我送你一个？”

他手里的馒头已经沾上了尘土，已经没有了模样。

他向着吴帆乐，乐呵呵地，嘴角流出了一条长长的涎线。

“你是不是城主？”

吴帆看着他，脸色不变。

老头子呆呆地瞅着吴帆，乐：“你要是城主，你就得赶快走，你知道不知道，这城里要出大事儿了，有人要杀人！南宫一鸣告诉过我，他要我早早走开。可惜我没听他的

话，你是城主，你要听他的话，你得走！走！走！！”

老头子在地上跑，一路小跑，跑来跑去的，让吴帆看得眼花。

“你知道我的钱庄有多少银子？你知道我够买多少个馒头的？你知道不知道，一开始我是有女人的，后来我就不要她们了。女人很费钱，你说对不对？我不想费钱，我只想吃饭.....”

吴帆道：“你如果你把所有的钱都交出来，你就可以出去了。”

老头子歪着头，看吴帆：“你要我多少钱？”

“一千万！”

老头子吃惊得跳了起来，他看着吴帆，象要挖她的祖坟：“混蛋！你以为我有这么多钱么？你以为我很有钱么？你这个混蛋，我根本就没有钱，我没钱.....”

他不再理会吴帆，他仍然抓着他手里的馒头，在地上来回跑。

“你以为这一个馒头很容易么，一个馒头五百两银子.....”

吴帆回头看着女牢头。

“他疯了么？”

女牢头道：“他疯了。”

吴帆道：“可他对银子还是弄得明明白白.....”

女牢头道：“只要一提起银子，他的心里就明白，一提起别的，他就糊涂了。”

在一边牢房里关着一些人。

吴帆走到了牢房前。

这一间房里，关着长江两头蛟、长白山下赶山人的头儿曲孝、还有北方丐帮的帮主司徒一横。

吴帆冷冷道：“你们过得还好？”

长白山赶山人的头儿曲孝是个烈性子人，他一见吴帆，就大声骂起来：“吴帆，你

这个王八蛋！你是江湖上的败类，你以为你把我们关在了这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么？你办不到！你以为赶山人会吃你这一套？！你作梦！”

北方丐帮帮主司徒一横却嘿嘿笑道：“吴帆，你这个人很毒，怪不得人家大侠林渊不要你这个贱女人，原来你是一个恶魔！象你这样的女人，除了南宫一鸣那样的疯子，谁会要你？”

吴帆的脸色变了，她最忌人家说她是被大侠林渊遗弃的人，她最忌人家提她与大侠林渊之间的过去一段伤情事儿。可这个北方丐帮帮主司徒一横却不管不顾，一下子就把她心中的短处讲了出来，而且是在这么多人的面前讲了出来，这让她又生气又恼火。

“司徒一横，你是不是不想活了？”

司徒一横笑道：“吴帆，你是个贱女人，谁不知道？当年你与大侠林渊交朋友，你死乞白赖地要与林渊相好，人家不理你，你一气之下服了毒。对不对？”

吴帆看着司徒一横，她的眼里冒火，她恨恨地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道：“司徒一横，你的命已经在向黄泉路上行了，你可千万要小心……”

司徒一横道：“疯女人，你的那一点儿丑事儿已经被世人都看破了，你还是自尽了完事儿……”

吴帆没有讲话，她的手只是动了动。

牢房里的人还是没有看清吴帆的手是怎么动的。

他们只看见了一道剑光！

剑光一划而过，嘎然而止。

吴帆没有动，她仍然是站在牢房门口。

正破口大骂的北方丐帮帮主司徒一横却慢慢倒了下去。

他的颈血正在地上。

吴帆的声音很是冷寞：“你们如果真的很识时务，就该把你们的那一点点儿积蓄早

早拿出来，不然的话，你们一个也活不成。”

长白山赶山人都不怕死，所以他们的头儿曲孝更是生死不惧，他看着吴帆，心中也有点儿凛然，他心中想道：就是长白山上的老虎，它一扑向人时，也有一个动作，让人能够看到它想吃人。可这个吴帆的剑法太高明了，太奇妙了，快得让人根本无法看清她是如何出手的。

你看不清她的出手，你就自然无法与她对敌。

曲孝与长江两头蛟都面面相觑，他们不知他们该怎么办才好。

吴帆道：“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很想要你们那一份财产，但你们最好不要惹我。如果你们把我惹得发火了，我只好把你们一个个全都杀死！”

她回过了头，向里间走去。

曲孝与两头蛟都没有吱声，他们想不出他们应该怎么办。

吴帆走向另一间囚室。

屋子里很暗，这里总是点着灯。

吴帆问道：“鱼大侠，你是不是想好了？”

一个披散着头发的人坐在了地上，他的眼前放着两样东西，一样是一条绳子，另一样是一只碗，碗里装着的是毒药。

吴帆见湖南珠宝巨商鱼欲龙不声响，就轻轻一笑道：“鱼大侠，人生在世，要知道如何行事，要顺应天意。你与别人不同，你只是一个人行走江湖，纵横天下，让世人好生钦敬。你如今却也搅到了这里来了。你只好自己选一条路，你是死，还是活？”

鱼欲龙不应声。

吴帆道：“你如果跟着我，你可以做我的管家，做我的管家，岂不是要比你自己苦苦巴巴地干要强上许多？”

鱼欲龙仍然不声响。

他在想着他是不是还有出路。

他没有路了，他只有一死，他或者是一拚而死，或者是让吴帆把他杀死。

鱼欲龙看着眼前的两样东西。

他英雄一世，临终了还要在这两样东西中为自己定上一条死路，这让他不禁悲从中来。

他去拿那一根绳子。

他不愿意与吴帆同流合污，他宁愿把他自己吊死。

吴帆看着他把绳子一点点系在了牢室的门框上，看着他把它很小心地系好了扣儿，看着他站在了这绳子下面，看着他把自己的脖子套在了这绳扣子里。

吴帆不放过这机会，她对着鱼欲龙笑，她笑得很媚，让鱼欲龙的心里有一股悲愤。

“鱼大侠，你就这样死了？你也不与你的妻子，你的孩子告别一下？你就这么死了，别人一谈起你鱼大侠，一定是又可惜又可笑。一个好好的鱼大侠怎么会这样窝窝囊囊地死了呢？”

鱼欲龙看也不看吴帆，他知道，他如果不再快一点儿，他就会再也没有勇气去死了。

他的死，是对吴帆最大的轻蔑。

鱼欲龙的身子一跃，人就吊在了那一根绳子上。

他要死了，他再也不用听吴帆的威胁了。

他觉得他的身子在飞升，他的脖子一开始是火辣辣的，以后渐渐地就没有了一点儿感觉，他就要死了。

他已经窒息了，他已经不能分辨出眼前的一切了。

咚！

一声大响，鱼欲龙就掉地了地上。

他又能看见吴帆了，他一开始是看见了眼前的花花绿绿的衣服颜色，然后就看见了

吴帆的笑脸，一张他看上去象是蛇蝎一样可怕的笑脸。

她低下了头，看他：“我一开始以为你并不是真心想死，可现在我明白了，你真的想死.....”

鱼欲龙眼睁睁看着她，他恨不能把她一口口咬碎，恨不能食肉寝皮。

吴帆却笑盈盈：“我忘了告诉你一件事儿，你的老婆孩子都来了，你如果真的想死，你是不是见过她们一面再死？”

果然，走进来了他的妻子与他的儿子。

儿子一见他，就扑了过来，直叫爸爸，他的眼中突然掉下了泪。

吴帆的声音很和气：“你们不是想他么，你们看，我真的把他给你们带来了。”

他妻子看着他笑，那是对一切都十分会心的笑，她的笑让他的心一下子就落了下去，让他再也抬不起头来了。

妻子心细，看见了那一条绳子，她惊叫道：“你.....你干什么？你.....你想寻短见？.....”

他苦苦笑一笑。

妻子看见了那一只碗。

她看着他，她的眼里满是不安：“这是什么，你说啊，这是什么？你.....你想干什么？”

他长叹了一口气，看着妻子，他的泪水再也忍不住，终于落了下来。

妻子抱住了他，两个人一阵子痛哭。

吴帆却默默地走了，她知道，她再也不用站在一边了，她再也不用讲上一句话了。

她要用这个鱼欲龙做她的管家，他是一个很好的管财人。

她又走至一间牢房门口。

屋里面是三个人，他们是双剑齐骏、天下说客祝穷思、十八寨寨主吼天雷雷必威。

她一一盯着这三个人。

三个人虽然看见她来了，却没有一个人站起来。

吴帆道：“雷寨主，好久不见了，想必你老人家还是很健旺？”

雷必威看看她，他已经没有了气力，他自然不能与她多讲话。

吴帆道：“是不是我来的不是时候？雷寨主这时正在想你那十八寨的兄弟们呢？”

雷必威道：“你管不着我，我想与不想则我自己的事儿。”

吴帆道：“我可是把你的十八寨的兄弟都当成了自己的弟兄了呢。我听说你的十八寨那一带，有一个叫白面狐狸玉云安的人，他总爱去你的十八寨寻事儿，也听说除了你雷寨主，别人还真就降服不了他？不知我说的是真是假？”

雷必威看着吴帆，他从吴帆的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来。

莫非十八寨出了什么差池？莫非那个白面狐狸乘机去了十八寨，把十八寨弄得七零八落？

雷必威道：“混蛋！你说，十八寨怎么啦？”

吴帆笑盈盈：“也没怎么的，只是灭了几个寨了，烧了几个寨子，也死了一些人……”

她这是在轻描淡写。

雷必威大吼道：“混蛋！你说，是怎么回事儿？！”

他一起身，就扑向吴帆。

吴帆只是抬了抬手。

吼天雷就象一只失翅的鹰，一翻跌落在地上。

他已经没了气息。

吴帆道：“我可以告诉你们，你们要是听我的，你们的命还保得住，不然，只有一死！”

长江两头蛟与双剑齐骏都呆呆看着她。

吴帆一挥手，她喊来了两个大汉。

“把他抬走！”

吼天雷雷必威被抬走了，他一世英名，却轻轻一招，就被吴帆杀死。

吴帆走过去了。

长江两头蛟看看双剑齐骏，双剑齐骏看看长江两头蛟，两人都不作声。

好半天，两头蛟才对齐骏道：“双剑齐骏，你是用剑的，而且你的剑法也不错，你说，她这是一招什么剑法？”

双剑齐骏的脸色是又红又白，他好半天没有讲话，直到两头蛟看得他低下了头，他才阴沉着脸，慢慢说道：“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剑法。我连她是如何出手的，也没有看清。”

两个人默然。

如果你连人家是如何出手的也没有看清，你还怎么能与人家较量？

吴帆走进了一间很象样子的屋子。

这间屋子里住着一个女人。

她就是那个承继了天下最富最富的一大笔财产的湖南米商展九妹。

她满面春风，坐在那里吃东西。

她的菜肴也很丰盛，有鱼，有肉，还有很不错的酒。

她看也不看吴帆，只是向她说道：“吴帆，你得给我弄来一些上好的女儿红，我喝这种酒不好，上头，一到了晚上就头疼。你给我弄上那么三十二瓶的就行了。”

吴帆注视着她。

展九妹并不在意，她根本就不在乎吴帆是不是对她很来气，她只是一心一意地对付她的菜。

吴帆道：“展九妹，你以为你是什么人？你是我们的贵客么？你以为我能对你总这

样恭敬？你还是想好了才行.....免得你事到临头时要后悔。”

展九妹嘿嘿笑了：“后悔？我为什么要后悔，就因为你把我杀了？我可是告诉你，在我家里，一共有九个姐妹，姐妹轮流管事儿。你只要再过几天，我就不再管这些狗屁事儿了，只是一天天呆着享福，你要杀死我，又有什么用处？我有另外八个姐妹，够不够管家事儿的？”

她斜着眼瞥着吴帆，乐得很开心。

“无论你怎么办，你只能把我杀死，但我根本就不怕死，吴帆，你是不是觉得你没了主意？”

吴帆道：“你以为我只有这么一点儿本事儿，就可以做得天下武林的霸主了么？远着呢，我只要把你弄成一个半聋半哑的样子，然后再把你送到家里，你说，你的那些姐姐们会不会把你的家产都献出来？”

展九妹道：“好主意，不过你这个主意已经想迟了，你已经不能这么做了，你就是这样干，也根本就没有用.....”

吴帆惊异道：“你说什么？”

展九妹道：“吴帆，我要死了，我一死，你可就没有办法去威胁我家了。”

展九妹慢慢倒了下去。

吴帆不知道她为什么会死。她被囚在这间囚室里，怎么会弄到毒药？

展九妹咽哑着声音：“吴帆，如果我不死，我一定告诉你，用肉用酒用鱼这三样东西如何制成毒药.....可惜我死了，你也学不成了.....”

吴帆静静看她，看着她躺在地上，抽搐，打滚，一直到哆嗦着，七窍流血，死去。

第十一卷

第一章 女人比男人更凶残

吴帆看着她眼前的人。

他们都是她的手下，这些人有天下人人知名的无名客、锦衣人，还有一些天下人不知道的，但功夫决不会比那些名人弱上很多的女人。

她们是她的手下，是她忠心耿耿的手下。

吴帆看着无名客与锦衣人，她的声音很慵懒，也显得有气无力，就是这种声音，时常让男人血脉贲张，让男人忘了他自己。

无名客正在盯着她。他的目光中什么也没有，他对她既不是企慕，也不是敬仰，他只是很恭敬地站着而已。

锦衣人的目光中满是敬仰，他看着吴帆的目光中满是尊敬。

吴帆觉得，他们这些男人都是很不可靠的，无论他们对你说过什么样的好话，无论他们都是对你如何甜言密语，他们准不可靠。

男人没一个是好东西。

吴帆这样想时，她想起了南宫一鸣，南宫一鸣是不是好东西？他是不是很可靠？她没想这个，她从来也没有想到南宫一鸣，她不愿意想南宫一鸣，她做她的事儿时，她总觉得有南宫一鸣，让她难做事儿。

她决心不再想南宫一鸣。

现在，她看着她的手下。

她慢慢说道：“无名客，我想，这天还很长，我们是不是有一点点事儿可做？”

无名客道：“稟城主，我想，我们可以把那些人找来，让他们讲出他们的家财，如果他们不讲，就让他们受受苦。”

吴帆道：“你错了，我不想弄他们了，他们让我倒胃口……”

无名客道：“那我可就想不出什么新玩艺儿来让城主能开心了。”

吴帆笑道：“我可是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无名客，你与锦衣人一定能够开心……”

无名客淡然道：“扶化城里已经没有什么事儿可以让我开心了，如果城主再不向别处去的话，我想我可以早一点儿走了，离开这个倒霉的地方……”

吴帆道：“好事儿还没做完呢，你又何必要走？”

无名客道：“不知道城主所说的好事是指什么？”

吴帆道：“你看一看就明白了，来人！”

就来了一个女人，她是那个让许多男人头疼的花芯儿。

吴帆道：“你把她带来！”

花芯儿下去了，不一会儿，她带来了一个女人。

她是张巧儿，是那个天下人人知道的皇上的女人张巧儿。

显然她已经中了毒。

吴帆笑道：“无名客、锦衣人，你们认得不认得这个女人？”

无名客看着张巧儿，他的目光中没有一丝惊讶，没有一丝惊奇，他看着张巧儿的眼光中无喜无悲，他慢慢说道：“我认得她。”

锦衣人也笑笑，他也说道：“我认得她，她是皇上的女人张巧儿。”

无名客道：“不知道她犯了什么罪？她为什么被捆在这里？”

吴帆笑了，她向两人笑道：“你们都知道这个张巧儿是皇上的女人，你们只知道她是我从皇宫里找来的，你们却不知道她在我的人找她时，她已经不在皇宫里了，她已经在酒楼上呆了好几天了。你们说，是不是皇上不要她了，是不是皇上异想天开，想让他女人嫁出皇宫去？”

无名客与锦衣人都一凛，他们没有想到这一点。

如果她是从皇宫中走出来的，她怎么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大大方方地坐在酒楼上喝酒？

吴帆道：“我还忘了告诉你们，她的怀里还揣着一包毒药，好大好大的一包毒药。她揣那么多的毒药来这里，可不是她要自己服毒吧？”

一定是有什么蹊跷。

无名客与锦衣人没有吱声，他们知道，他们不该讲话。

偏偏那个张巧儿冷冷笑起来了。

吴帆问：“你笑什么？”

张巧儿道：“我笑你太蠢！”

吴帆并不以为忤，她冷冷看着张巧儿，问道：“我怎么蠢，你为什么不告诉告诉我？”

张巧儿道：“皇上不让我出皇宫，我就不会自己出皇宫？”

这话也没有毛病，对呀，皇上不让她出皇宫，她就不会自己走出来么？

吴帆道：“你在皇宫里中呆过，你自然知道皇宫里的规矩，你想走出皇宫，你以为那很容易？”

张巧儿不语，无名客也不语，锦衣人只看着他的脚尖。

他们是不是真的已经无话可说？

吴帆走向张巧儿，张巧儿的脸色大变，她明白，吴帆的这只手如今已经沾满了血腥，她只要一抬手，张巧儿的命就完了。

吴帆的动作很慢，她象是在等什么，她是不是在等无名客或是锦衣人为张巧儿求情？

但没有人吱声。

吴帆一声浩叹：“张巧儿，你以后绝不能相信男人，你以为男人会象女人那样衷情，你可就错了。你明明对那个男人好，可他在你要死的时候，却理也不理你，你想，男人

有多坏？你对他怎么好又有什么用？你为什么不说出你的男人是谁？就是他是在场的哪一个，我也可以为你报仇。你说，他是谁？是咱们温柔可人的锦衣人呢？还是天下人人钦敬的无名客呢？”

张巧儿的眼光咕碌碌转，她一语不发。

吴帆叹息道：“张巧儿，你看，你与我一样，以为你已经有了一个对你忠心不二的男人，其实，你只是自己骗自己，他对你根本就没什么情感，不然，他怎么会看着你死，却一声也不吭？”

张巧儿不语。

吴帆的手提了起来，她的手很白净。

她的脸上却浮上了杀气，她要杀死张巧儿。

张巧儿闭上了眼睛。

她再也不盼什么了，她只是一心等死。

这时，她听到了吴帆的一句问话。

“无名客，你既然是她的心上人，你为什么就不救她？你为什么不出声？你不是个男人么？”

张巧儿大惊，她猛地睁开了双眼。

她明白了，吴帆对她与无名客的一切行动早就有所知觉。

无名客却不紧不慢，说道：“城主早就知道了，她虽然是我的女人，但早在几年前，我就把她出卖了……”

吴帆道：“唔，是么？你把她卖给了谁？”

无名客道：“当然是货卖识家了，你以为天下最大的买家是谁？是你弄到手的这二十三个人么？不是，是皇上，是皇上。”

吴帆道：“你把她卖给了皇上，让皇上给了你一个官？”

无名客居然一点儿也不知是羞耻，他淡淡道：“不错，我是做了一个官，但皇上也不傻，他对我说道：你给了我一个女人，我本来应该封你一个很大的好官做，你也有这本事，但我恰恰不能封你一个大官，你也明白这是什么道理。……”

吴帆的声音很懒散：“我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

无名客的声音变了，变得懒洋洋：“他说得对，他说，他如果封我一个大官，就让天下人以为皇上是荒淫的，对女人远比对一切都有兴趣，所以他不能封我大官。”

吴帆道：“不错，你为了一个小官，就把你的女人给了别人？”

无名客道：“不错，我还可以告诉你，如果你不是武功比我还好的话，我也一样可以把你抓住，卖给别人。……”

吴帆哈哈而笑。

“不错。”

她看来对于无名客的这一番答话很是满意。

她对无名客道：“我要杀死张巧儿了，你的官路断了……”

无名客道：“我突然不想做官了，你知道做官有什么麻烦么？”

吴帆没有做过官，她当然不知道。

“做官要天天寻思怎么害人，要天天想如何巴结上司，要天天战战兢兢，你看，当官有什么好？”

他对着吴帆一叹：“所以，我决定，不再去做官了。”

吴帆看着他，象是对他很相信。

吴帆道：“无名客不能救你，你看，在这里的人谁会救你？”

张巧儿对眼前的人看也不看，她冷冷一笑，不再瞅这些人了。

吴帆道：“杀了她！”

来人把她押了下去。

吴帆道：“无名客，锦衣人，你们要是想救她，此时还是来得及，如果再过一会儿，可就来不及了。”

无名客与锦衣人都不动。

吴帆突然道：“把她带回来！”

就又把张巧儿带了回来。

吴帆道：“我又想起了一个好主意，我的这个主意，你一定会喜欢。”

张巧儿盯着吴帆，她的心里直打鼓，她不知道吴帆又想起了什么鬼主意。

吴帆道：“无名客，你既然不想当官了，你为什么不当着锦衣人的面，当着我的面杀死这个女人？你如果杀死了这个女人，你就报了那一次仇恨，她不跟你，却跟着皇上去缠绵，你应该杀死她！”

无名客盯着吴帆，他吃惊，吴帆怎么居然会想出这么个主意来。

他杀不杀张巧儿？

他看不出吴帆这句话，是真的一半，假的一半，还是就是真的。他也不明白吴帆这一举动的意思，她想做什么？她只是想试一试他无名客是不是皇上的鹰犬，还是要看一看他对张巧儿的真心？

他脸上没有一丝儿表情，他听了吴帆的命令，一步步走向张巧儿。

吴帆看着他，说道：“无名客，看着你能为你自己出气，我心里也很是快乐。你知道，我如果能杀死我的仇人，我的心里一定很快活。”

无名客走到了张巧儿的面前。

他能不能动手杀死张巧儿？

张巧儿的嘴唇很薄，很薄嘴唇的女人大都很性感。

她是一个好女人，所以她也能让皇上快乐，也能让无名客这样的男人快乐。

无名客要杀死她，她一无怨言，她的薄嘴唇慢慢张着，颤着，让人对她生出无限的

爱怜。

无名客猛地出手了！

无名客真的能对张巧儿出手，他真的可以一掌拍死张巧儿。

这时，吴帆一声断喝：“住手！”

无名客的掌已经收势不住，他只好斜斜地向一边划去。

他划破了张巧儿风儿也吹得破的玉颈。

血流不止。

吴帆道：“无名客，你是一个男人，男人难道就只会这样无情么？你对张巧儿就不会再好一点儿么？”

张巧儿看着无名客，她知道她又从地狱里走了回来。

无名客会不会真的杀死她？她也不知道。

吴帆道：“我知道，有的人想为皇上出力，想让我们这扶化城变成一片死人城。他如果真的想这么干，他可就错了，我一定要他死在这里。”

她的目光盯着锦衣人与无名客，显然，她对于这两个人还不能完全放心。

第二章 情人相见分外眼红

夜已入静，人们已经入睡了。

只有那些为了他的欲望，为了他的心事，为了他的权势而忙碌的人们还不能入睡，他们或者是中夜不寐，想着他们的心事，或者是躺到他们的床上，辗转反侧，不能入梦。

这时，从扶化城外，传来了一阵阵箫声，一阵阵幽怨的箫声。

这箫声很悲凄，让人听了心中凄苦，让人不禁想起了自己不得排遣的苦闷，想起了自己的过去，想起了自己的苦苦思念的那良宵璧人来了。

是谁，在这秋深夜冷之时，在野外洞箫横吹？

吹箫的人却根本不曾想过他是不是会扰人清梦，他只是看着清冷的月光下的那一丛丛树影，一心一意地吹他的箫。

箫声幽宛凄凉，让人生无限悲苦。

这时，从扶化城里冲出了一个人影。

这个人的轻功极佳，她的身影太快了，快得让人看也看不清。

只是一眨眼间，她就来到了这个吹箫人的面前。

两人对面无语。

吹箫人显然是在等她，一见她来了，他就把那一根洞箫止住，拿它在他的手里。

显然他很是激动，他把玩着这一只洞箫，却不知道说什么好。

那个直奔他而来的人倒是气得直喷他：“你是不是睡不着觉了，半夜三更你吹什么箫？”

吹箫人道：“我没死，你是不是有一点儿不高兴？”

那女人一叹道：“当然不高兴，你这个人的命大，不光没死，看起来还交了好运呢。”

吹箫人叹道：“我没有什么好运，我本来以为你能给我带来好运，谁知道你只给我带来麻烦.....”

女人道：“那你根本就不该娶我，你是不是很后悔？”

男人笑了，他笑得很凄凉：“我后悔，我后悔，当初和你在棺材里的时候，我应该杀死你，然后与你一起死在那口棺材里就好了，省得你害人.....”

女人道：“你也别忘了，当初也是别人害了我.....”

她的声音幽幽，也有无限仇恨。

男人道：“我吹箫，想招你来，是想与你说一件事儿.....”

女人不无幽怨：“当然有事儿，没有事儿，你怎么会想起来我？”

男人是南宫一鸣，他看着这个女人。

眼前的女人是吴帆，她已经不是那个在他的怀里，一味儿地哆嗦的女人了，她现在是天下武林中的女霸主，她将来还是主宰天下的一个女皇。

南宫一鸣看她，觉得她已经很陌生了。

吴帆向他一笑：“你为什么不讲话？你巴巴地把我从城里叫来，可不是叫我来听你吹箫的哟.....”

她在吃吃乐，她的这乐声，叫南宫一鸣想起来了与她在一起的那些旖旎时刻，让他顿时想到那情景虽在，但伊人已去了。

她再也不是那个对男人可以依偎寻求安慰的吴帆了，她再也不是一个弱女人了。

她是天下武林的霸主吴帆，她是天下武林中人人谈之色变的吴帆。

南宫一鸣道：“吴帆，我想告诉你，你是不是放弃你的那一场美梦？你做不了天下武林的霸主，你不知道，天下的能人多得是，人上有人，天上有天，就凭你那几个人，你就做得了天下武林的霸主么？”

吴帆道：“我要让天下武林中人都看一看，让他们知道，吴帆也不是一个凡人。如果他们有哪一个是去了海外，他们一定会告诉那个林渊，让他也知道我吴帆现在正在做什么。”

南宫一鸣心里暗暗一叹，她为了这么一个目的，就让天下武林中人受此苦楚，真真让人扼腕嗟叹。

“你放手吧？”

“不，你如果不服，你可以同我一斗。”

南宫一鸣苦笑笑，他斗不过吴帆。如果他能斗得过吴帆，他早就动手了。

吴帆道：“你同那六个貌似天仙的女孩子在一起，是不是很快快乐？你一定是乐不思蜀了.....你是不是还想着我是你的老婆？你是不是还有时候会想起来我？”

南宫一鸣道：“她们不如你.....”

吴帆大笑：“当然，当然她们不如我。你以为天下很容易就会找得到象我这样的女人么？”

南宫一鸣轻轻道：“我的话还没说完，我说，她们不如你，是她们不如你狠，她们也不如你对我那样绝情。”

吴帆冷眼看着南宫一鸣，她怎么看南宫一鸣，也是在心里暗暗称赞，南宫一鸣站在夜月光下，象是一个玉人一般，冷峻之中，确有威仪，让她暗暗心折。

好一个男人！

如果她不做这天下第一高手，如果她不做这天下武林霸主，她会不会与这个南宫一鸣终老林泉，会不会与这个南宫一鸣白头偕老？她会不会象一个疯狂的小姑娘一样爱上这个南宫一鸣，爱他爱得发疯？

她的心里正在想着这些，嘴里却说道：“南宫一鸣，你来找我做什么？你是不想我了，你想与我好好谈情说爱么？”

南宫一鸣看着她，他不明白，她为什么要那样做，她难道不知道她是在玩火么？

“吴帆，如果你不放手，我一定要杀死你！”

吴帆在冷笑。

“好，就让佻来杀死我好了。”

南宫一鸣拿她没有办法。

吴帆道：“你曾经告诉我，你可以带我回你们南宫世家，我也可以在你们南宫世家做事。但你知道不知道，你们南宫世家与整个武林相比，还是太小了.....”

南宫一鸣不语，他看着这个吴帆，象看着一个疯子，一个胡言乱语的疯子。

当年的三尸手也曾经这样大言不惭过，可他死在了鱼漂儿的手中。有多少人都想做天下武林第一人，但他们一个个都变得烟消灰灭。

吴帆也不外此道。

难道她就不明白这个么？

吴帆道：“南宫一鸣，如果你没有话说，我可以告诉你，我要在三日后盟誓，要向天下武林挑战。你那时如果想杀死我，你就来好了。”

她慢慢走了。

话语还在空中飘：“南宫一鸣，如果你没事儿的话，你就不要再吹你那箫了，人都在做他们的美梦，你可别扰了别人的清梦，那可就不美了！”

南宫一鸣不知道他在这里还能做什么。

他低下了头。

他与吴帆成了亲，又能怎么样？他与吴帆在一起睡了棺材，那又能怎么样？他还是不能做出什么大事来。

他是不是要走开？他是不是再也无能为力了？

这时，有人说话了：“你看，他想干什么？”

另外一个人嘟嘟囔囔：“我怎么知道他想干什么？我又不是南宫一鸣，我又不是他们南宫世家的人，我怎么知道他想干什么？”

“我可是知道。”

“你知道？你知道他想干什么？”

“他想跑，他看到他在这个扶化城里再也管不了事儿了，他就想走，你知道他可是个聪明人，他当然明白兵法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么。”

“你可别胡扯了，你知道不知道他是谁？他是南宫一鸣！他是天下武林第一家的南宫世家的长公子南宫一鸣。他怎么会走？你知道不知道他为什么离开了南宫世家？”

“他不想当那个长公子呗。”

“你错了……你错得很厉害。”

“我哪里错了？”

“他之所以走出了南宫世家，是因为他在南宫世家发了一个誓愿，他要在做南宫世家的长公子之前，要为天下武林做几件大事儿。现在他可是正在做大事儿呢。”

“可他现在什么也做不了。”

“你怎么知道他做不了，你知道不知道，天下最聪明的武林中人是？”

“是谁？”

“就是这个南宫一鸣，他看什么都可以看会，他的悟性是天下武林四百年来的第一人。”

“连大侠林渊也不行？连前一辈的老人鱼漂儿也不行？”

“不行。他们都是有机遇，但他们没有南宫一鸣的灵性。”

南宫一鸣静静地坐着，他一动也不动。

他的身体一动不动，他象是已经入睡了。

但两人的谈话都入了他的耳中。

他很吃惊。

江湖中很少有人知道他是自己从南宫世家走出来的，江湖上也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宏愿，他立誓要为天下武林做一点儿事儿。

他想救扶化城中的那些人。

他很灰心，他知道，凭他的武功，他不光救不了那些人，连他自己也不免要死在这里。

他正一筹莫展时，就听到了两人的对话。

南宫一鸣道：“两位前辈，南宫一鸣向前辈行礼了！”

他刚刚说完话，他的面前就站了两个人。

这是两个身穿黑色衣服的人。

一个人很削瘦，他的身子很高，他看上去面部呆板，象是戴了面罩。另一个人个子很矮，他的身子只有南宫一鸣的半人高，但他的目光让南宫一鸣一看就不禁凜然，他饱经沧桑，眼光似箭，似乎一眼就能把南宫一鸣看透。

南宫一鸣道：“两位前辈，请了。”

两人也不客气，就席地而坐。

矮子道：“南宫公子，为什么愁苦？”

南宫一鸣道：“心剑剑法！”

矮子正色道：“心剑剑法，是大侠林渊所创的那三十二式么？”

“正是。”

矮子道：“林渊能创，你该也能破，你为什么不能破它？”

南宫一鸣道：“我只看见了吴帆的一剑，唉……”

矮子道：“你为什么要唉声叹气？”

南宫一鸣道：“就是这一剑，已经吸了天下剑法的精华，让我看到，也无法去破它……”

三十二式，只有一式，就让人望而生畏，这是何等巧妙的剑法？！

矮子却抚掌而笑：“对了，对了，你是只看了一式，不能得窥全豹，所以你就望而生畏了，如果你能看见所有的三十二式，你一定会想出主意来的。”

南宫一鸣一叹，他不好说出他的心中苦衷，他只看见一式，就无法躲过，他还怎么能看到吴帆的下几式？没等看到吴帆的剑法，他就死了，他看什么去？

矮子道：“南宫一鸣，南宫一鸣，你真是一个傻瓜，你以为你只会从吴帆那里看到这心剑剑法么？”

南宫一鸣的话声都颤抖了：“前辈，莫非你会？”

矮子道：“我不会。”

南宫一鸣的心又沉下去了。

矮子道：“我不会，可他会。”

南宫一鸣也注意到了旁边的那一个沉默不语的人。

他一定是一个高手。

矮子说，他会心剑剑法。

莫非他真的会这心剑剑法？

南宫一鸣对他行了一礼道：“前辈，不知能不能有以教我？”

这人却怪，他一句话也不说，甚至他连对南宫一鸣看也不愿看，他只是冲空中点了点头。

南宫一鸣深深地施了一礼。

南宫一鸣看见了大侠林渊的心剑剑法三十二式。

那个黑衣人一点点地出剑，这一式一式真的让用惯了箫剑的南宫一鸣吃惊，这些剑法极为高妙，让人感到匪夷所思，妙不可言。

他看了一遍。

矮子道：“南宫一鸣，这是第一遍，我看你只是赞不绝口，全忘了你该破他的这心剑剑法了。你再看一遍好了。”

那黑衣人也不声响，就依言而做。

三十二式看过了。

三个人都站在风中。

“南宫一鸣，你看这三十二式象什么？”

南宫一鸣道：“象风，无形，无定势。无态。”

矮子空然哈哈大笑：“好，好，南宫一鸣，你果然聪明，好，好！”

矮子与黑衣人突然身子一纵，人去如飞。

旷野里，又只剩下了一个南宫一鸣。

南宫一鸣象一个疯子，他用他的箫左一比划，右一比划，他一会儿垂头丧气，一会儿沾沾自喜；他象一个醉汉，夜半三更，在野地里走，歪歪扭扭地走。

第三章 黄雀在后

正是吴帆要准备一下天下武林，要出征天下各大门派的好日子。

在扶化城里，人们都来庆祝，有的人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有的人根本不知道人家要干什么，他只是跟着人家，瞎起哄哄而已。

在大厅里，有几桌酒席，在坐的都是吴帆手下的要人。

坐在上面一席的，有锦衣人，有无名客，还有几个武林中有名人物，象二十三人中的江南江门的大公子江允、蜀中唐门的长公子唐训都在座。

他们一个个都默不作声，都看着吴帆的眼色行事。

他们知道，他们今天这一顿酒后，他们就要去江湖中打打杀杀了，为吴帆的名声而战，而不是为他们的家门名声而战。

他们并不愿意为吴帆的名声而战。

酒喝得很闷。

没有人讲话。

都是在闷头喝酒。

酒是好酒，有长白山产的熊酒，有江南的女儿红，有北方的老刀子，喝得让天下武林豪杰们一个个微微醺醉，一个个把酒豪饮。

江允看着唐训，他想起了唐训对他说过的话。

他对唐训说道：“我很后悔……”

他后悔什么？

他是后悔他与南宫一鸣的一战，还是后悔他离开了那两个奇异的老人？

他没有说明白。

唐训也看着他，说了一句：“我也很后悔……”

唐训后悔什么？他是后悔他没有同南宫一鸣一斗，还是后悔他应该劝阻江允与南宫一鸣动手？

唐训道：“南宫一鸣在哪里？”

江允道：“我不知道。”

他笑着说这话，他是真的不知道，还是他在装佯？

唐训也只是笑一笑，他也没有吱声。

吴帆道：“各位，今天的酒就喝到这里算了，诸位想去找女孩子，就尽管去找好了，她们都在屋子里，只是各位别弄得太扫兴了，醉醉得什么也做不成，不是让她们恼火么？”

众人中，有的就大笑，笑着说道：那怎么可能，醉了自有醉了的好处，醉里看花，却也别致，是不是？……

就有人站了起来，要向屋子外走。

马上就栽倒在地上。

不好，酒中有毒！！

吴帆笑了，她笑得很开心，笑得咯咯响：“酒中有毒么？我怎么不知道？我一样同你们喝酒，我怎么没有中毒？”

她凑上去，一个个杯子看着，喝着他们杯中的残酒。

她还一边喝着一边念叨：“有毒么？没毒。有毒么，没毒。”

她真的没有中毒。

无名客道：“她怎么会中毒？她怀揣天下解毒至宝碧玉蟾……”

众人恍然大悟，马上坐下来解毒。

吴帆看着这些人，她嘿嘿冷笑，笑得很快意。

“来人！”

就从外面来了几个女人。

女人们都站在男人的后面。

吴帆在笑：“你们好好侍候各位，你们知道，他们都是天下有名的人物呢。”

她咯咯笑道：“各位，我这里有一种解毒药，你们吃下去，管保你们没事儿，你们如果不马上下吃下去，可就有性命之忧了。”

女孩子们把解药给了每一个人。

都接过了解药。

无名客接过了解药，他看了看，突然脸色大变，他把这药一扔，强挣着站了起来。

“吴帆，吴帆，你真狠心，你要杀人就杀，何必下毒害人？”

吴帆道：“你何必生气，你只要把那一粒解药吃了，你的毒就会解了。你为什么把那药扔了？”

无名客道：“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这粒药是全天下最毒最毒的毒药‘不毒’么？”

“不毒”，是用长白山的草爬子毒液制成的，草爬子，俗称草虱，是一千个当中只有一个是有毒的，但它的毒性巨大，人一服食下去，便是垂涎如中风，颠预如痴人，一举一动都要受人摆布。

众人哗然，有的人开始破口大骂，骂吴帆，骂这些女人。

吴帆一声长啸，说道：“给他们服下这些药，让他们好好听我的命令……”

女人都去给众豪杰服药。

吴帆冷冷道：“谁不服药，定杀不赦！”

这时，从众人中站出了一个人。他慢慢站了起来，他看着吴帆，说道：“你以为你

的毒可以毒倒我么？”

这人是无名客，他冷冷觑着吴帆，双目中闪着光。

吴帆道：“我从来也没想把你毒倒……”

“你也毒不倒我……”

从无名客的身边又站起了一个人。

他是锦衣人。

还有两个人都站了出来，他们是江南江门的大公子江允和蜀中唐门的长公子唐训。

他们也没有中毒。

几个人都决心与吴帆决一死战！

无名客道：“吴帆，你错了，你错得可怜，如果你不用毒，我们或者能听你的……”

吴帆道：“你以为你们有多可靠？我根本就不相信你们！”

无名客道：“我要与你决一死战，我要为巧儿报仇！”

吴帆道：“你的那个女人早就死了，她在地狱里等你呢，你为什么不去？”

无名客走向吴帆。

吴帆居然很是托大，她袖着双手，不动。

“无名客，你再向前走一步，你就死定了！”

无名客的眼里闪着怒火，他不怕威胁，他向前走了一步。

吴帆没动，无名客身后的人动了。

江南江门的长公子江允与蜀中唐门拇蠊的大公子唐训一齐动了！

他们一齐扑向吴帆！

但他们都在半途中生生顿住了。

七粒铁疾藜打进了无名客的后背，一柄剑刺进了无名客的腰。

无名客大吼了一声，他倒下了。

他看着锦衣人，说道：“我一直以为是你，谁知道是他……他们这些王八……”

他一句话没说完，就狂喷了一口鲜血，倒地而死。

锦衣人似乎被眼前的这局势吓呆了，他慢慢跪下来，看无名客，他喃喃道：“你错了，怎么会是我，怎么会是我？我怎么会干这个……”

吴帆道：“锦衣人，你看，你是不是该服下那粒药？”

锦衣人道：“我不服！”

吴帆道：“你的金银双钱不等出手，你就会死在唐门的铁疾藜下，你还是服药的好……”

锦衣人道：“让他们这些混蛋让开，我来与你这个心剑决一死战！”

吴帆道：“你以为你能胜我？”

锦衣人道：“我一定要杀了你！”

吴帆随手拿着剑，她握剑的姿势，让天下剑道大家都不由得皱紧眉头。

剑在手，心尊神，剑即生命，你不重视剑，就等于你不重视你自己的生命。

怎么能够象她那样随随便便地握剑？

但锦衣人一看她握剑的姿势，就不由得在他心中又是一叹。

他知道他今天是凶多吉少，她已经完全掌握了心剑剑法，她对于剑，已经不重势，不重形，不重态，而能够随心所欲了。

他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用剑的人对剑这样漫不经心。她对于剑已经没有了用剑人的那种尊敬了。

锦衣人知道，他这是最可怕的一战。

他解包袱的动作很慢，是他从与人动手以来最慢的一次。

他在心里很快地琢磨，他想他应该想出来一个好办法，能够把吴帆的剑制住，但直到他的包袱完全解开，他也没有想出破解心剑剑法的招数。

他情愿死在吴帆的手下。

他也只好死在吴帆的手下了。

他举起了他的金银双钱，吐气开声道：“请！”

这是地动天惊的一战！

锦衣人的动作很快。

他的金银双钱是奇形兵刃，它能够对剑勾、锁、拉、绞、缠，如果是敌对一般的兵刃，它一出手便显威力。

但吴帆的剑不是凡者之剑，它是心剑，便无迹可寻，便使锦衣人屡屡无功。

吴帆只出了三剑。

第一剑，锦衣人用他的金钱抵住剑，然而吴帆的剑突然滑脱，从一边斜刺，又飘飘摇摇向锦衣人刺来。锦衣人浑身紧张，他见这一剑飘忽难敌，就只好向后一退，飘出丈余。第二剑出手，吴帆的手更快，剑不曾收回，便在她手边一抖，变成了斜斜一刺，这一剑很刁，让锦衣人防不胜防。

他大吼一声，双钱一齐向吴帆击去，不管吴帆的剑指向他身上，想来一式两败俱伤的打法。

但吴帆没有理睬他，剑式一变，又轻轻飘飘向他刺出。

他明白了，吴帆的剑式没有变化，但又多有变化，你如果不动，她的剑也不动，你如果动，她的剑就如附骨之疽，跟着你走，一直到把你杀死为止。

第三剑一击出，锦衣人知道他再也无法出手了，他的金银双钱都被压在了剑下，他的出路都被这一柄剑封死。

锦衣人心中一声浩叹，他放下了他的金银双钱。

吴帆道：“你为什么不放出你的毒针？”

锦衣人不语。

他不想放出他的毒针，他知道，他放了他的毒针也无济于事。何况他根本就不想用毒针伤害吴帆。

锦衣人看着吴帆，说道：“要杀要砍，随你动手就是了。”

他赖以成名的金银双钱都被他扔在了地上，他的一世英名也付与流水了。

吴帆笑着：“锦衣人，你是不是很喜欢我？你是不是对我很好？你好好地喜欢我，好不好？我这个人其实是很讨人喜欢的，只是我被人骗怕了，我再也不能被人骗了。你知道么？你会不会骗我？南宫一鸣骗了我，林渊也骗了我，你会不会象他们一样，也来骗我？”

锦衣人道：“我为什么要骗你，我不会骗你。你也看得出来，我真的很喜欢过你……”

吴帆道：“对，你说得对，你是真的很喜欢我。”

吴帆看着锦衣人，她的眼光中有一种勾人魂魄的东西：“你不用吃那一粒药了。”

锦衣人向她施了一礼。

吴帆道：“给他们都服下那药。”

锦衣人看着江南江门的长公子江允，江允正在笑着看他。

锦衣人道：“想不到，想不到江南江门竟然会有你这么一个人……”

江允道：“彼此彼此。”

锦衣人道：“你害死了无名客……”

他目光如炬，回过头来盯着蜀中唐门的大公子唐训，慢慢道：“还有你……”

唐训的脸上有一丝笑模样：“我不怕你，如果不是城主的命令，你现在后背上早就钉着十几枚铁疾藜了，你哪里还有这么猖狂？”

锦衣人瞅瞅大厅里，这里的人都垂头丧气，他们明白，他们不能服下吴帆的药，但他们又不能不服，他们如果不吃下这药，他们就只有一死。

第四章 孤家寡人

吴帆明白，她已经是一个天下最有威风的女人了。

如果大侠林渊在这里，他不是同他的那个可恨的妻子去了海外，吴帆一定要把他们一齐弄来，要他们成为她的奴才，让她跪在她吴帆的脚下求饶。那时，她才可以出了这一口恶气。

可惜，她的心剑剑法是大侠林渊的，她的这天下无敌的剑是大侠林渊的心剑。

天下就没有人能够把大侠林渊的这心剑剑法破了的么？

吴帆自言自语道：“如果有谁能破了大侠林渊的心剑剑法，我一定要嫁给他，我一定再也不去做什么天下武林的霸主，我一定好好地做他的妻子……”

但那个能破了心剑剑法的人是谁，他在哪里，他是不是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吴帆冷冷一笑。

世上哪里会有这种人？

所以她只好做这个天下武林的霸主，她只好号令天下武林了。

吴帆自言自语道：“林渊啊林渊，你以为你是天下最有名的大侠了么？你以为你做遍了好事，才功成名就，退隐海外了么？你差得远了，你的心剑剑法，让天下武林中人吃尽了苦头，他们能不恨你么？他们能不骂你么？那些为了你的心剑剑法而死去的人一定会在地狱里也诅咒你，让你死了也不得安生……”

吴帆嘿嘿冷笑着，她笑得很阴森，也笑得很恐怖。

但她笑着笑着，突然又流下了热泪。

她呜呜痛哭起来。

“林渊，林渊，你这个混蛋，你为什么不和我结婚？你为什么要看上那个小狐狸？她有什么好？她比我还美么？她比我还温柔么？她能象我一样对你一往情深么？你这个混蛋啊……”

她扑在床上，痛哭失声。

天已经黑下来了，她的哭声变成了呜咽。

她的身后走来了一个人，一个慢慢走近了她身边的人。

那人站在她的身后。

是那个对她情有所钟的锦衣人。

“我知道，你与无名客……”

他再也不讲话。

男人有时很蠢，蠢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这个锦衣人就不识时机，他为什么偏偏挑这个时机来向吴帆表白他自己？他不知道吴帆这时谁也不想看见么？他不知道吴帆在哭么？她根本不想让锦衣人看见她的怯懦，她只是他的城主，她怎么能让他看见她是一个弱女人？

“你走开！”

锦衣人道：“我想看着你哭，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见你还会哭。”

吴帆一跃而起：“你再也不会看见我哭了，我再也不会哭了。你说，我马上就要做天下武林的霸主了，欢笑还来不及呢，我为什么要哭？”

她向着锦衣人笑。

她笑得很勉强，她的笑声中有许多苦涩。

锦衣人看她，象看一个怪物，他好久才吐气说话。

“你是一个女人，你可以做一个好女人，你为什么不去做一个好女人，却偏偏要做什么天下武林的霸主？”

他不解地注视着这个女人。

尽管她满面是泪，仍然不掩她的美貌，锦衣人痴痴地看她。

“你不该理我，真的，你不该理我……你知道不知道，大侠林渊就是因为我这个人

太不好，才不再理我的，他去找了一个对他很疼很爱的女孩子，他们活得很快乐。你如果与我在一起，你也不会有快乐的。你只会有愁苦，你只会有悲哀。”

锦衣人走上去，搂住了她的腰。

“我喜欢你……”

没有声音，只有他与她对生命的一种渴望，他们渴欲的时间太久了，以至于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控制他们自己。

“你为什么要跟我？我不好，你现在也可以走开，如果你需要，你可以去找白菱，你可以去找苦苦，她们都很不错……”

锦衣人抱着她，他的眼睛里闪着野性的光，他象一只寻觅窠巢的野兽，他要把这个女人带回到他的巢里去，他要好好地享用她。

锦衣人太专注了，他与她专心坠入爱河，他们没有法儿去听到愈来愈近的脚步声。已经有人站在了他们的身边了。

锦衣人的眼睛已经红了，他恨这个走到了他眼前来的人。

他摸出了金银双钱，把它们放在了床边。

如果那个人敢走近来，他一定要把来人杀死！

他正在专心做事儿，任何人也不能干扰他。

来人突然咯咯笑起来。

“你说，她是不是南宫一鸣的老婆？”

“怎么不是？人家可是明媒正娶的，正正经经的老婆。”

“那她怎么和这个花衣服的人鬼混？”

“小五，你可不要胡说，你这个人不是也给你的男人戴绿帽子么？她也是，你该和她比一比，看谁给男人戴绿帽子戴得又快又多……”

叫小五的女孩子吃吃笑起来：“我可是不如人家，你知道不知道她是谁？”

“她是谁？”

“她可不是一般的女人……”

“她还是天下第一女人不成？”

“不错，她就是天下第一女人，她是吴帆，她是大侠林渊的情人。可惜的是，林渊最后与别人结婚了。她只好跟这些人鬼混了。”

“林渊？就是那个天下武功第一的大侠林渊么？”

“你以为还有哪一个林渊？”

“她怎么配与林渊成亲？”

“正因为她不配，所以大侠林渊才与那个人人喜欢的女孩儿馨儿一起走了，他们去了海外……”

吴帆的脸色慢慢地变得僵硬了，她的脸色愈来愈难看。

她想马上起身，她想马上就给这些个乱嚼舌头的女人一剑。

她只要给她们一剑就够了。

但锦衣人压着她，让她不能起身。

锦衣人想做什么？他不让她起来，是不是真的想让她息掉怒火，让她稍安勿躁，让他来对付这些乱嚼舌头的女人？

这时，她突然身子一麻，她心道不好，想马上起身来，但她动不了，锦衣人点了她身上的六道大穴。

锦衣人笑了。

他站了起来。

这时，吴帆看着锦衣人，她想，她最后还是被人给出卖了。

她不知道是谁把这几个女人带到了这里，一定是她的心腹，是白菱，还是苦苦？

这时，几个女人走到了她面前。

小五点着锦衣人的头：“好，看在你制住了她的面上，我这次不告诉二姐。”

锦衣人却向她笑，笑得很憨厚。

小五、七姑娘、还有另外一个女孩儿是老四。

三个女孩儿笑咪咪地看着吴帆。

小五道：“吴帆，你这个人也太丧心病狂了，你干嘛要杀死那么多的人？你这样人，要才能没才能，要德行没德行，你怎么能做得了天下武林的霸主？”

七姑娘道：“是啊，你做霸主不行，要是咱们五姑娘做天下武林的霸主，可还算将就了。”

小五摇头，又摆手道：“别胡扯！我才不做什么天下武林的霸主呢。做那东西有什么好？天天吃也吃不好，还做恶梦，乱操心，我不干我不干……”

七姑娘问道：“吴帆，你服气不服？”

吴帆幽幽道：“想不到，武林中人人闻名的锦衣人，竟然也是你们家的人。”

小五笑得很开心：“你以为我们家好惹么？你想错了，只要你一动手，你就死定了。天下还没有谁敢动我们家的人。”

这时，走进来了几个人，他们是江南江门的长公子江允、蜀中唐门的大公子唐训，还有那个吴帆身边的女孩儿苦苦。

他们都是这六姐妹的人？

吴帆闭上了眼睛。她再也不想看他们，她再也不想看见这世上的任何一个男人了。

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几个人看着吴帆。

她曾经是一个不可一世的女人，但她现在只能是任人摆布了。

怎么处置她？

小五道：“杀了她！”

小五恨她，恨她对南宫一鸣的背叛。

七姑娘道：“是不是让那些被她杀害和下毒的人来处置她？”

江允道：“让她拿出那解毒药来……”

唐训道：“我看还是把她解往少林，让天下武林中人还她一个公道。”

吴帆闭着她的眼睛，她不答话，她对于他们根本就不屑一顾。

江允道：“吴帆，你如果不拿出解药来，我马上就宰了你！”

吴帆闭着眼睛，她的眼中流下了泪。

“我没有解药……”

江允道：“我只说一遍！”

众人知道解药是关键，就都静静地等她。

吴帆突然笑了，她笑得很伤心，也很冷酷。

她向着锦衣人笑。

“锦衣人，如果我能站起来，我一定要先杀死你！”

锦衣人很悠闲：“你站不起来了。你知道不知道我是用我的独门手法为你点的穴？

我不为你解穴，你就只有一死。”

吴帆冷冷道：“是么？”

她突然站了起来，在众人面前，一点点站了起来。

没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

但人人都知道他该怎么做。

锦衣人的金银双钱冲着吴帆打去！

唐训的六枚铁疾藜直射向吴帆！

江允一声怒吼，他人如飞鹤，直扑了过去！

七姑娘和四姑娘，还有小五一起围向吴帆！

他们这些人明白，他们一定不能让吴帆出手，一定要制她先机。

——但没用了。

吴帆的手一动，她出剑了！

人们都忘了，心剑无需有剑。人们平时倒都是记着的，但一到了紧急关头，人们就都忘了，都想着她手里没剑。

吴帆的手一挥，几粒铁疾藜都飞散了。

江允先飞向了吴帆，所以他先一声闷喝，人也飞了出去。

吴帆的剑拔了出来。

她的剑很快，快得让几个人看也看不清。

她一声怒吼，她现在对于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什么顾忌了，她只想杀人！

血光飞溅！

第五章 捶心泣血

众人都走出屋外。

这是扶化城的秋末，没有一丁点儿喧嚣，没有一丁点儿吵嚷，人们都在等着，等着这一场生死搏杀。

吴帆慢慢看一遍眼前的人。

江南江门的长公子江允，他已经受了重伤，刚才是他先飞身而起的，他想向吴帆一击成功，却没有想到他反被吴帆一剑化式，把他的胸前划出了一道长长的伤痕，血流不止。

蜀中唐门的大公子唐训，他冷冷看着吴帆。她太看重了蜀中唐门的人了，他只是唐门的一个小小的二代弟子，他根本就不可能想做什么大事业，他怎么可能有偌大的胆量

跟吴帆去与天下武林为敌呢？

还有这个锦衣人。他总是那么脉脉含情地看她吴帆，他是一个天下闻名的侠客，他会重色轻义么？他不能，但她以为他能。她看明白了无名客，但她没有看明白他锦衣人。他竟然是天下闻名的第一赌局局主女儿的床上娇客。

还有那些江湖上很有名的人，他们都被解救了，他们一个个蓬头垢面，都走出了囚室，来到了她的面前。

他们的眼中都是怒火，他们都恨不能活活吞噬了她！

吴帆在笑，但她的笑也很勉强，她的嘴唇哆嗦着，她的心也在颤抖，她知道天下武林中的人都不站在她这一边，她只能凭借着心剑剑法去与他们对敌了。

她要杀死他们，她要把他们全都杀死！

锦衣人道：“吴帆，多行不义必自毙，你难道不明白这个道理？你枉杀无辜，想逞野心称霸武林，这都是痴人说梦！”

吴帆道：“锦衣人，你真是枉为人世了，人生在世，谁不是痴人，此处不痴它处痴，此时不梦它时梦，你怎么连这个也不懂？”

锦衣人道：“吴帆，你把解药拿出来，你一念之慈，或可减轻你的罪过。”

吴帆道：“你如果胜了我手中的剑，解药自然会有。”

锦衣人道：“好，就让我会会你的心剑。”

锦衣人对三个女孩子道：“她的心剑剑法极是厉害，你们千万不要与她争锋。如果我败了，你们就走，再也不要来与她寻仇.....”

小五看着他，不服气，但她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个姐夫如此认真，就只好点头。

锦衣人道：“吴帆，我与你动手，不死不休，你是不是可以让这些人走开？”

吴帆道：“不行，我要一个个与你们动手，直到把你们全都杀死.....”

她恨毒地看着锦衣人，看着江允，看着唐训，看着她的手下人苦苦。

她决心不放过任何人。

天色已晚，再也没有一点儿声响了，人们都已经安睡了。

只有他们，还要在这里做一场生死搏斗。

锦衣人把他的金银双钱拿在手里，他看定吴帆，冷冷道：“吴帆，你死定了！”

他一声长啸，这是声震大地的一声长啸。

锦衣人与吴帆动手时，他也明白他不能让吴帆有一点出剑的机会，如果吴帆一出剑，他就没有了先机，他就再也没有了胜算。

但吴帆这一次出剑更快，她根本就没有打算让锦衣人活着。

她一出手，就用上了最厉害的杀着。

她一连出了六剑！

没有人可能说出那六剑是如何出手的，他们只看见了剑光，看到了锦衣人在这剑光之中，他在躲，在反击，但他的金银双钱在吴帆的漫天剑光中被一下子得无影无踪，他根本就看不见吴帆的剑。

唰——

一声轻响，锦衣人的前胸被吴帆的剑刺出了一道血光。

锦衣人身子只好一滚，人才在吴帆的剑下滚出去。

吴帆果然大气，她看着锦衣人在滚，如果她追上去再给他一剑，锦衣人就会当场毙命，但她只是看着锦衣人的狼狈样子，不动声色。

锦衣人的脸色苍白，他知道他刚刚从地狱里走过了一回。

如果他与无名客一齐联手，或者他们还能与吴帆斗上上百个回合，他现在一个人与吴帆动手，显然很是狼狈。

吴帆道：“锦衣人，我要杀死你，我要杀死你们！”

她不能容忍他们对自己的背叛，她一定要杀死他们。

锦衣人的身上，已经没有一点完整之处了，他的衣服上满是鲜血，他的金银双钱已经丢了一只，他的眼睛也打红了，他只是拚死向吴帆冲去，他已经没了理性。

江允与唐训一齐向吴帆冲去。

他们知道，他们的功夫还不如锦衣人，但他们不能束手待毙，他们要与吴帆拚一死战！

江允的身上有伤，他刚刚与吴帆动手时时是一马当先，先扑了上去的，但吴帆只是手一划，他就受了伤。他现在看到，如果他与唐训不动手，他们这些人只能束手就擒了，于是他们冲了上去。

交手只有三个回合，江允就被甩了出去。

他哇哇地吐血，等到双剑齐骏去抱起他时，他已经是大睁着双眼，断气了。

唐训的暗器不断地向着吴帆招呼，他一见江允死在了吴帆的手里，就不敢再凑得太近，只是远远的看着，向吴帆打出暗器。

但吴帆的口里含着天下解毒至宝碧玉蟾，唐门暗器她根本就不惧。

又走过了几个回合，吴帆的剑又刺入了唐训的身体。

唐训一声怒吼，人扑出去丈余，跌倒在吴帆脚下。

吴帆冷冷看着她的剑尖。

剑尖滴血，血流得很慢，象是流得太浓了，让人看了觉得很是恐怖。

吴帆道：“我要杀光你们，你们都得死.....”

众人面面相觑，你看我，我看你，他们看到了吴帆的心剑剑法，但他们只是看到了几招，他们根本就看不清。

吴帆道：“刚才是谁在一边说风凉话？站出来！”

她看着这三个女人。

她们是败家子宝贝的姐妹们，她们是老三、小五、还有老四。

三个人都走近了她。

她们的脸上有一种必死的勇气。

小五道：“吴帆，你杀人如麻，你此生也找不到一个男人了，他们根本就不会要你……”

吴帆道：“是么？我要他们要我，他们就只好要我。他们虽然是男人，但他们得听女人的，因为我是吴帆，我是天下一剑吴帆！”

小五笑了，她笑得很恶毒：“你以为男人喜欢女人对他们狠么？你错了，你真的错了，男人根本就不会喜欢女人对他们狠毒，他们只喜欢女人温柔……”

吴帆冷冷一笑：“你对男人是不是很温柔，你是一个温柔的女人么？好，你就要死了，你对男人再也没有什么用了……”

她向这三个女人出手了！

从来也没有人看见过女人间的恶战，象吴帆与三个女人间的恶斗这样扣人心弦。

老三向吴帆一掌一掌地递出，她知道吴帆的剑很难惹，所以她与老四都离吴帆远远的，不靠近前去，只是远远的向吴帆身上招呼。

小五的飞爪很是厉害，她一步步走向吴帆，一动起手来，大有与吴帆同归于尽的味道。

吴帆当然不能与她们死缠，她只是一剑一剑地刺出，她的剑很快，快得让三姐妹无法看清锋镝指向。

唰——

一剑刺去，让四姑娘顿时流血。

小五一声惊叫：“四姐，你……”

四姑娘一声怒吼：“别婆婆妈妈的，看剑！”

三个人急了，直扑向吴帆。

吴帆的脸上仍然带着笑。

她好整以暇，一直漫不经心地对着三姐妹，她对她们道：“如果我记得不错，你们应该是姐妹六人，怎么只有三个人？她们都去哪儿了？”

老三道：“如果六姐妹都来了，你也就死定了！”

吴帆笑道：“你说得好，但不知你的掌法有没有你的话好？”

她一剑挥去，一声怒吼，老三就一路滚着跌了出去。

吴帆笑道：“你们还是闪开，让我同那个背叛主人的锦衣人算账，你们看好不好？”

老四道：“不好！”

她飞身向吴帆出手，她的双尺飞舞得很快，她要拚尽全力，要同吴帆同归于尽。

吴帆使出了一剑。

这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一剑，这是三十二式中最巧妙的第三十式“心不在焉”。

老四直扑了出去，她的身子在空中飞了一个旋儿，然后才叭地摔在了地上。

她的声音是喑哑的，她怒声吼道：“吴帆，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她就没有了声息。

老三从地上爬起来，她一边爬一边喊：“四妹！四妹！”

老四不知死活，没有回声。

老三吼着：“啊——”

她直冲向吴帆，她的眼珠子是红的，她直扑向吴帆，她的眼里已经没有别的东西，她只能看见吴帆了。

小五也吼着：“吴帆，我跟你拚了！”

她也奔向吴帆。

吴帆冷冷笑着，她盯着她们，她的手里有剑。

锦衣人一声怒吼，他冲了上去，他把小五和老三都一把搂住，和她们一起跌倒在地。

小五吼道：“锦衣人，你是一个混蛋！你干嘛拦着我？！”

锦衣人道：“你上去只是白死，你救不了四妹.....”

小五道：“我要与四姐一起死！你给我滚开!!”

她一把推开了锦衣人。

她扑向吴帆。

吴帆等着她，等她奔到了眼前，就轻轻地划出了一剑。

小五就慢慢地倒在了地上。

吴帆看着锦衣人，看着眼前的那些江湖豪杰们，她冷冷一笑道：“你们今天是死定了，我不要你们做我的手下了，我有的是人，我只要你们死!”

她走过去，看着锦衣人，说道：“我要你看着她们一个个都死光了，才让你去尝尝死的滋味儿.....”

她一剑挥去。

站在她身边的是双剑齐骏，他正痴痴呆呆地看着眼前这凶杀，他已经服下了吴帆的毒药，就不知道躲避，被她一剑挥成两截！

众人一声吼喊，那些服下了毒药的人虽然已经神智不清了，但他们总还是知道怕血，一见双剑齐骏好好地站在那里，一剑挥去，就变成了两段，就怕得一声呐喊，作鸟兽散了。

吴帆道：“锦衣人，你背叛了我，你的下场只会比这个傻子更惨.....”

锦衣人道：“我愿意奉陪。”

他走出去，他知道，今天所有的人都会死在这里，他们的血将会把这里的土地弄成粘腻，他们一旦跌倒，就从此再也爬不起来了。

他对吴帆道：“吴帆，你与我一战，我败了之后，由你任意处置好了，你放开她们，让她们走.....”

吴帆笑了，她的眼睛充血：“你先死，她们马上就会跟你去。”

锦衣人要全力一搏。

他冲向了吴帆。

吴帆只是出了一剑，她轻轻地划了一剑，就让锦衣人的一招绝招变成了乌有，他的这一招让天下许多武林人物心寒的“金去银来”马上如散向天边的一把沙子，变得无影无踪。

锦衣人呆呆地站在了吴帆的眼前，他胸前的十六道大穴皆成空门。

吴帆道：“锦衣人，我点你的斩命，点你的捉命，刺你的血崩三大穴，你必死无疑了……”

说来也怪，她的剑轻轻，她的话也慢慢，但锦衣人看也看不见，他不知吴帆的剑如何出手，他只见到了一片剑光！

锦衣人的命也休矣！

第六章 毁面女

南宫一鸣知道他应该做什么，他明白他应该去同吴帆见面了，他应该就吴帆的野心与她的心剑三十二式同她谈谈。

但他知道，吴帆对他根本就不屑一顾。

他还没有想明白吴帆的三十二式心剑剑法，他还不能去。

这时，他看见了三姐妹。

是败家子宝贝的三个姐妹，她们是老二、老七、还有老六。

南宫一鸣注视着她们。

老二道：“南宫一鸣，你能不能帮帮我们？”

南宫一鸣点点头，他愿意帮她们，他觉得她们姐妹们都很不错，一个个对人都很诚

愿，不象她们的兄弟败家子宝贝那样让人厌恶。

老二道：“我们六姐妹一定要杀死吴帆，你能不能帮我们？”

南宫一鸣一愣，她们应该知道吴帆是他南宫一鸣的老婆，不管怎么说，她也是他的老婆，他怎么能帮她们杀死他自己的老婆？

他怔怔地看着她们。

老二道：“我们只有一个兄弟，她杀死了我们的兄弟.....”

南宫一鸣心中一叹，吴帆啊吴帆，你杀死了那么多的江湖人物，他们今后怎么会饶过你？

南宫一鸣不语。

老二道：“南宫一鸣，我们要小五跟你，也不是要应付你，我们真的是看中了你南宫一鸣。你能不能帮帮我们，让我们报了吴帆的这杀亲之仇。那时我们一定报答你.....”

南宫一鸣惊异地看老二，她的脸上有一种很沉痛的神情，她们一定很爱她们的那个不成材的兄弟。

南宫一鸣突然很羡慕败家子宝贝，他有六个好姐妹。

老二笑笑，她对南宫一鸣道：“你帮不帮我们？”

南宫一鸣不语。

老七道：“南宫一鸣，我想你看在我五姐的面子上，也该帮帮我们。你总不该让我们六姐妹去与吴帆斗剑吧？”

南宫一鸣沉声道：“你们报不了你们的仇。如果你们能听我的话，你们姐妹还是回家去吧。”

小七道：“我们为什么报不了仇？”

南宫一鸣道：“你们根本就不是吴帆的对手。”

老六道：“南宫一鸣，我想知道一件事儿.....”

南宫一鸣道：“请讲。”

老六道：“我想知道，你是不是吴帆的对手？”

三个女人都看着南宫一鸣，她们在等着南宫一鸣讲话，等着他说出一句最重要的话。

南宫一鸣象是在想什么，他想了好半天，一会儿摇头，一会又点头，他又象是在笑，又象是在苦思，好半天，他简直象是把这眼前的三个如花似玉的女孩子都给忘了。

他最后摇了摇头，说道：“我现在还不是她的对手。”

小七道：“你什么时候才会是她的对手？”

南宫一鸣很认真，他象是听不出她话语中的讽刺，他沉吟道：“我也不知道，也许要几天，也许要一年……”

老六冷笑道：“走，走吧，人家要一年，你听到没有？也许到了那时，你还会到我们姐妹的坟头去哭上几声呢。我们走！”

南宫一鸣象是刚刚睡醒，他突然站了起来，对老六道：“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老二道：“我们要去吴帆那里去了，南宫一鸣，你好自为之吧。我们来时，三妹她们三个已经去了，此时是吉是凶还不知道呢。我们要去了。”

三姐妹走了，她们的眼里噙着泪水，她们明白，即使她们再能活着回来，她们与南宫一鸣的情谊也完了，她们再也没有了南宫一鸣这个朋友了。

朋友有难，你不去赴援，还算是什么朋友？

南宫一鸣在想什么？他从小时就这个样子，他的母亲就对他的父亲讲，你看大儿子，他怎么啦？他就不象小儿子那样，活蹦乱跳的，一看就是一个聪明人，他总是痴痴呆呆地看着什么，他看蚂蚁上树也得看好半天，他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

他真是有一点儿毛病，那就是他想一件事会想上一整天，他会一整天动也不动。

以心为剑，无势，无形，无定方，无迹无寻。象一道奔泻的流水，让人无法得见全

貌。

怎样破它？

有迹？有形？有定势，有方可寻？

不对。

南宫一鸣对他自己说：南宫一鸣，你是天下少有的侠士，你既然知道她们都去赴难了，你为什么不马上去，你让几个女孩子耻笑你了，她们会笑你怯懦，她们会笑你怕死，她们会说你根本就不是一个好朋友，她们会再也不理你。你去呀，你一定要去，就是死，你与她们死在一起，那又有什么不好？你去死好了，你平时不是总说你想死么？你现在为什么不去死了？你该同她们一起去死，也总会一起死得一个悲壮……

他的心静不下来。

但他的心又告诉他：南宫一鸣，你不要做傻事了，恐怕只有你一个人有望，能够破了吴帆的那心剑剑法，你一定要沉住气，你一听说小五也去了，你就有一点儿慌了。这可不，这不行！你一定要沉住气，沉住气，你就会想出办法来的。你不是南宫一鸣么？你不是口出大言，要来江湖中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么？这是一件大事，你一定要做到，你一定要办好，你要把吴帆制服，你要让她明白，天下之大，有无数英雄豪杰在，她一定不能做出什么坏事儿来……

南宫一鸣的心里象打翻了十几个瓶子，七荤八素的，乱七八糟。

眼前来了一个人，这是一个戴着面纱的女人。

南宫一鸣心一沉，她是吴帆，她肯定是吴帆。

“你来做什么？”

女人不吱声。

他又讲道：“吴帆，你收手吧，你再这样干下去，你一定会死在你自己的手里，你为什么不早早收手？”

女人仍然只是看着他，一声不吭。

南宫一鸣道：“好了，好了，我不再想这些事儿了，你说话吧，你说，你想干什么？你为什么来找我？你有什么事儿么？”

女人仍然不响。

南宫一鸣心中纳闷，他刚想再问，他突然看见——

他看见了女人的泪水，女人的泪水象是决堤的河水一样向外流。

——她不是吴帆，吴帆决不会这样流泪。

她是谁？她为什么这样伤心？

“你已经认不出我来了么？”

是张巧儿，是那个曾经与他同衾共枕的张巧儿。

她的声音中有怨嗔，有失望，有伤情。

南宫一鸣也觉得很尴尬，他对于一个同他一起生活了许多天的女人，一下子认都认不出来，也显得有一些薄情。

他说道：“巧儿，是你，是你。你怎么来这里了？”

张巧儿道：“来看看你。”

南宫一鸣道：“巧儿，坐，你坐。”

张巧儿斜签着身子坐下了。

她来找南宫一鸣，她有什么事儿？她是来重寻旧欢的么？她是来找南宫一鸣，有事儿要求南宫一鸣的么？

她不讲话。

她仍然流着泪。

女人的泪，也有真有假，真的泪伤情，让人一看就知道她是衷心大恸，绝不欲生。男人也看不得女人的泪水，他们一定会见义勇为，甘愿为这女人而死。

南宫一鸣道：“巧儿，你有什么伤心事儿，为什么不告诉我？”

巧儿不讲话。

她是不想告诉他，还是不好启齿？

终于讲话了。

她问：“南宫公子，你喜欢过我么？”

南宫一鸣一怔，她为什么问起这话？

南宫一鸣道：“我喜欢过你。”

他当然得承认他喜欢过张巧儿，他不喜欢张巧儿，他绝不会让吴帆从大老远的京城把她弄来。

她一叹：“你喜欢过我的。这让我很快乐……”

她的声音哽咽，象是有骨鲠在喉。

“南宫公子，你喜欢不喜欢吴帆？”

南宫一鸣一怔，她为什么问起这个，她问这个干什么？

他说不出来。

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他从来也没有问过他自己，他是不是喜欢吴帆？他知道他是吴帆的丈夫，但他不是真的很喜欢吴帆，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真的答不出。

张巧儿落泪了，她这一次哭得更伤心了。她声音中有无限的失望：“南宫公子，你喜欢她，你真的很喜欢她。我刚刚才知道，你喜欢她。我一提吴帆，你就身子一抖，你真的很喜欢她，对不对，关心则乱么……”

南宫一鸣道：“巧儿，你与吴帆之间怎么了？你为什么要说这些？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要告诉我？你说吧，如果是你与吴帆间的事儿，你也可以告诉我，我可以为你们说

和一下.....”

张巧儿笑了，她噙着眼泪笑了，她笑得很狂，笑得很傻：“说和？你以为你就能说和了我与她的事儿？你看看，你看看我，看看我，你说，你怎么去说和？”

她猛地一揭，揭去了她脸上的面纱。

南宫一鸣吃了一惊。

他看见了一张脸，这是一张让他一生再也不能忘怀的一张脸。

这张脸本来千娇百媚，但它却被一柄剑给划了，给划得乱七八糟。剑儿划得轻轻，就在本来是很娇美的脸上划了很多很多的花儿，这些花儿，如果划在别处，也许很好看，但划在她的脸上，让人看了顿生恐怖之感。

南宫一鸣本来不该失声的，但他实在是太意外了，所以他失声惊呼了一声，他马上就明白了他不该失声而呼，他就沉默了。

张巧儿，这个原来是天下第一美女的女人的脸被毁了，她的脸上被人刻下了字，左面脸颊上刻的是“卑贱”两个字，右面脸颊上刻的是“女人”两个字。这字是用剑刻下的，刻的很深，又特意用蚀骨生肌的药物把肌肉杀很深。

南宫一鸣道：“这是谁干的？”

他很生气，他对干下这事儿的人痛深恶绝。

张巧儿一叹道：“你其实知道她是谁，你这一问，岂不是明知故问么？”

张巧儿的话没有怒，也没有怨，她受了如此大的苦楚，竟然不愠不怒，足见她心已经冷了，她的心中已经没有了一点希望了。

南宫一鸣心中明白了，他也真的一猜就知道这是谁干的了，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她为什么要这样对张巧儿？

“她为什么？她为什么要这样干？”

南宫一鸣的话中有悲愤，他恨吴帆，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她如果恨张巧儿，她就杀

死她就是了，为什么要这样苦苦地折磨她？

对于一个貌美如花的女人来说，她的容貌比一切都让她骄傲，毁了她的容貌，比杀死她更让她痛苦。

张巧儿道：“我之所以还没死，就是想亲眼看看她能不能做得天下武林的盟主。苍天有眼，如果她真的做了天下武林盟主的话，我一定马上自尽，决不偷生在这个世界上.....”

南宫一鸣看着她，他一句话也说不出，他应该劝人为善，但他无法劝慰张巧儿，因为他明白，张巧儿与吴帆已经是水火不能相容了，她们的仇怨，不死不休。

南宫一鸣道：“巧儿，你是不是去我家中，你可以在我的家里好好养伤.....”

巧儿道：“我来找你，不是为了我的伤，是为了你。”

南宫一鸣看着她，她要做什么，说是为了他？

巧儿道：“如今，他们都在吴帆那里，他们都已经死的死，伤的伤，他们都快完了，他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躲得过吴帆的那三十二式心剑剑法，连锦衣人也不能够，他们已经快死光了.....”

南宫一鸣不动声色，他的话空空洞洞：“你要找我，就是告诉我这个么？”

巧儿一叹道：“对，南宫一鸣，如果我没有看错你，只有你，才可能与吴帆抵对，只有你才可能杀死她.....”

南宫一鸣道：“你看错了，我也不是她的对手.....”

他的声音中有羞愧，他知道，巧儿不会相信他，但他真的不是吴帆的对手，这是事实，她相信不相信又有什么关系？

但他现在想，他一定得要巧儿相信。

张巧儿一叹：“对，锦衣人不是她的对手，所以锦衣人必然会死，无名客不是她的对手，所以无名客也必须死。无名客，无名客，他甚至都不敢当着吴帆的面承认他与我

很好.....可他也不免一死。只有你南宫一鸣不会死，因为你是她的丈夫，因为你不会去送死.....天啊，还是你南宫一鸣聪明，还是你南宫一鸣聪明啊.....”

张巧儿一叹，这是恸心欲绝的一叹，她起身飞快而去。

南宫一鸣大呼：“巧儿！巧儿！你等等.....”

没有人应声，没有人答应，只有风声在呼呼响着。

第七章 夫妻之恨

吴帆杀红了眼，她已经不知道她在做什么了，她只是一个念头，她要杀人，杀光眼前的这些人，他们一个个都是狗男女，没有一个好东西，她要杀光他们！

后来的几个人也支撑不住了，先是七姑娘倒下了，然后是老二，再就是那个小六姑娘。

她们都倒在血泊中。

她们都已经受了伤。

吴帆用剑，剑剑走的是偏锋，每一剑击出，都是斜挑着出手的，所以每一个人受的剑伤都很重，都流血不止。

她们都躺在地上，几个人无望地看着吴帆，看着她这个杀人恶魔。

小五恶狠狠地骂道：“吴帆，你这个混蛋，你这个王八蛋，你杀死我吧，你杀死我吧.....”

吴帆慢慢道：“我为什么要杀死你，让你们一个个血流不止，一直到血也流尽了，那可有多好？我要看着你们，一直看着你们的血流得干干净净，一直看着你们死了.....”

她现在已经再也不是那个眼珠子也是红的吴帆了，她气定神闲，冷冷地看着眼前这些受伤的人。

四姑娘已经气若游丝了，她被老二紧紧抱在了怀里。

她用力呼喊：“小四，小四！”

四姑娘看看她，低低地叫她：“二姐，二姐，没人能胜她.....”

老二眼里尽是泪水，她用力而呼：“天啊，天哪！为什么这么不公平？为什么？”

小五也倒在地上，她看着她身边的三姐，问道：“三姐，他.....为什么不来？”

三姐强作欢笑：“五妹，你问的他，是谁？”

小五道：“南宫一鸣，南宫一鸣，他为什么还不来？”

七姑娘道：“五姐，他不会来了，他真的不会来了。他是一个聪明人，所以他知道他不该来，他知道来了也是送死，所以他就不来了。”

七姑娘的声音里满是仇恨，她现在最恨的人不是吴帆，不是杀死她们的仇人吴帆，而是那个南宫一鸣，是那个连她也深深爱过的南宫一鸣。

小五的声音很微弱：“他为什么不来？三姐，你告诉我，他是不是真的病了？他会病得很厉害，所以他来不了，对不对？”

七姑娘冷冷道：“他当然是病了，他当然是病了，病得下不了地了，不然，他怎么会在这时也不来？”

吴帆也呆呆看着她们，她听得南宫一鸣不来了，就冷冷一笑道：“南宫一鸣也是一个男人，是男人就没有什么好东西，你这个痴人，你这个卑贱的女人，你还想着他么？你知道不知道，他是我的男人？他是我的丈夫呢.....”

小五道：“吴帆，他怎么会喜欢你，他怎么会喜欢你这个杀人恶魔？你别作梦了！”

吴帆道：“好，好，想不到你还真是南宫一鸣的红颜知己。好，我就成全你，让你去地狱等他就是了。不然，我就让你象张巧儿一样，在你的脸上画几朵花，让南宫一鸣天天看。你说好不好？”

吴帆以为小五也会象张巧儿，对她自己的容貌看得比生命还重，一听说要在她的脸

上画花，也就会一声也不吱了，但她想错了，小五嘿嘿笑着说道：“吴帆，你以为你毁了我的容貌，南宫一鸣就会忘了我不成？你别作梦了！南宫一鸣是天下最有名的痴情人，他喜欢我，就象喜欢他的丽儿，死了的人他还念念不忘，何况你还不杀死我？我告诉你，就是你把我杀死了，我也有南宫一鸣会为我坟上添土，他会为我哭泣，他会为了我，整天蓬头垢面，会为了想我，人也变得形销骨立。你杀死我吧，你杀死了我，你也不会让南宫一鸣忘了我！”

这一番话，说得吴帆脸色大变。

她怒吼道：“我杀了你！你说的，都是假话，你说的，南宫一鸣不会对你那么好，他早就忘了你，你这是白日作梦！”

这时，突然有人长长地叹息了，他的一声叹让在场的人都脸色一变。

这人慢慢说道：“吴帆，她讲的都是真话。”

来人慢慢走到了吴帆面前。

他就是南宫一鸣。

仍然是那个衣衫不整的南宫一鸣，仍然是那个落寞的南宫一鸣。

他的眼睛很亮，他看着地上的人，看着他们的伤，看着展九妹她们那痴痴呆呆的神情，他长长一叹道：“吴帆，你太过份了。”

吴帆道：“是么，看来我也只好由你来教训了？你是我的丈夫，你怎么教训我呀？”

她竟然眉飞色舞，看着南宫一鸣，象看见了久久不曾见面的丈夫。

南宫一鸣的脸色变了，他有一点儿愠怒。

“吴帆，你拿出解药来，让他们走，你还有一线生机……”

吴帆咯咯笑，笑得很淫荡：“南宫一鸣，你如果对我好一点儿，让我在你的床上很舒服，我也许会放了他们这一群废物的……”

吴帆咯咯地笑个不停。

南宫一鸣看着她，他象是不认得她了。

她被仇恨弄的，变得很丑恶，她那样子，让南宫一鸣看了，也暗暗叹息。

一边，正在为唐训包裹伤口的七姑娘恶狠狠地道：“南宫一鸣，杀死她！对她，说什么也没用……”

唐训轻声道：“吴帆，吴帆，你这一次可是死定了……”

七姑娘可不象他那么有信心，她轻轻问：“你以为南宫一鸣能胜么？”

唐训叹道：“世上如果有人可能制得吴帆，那他就一定是南宫一鸣。”

南宫一鸣看着吴帆，他看着她，也想着他与她在一起的那些日子。

他与她一起住过棺材；

他与她一起甜甜密密地过过好日子；

她的心事儿他知道，她也知道他南宫一鸣的心事儿；

她很可怜他南宫一鸣在这世上的孤单，他也很可怜吴帆的不幸；

她是他的妻子，是他正正当当娶来的妻子；他是头一回娶妻子。

他是她的丈夫，是她苦苦酸酸，头一遭嫁的丈夫。

如今，他们却要生死相搏！

南宫一鸣一叹：“吴帆，你走吧，我不杀你！”

吴帆冷冷一笑，她对南宫一鸣道：“南宫一鸣，你如果败在了我的手下，我也一定不杀死你，我也是让你只吃一粒药，让你变成象他们一样的痴呆人就行了。如果你不幸死了，我也会找人，把你制成蜡像，我可以天天看你。”

南宫一鸣悲声道：“不错，不错，能象他们一样，也不错，至少可以对眼前这个世界看不见。人家都说；眼不见，心不烦。这话却是很有道理。”

南宫一鸣心中此时在想，对于吴帆，他岂不是也是如此，他当初就不看她，他如今哪里会有今天这烦恼？

吴帆道：“南宫一鸣，你动手吧，我如果死，我也情愿死在你的手里……”

她这句话说得斩钉截铁。

风云变色，天地为之低昂。

吴帆的剑毫不留情，她真的要把南宫一鸣杀死，在她的心中，南宫一鸣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她一式一式地施来，她一剑比一剑快，一剑比一剑狠。

南宫一鸣一剑一剑地躲。

吴帆道：“南宫一鸣，你是一个天下奇才，但你比起大侠林渊来，却还是差了一点儿。”

南宫一鸣道：“我是比不上大侠林渊，可我比起你来，却是一点儿也不差。”

南宫一鸣的箫一阵风声，在吴帆的剑里走。

看的人看不清楚。

小五问：“南宫一鸣的箫为什么不与她的剑相交？”

唐训叹了一口气道：“我才明白了，他一定会赢。”

小五很着急：“你说，你说呀，南宫一鸣为什么会赢？”

唐训轻轻道：“因为他的箫用起来，象是无心而为的。”

无心者，就可以胜得过心剑么？

听来象是很有道理，但谁会明白，如何用箫，才是无心的剑法？

吴帆的剑已经用了三十招了，她突然停了下来。

吴帆缓缓道：“南宫一鸣，从来没有人可以在我的剑下走过三十招的，你做到了。我可以放你走了。”

南宫一鸣道：“好，也许你是一念之慈，使你能此生不坠轮回。你是不是也可以放他们都走？”

吴帆道：“不行，尤其是锦衣人，我一定要把他的皮也剥下来，做成一面鼓。没有事儿的时候，让下人敲一敲，使我能记得，有人曾经想尽心机背叛你……”

南宫一鸣道：“吴帆，你总是忘了，得饶人处且饶人的道理。”

他这一句话，似乎有无限的感慨。

吴帆道：“南宫一鸣，我这最后两剑是魔法之剑，一旦用起来，连我自己也控制它不住。你还是不要试了。”

南宫一鸣道：“连自己也控制不住的剑法，就是魔道剑法了。你为什么不把两招剑法忘掉？”

吴帆道：“我忘不掉。”

南宫一鸣道：“我劝你还是不要用它的好，免得后悔。”

吴帆道：“南宫一鸣，你错了，你真的不知道我的心么？”

南宫一鸣摇摇头。他不明白吴帆在想什么。

吴帆一叹：“不明白也就算了。”

她一声怒吼，人冲天而起。

所有的人都看见了剑光，一片死亡之光！

这光把南宫一鸣都罩在了剑光里，南宫一鸣的身影都不见了，这一片剑光是如此厉害，让人们明白了，这一剑是天下无敌的一剑。

这是吴帆坠入魔道的最后一剑。如果你是武林中人，单只是为了这一剑，你也会象吴帆一样，连自己的性命也会不要了。

小五哭了出声儿，怒吼道：“南宫一鸣！南宫一鸣！”

她知道，她此生再也看不见南宫一鸣了。

嘎然而止，剑光顿收。

吴帆与南宫一鸣都站在地上，他与她对面而望。

没有一点儿声响。

好久，好久，他与她都不讲话。

吴帆幽幽道：“南宫一鸣，你好……”

南宫一鸣看着她，他说什么，他什么也说不出。

吴帆道：“南宫一鸣，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与你动手？”

南宫一鸣摇摇头，他不知道，他真的不知道。

吴帆道：“南宫一鸣，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有一点儿傻，你从来看不出女人是多喜欢你……”

南宫一鸣看她，他的心里很震惊，吴帆真的很喜欢他么？她真的很喜欢他，那她为什么不好好地和他去到他家，在他的家里，做她的南宫世家的少奶奶，作他南宫一鸣的好妻子，却非要与他比试剑法？

吴帆道：“我想看一看，你是不是真的比大侠林渊要强……”

原来如此。

好一个吴帆，她为了这个，竟然用她的生命做赌注，她不惜她自己的生命，就为的是看一看她的丈夫是不是比她过去的情人林渊还强？

她要为这个而死？

南宫一鸣道：“你其实不必这样做的……”

他的声音中，也有无限感慨。

众人看着他们，他们不明白吴帆与南宫一鸣为什么要讲这些，他们更关心的是：谁胜了？

吴帆道：“南宫一鸣，你答应我，要常来看我……”

南宫一鸣点点头，他点头时，他的神色很是郑重。

吴帆大声喊道：“大侠林渊，大侠林渊，什么狗屁大侠？什么狗屁林渊，你以为你

是世上最好的男人么？你以为你是天下最好的男人么？你不是！你不是！我丈夫才是，我嫁了一个比你强上百倍的男人，他破了你的剑法，他破了你的狗屁心剑剑法！林渊，你听着，你听着！我嫁了一个比你强上百倍的男人！！我丈夫是南宫一鸣！！”

她声嘶力竭，她颓然倒地。

南宫一鸣冲了上来，他抱住了吴帆。

他放声而哭。

吴帆，吴帆，你这又是何苦？你何必如此痴迷？林渊不是你的男人，南宫一鸣才是你的男人，你何必总记着他？你好好过你自己的日子，好不好？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恨他，记恨着他的一切，为了他，你睡棺材；为了他，你自己终于死在了仇恨里，你这是何苦？

南宫一鸣泪洒如雨。

吴帆死了，那让天下武林中人十分震惊的心剑剑法也没了，云过雾收，一切都过去。

只有南宫一鸣不能忘，他不能忘记，吴帆这人女人，她做过他南宫一鸣的妻子。

南宫一鸣的妻子死了.....

尾声

第一章 墓畔之争

在扶化城外，新添了一座坟墓。

这坟墓很新，是刚刚入土的。

在墓旁，有一个新搭起来的草棚。

草棚边，有一个人。这是一个很痴很痴的呆人，他坐在那坟边，一坐就是坐上一整

天。

他不看远远飞去的鸟儿，不看渐渐枯黄的树木，不看来来去去的人们，也不看远山近山，他只是看着这座坟，看得发呆。

坟修得很好看，坟上没有碑。

死去的人不要碑，她说碑修得好，也不如真的有人想着她。

所以，这个人就不为她立碑。

无碑的墓就显得不伦不类。

但有人守墓，有人草茆庐。

这个人一直在念念叨叨，他的话很低，活人根本就听不见。

他在向这个死去的人讲话，他对她讲人世间的一切仇恨都是过眼烟云，让死去的人对这一切都看开一点儿。

他一边讲，一边哭，他哭得很伤心。

一直哭了六天，他六天没有吃东西，他六天没有喝水。

山下，有几个人在看着山上。

这是几个男人与几个女人。

他们是锦衣人、老二，老三，小五，还有唐训，小六、七姑娘。

“他还在哭么？”

“他已经哭不出来了。”

就有一片叹息之声。

锦衣人道：“男人没有象他这样的，他根本就不算是个男人……”

老二瞪了他一眼：“我看你还不算是个男人呢！”

锦衣人不讲话了，他害怕这个女人，因为这个女人是他的老婆。他害怕他老婆的原因也很简单：老婆有六姐妹，她们一找上了你，就不依不饶，让你头大如斗。如今她们

死了一个四妹，但她们还是有五姐妹。

唐训道：“我去，我去把他捆住了，把他背下山来。”

老三道：“你又不是没试过？”

唐训不吱声了，他试过，他被几乎是没有理性的南宫一鸣打得几乎死过去了。

小五只是默默地哭，她对南宫一鸣是又疼又爱，她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唐训道：“有办法了！”

什么办法？

唐训道：“我就不相信他不想女人，小五，他不是对你好么？你去，你一去，就同他一起守墓，就同他一起哭，他安慰你还来不及，他怎么有时间去哭？”

老三道：“他如果赶走小五怎么办？”

唐训道：“你说什么也不能走，你就和他在一起，他哭，你也哭，你得比他哭得更厉害。这样，他就顾不上哭了，只好关照你。……”

都说这是一个好主意。

小五幽幽道：“我不去。”

为什么不去？

小五道：“你以为他是谁？他是一个好人么？他是一个呆子！他是一个傻子！只有他这样的呆子，只有他这样的傻子，才会这么为了个女人而痛哭欲死……”

她说得对。但这与她去又有什么关系？

小五的眼泪哗哗淌：“我不去，就是最后去为他收尸去，我也不去劝他。让他哭吧，让他死好了！”

小五放声大哭。

南宫一鸣的声音哭哑了，他哭得没有一点儿力气了。他只能依在草棚边，他看见了下面路边的几个人，他知道他们在等他，他们也许只会等到看见南宫一鸣的尸体。

他再只要哭上一天，他就会死了。

这时，从大路边来了两个人。

这两个人是一高一矮，两个人都很瘦。

他们走到了几个人面前。

矮子笑道：“这几个人是不是有毛病啊，他们不走路，坐在大道上干什么？”

高个子也笑：“他们大概是想劫人钱财的吧？”

锦衣人看看他们，突然来了怒气：“我杀了你们！”

他怒吼着冲向这两个人。

以他的功夫，这两个人一定会死。

几个女人本来不想看他杀死人，但恰恰在她们此时心情都不好，所以就不管，只是看着他杀人。

锦衣人一掌击向那个矮子。

矮子真是倒霉，他被锦衣人一掌击中头顶，叭地一声脆响，锦衣人的掌上功夫是天下数也数得着的挨上了这一下，矮子是死定了，而且将死得很惨。

但奇事来了，锦衣人一掌不光没有杀死那个矮子，反而他被那个矮子给震得飞了起来。

叭——

锦衣人摔得个结结实实。

矮子哈哈大笑。

“你看，你看，这么一个废物，还想杀死我？！”

众人都站了起来，他们吃惊地看着这两个人。

能叫锦衣人是废物的人，天下能有几人？

老二道：“两位前辈，在下这里有礼了……”

她向两个行了礼。

瘦老人笑道：“好，好，真是一母九子，九子各不同，你是败家子宝贝的姐姐，你却比他好上许多了……”

唐训道：“你们是谁？”

瘦高老人道：“我是谁？我是扶化城中的算卦人。你们不认得我么？”

果然，有的人想起来了，他真的是那个算卦人。

老人道：“你们有难了，是不是？”

唐训突然眼中闪光，他看着这个老人，说道：“你能帮我们不成？”

老人突然哈哈大笑。

矮子道：“他帮不了你们，这世上就再出没有人可以帮你们了。”

第二章 情痴不是梦

南宫一鸣醒来了。

眼前一片漆黑，一点光亮也没有。

莫非这里就是地狱么？莫非他已经真的死了，他已经要与吴帆在地狱里相会了么？他如果真的与吴帆在地狱里相会，他对吴帆讲什么？吴帆会不会大喜过望，会不会对他很好，对他一往情深？

南宫一鸣相信，吴帆会对他很好，吴帆再也不会对男人有那么多仇恨了。

他轻轻地叫：“吴帆！吴帆！”

他想，他一定能换来一个千娇百媚的吴帆，他将看见的吴帆再也不会是一个仇恨满腔的吴帆了。

但没有吴帆，这里也不象是地狱。

一眨眼间，灯就亮了。

眼前是一间很漂亮很漂亮的房间。

房间里有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一些古物，那都是一些南宫一鸣在他的家里也很少见的东西。

灯是珠子做的，许许多多的珠子一闪一闪的，象是天上的星星。

他看见了如花似玉的几个人，这都是女人，都是倾国倾城的貌美如仙子的女人。

她们的衣服很漂亮，她们的脸上有笑意。她们一个个都很快乐地看着南宫一鸣。

这里莫非是天上么？要不就是人们常说的天上人间？

有一个美人，她比那另外几个都要美，她看着南宫一鸣，声音幽幽的：“好，你可醒了，让我担心死了……”

她的声音很好听，她是谁？

她是吴帆么？她是张巧儿么？

“吴帆……巧儿……”

一边的女人嗔道：“五姐，他是个负心人，他只记得吴帆，只记得巧儿……”

这个女人一叹，说道：“七妹，你说错了，他如果真的能记住吴帆，真的能记住巧儿，那有什么不好？他将来……也一定会记住我…”

有人在笑：“哟，不知羞啊不知羞，这会儿就惦念上了……”

也有人在叹：“我呀，也有点嫉妒她呢，如果我是小五，我也会快乐死的……”

南宫一鸣看到了她的泪水。

她的泪水滴落在他的脸上，她正一下一下地为他擦掉。

她是小五，是那个与他曾经春风一度的小五。

“你哭什么？我不是很好么？”

几个女人都泪水盈盈，她们都看着他。

她们都不讲话，讲话实在是多余的了。

女人们欢笑着，把南宫一鸣脱得光光的，她们要为南宫一鸣洗浴。

她们欢笑着，吵嚷着，把南宫一鸣扔进了那个大大的浴盆。

“让小五代劳吧，好不好？再一会儿不走，小五就该吃醋了.....”

女人们都走了，只剩下了一个低头敛眉的小五，她的脸红得象一片云，她的声音低得象是蚊子叫：“夫君，我来服侍你.....”

南宫一鸣叹道：“小五，你也走吧.....”

小五的眼睛睁得老大：“你真的不喜欢我？你对吴帆说的那些，都是假话不成？”

她的声音哆嗦，她吓得脸色都变了。

南宫一鸣的声音很悲伤：“我喜欢你，小五，但我也不能喜欢你.....”

小五的泪水哗哗流：“你喜欢吴帆，可她死了，你喜欢巧儿，可她也死了。你就不能喜欢我么？”

南宫一鸣道：“小五，我喜欢你。我真的很喜欢你。但你是有男人的人，你总要回你男人的身边去的，你别让我再伤情.....我.....真的很受不了这伤情.....我会.....想你.....一直到死的.....”

小五却笑了，她笑着扑向南宫一鸣：“你真的很喜欢我？你再说一遍，好不好？你真的很喜欢我么？你不是骗我么？这是真的？”

她扑在南宫一鸣身上，让她的身上也沾了一身水，她快乐的声音也发抖：“好，好，你真的很喜欢我.....”

她对南宫一鸣道：“你别嫌弃我，我的丈夫死了，我是一个未亡人.....”

南宫一鸣呆了，他象一个傻子，真的象一个傻子了。

她的眼睛睁得很大，她瞪瞪地看着南宫一鸣，话语儿轻轻：“你不嫌我吧？”

南宫一鸣紧紧抱住了她：“哦，哦，小五，小五，你和我，你一个人和我，一齐回

南宫世家，回家.....”

南宫一鸣和小五紧紧抱着，两个人在浴盆里，哭得很畅快。

(全书完)